

### 誌謝

本論文承蒙建輝基金會研究經費補助，及  
蒙張麗俊後代張正魁先生慷慨提供相關史料及圖片，於此  
特表感謝之意。

本論文係林以珞於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碩士班期間完成之碩士論文，經論文考試委員審查及考試合格通過，特此証明。

This thesis is submitted to the Graduate Institute of Art Histor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in partial fulfillment of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 Degree of Master of Arts.

口試委員：

顏 娟 英

(指導教授)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所研究員  
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  
兼任教授

陳 芳 妹

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  
專任教授

吳 正

國立中央大學藝術學研究所  
專任教授兼所長

中華民國九十九年七月十五日  
July 15, 2010

## 中文摘要

日治中期臺灣興起的廟宇修築風潮，牽涉的層面非常廣泛，包含當時的經濟、宗教、交通以及政治制度等因素。筆者以廟宇修築的主導者為主軸，深入地分析廟宇修築的時代意義，釐清在歷史脈絡下從人到物等複雜的修繕因素。慈濟宮是台灣廟宇圖像中的一小片，卻能夠在空間、時間、人物、事物等方面按圖索驥，明確的掌握缺乏史料基礎的廟宇建築藝術意涵，是現今廟宇相關研究中難能可貴之處。

本論文的研究根據《水竹居主人日記》，以及日治時期修築帳簿的記載，配合著視覺材料，完整呈現出建築物本身豐富的史料性與獨特性，更具體的呈現出一座廟宇不斷變動的樣貌。建築和人的關係是無法分割的，廟宇藝術是人對生活最真實的反映和期許，深刻存在於常民生活中。一座廟宇在修築過程中最重要的就是凝聚群眾的力量，尤其其形態必須是當時群眾所能夠理解和接受的空間秩序以及視覺圖像，所以主導廟宇修築的人，必定是貼近群眾生活，熟悉公眾事務的人。張麗俊身為慈濟宮的修繕總理，於私人日記中詳細記載著豐原慈濟宮大正六年(1917)~昭和 25 年(1936)修築過程，並且投注大量的精神和心血在修築這間媽祖廟。

臺灣地方文化傳承的能量來自於民間，尤其是廟宇。張麗俊主導慈濟宮的修築過程，凝聚了豐原地方民眾對於自己歷史文化的認同感，更因為時代因素他刻意強化了對傳統的認知，將漢學素養與儒家價值觀融入廟宇藝術，期盼能夠對一般大眾發揮潛移默化的功效。同樣地，日治時期在新舊交替的時代氛圍下，各地的廟宇從地方到全台灣，也紛紛藉由修築形塑出地方文化意涵，並凝聚一股對本地文化的認同感。

**關鍵詞：**臺灣廟宇修築、豐原慈濟宮、張麗俊、水竹居主人日記、地方文化意識





## 目次

第一章 緒論 .....	1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問題意識 .....	1
第二節 研究回顧 .....	5
第二章 日治時期廟宇修築活動的興起 .....	11
第一節 日治時期媽祖廟修築與振興地方的關係 .....	12
第二節 廟宇修繕的主導者：臺灣地方仕紳 .....	20
第三節 日治時期豐原地區的傳統仕紳——張麗俊 .....	24
第三章 豐原慈濟宮的修築條件 .....	31
第一節 日治時期豐原 .....	31
第二節 豐原慈濟宮的歷史與空間 .....	35
第三節 張麗俊主導者的角色 .....	40
第四節 修築經費：日治時期慈濟宮修繕會的帳目 .....	45
第四章 小建築大設計：1917 年~1936 年張麗俊的主導過程 .....	55
第一節 緩慢的蛻變：豐原慈濟宮的修築工序(一) .....	56
第二節 豐原慈濟宮的修築工序(二)(1923 年-1936 年) .....	62
第三節 匠師團隊與材料的在地化 .....	69
第四節 再創傳統：豐原慈濟宮的建築藝術 .....	77
第五章 結論：臺灣地方文化意識的形塑 .....	87
圖版來源 .....	91
參考書目 .....	111
附錄目次 .....	123



# 第一章 緒論

##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問題意識

### 研究動機

臺灣近兩百年來政權更替頻繁，也經常發生風災和地震，人們身處於時代與環境的動盪中，需要的是現世的安定，以及對生活的盼望，他們將這些冀望在臺灣各地的街道巷弄裡矗立的一間間廟宇中。寺廟除了民間信仰的功能，也是凝聚著各種勢力的公共場域，成為信仰和現實交織成的空間，在時間的洗鍊下，呈現著豐富的變化過程。廟宇本身多元的特質，成為各領域研究臺灣社會文化重要的材料。但廟宇研究材料相當複雜，而且也缺乏相關的文獻，所以研究者很難深入仔細的探究廟宇背後的文化意義。

清代以來臺灣寺廟具有多元的社會功能，屬於公共空間的一部分。廟宇的地理位置大多位於臺灣市街中心，是地方公共事務運作的核心，由各行業或團體組織而成，如神明會、共祭會、子弟會以及行郊等。廟宇背後隱含著各個勢力，表面上以奉祀神明為主，實際上是為了彼此約束，謀求發展，並以寺廟的名義推動各種事業。日常生活中寺廟提供了民眾娛樂以及教育的場所，廟埕成為舞台有各類戲劇演出，甚至有些廟宇本身就有戲班子，固定演出酬神或各類傳統戲劇。臺灣民間廟宇還具有一層教化意味，清朝以來臺灣地方的教育就是由民間普設私塾，學堂通常設置在廟中。除此之外，寺廟也經常有宣講聖諭的活動，主要內容在勸人遵守倫理道德教化，構成社會教育的一環。因此日治之前，臺灣寺廟就具備教育、娛樂等多元的社會功能。<sup>1</sup>

---

<sup>1</sup> 卓克華，《從寺廟發現歷史》（臺北市：揚智文化，2003），頁 6-46。

日治中期臺灣興起的廟宇修築風潮，牽涉到當時的經濟、宗教、交通以及政治制度等因素。<sup>2</sup>廟宇修築本身牽涉的層面非常廣泛，在複雜的社會脈絡中，從人到物都緊密的環環相扣，要釐清這些緊密牽連的資訊，必須從廟宇修築的主導者切入，使建築物回歸到所處的時代歷史脈絡，配合著地理環境等因素全面性的檢視，才能夠理解廟宇修築的意義。張麗俊(1868~1941)身為地方傳統仕紳，同時也是慈濟宮修繕總理，在日記中詳細記載著豐原慈濟宮大正 6 年(1917)至昭和 25 年(1936)<sup>3</sup>的修築過程。本文根據《水竹居主人日記》的記載，及至今仍然矗立於臺中縣豐原市的慈濟宮，抽絲剝繭地重建日治時期慈濟宮空間結構，呈現昭和 11 年(1936)完工的樣貌。並根據日治時期留存的修築帳簿，參照比對日記記載，揭開並釐清 1917~1936 年豐原慈濟宮修築過程背後複雜的脈絡，探究一間廟宇修築到管理的過程、模糊不清的帳冊資料、各種建築材料的配合情形、匠師團隊的組成和轉變，以及修築工序的全貌等。

筆者認為廟宇修築的議題，具備多元豐富的特質，是跨領域的研究範疇，無論對人文歷史或建築史的範疇來說，都是難能可貴的研究議題。因此筆者憑藉著文獻、前人的研究以及現今豐原慈濟宮建築，讓整棟廟宇建築具體的呈現出變動的樣貌。慈濟宮雖然只是整體廟宇圖像中的一小片，但是這一小片中在空間、時間、人物、事務等方面都有提供明確的範圍。因此本文深入研究豐原慈濟宮的修築，將珍貴的一手資料配合建築空間，構成完整的研究論述，補充目前學界在廟宇研究上的不足。

## 問題意識

臺灣廟宇在近年來古蹟修復意識逐漸抬頭後，不斷的追溯或創造本身的歷史沿革，並且為了配合古蹟修復的政策而修築，但卻產生了歷史記憶斷裂的危機。

---

<sup>2</sup> 顏娟英，〈日治時期寺廟建築的新舊衝突—1917 年彰化南瑤宮改築事件〉，《美術史研究集刊》，22 期(2007 年 3 月)，頁 191-266。

<sup>3</sup> 以下以西曆 1917 年~1936 年表示。

<sup>4</sup>筆者認為斷裂式的將建築物和社會文化切割來討論廟宇修築，不但喪失廟宇修築的意義，更容易淪為空洞的建築樣式的呈現。所以藉由筆者的研究，完整的重建出建築物本身的歷史脈絡，更結合史料與視覺材料的獨特性，希望能夠探討日治中期的地方仕紳如何藉由廟宇修築過程，重塑與凝聚臺灣地方文化意識。

在張麗俊所撰寫的〈葫蘆墩修繕會敘〉<sup>5</sup>以及各類公文的開頭，除了提到宗教信仰外，一定會提及慈濟宮本身的「歷史價值和古蹟意義」，最後甚至將這個部份作成〈慈濟宮修繕略記〉銘刻在慈濟宮內的八卦門旁石堵(圖 1-1~1-2)。日治中期張麗俊主導廟宇修築，具備多層的社會文化意涵，對他而言最重要的使命就是將傳統文化的象徵，形塑在慈濟宮的建築空間，並藉著這棟建築物的實際存在感，讓傳統文化得以延續下去。他認為日治時期的一般民眾還保有清末以來的「歷史記憶」，故期盼藉著廟宇中的圖像，能夠凝聚豐原地區的人對於傳統文化的認同。

在慈濟宮修築過程中，張麗俊巧妙地以歷史文化價值來爭取殖民政府的支持，以及臺灣知識份子的贊助。但是對於一般民眾、小地主和商賈則以宗教信仰、地方產業的發展為誘因來凝聚眾人之力。所以要討論廟宇修築過程中地方仕紳主導所扮演的角色，必須逐一剖析每項人事物的網絡。這些地方仕紳非常明白廟宇的多元功能，包括對於民眾的實際教化，除了舉行宗教儀式和講經說法之外，廟宇的圖像和空間，更可以突破時間的限制具有傳承的效果。所以當時地方仕紳修築臺灣的古廟宇，有多層次的意義，而更深入地探討，可以發現古廟宇修築，不管是現代化或是傳統的再創等新價值，目的都在塑造臺灣地方的文化意識，並凝聚地方認同意識。

日治時期殖民政府依據宗教政策的制定，展開臺灣寺廟的調查工作，這種紀錄廟宇歷史沿革的作法，對於臺灣當時的地方仕紳，也造成一種衝擊及刺激。除了宗教意涵之外，廟宇歷史的文化價值被突顯出來，當時地方仕紳以不同的方式

<sup>4</sup> 石守謙，〈古蹟、史料、記憶、危機〉，《當代》92(1997)，頁 10-19。

<sup>5</sup> 張麗俊，《水竹居主人日記》(五)(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2)，頁 9-10，1917 年 2 月 5 日。此日記資料逐日同時並列中西曆，為配合本文報紙資料日期，一律標記西曆，以下同。

詮釋著古蹟的概念。古廟宇的歷史脈絡和建築物，有豐富的保存意涵，不單只有迷信神靈等不科學的原因，對地方仕紳來說，廟宇被當作是地方文化象徵，修築古廟宇除了修復外，也創造了地方文化認同的新價值。

建築和人的關係是無法分割的，廟宇對人們來說是生活的一部份，而廟宇藝術呈現出來的，就是人對生活最真實的反映和期許。廟宇修築中很重要的一環是集眾人之力，只是這個凝聚群眾的力量，不僅僅是權力運作的層面，而是必須耗時費力來爭取各方人士認同。尤其廟宇修築後的樣貌，必須是當時地方民眾所能夠理解和接受的空間秩序以及視覺圖像，所以主導廟宇修築的人，必定是貼近群眾生活，熟悉公眾事務的人。

臺灣民間廟宇修築是地方的公共事務，通常以廟宇外觀的壯麗，象徵著神明靈驗的力量。日治時期，地方廟宇藉由修築以及信仰儀式的舉辦，以信仰之名將廟宇的聲名從地方推向全島，達到串聯凝聚的功效。日治中期豐原慈濟宮修築的主導者張麗俊，就是貼近民眾生活的地方仕紳，20年參與修築過程的期間，他所堅持的理念以及面臨的困難，都詳細的紀錄在日記中。廟宇修築過程中所要處理的人事物龐雜，非常的勞心傷神，所以張麗俊必定有更高的目標，對自我以及豐原慈濟宮的期許，才能無怨無悔地投注大量心力，推動慈濟宮的修築，甚至考慮到完工後的管理問題。

張麗俊主導豐原慈濟宮的修築背後的意義，和進香遶境的儀式所造成的影響不一樣。日治時期在鐵路交通的便利下，加速了人的流動性。進香活動有時效性的隨著神祇不斷的移動，宣傳廟宇修築並進行募款。而修築後的廟宇能夠吸引民眾的停駐，還能夠永久保存於地方，成為象徵地方文化價值的建築物。

## 第二節 研究回顧

### 研究回顧

近年來臺灣史的研究，在各領域都有豐碩的研究成果，藉由史料的發掘以及民間基金會和學術團體的投入，陸續集結跨領域學者的研究出版成書，促使臺灣歷史文化的建構更加多元化。<sup>6</sup>然而日記資料的出版，帶動了另一波的研究熱潮，除了官方文書、《臺灣人士鑑》<sup>7</sup>等資料外，私人「日記」記載了更詳盡具體的臺灣生活樣貌，多角度的呈現臺灣社會各階層的活動情形，豐富的內容提供學者研究臺灣歷史的第一手材料。<sup>8</sup>

日治時期的私人日記逐漸被挖掘出來，進一步解讀後逐漸勾勒出日治時期的社會樣貌，在足夠的史料支撐下，能夠更深入的研究地方家族史、生活史、產業經濟或公共衛生等。<sup>9</sup>而民間宗教概況，雖然有許多的官方研究資料，如大正時期的《臺灣宗教調查書》，以及《寺廟臺帳》等有許多的項目可供索引研究，但是每間寺廟的記載未必周全。

張麗俊是日治時期的地方仕紳階級，在日治時期之前，曾受 15 年傳統漢學教育，屬於小地主階層，同時在日本殖民政策下，身具保甲以及其他有名無實的

<sup>6</sup> 張炎憲，陳美蓉編，《臺灣史與臺灣史料》（臺北市：自立晚報出版，吳氏總經銷，1993）；張炎憲，陳美蓉，黎中光編，《臺灣史與臺灣史料》（臺北市：吳三連臺灣史料基金會出版，吳氏總經銷，1995）。

<sup>7</sup> 興南新聞社編，《臺灣人士鑑》（東京都：湘南堂，1943）。

<sup>8</sup> 目前出版的台中地區私人日記有《水竹居主人日記》及《灌園先生日記》。《水竹居主人日記》共 27 冊，從 1906 年至 1937 年，缺少 1911 年 1 月 30 日到 1912 年 2 月 17 日；1922 年 1 月 28 日~1923 年 2 月 15 日；1922 年 1 月 28 日~1923 年 2 月 15 日；而 1918、1919、1920 因內容不全裝訂一冊。參見許雪姬，〈張麗俊先生《水竹居主人日記》的史料價值〉，《中縣文獻》，6（1998 年 1 月），頁 1-34。重刊於許雪姬，〈張麗俊《水竹居主人日記》的史料價值〉，《水竹居主人日記》（一）（臺北市：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0），頁 1-51。張麗俊，《水竹居主人日記》（一）~（十），（臺北市：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0-2004）。《灌園先生日記》全套 27 冊，始於 1927 年，止於 1955 年，其中缺 1928 及 1936 年。林獻堂，《灌園先生日記》（一）~（十六）（臺北市：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2000-）。許雪姬，〈灌園先生日記中的澎湖遊記〉，《碇咕石》（馬公：澎湖縣立文化中心，1998.3），頁 34-50。

<sup>9</sup> 王見川等著，臺中縣文化局編，《水竹居主人日記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中縣清水鎮：中縣文化局，2005）。王美雪執行編輯，〈日記與臺灣史研究：林獻堂先生逝世 50 週年紀念論文集〉，V.1、V.2（臺北市：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08）。

地方基層職位。而他所主導修築的豐原慈濟宮，位於豐原街上，主祀媽祖，在豐原地區是具有歷史的廟宇，也是媽祖信仰的中心。《水竹居主人日記》<sup>10</sup>記載了張麗俊 1906~1937 年間的生活，並且鉅細靡遺地呈現慈濟宮 20 年的修築過程，成為寺廟修築研究的珍貴史料。

許雪姬教授很早致力於臺灣史的研究，並且展開臺灣各地的田野調查，充分掌握了臺灣地方史料。許雪姬教授更領導研究團隊，盡心整理張麗俊撰寫的《水竹居主人日記》，詳加註解後整理出版，對學界貢獻甚大。張麗俊在日治時期，最重要的兩種身分，就是豐原地區保甲，以及豐原慈濟宮的修繕總理。許雪姬教授在〈由《水竹居主人日記》看豐原慈濟宮的改建及張麗俊所扮演的角色〉<sup>11</sup>一文中，以三方面來探討張麗俊被推選為修繕總理的原因。

文章中首先提到，廟宇本身就是漢人傳統社會重要的活動空間，日治時期保甲的組織就是殖民政府為了推行地方制度所設立，而且這些保甲開會、活動地點大多在寺廟中，所以身為資深保甲的張麗俊，理所當然被選任為廟宇的修築總理。第二點是張麗俊本身深敬神明也熟悉廟宇事務，寺廟作醮等重要慶典舉行時，他就是最重要的策劃執行者。除此之外，張麗俊身為張達朝<sup>12</sup>的後代，管理張承祖公業，也建築大公承祖祠堂，加入櫟社、東山吟會、豐原吟社等相關詩社，並且和前後任區長關係良好，因而擁有豐厚的人脈資源。張麗俊會被選為修繕總理，也是因為他的藝術品味。他不但會做吊欄、也能夠佈置醮壇，具有優秀的書法造詣。最重要的是張麗俊修繕總理的權力來源，實際上是由組成保甲的修築會成員所授與，而不是慈濟宮本身的宗教信仰範圍。

許雪姬教授詳細的追溯慈濟宮的歷史沿革，以《寺廟臺帳》、《豐原鄉土誌》、《豐原慈濟宮廟誌》，嘉慶 6 年(1801)的香爐(圖 2-1)，和嘉慶 19 年(1814)的案桌(圖 2-2)來推論，證明慈濟宮興建於嘉慶年間之前。可惜的是對於豐原慈濟宮的修建

<sup>10</sup> 《水竹居主人日記》(一)~(十)，前引書。

<sup>11</sup> 許雪姬，〈由《水竹居主人日記》看豐原慈濟宮的改建及張麗俊所扮演的角色〉，《地方文獻學術研討會議論文》(台北市：教育部，2002)，頁 1-41。(未刊稿)

<sup>12</sup> 臺灣中部開墾通事張達京的兄弟。《豐原鄉土誌》(台中州：豐原郡，1931)，頁 32-36。



過程、匠師團隊僅作簡單的敘述。<sup>13</sup>教授依據日記資料，詳盡的推論日治時期豐原慈濟宮修繕的落成時間點，論述慈濟宮修繕會在廟宇修築中參與過程，藉此討論日本政府在修繕過程的監督壓制，以及民間寺廟管理機構的建立。

許雪姬教授的研究，嚴謹且詳盡的考證張麗俊的生平以及豐原慈濟宮的沿革，並且深入探討張麗俊被選為修繕總理的原因，以及修繕總理權力的來源。最後，以修繕落成式來談論張麗俊如何周旋在地方仕紳、日本政府之間。但是對於建築物本身和人的關連性，顯然的因為文章篇幅而被省略。本文試圖嘗試在長達 20 年的修繕過程中，將張麗俊、豐原慈濟宮、歷史地理背景結合來論述，爬梳一間廟宇的整體樣貌與歷史背景的關聯，進而論述張麗俊在廟宇的修繕過程中如何改變與選擇不同的樣貌，以具體視覺圖像形塑傳統文化的象徵意義。

社會人文學科學者，仔細且深入的研究寺廟背後複雜且多元的核心勢力階層。他們認為廟宇背後各個團體的角力，代表著地方勢力更迭的過程，更反映當時社會、經濟以及文化的變遷。這方面的研究討論的重點在於廟宇背後的社會階層以及權力結構。<sup>14</sup>對歷史學者來說，廟宇的研究議題是區域文化史研究的一環，藉著神祇的位階和官方認可，論述民間宗教的正統性，勾勒出國家和地方之間的角力現象。

然而，這些研究並未具體討論一間廟宇的修築過程，以及其空間改變背後的複雜因素。本文深入研究廟宇修築的過程，具體的將建築物和經濟、政治制度交織在一起談論，<sup>15</sup>提供解析重構廟宇的重要例證。日治中期豐原慈濟宮廟宇修築的過程，新舊階級積極介入公共事務，藉此鞏固他們的社會地位以及聲望，不但得到一般民眾的支持，也藉由這個職位得到發言權和支配權。張麗俊身為慈濟宮

<sup>13</sup> 《水竹居主人日記》(六)，1924 年 7 月 4 日，頁 228。

<sup>14</sup> 鄭振滿，〈神廟祭典與社會空間秩序〉，《鄉土社會的秩序、公正與權威》(北京市：中國政法大學，1997)，頁 171-204。學者陳世榮認為，整理慈濟宮修繕過程中成員的變化，可以了解在中部地方菁英的社會脈絡以及派系組織，進而研究日治時期殖民政權和地方仕紳的權力結構，並且藉著民間信仰活動的參與與干涉，顯現出當時社會的各個面向。陳世榮，〈民間信仰與菁英：以張麗俊為核心的社會網絡〉，收於臺中縣文化局編，《水竹居主人日記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清水：臺中縣文化局，2005)，頁 23-67。

<sup>15</sup> Wright Gwendolyn & Paul Rabinow，陳志梧譯，〈權力的空間化——米歇·傅寇的作品討論〉，夏鑄九、王志弘編譯，《空間的文化形式與社會理論讀本》(台北：明文書局，1993)，頁 376。

修繕總理，取得發言權和支配權的過程就呈現在廟宇修築的視覺圖像中。

增田福太郎於昭和 4 年(1929)以宗教調查官的身分來臺，1939 年離開，在臺灣約有十年之久。增田福太郎雖然不曾針對臺灣寺廟建築本身作研究，卻仔細剖析臺灣寺廟複合性的社會教化功能。在《臺灣宗教信仰》<sup>16</sup>一書中，增田氏認為臺灣現住民的祖先，多為移民或離鄉謀生已經一段時間的人，因此在此島新建立的社會或文化並無堅固的基礎，從而其宗教信仰亦不具有根本的教義及教理。其次，臺灣人原有宗教的研究必須從臺灣人所過的信仰生活中冷靜的觀察。他的觀察提供了一個很重要的訊息，寺廟對於臺灣社會的影響力，必須從「人」本身來了解。

劉枝萬教授除了研究編寫臺灣地方史，也是戰後少數對臺灣地方寺廟進行田野調查，深入研究臺灣民間信仰的學者。他依據臺灣社會以及聚落的型態而將臺灣的寺廟的發展分期。<sup>17</sup>他的研究方式是以文獻的收集，即以日治時期《寺廟臺帳》和田野調查為主。劉教授認為臺灣民間信仰富有豐富的地方色彩，經由對中國傳統民間信仰的追溯，而體會臺灣信仰的特殊性。這些臺灣民間廟宇的宗教研究與調查、歷史脈絡的研究，在本文的論述裡都是很重要的研究基礎。

藝術史的領域中，顏娟英教授以彰化市南瑤宮為個案，討論 1917 年間所進行的改築活動。透過田野的調查和當時的文獻、碑文、日記闡述日治時期的臺灣在現代化歷程中，傳統寺廟建築面對改築時所受的影響與衝突。文章中除了探討鐵道上的媽祖廟和寺廟重建風潮的社會意涵外，主要是以廟宇修築的主導者角度切入，釐清廟宇修築風格產生變化的關鍵。李崇禮(1874~1951)所主導修築的洋式風格的宮殿（今觀音殿）遭受批評的主要原因，在於改築會與傳統媽會間的利

<sup>16</sup> 增田福太郎原著，黃有興譯，《臺灣宗教信仰》(臺北市：東大，2005)。

<sup>17</sup> 劉枝萬教授早年將臺灣寺廟的興建分為四個時期，分別為：(1)寺廟萌芽期，(2)寺廟奠基期，(3)寺廟發展期，(4)寺廟推廣期。劉枝萬，〈清代臺灣之寺廟(一)〉，《台北文獻》4 期(1963 年 6 月)，頁 101-120。晚年的研究中則分為七個時期，分別為，(1)移遊性試墾期：無廟，(2)成村前曙光期：草寮，(3)村落的雛型期：小祠，(4)村落的奠基期：公厝，(5)村落的形成期：中廟，(7)市街的成立：大廟。林美蓉，〈鄉土史與村庄史—人類學者看地方〉(台北，台原出版社，2000)，頁 111。劉枝萬，〈臺灣民間信仰之調查與研究〉，《臺灣史與臺灣史料》，前引書，頁 43-64。

益衝突。最後甚至導致了改築會的解散，也另外新建傳統風格的主殿等建築。<sup>18</sup>南瑤宮的研究明白的指出廟宇修築過程中主導者的重要性。李崇禮的社會位階，所受的新式教育，使他主導的南瑤宮修築，呈現出西洋樣式的風格。相對的傳統士紳張麗俊則是遵循傳統，建造出傳統樣式的媽祖廟。

陳芳妹教授的〈物質文化與族群識別關係問題—以鄞山寺八卦文鐵香爐為例〉研究中，從淡水兩間廟宇中發現的兩個十九世紀遺存至今的香爐，以其藝術風格的展現為脈絡，討論其背後的族群關係、社會記憶。鄞山寺的八卦文鐵香爐，是淡水地區的汀眾所再創的宋代意象，和以媽祖信仰為中心的福祐宮所發現的雙耳石方爐有明顯的區別性，象徵著不同族群的視覺圖像。陳芳妹教授從香爐的藝術風格出發，討論寺廟的建築構造風格、奉獻群和地緣關係，從物質文化的角度，討論臺灣在這階段的歷史變化的複雜性。<sup>19</sup>

顏娟英教授的文章中將建築物的修築事件、人(主導者)，以及日治時期的社會背景作完整的結合，解釋了建築樣式的時代意義。陳芳妹教授則是從香爐，也就是物出發，追溯出背後不同族群，也就是人的歷史。無論是從人，或是從物件的角度切入研究，都突顯出藝術史在廟宇研究的重要性。

在建築的研究領域，千千岩助太郎(1897-1991)是最早對臺灣建築中，原住民的建築做詳盡研究的日本建築學者，保留了珍貴的線圖描繪和老照片。<sup>20</sup>在臺灣寺廟的調查研究方面，也有文章發表於日治時期的《臺灣建築會誌》。<sup>21</sup>而田中大作先生(1889-1973)的《臺灣島建築之研究》是從昭和六年(1931)到昭和二十二年(1947)之間，藉由閱讀臺灣的風土、住民以及建築的相關文獻，配合著田野調查編寫而成。作者以地理位置、自然環境和住民等影響因素來討論臺灣的建築，並且詳細紀錄了臺灣建築所使用的材料、傳統建築的特徵、工匠的技法等，簡略的將臺灣廟宇以建築形式的大小分為五種形制。這本書雖然紀錄了當時臺灣建築

<sup>18</sup> 顏娟英，〈日治時期寺廟建築的新舊衝突—1917年彰化南瑤宮改築事件〉，前引文，頁191-266。

<sup>19</sup> 陳芳妹，〈物質文化與族群識別關係問題—以鄞山寺八卦文鐵香爐為例〉，《美術史研究集刊》，22期(2007年3月)，頁89-190。

<sup>20</sup> 千千岩助太郎，《臺灣高砂族の住家》(臺北市：南天，1960)。

<sup>21</sup> 《臺灣建築會誌》，15輯，5、6號合刊，1944年2月。

的概況，但是顯然作者所做的調查並不全面，許多資料大多是轉錄而成。<sup>22</sup>

李乾朗先生早期出版《臺灣建築史》，<sup>23</sup>就臺灣建築本身的歷史來論及其特色，也從建築構造和外型，來討論臺灣建築在中國建築史上的地位，過於簡單地將臺灣建築，定位為中國建築中閩粵建築的延續。同作者後來出版《臺灣傳統建築匠藝》<sup>24</sup>套書，以及《傳統營造匠師派別之調查研究》，<sup>25</sup>對許多匠師和建築物做了一手的田野調查紀錄。

日治時期臺灣的建築發展樣貌，面對極大的衝擊和變化。日本殖民政權除了主導「市街改正」等城市景觀改變外，更引進各式現代官方建築，使得當時臺灣各地出現各種建築混雜的現象，無論在建築師或建築材料的層面，必定對臺灣本地建築產生影響。對於建築學家這是個值得深入研究的時期，因此李乾朗出版了《臺灣近代建築：起源與早期之發展 1860-1945》<sup>26</sup>一書，論述臺灣西洋式的建築發展。接著，傅朝卿出版《日治時期臺灣建築 1895-1945》。<sup>27</sup>兩本書都討論臺灣西洋式建築，不過李乾朗書中西洋建築開始的時間點，往前推到 1860 年英人來臺貿易所建造的洋行和領事館，最晚的建築物則是 1940 年建造的屏東臺銀以及改築後的臺北火車站。無論早期西方通商口岸的建築或教堂，或是日治時期在臺灣本地建造的西洋式建築，作者皆認為臺灣的西洋式建築其實只是從西方或日本橫的移植。

<sup>22</sup> 田中大作，《臺灣島建築之研究》(台北市：國立台北科技大學，1925 年完成，2005 年出版)。

<sup>23</sup> 李乾朗，《臺灣建築史》(台北市：北屋，1979)。

<sup>24</sup> 李乾朗，《臺灣傳統建築匠藝》(台北：燕樓古建築出版社，1999-2006)V.2-9。

<sup>25</sup> 李乾朗，《傳統營造匠師派別之調查研究》(台北：行政院文建會委託中華民國文化資產維護學會研究，李乾朗主持研究，1988)。

<sup>26</sup> 李乾朗，《臺灣近代建築：起源與早期之發展 1860-1945》(台北市：雄獅，1980)。

<sup>27</sup> 傅朝卿，《日治時期臺灣建築 1895-1945》(台北市：大地地理，1999)。

## 第二章 日治時期廟宇修築活動的興起

清代臺灣的媽祖信仰，除了是海上的守護神外，人們也向祂祈求旅行、營業等平安和繁榮的現世期望。學者李獻璋的研究中指出，媽祖在中國民間宗教中，特別具有現世的親切感，比較起當時有顯著地域性的其他神祇信仰，清代媽祖信仰具有超越籍貫的特色。這種超越地域性的特質，在媽祖進香活動中非常鮮明，自清代起就擴及全島。這個現象的形成來自於民間信仰中分靈的特徵，當時具歷史性的古廟，都標榜來自於湄洲祖廟的正統性。其它臺灣地方性的廟宇也分別從這些古廟分香建廟，所以每當三月二十三日媽祖聖誕時，從南到北串連起進香的活動和人潮。<sup>28</sup>

臺灣的公共建設自清代以來，都是地方有力人士推動鳩資建造。<sup>29</sup>這些臺灣地方人士在時代政權的變遷下，身分和功能也不斷地轉換遞嬗。在公共建設中，廟宇不但是民間宗教信仰的中心，也是重要的公共場域。臺灣因為社會宗教因素，所以掌控民間廟宇的人，經常藉由神明介入地方民眾的公共事務。當一個地方的權力掌控者轉換後，廟宇的公共空間隨即被侵入，廟宇藝術象徵意義也會改變。

日治時期的臺灣地方仕紳，如何面對政治、經濟以及文化層面的變化，可以從他們作為廟宇主導者的角色來探討。近年來因為私人日記的整理與研究日趨豐富，因此能夠對於日治時期中下階層的地方仕紳有更深入的研究。地方仕紳真正的期待與盼望，是想藉著廟宇修築，構築或鞏固傳統文化以影響臺灣的社會。尤其是日治中期，張麗俊主導慈濟宮的修築，就是面對新時代日本與西風的衝擊，企圖塑造出傳統空間的文化記憶。

<sup>28</sup> 李獻璋，《媽祖信仰の研究》（東京：泰山文物社，1979），頁 448-449。

<sup>29</sup>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淡水廳築城案卷》（臺北市：臺灣銀行，1963），頁 1-119

## 第一節 日治時期媽祖廟修築與振興地方的關係

### 臺灣宗教政策的變遷

清廷對臺灣的民間宗教並未積極控管，只有在流寓官員到臺灣時，藉著朝廷對地方廟宇冊封的形式，來取得臺灣地方仕紳以及民眾的認同，以方便推動政令。日治初期，臺灣總督樺山資紀(1837~1922)、桂太郎(1848~1913)、乃木希典(1849~1912)等，沒有對臺灣宗教文化多所干涉。雖然明治 31 年(1898)建造了臺南市開山町的開山神社，但性質上是為了安撫臺灣民眾，由地方長官提案設立。殖民政府也試圖藉由鄭成功的形象塑造殖民政權的正統性，所以開山神社並非真正的日本國家神道的神社系統。直到兒玉總督時代(1898-1906)，明治 34 年(1901)臺灣神社建立後，象徵國家神道的神社才接二連三的在臺灣設立，但並未和本土傳統宗教相牴觸。

隨著戰爭的白熱化，日本殖民政府積極的在臺灣實施皇民化政策，1937 年七七事變使得小林躋造總督(1932~1936)積極的推行皇民化政策下的宗教改革，除了奉祀神宮大麻、正廳改善，還有「寺廟整理」。以「寺廟整理」為例，由於尚未有具體方針各地方長官各自施行，忽視臺灣民眾的感受造成反彈。所以到 1940 年 11 月第十八任長谷川清總督(1883~1970)就任後，因為擔心臺灣民眾的反彈以及戰爭末期資源的缺乏等因素，中止了這項政策。<sup>30</sup>其實總督府對臺灣宗教制定的法令很少，大多是總務長官或民政長官下達各州廳的命令。<sup>31</sup>所以當時控管宗教的單位還是以地方社寺課為主，因此容易發生各地政策不一致的狀況。

1918 年設立社寺課，由丸井圭治郎(1870~1934)接續宗教調查事業，其成果

<sup>30</sup> 橫森久美，〈台湾における神社—皇民化政策との関連において〉，《臺灣近代史研究》第四號(東京都：綠蔭書房，1982)，頁 187-221。

<sup>31</sup> 臺灣總督府文教局編纂，《現行臺灣社寺法令類纂》(東京市：帝國地方行政學會，1936)，頁 523-529。

就是《臺灣宗教調查報告書》第一卷，<sup>32</sup>日本殖民者對清末以來的臺灣宗教粗略的分爲：儒、釋、道以及齋教；外來的宗教有基督教、天主教會以及長老教會等，而日本領臺後，傳入宗教有神道、佛教以及基督教。調查書內容是由總督府提供固定表格，委託各地公學校老師及警察調查該地區之祠廟、齋堂、神佛會等，調查內容包括：建廟時間、緣由、信徒範圍、管理情形、財產、地點、以及信徒對迷信的看法等。<sup>33</sup>1934 年總督府頒布「臺灣社會教化大綱」，以神社作爲地方教化的中心。<sup>34</sup>

1917 年~1936 年豐原慈濟宮的修築過程，經常遭遇日本街長與地方社寺課的干涉，最嚴重的一次是 1935 年因爲豐原進行第三期市街改正(圖 3)，慈濟宮面臨被拆遷的危機。因此筆者推測，在當時皇民化時期的寺廟整理運動下，媽祖信仰之所以沒被日本政府積極控管，除了殖民政府的宗教政策，最重要的是地方仕紳利用臺灣和日本佛教共通的觀音信仰，來和日本殖民政府周旋。日治時期豐原慈濟宮後殿，就是祀奉觀音菩薩，1923 年 10 月 24 日在觀音殿舉辦的神像陞座式<sup>35</sup>邀請了日本官員。1936 年書記林慶通所撰寫的一對楹聯掛匾(圖 4)，就藉著「觀音和神道的結合」來確立慈濟宮的永久地位。豐原地區另一座土地公廟「金陵祠」中，有一塊由林慶通所撰寫的神道碑記(圖 5)，更印證了楹聯掛匾中的「神道」就是日本殖民所帶來的神道教。

### 臺灣媽祖信仰的開展

臺灣宗教信仰中有各式各樣的神祇，深入世俗的常民生活中，各神祇象徵著人間的家族團體。隨著時代和環境變遷，媽祖信仰是以地域爲單位的共同信仰象

<sup>32</sup> 丸井圭治郎編，《臺灣宗教調查報告書(第一卷)》(臺北：臺灣總督府，1919)，頁 1-6。

<sup>33</sup> 學者將日治時期的宗教政策分爲三期，一開始採放任的政策(1895 年~1914 年)，直到大正四年(1915)年發生西來庵事件之後，日本殖民政府開始對臺灣的「在來宗教」作大規模的調查，這段時期(1915 年~1930 年)被稱爲制度的準備期，1931 年到 1945 年則是第三期皇民化政策。蔡錦堂，〈臺灣宗教研究先驅增田福太郎與臺灣〉，《臺灣宗教信仰》(臺北市：東大，2005)，頁 37-63。

<sup>34</sup> 蔡錦堂，《日本帝國主義下台灣の宗教政策》(東京都：同成社，1994)，頁 10-13。

<sup>35</sup> 《水竹居主人日記》(六)，頁 107，1923 年 10 月 24 日。

徵，具有整合不同人群的作用。<sup>36</sup>媽祖信仰發展至今已形成一種特殊的社會現象，相關研究論述非常豐富。<sup>37</sup>

寺廟祭典活動中，迎神賽會頗受重視。媽祖廟的位置大部分位於港口和市街巷弄的交通要道上，清代以來北港媽祖廟除了吸引絡繹不絕的進香人潮，<sup>38</sup>神像也經常被迎請到各村庄遶境作客，<sup>39</sup>因此臺灣社會團體間的往來，經常藉著宗教活動而建立人際脈絡。

日本對於臺灣宗教政策的操作，隨著剛柔緩急的殖民政策而變化，所以當政局逐漸穩定人民生活愈見富庶，<sup>40</sup>民間信仰也逐漸蓬勃。此時的媽祖信仰與商業活動的關係，在鐵路通車以及觀光旅遊的風氣下，媽祖信仰擴及全島，並且衍生出一股廟宇修築的風潮。

### 日治時期媽祖信仰風潮

皇民化推行之前，殖民政府並未對傳統宗教多加干涉，甚至利用參與民間信

<sup>36</sup> 林美容，〈臺灣民俗宗教文化的社會圖像〉，《何謂臺灣？近代臺灣美術與文化認同》（台北：雄獅美術，1997），頁 61。

<sup>37</sup> 依據《大清會典事例》卷 362，禮部，群祀：康熙二十三年。加封天妃為天后。李獻璋，前引文，頁 292-302。另外，有學者依據《皇朝文獻通考》卷 106，群祀考下，直省專祀，認定加封天后是在乾隆二年。徐曉望，〈清初賜封媽祖天后問題新探〉，《福建師範大學學報》，2 期(2007)，頁 28-34。還有學者依據清宮檔案史料，認為康熙二十三年敕封天后必須進一步考證，蔣維鈞輯纂，《媽祖文獻資料》（福建：福建人民出版社，1990），頁 188-191。學者陳春聲依據《歷代寶案》研究媽祖信仰與清代粵人海上活動，並且提出「天后」的稱謂在雍正年間已經被廣泛應用。陳春聲，〈媽祖信仰與清代粵人海上活動—以《歷代寶案》的研究為中心〉，《台中縣媽祖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中：臺中縣政府，2007），頁 69-72。

<sup>38</sup> 「…總之，閩、粵各有土俗，自寓臺後又別成異俗。各立私廟，如漳有開漳聖王、泉有龍山寺、潮有三山國王之類；獨天妃廟，無市肆無之，幾合閩、粵為一家焉。廟以嘉義北港為最赫，每歲二月，南北兩路人絡繹如織，齊詣北港進香。…」吳子光主修，《淡水廳制擬稿·臺俗》，附錄三；同治七年(1868 年)原刊，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灣文獻叢刊重刊》（臺北市：臺灣銀行，1959），第 36 種，頁 98。

<sup>39</sup> 「迨三月十四日，北港媽來郡乞火，鄉莊民人隨行者數萬人。入城，市街民人款留三天。其北港媽駐大媽祖宮，為閩郡民進香。至十五、十六日出廟遶境，沿途回港護送者蜂擁，隨行者亦同返。此係俗例，一年一次也。三月二十日，安平迎媽祖。是日，媽祖到鹿耳門廟進香，回時莊民多備八管鼓樂詩意故事迎入繞境，喧鬧一天。是夜，襍醮踏火演戲鬧熱，以祈海道平安之意。一年一次。郡民往觀者幾萬。男婦老少或乘舟、或坐車、或騎馬、或坐轎、或步行，樂遊不絕也。」〈安平縣雜記·風俗現況〉，《臺灣文獻叢刊》（臺北市：臺灣銀行，1959），第 52 種，頁 14-15。

<sup>40</sup> 「…從北港朝天宮、新港奉天宮到彰化南瑤宮競相改建，1914 至 1920 年間在臺灣各地掀起一波重修廟宇的風氣，反應出臺灣經濟繁榮。此原因除了島內交通各項建設外，更由於歐洲捲入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後，亟需物資，造成日本與臺灣外銷景氣。…」顏娟英，〈日治時期寺廟建築的新舊衝突—1917 年彰化南瑤宮改築事件〉，前引文，頁 201-203。



仰來拉攏人心。從日治時期報紙可以看到，爲了迎合臺人傳統休閒娛樂的習慣，將臺灣廟會活動導入共進會節目中，以創造人潮。<sup>41</sup>原本北港朝天宮的媽祖就以靈驗爲名，1911 年在臺南三山國王廟舉辦的共進會，就迎請北港媽祖前來遶境，<sup>42</sup>而且媽祖廟也配合日本殖民總督而舉行祭典。<sup>43</sup>

日本殖民政府詳盡的調查臺灣的產業，除了山林礦產等天然資源外，更積極的建設各種配合開發的設施。運輸系統除了港灣以及飛機場的設立，強化了日本和臺灣的交通關係外，在臺灣本島各地的交通網絡，以鐵道系統最爲重要。殖民政府從 1895 年 5 月開始，分北中南建立密集的鐵道系統。日治時期鐵道系統分爲三方面，興築縱貫線與複線、私營鐵道及鋪設手押鐵軌。<sup>44</sup>而臺灣的社會經濟結構隨著現代化與日本化，生活的樣貌開始轉變。

1908 年全線通車的縱貫鐵道，在全島形成緊密的交通網。1920 年之後，縱貫鐵路上的市街庄間更可以安排 24 小時往返的行程。每年到北港媽祖廟進香的人潮，讓「私鐵」收入遽增，也造成彼此的競爭。<sup>45</sup>因此鐵路局推出打折優待，並且在報紙上刊登廣告以招攬生意，<sup>46</sup>北港製糖廠甚至派有專車接送的服務，各地的工商公會都想藉著媽祖遶境的活動吸引人潮。1933 年的鐵路《旅行案內》詳細的列舉各車站廟會的時間，除了臺灣各地廟會活動的興盛外，低廉的票價也是重要的因素之一。在賴和(1894~1943)的小說《赴會》中描述勞動者與農民搭乘火車的情景，印證了鐵路對當時人們生活帶來的影響。<sup>47</sup>

清末至日治初期由於交通不便、治安不佳等外在條件的限制，所形成的進香方式，到了 1908 年縱貫鐵路的全線通車而改變。1909 年之後，北港媽祖遶境的

<sup>41</sup> 〈共進會時之北港〉，《臺灣日日新報》，1916.2.15〔6〕。

<sup>42</sup> 〈北港媽祖の到著〉，《臺灣日日新報》，1911.2.5〔3〕。〈臺南の媽祖〉，《臺灣日日新報》，1911.2.25〔3〕。〈北港媽祖の還輿〉，《臺灣日日新報》，1911.4.8〔3〕。

<sup>43</sup> 〈北港臨時大祭〉，《臺灣日日新報》，1913.10.28〔6〕。

<sup>44</sup> 蔡龍保，《殖民統治之基礎工程：日治時期臺灣道路事業之研究 1895-1945》(臺北市：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發行，2008)，頁 22-35。

<sup>45</sup> 〈媽祖祭之私鐵收入〉，《臺灣日日新報》，1912.2.1〔5〕。〈北港輕鐵競爭〉，《臺灣日日新報》，1913.3.6〔5〕。

<sup>46</sup> 〈北港媽祖祭況〉，《臺灣日日新報》，1913.3.10〔4〕。

<sup>47</sup> 呂紹理，《水螺響起：日據時期臺灣社會的生活作息》(台北市：遠流出版公司，1998)，頁 91-101。

區域由中南部擴大到北部，進香帶來的人潮活絡了地方街市，因此鄰近的鄉鎮也紛紛起而效法，<sup>48</sup>商人利用媽祖信仰帶來的人潮大發利市。<sup>49</sup>隨著商業的開展，1930年前大多由地方仕紳出面舉辦這些迎神賽會，到了1930年後逐漸轉換成各地工商會社組織的參與。<sup>50</sup>

除了交通建設外，貨幣和度量衡的統一、教育和公共衛生的改良，以及財產權的執行，使得臺灣社會的經濟制度逐漸穩定。<sup>51</sup>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下，媽祖信仰與商業的密切結合，可以說是日治中期臺灣民間信仰的重要特色。當臺灣慣有的進香活動與觀光結合後，廟宇的建築外觀就成為市街重要的地標。1912年1月北港朝天宮舉行的落成典禮配合媽祖祭典，為北港街市帶來人潮與繁榮，成為最佳典範，緊接著新港奉天宮、彰化南瑤宮等競相改建，掀起一波重修寺廟的風潮。<sup>52</sup>各地具規模的寺廟也因為交通便利而擴大其信仰圈，<sup>53</sup>試圖突破地域性的局限，藉信仰之名將廟宇從地方推向全島。

### 三大媽祖廟的競築

這股風潮從北港朝天宮修築開始，到戰爭前結束，這期間各式大小廟宇的修築不計其數，<sup>54</sup>可惜沒有詳細的資料留存。因為日治時期媽祖信仰興盛，使得三

<sup>48</sup> 〈梅壠迎神〉，《臺灣日日新報》，1909.10.22〔4〕。〈協議迎神〉，《臺灣日日新報》，1909.11.3〔漢6〕。〈媽祖來竹〉，《臺灣日日新報》，1909.12.9〔漢4〕。〈媽祖本日北上〉，《臺灣日日新報》，1916.4.14〔6〕。

<sup>49</sup> 〈媽祖大祭利用商人〉，《臺灣日日新報》，1912.1.12〔5〕。〈迎神獲利〉，《臺灣日日新報》，1915.5.12〔6〕。

<sup>50</sup> 曾月吟，〈日據時期朝天宮的發展—以《臺灣日日新報》所見為主〉，《媽祖信仰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北港：財團法人北港朝天宮董事會，1997），頁246-298。

<sup>51</sup> 葉淑珍，〈日治時代臺灣經濟的發展：現代化及日本化的過程〉，《「臺灣歷史經濟發展研討會」論文集》（臺中縣霧峰鄉：臺灣省諮議會，2004），頁84。

<sup>52</sup> 顏娟英，〈日治時期寺廟建築的新舊衝突—1917年彰化南瑤宮改築事件〉，前引文，頁203。

<sup>53</sup> 林美容，〈彰化媽祖的信仰圈〉，《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68（1990年6月），頁41-104。

<sup>54</sup> 〈媽祖廟落成〉，《臺灣日日新報》，1916.2.29〔2〕。〈番地築廟願出〉，《臺灣日日新報》，1916.8.21〔漢4〕。〈媽祖廟之重修〉，《臺灣日日新報》，1917.5.15〔6〕。〈改築廟宇〉，《臺灣日日新報》，1925.12.17〔夕刊4〕。〈媽祖廟重修〉，1925.12.30〔夕刊4〕。〈媽祖廟落成〉，《臺灣日日新報》，1926.1.15〔夕刊4〕。〈新竹改築廟宇募款〉，《臺灣日日新報》，1926.5.28〔夕刊4〕。〈桃園協議修廟〉，《臺灣日日新報》，1923.6.26〔漢6〕。〈龍潭三元宮增築廟宇〉，《臺灣日日新報》，1926.9.14〔4〕。〈增築廟宇〉，《臺灣日日新報》，1927.1.29〔4〕。〈增築廟宇〉，《臺灣日日新報》，1928.7.2〔夕刊4〕。〈西瀛築廟宇熱〉，《臺灣日日新報》，1929.5.4〔夕刊4〕。〈宜蘭保甲總會協議收支預算並改築廟宇〉，《臺灣日日新報》，1930.1.10〔夕刊4〕。〈宜蘭改築廟宇〉，《臺灣日日新報》，

大媽祖廟的修築備受關注，除了歷史悠久、香火鼎盛外，更因為其地處於交通要道上。當時媽祖廟的修築結合祭典儀式，以及鐵路開通後旅遊觀光的風氣，<sup>55</sup>使得地方的商業活絡起來，加上日本官方政府不但不干涉，甚至參與其中，造成當時臺灣其他市街也紛紛集資修築廟宇。

廟宇修築牽涉範圍非常廣泛，包括了社會文化背景、地理條件，甚至背後支撐的信仰團體、經濟財力、工匠等。這些條件層層相疊構築出複雜的網絡，並且隱含在建築風貌上。修築有許多種形式，補瓦砌牆等廣義的來說也能算是廟宇修築。本文中提到的寺廟修築過程，必須是從木作、石作、土水到彩繪都包括在內的大規模整修。雖然已經有學者將日治時期的寺廟改築風潮分為三個階段，<sup>56</sup>但是這些寺廟的修築時間不一，影響因素過於複雜，所以沒有必要將寺廟競築風潮作時間上的劃分，必須仔細的從每一間寺廟去理解。

本文從當時香火最盛的三大媽祖廟做深入的探討，以動工的時間點來看，三間媽祖廟之間明顯的有競築的意味。從北港朝天宮開始，1908 年動工 1912 年完工，花了五年的時間。新港奉天宮 1911 年動工，1917 年完工，花了七年的時間。彰化南瑤宮的改築狀況非常特殊，第一次改建新式大殿的時間也緊接在新港奉天宮之後，為 1916 年動工，1917 年初步完工，原本只花兩年的時間就完成，卻因為後續的經費和人事等原因而有第二次的改築，於 1923 年開工直至 1936 年才完成傳統建築，共花了十四年的時間。<sup>57</sup>

北港朝天宮和新港奉天宮創建年代的考證已有學者討論，<sup>58</sup>與本文相關的討

---

1932.3.5〔夕刊4〕。〈築廟崛起〉，1935.1.5〔12〕。

<sup>55</sup> 蔡龍保，《推動時代的巨輪：日治中期的臺灣國有鐵路(1910-1936)》(台北市：臺灣古籍，2004)，頁 240-258。

<sup>56</sup> 日治時期廟宇的改築，第一波從北港朝天宮開始，有台北大稻埕慈聖宮、豐原媽祖廟、台中旱溪媽祖廟、朴子配天宮、新港奉天宮、溪北六興宮、屏東媽祖廟、萬丹媽祖廟、台北保安宮、龍山寺、桃園開漳聖王廟景福宮、新竹都城隍廟。第二波的修築自 1920 起，鹿港天后宮、竹南慈裕宮、土庫順天宮、嘉義城隍廟、台中林氏家廟、麥寮拱範宮、馬公城隍廟，直至 1937 年台北劍潭寺因為圓山神社擴建被迫拆遷而結束。第三波修築如新莊地藏庵及台南關仔嶺大仙寺都鋪上黑瓦，以避免被迫拆遷，此後寺廟改築風潮在中日戰爭及寺廟整理運動下等因素停歇。參照李乾朗，《臺灣傳統建築匠藝八輯》，前引書，頁 65-67。

<sup>57</sup> 顏娟英，〈日治時期寺廟建築的新舊衝突—1917 年彰化南瑤宮改築事件〉，前引文，頁 191-266。

<sup>58</sup> 李獻璋，〈笨港聚落的成立及其媽祖祠祀的發展與信仰實態〉，前引書，597-635。

論是日治時期的修築。明治 38 年 (1905)4 月嘉義大地震，造成北港朝天宮大殿破損，四垂亭頽圯。由時任北港區長蔡然標<sup>59</sup>為首，與地方仕紳倡議募款重建，並於明治 40 年(1907)2 月得到嘉義廳北港支廳長安武昌夫的支持，向全臺各地展開募捐。<sup>60</sup>這次修築工程於明治 41 年(1908)8 月 26 日開工，大正元年(1912)竣工。重建總工程費共 15 萬圓，向外募得 7 萬 9 千餘圓，捐款者遍及全臺，捐款人數達 3 萬餘人。<sup>61</sup>當舉行落成式時，報紙形容前往北港朝天宮參拜「臨視」的盛況是人山人海、萬頭鑽動，雖然街上盛設壇頭，也陳列了各種奇玩古董，人群最後的目的就是為了參觀朝天宮修築過後壯麗的廟貌。<sup>62</sup>

從報紙上報導新港奉天宮落成式的一段話：「其盛逾於北港朝天宮落成典禮。」<sup>63</sup>可以了解到當時媽祖廟的競逐情形，因此奉天宮展開修築，必然是受到北港朝天宮修築後，人潮湧現、香火鼎盛的刺激。1911~1917 年新港奉天宮的修築金額為 4 萬 5 千 3 百元，1917 年舉行的落成祭典，結合打貓支廳的園藝品評會，以及地方第二回水稻的立毛品評會授予式等活動一起舉行，臨時主祭委員長為當時的嘉義區長林甲炳(1885-1967)，<sup>64</sup>也延請了臺南廳、臺中廳、南投廳以及嘉義廳的官紳，顯然的日治時期民間廟宇的修築，被當作串聯凝聚各方勢力的重要活動，而且殖民政府也將產業活動結合民間信仰祭典，達到推廣的功效。<sup>65</sup>

彰化南瑤宮於 1912 年提出修築的想法，顯然也是受到北港朝天宮修築的刺激。<sup>66</sup>從南瑤宮新舊風貌的建築形式，代表了 1917 年前後兩段修築過程背後人

<sup>59</sup> 蔡然標，廩生，清末秀才。日治時期擔任街長、區長、街協，為朝天宮管理者。吳文星，《日據時期臺灣社會領導階層之研究》(台北市：正中，1992)，頁 182-187。

<sup>60</sup> 〈北港媽祖宮新築〉，《臺灣日日新報》，1907.6.9〔漢文 5〕。宮本延人，《日本統治時代臺灣における寺廟整理問題》(奈良：天理教道友社，1988)，頁 262-266。

<sup>61</sup> 蔡相輝，《媽祖信仰研究》，(台北市：秀威資訊科技出版，2006)，頁 448。

<sup>62</sup> 〈朝天宮大祭〉，《臺灣日日新報》，1912.1.14〔7〕。

<sup>63</sup> 〈奉天宮落成〉，《臺灣日日新報》，1918.1.19〔6〕。

<sup>64</sup> 林甲炳 1914 年之前擔任新港公學校的教習，之後官派出任新港區長等地方基層職位，1916 年跨足金融業，和林維朝、林溪和等人共同組成「有限責任新港信用組合」，是當時新港地區唯一的金融機構。 <http://www.cyhg.gov.tw/cyhgccultural/files/12人物志13-054.pdf>，2010 年 4 月 22 日參閱。雷家驥總纂修，《嘉義縣志》(嘉義縣太保市：嘉縣府，2009)，頁 38。

<sup>65</sup> 〈新港媽祖廟的落成〉，《臺灣日日新報》，1918.1.20〔6〕。

<sup>66</sup> 〈彰化天后宮改建〉，《臺灣日日新報》，1912.4.3〔5〕。

事物的重大改變。<sup>67</sup>南瑤宮新式大殿的落成，爲了不落人後，先發舉行新式大殿媽祖廟的安座式，<sup>68</sup>因爲當時新港奉天宮已宣佈新式大殿即將落成，並要在農曆年底盛大慶祝。<sup>69</sup>這次的安座式不但爲彰化街帶來繁榮，之後南瑤宮新式大殿的樣貌也出現在官方的出版品上，更成爲彰化地區知名的觀光景點。<sup>70</sup>

因此從北港朝天宮修築後舉行的落成式盛況，<sup>71</sup>新港奉天宮的祭典儀式報導，和南瑤宮在新式大殿初步完工即舉行媽祖的落成式，都顯現出儀式的舉行對廟宇修築的意義。1917~1936年間豐原慈濟宮修築過程，也舉辦了各項儀式。廟宇的修築和儀式結合，除了能夠振興地方產業外，更重要的是藉此替廟宇修築募集龐大的經費。<sup>72</sup>

從宗教信仰來看，媽祖信仰的迎神賽會雖然能夠帶來地方一時的繁榮，擴大媽祖信仰的範圍。但是這些地方上的商家以及仕紳一定也發覺到，遶境的宣傳活動是流動性的，如同神像本身，是可以被複製，<sup>73</sup>甚至搭著鐵路南北跑。<sup>74</sup>可是廟宇建築本身是不會流動的，可以將人群留在地方上，藉由修築壯麗的廟貌來吸引人群。1924年10月31日豐原慈濟宮修繕會，在廟裡盛大舉行神農大帝和關聖帝君的鎮座儀式，其盛況令張麗俊備感欣慰，認爲七年來他的辛苦並沒有白費，尤其是他聽到前來參觀慈濟宮的人，讚譽豐原慈濟宮的修築樣貌，「雖北港朝天宮、南港奉天宮華麗亦不過此！」<sup>75</sup>

<sup>67</sup> 顏娟英，〈日治時期寺廟建築的新舊衝突—1917年彰化南瑤宮改築事件〉，前引文，頁191-266。

<sup>68</sup> 〈安座式續聞〉，《臺灣日日新報》，1917.12.17〔漢4〕；19〔漢6〕。

<sup>69</sup> 〈奉天宮落成〉，《臺灣日日新報》，1917.10.23〔漢7〕。

<sup>70</sup> 顏娟英，〈日治時期寺廟建築的新舊衝突—1917年彰化南瑤宮改築事件〉，前引文，頁215。

<sup>71</sup> 〈北港媽祖祭典〉，《臺灣日日新報》，1911.12.28〔5〕。

<sup>72</sup> 《水竹居主人日記》(六)，頁270、278，1924年10月24日、25日；11月3日。

<sup>73</sup> 顏娟英，〈日治時期寺廟建築的新舊衝突—1917年彰化南瑤宮改築事件〉，前引文，196-198。

<sup>74</sup> 曾月吟，《日據時期朝天宮與北港地區之發展》(嘉義：中正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1995)，頁33-44。

<sup>75</sup> 《水竹居主人日記》(六)，頁277，1924年10月31日。

## 第二節 廟宇修繕的主導者：臺灣地方仕紳

### 清代臺灣的地方仕紳

清代官方對臺灣的社會治理力有未逮，維持地方自治的力量來自於地方土豪。十九世紀中國仕紳經由科舉制度所認定，依據考取功名的層級分為上層、下層紳士。<sup>76</sup>清康熙年間，針對臺灣的文教提出科舉制度的配額，其目的在於培養一批可用的官紳取代地方豪強勢力。<sup>77</sup>清代臺灣仕紳的認定，分為經由科舉考試取得功名，或是以捐貲、建立軍功而授與頭銜兩種狀況。<sup>78</sup>臺灣的地方仕紳除了組織義勇、團練，設置文教機構和社會救助，也是地方公共建設的主要推手。當時淡水廳的築城工程就是由地方仕紳籌款動工，並組成修築團隊來進行。<sup>79</sup>

臺灣寺廟經常因為天災人禍而毀壞，清以來仕紳就常以貢獻為名，集資修築，配合著迎神賽會的宗教功能。地方人士除了能募得修築廟宇的款項外，更是彰顯自己的政經能力以掌握勢力的重要時刻。日治時期的地方仕紳，仍舊以廟宇作為人際網絡中心，被編制為保甲組織成員後，不僅是殖民政府推行地方政策的單位，更以廟宇為場域拓展其社會功能。雖然殖民政府對於廟宇事務刻意地參與，但還是不如長期活躍於寺廟政治文化的地方仕紳，他們不但能夠掌握寺廟背後的社會力量，而且相當了解熟悉當地民眾的需求，並且除了信仰之外，地方商機興盛的期待遠大於對政權的認同。

### 日治時期臺灣社會階層的轉變

日本殖民統治政策，使得臺灣的社會菁英無法真正參與政治權力的核心，只

<sup>76</sup> 張仲禮，《中國紳士研究》（上海：上海人民，2008），頁 1-56。

<sup>77</sup> 戴炎輝，《清代臺灣之鄉治》（臺北市：聯經，1979），頁 26。

<sup>78</sup> 蔡淵黎，《清代臺灣的社會領導階層》（臺北市：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70），頁 117-146。

<sup>79</sup>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淡水廳築城案卷〉，《臺灣文獻叢刊》，第 171 種（臺北市：臺灣銀行，1963），頁 1-119。

是形式上授予參事和紳章的位階，其他地域性的領導階層也只能執行日本政府交派的基層行政事務。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中，張麗俊是豐原地區的小地主，傳統仕紳，日治時期被編制入保甲，配合政府推行許多行政事務。張麗俊之所以熱中於慈濟宮 20 年修築工程，並不單單只是熱心於廟宇事務，比較起推行日本政府的政策，修築廟宇可以擁有較多主導權和實質的成就感。

日治時期臺灣社會階層的研究成果非常豐碩，<sup>80</sup>日本領臺不久後，爲了維持地方秩序，計畫性的開發資源，陸續實施許多制度規範，大多採取存續舊有制度加以改造的方式。紳章、參事、街庄長、協議員與專賣租金，是當時殖民政府和地方菁英作爲交換的角力互動的手段，<sup>81</sup>關於這之間的權力消長已經有很多的研究，可以了解殖民當局依循地方菁英的資產與地位，進行不同位階的安排。<sup>82</sup>

日治初期殖民政府只是利用舊有的保甲制度，作爲所謂的「土匪鎮定事業」。直到 1903 年廢止保良局後，針對保甲制度設定標準和規約，<sup>83</sup>保甲制度才正式成爲日本殖民推行地方政策的推手。保甲制度改變清末以來臺灣社會領導階層的結構，<sup>84</sup>日治時期這些地方保甲更貼近民眾，介於日本殖民當局和臺灣民眾不同階層之間，呈現出各種多元的張力關係。1895 年日本領臺後的保甲制度的實行，重塑了寺廟背後的社會權力中心。而這些具有地方仕紳和保甲雙重身份的人，面對日治時期經濟政策的轉變以及便利的交通，積極參與各項開發建設，名義上是

---

<sup>80</sup> Harry J. Lamley 對於傳統文人階級的研究，是從日治初期傳統文人階層，面對日本殖民政府的肆應與轉變來討論，而不再以反抗的角度來論述。之後的研究者時空範圍都不斷的擴大，對於日治時期領導階層結構與功能的改變，有吳文星的《日據時期臺灣社會領導階層之研究》，其中以日治時期對臺灣的西式教育的政策，影響了臺灣傳統文人的結構，產生了新舊文人的遞嬗情形，日治時期的紳士結構已經不再是以科舉考試或捐官來獲取功名，其中成員結構已經發生變化，而這個變化顯然來自於教育結構的改變。吳文星，前引書，頁 83-139。

<sup>81</sup> 1897 年五月，全台各地分別舉行紳章賦予式。紳章分配大抵以各地菁英既有之地位而來，不過隨著殖民權力空間的轉換，紳章的性質和意義也隨之改變。在頒佈紳章不久，同年底就開始任命台籍參事。參事爲有給職，在 1901 年十一月改全島爲二十廳後廢除此制度，實施僅三年餘。楊永彬，《臺灣紳商與早期日本殖民政權的關係：1895-1905 年》（台北：臺灣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6），頁 113-125。

<sup>82</sup> 王興安，《殖民地統治與地方菁英——以新竹、苗栗地區爲中心（1895 年-1935 年）》（台北：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9），頁 41-65。

<sup>83</sup> 〈保甲細則標準〉，《臺灣日日新報》，1903.5.9〔3〕。

<sup>84</sup> 洪秋芬，〈日據初期臺灣的保甲制度（1895~1903）〉，《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 21 期（1992，6），頁 439-471。

協助政府推動產業發展，事實上因為自己本身經濟能力的提升而逐漸活絡起來，而能夠擴展自己的人脈網絡。

### 三大媽祖廟修築的主導者

經濟力是決定臺灣社會階層的重要因素，<sup>85</sup>同時也是推動廟宇修築的最大動力。當時三大媽祖廟的修築雖然都獲得官方支持，但是真正主導修築的人是當地仕紳。而三間廟宇也因為廟宇本身的影響力、主導者的宣傳以及各項複雜因素，而產生不同修築成果。日治時期不論是新舊階層的仕紳，都具有多重的身分，參與政治、社會以及地方活動，如當時三大媽祖廟背後修築成員，多是由新舊階層的仕紳組成，以各種方式參與廟宇的修築。

前文曾提及北港朝天宮正好趕上 1908 年縱貫鐵路通車，歷年的迎神賽會，替廟宇迅速累積修築經費。<sup>86</sup>1913 年佐久間總督南巡的時候，參觀了北港朝天宮，同時也寄附了一百圓的金額，並在朝天宮留下了「享于克誠」匾<sup>87</sup>(圖 6)，可以了解到北港朝天宮在當時的影響力。清代北港朝天宮原來有僧侶住持，到大正時期因為住持相繼染病去世而中斷。朝天宮主要修築工程已被由地方仕紳組成的董事會掌握。大正 10 年(1921)主導重建工程的北港區長蔡然標向北港郡郡守提出「北港朝天宮管理規則」，通過認可後即成立管理委員會。<sup>88</sup>

北港朝天宮修築的董事成員有蔡然標、曾席珍(1873~)<sup>89</sup>等地方仕紳。從陳三郎的調查可以知道他們屬於當時社會的精英階層，甚至是延續清末以來在地方的領導位置，只是在政治上的決策力降低，轉為實業型態的金融經營者。

新港奉天宮的修築成員主要為當地仕紳，並且以傳統文人為首，但礙於資料

<sup>85</sup> 許雪姬，〈臺灣家族史研究及史料〉，《臺灣史與臺灣史料(二)》，前引書，頁 230。

<sup>86</sup> 曾月吟，前引書，頁 41-44。

<sup>87</sup> 蔡相輝，《北港朝天宮志》(雲林縣北港鎮：北港朝天宮，1995)，頁 211-3。〈北港媽祖臨時大祭〉，《臺灣日日新報》，1913.10.26〔7〕。

<sup>88</sup> 蔡相輝，《媽祖信仰研究》(臺北市：紅螞蟻經銷，2006)，頁 443-466。

<sup>89</sup> 曾席珍，北港人，先世以商賈興家。1901 年任辦務署參事，後移任斗六廳參事，同年 8 月獲授佩紳章，1909 年移任嘉義廳參事。其店號恒茂商行，經營煙草、販糖廊業。其後，歷任北港街州協議會員、信用組合長等職，並擔任北港朝天宮管理人長達 24 年之久，對廟務之發展極有貢獻。陳三郎編纂，《雲林縣發展史》(雲林縣斗六市：雲林縣政府，1997)，頁 10-51。



不足，無法確切的了解修築成員的執掌。傳統文人對於新港奉天宮廟宇的參與，在新港奉天宮落成前，新港街的代表林維朝(1868-1943)<sup>90</sup>就在報紙的徵詩紀祝可見端倪。<sup>91</sup>新港奉天宮的落成式，臨時大祭委員長是林甲炳，由他負責作工事報告。日本官員相賀嘉義廳長、志波打貓支廳長等政府官員，嘉義公學校長江口，牧山新高製糖專務，地方仕紳徐杰夫(1871-1959)<sup>92</sup>、莊啓號、蘇育英等都有參與這場盛會(圖7)。<sup>93</sup>參與這場盛會的成員中，林甲炳和徐杰夫都是當地的仕紳。

主導南瑤宮修築的人，在顏娟英教授的研究中，首先釐清改築會的五位成員的社會地位，並根據張麗俊在《水竹居主人日記》中關鍵性記載明確的點出，<sup>94</sup>南瑤宮新式建築的主導者就是李崇禮，日治時期身為一個受西方新式教育的臺灣社會菁英。他和上述北港朝天宮和新港奉天宮的成員不同，屬於新時代的人物，不受傳統束縛，並勇於任事，在擔任彰化街長期間，又負責其他工程。從文章中社會背景的描述，可以了解當時這些成員最大的目的，就是積極的想促進彰化街整體的繁榮。最後李崇禮主導的新式建築，和財務管理的方式，與媽會的成員產生利益衝突，導致建築樣式遭到否決，因此而有第二次的修築工程。李崇禮主導的新式建築，目前雖然已經過局部修改，但仍可提供比對臺灣各地新式建築、墓葬樣式，並推測背後的匠師團隊。<sup>95</sup>

<sup>90</sup> 林維朝，家中當時屬於地主階級，收入來源除了地租外，也經營糖廍。本身是經過科舉考試成為生員，在清末動亂的時候起而組織團練，成為豪強型的領導人物。日治時期雖然也擔任街長、參事、區長和州協等地方要職，但是在此時重新組織詩社，寄情於書畫園林之中。臺灣總督府編，《臺灣列紳傳》(台北市：臺灣總督府，1916)，頁247。陳素雲，〈動盪世局：儒生一新港前清秀才林維朝其人其事〉，收錄於同氏編，《林維朝詩文集》(臺北市：國史館，2006)，頁33-36。

<sup>91</sup> 〈奉天宮及落成〉，《臺灣日日新報》，1918.1.11〔6〕。

<sup>92</sup> 徐杰夫，號楸軒，嘉義山仔頂庄人。父德新曾帶勇助平戴潮春之亂，授以六品軍功。日人領臺後，1908年任為山仔頂區庄長，1912年獲總督府頒授紳章，1913年任嘉義區長、嘉義廳參事。1914年任臺中中學建設委員之一。1921年後歷任州協議會員、嘉義銀行頭取、商工銀行(今之第一銀行)及臺灣貯蓄銀行取締役。其他職務有畜牛組、臺南製冰公司、羅山信用組合等要職，在嘉義極具名望，為當地首富。特別的是他在1911年與林維朝、林玉書、蘇孝德等人共組「羅山吟社」。鷹取田一郎，《臺灣列紳傳》(桃園市：華夏書坊)，頁232。賴彰能編纂，《嘉義市志卷七人物志》(嘉義縣政府：嘉義市政府，2004)，頁91-93。

<sup>93</sup> 〈新港媽祖廟的落成〉，《臺灣日日新報》，1918.1.20〔6〕。

<sup>94</sup> 張麗俊，《水竹居主人日記》(六)，頁192，1927年4月28日。

<sup>95</sup> 顏娟英，〈日治時期寺廟建築的新舊衝突—1917年彰化南瑤宮改築事件〉，前引文，頁191-266。

### 第三節 日治時期豐原地區的傳統仕紳—張麗俊

日治時期倡議寺廟改築的仕紳，其教養和審美觀影響著寺廟的建築。<sup>96</sup>張麗俊所處的時代，正面臨著社會劇烈的變動與成長，客觀的建築空間要如何面對和應變，以容納新事物的存在，其實是當下修築必須面對的重要課題。但是建築與其所伴隨的理論，幾乎很少構成一個可以被仔細分析的獨立領域，<sup>97</sup>當建築試圖與政治、經濟或制度交織在一起討論的時候，建築背後的主導者本身提供我們深入了解的最佳途徑。所以在討論豐原慈濟宮的修築之前，必須先了解當時的時代脈絡以及張麗俊在當時社會所扮演的角色等，由此為基礎進一步探討他在慈濟宮的修築過程中所處的主導地位。

張麗俊身為修繕總理，並非只是坐擁頭銜，相反地他全程參與修築過程，從一開始倡導慈濟宮的修築，興工開土直到完工，共長達 20 年。這段期間他不斷處理接踵而來的問題，如匠師、用料、監工和款項的募集，甚至調節著人事糾紛等。他如此費心盡力在豐原慈濟宮修築上，還是被嘲笑為守舊派的老古董。<sup>98</sup>1929 年張麗俊在〈慈濟宮修繕落成陳情宣傳書〉中說出自己的心聲，希望無論是新舊派的地方人事，都要協力完成慈濟宮的修築。他謙虛自己能力不足，所以才會在修繕期間「...圭稜磨滅，旋轉由人，傀儡裝成，牽纏任子...」<sup>99</sup>但也因為他做事的圓滑和認真負責的態度，慈濟宮才得以修繕完成。

張麗俊字升三，號南村，是清代到中部開墾的張達朝後裔。他生於 1868 年(同治 7 年)，自 13 歲起至 28 歲臺灣割讓給日本為止，受過 15 年傳統的中國漢學教育。<sup>100</sup>對張麗俊來說，因牽涉土地買賣詐欺的糾紛而官司纏身的那幾年，應該是

<sup>96</sup> 李乾朗，《臺灣寺廟建築大師：陳應彬傳》(臺北市：燕樓古建築，2005)，頁 76。

<sup>97</sup> 夏鑄九、王志弘編譯，《空間的文化形式與社會理論讀本》，前引書，頁 376。

<sup>98</sup> 《水竹居主人日記》(七)，頁 356，1928 年 5 月 4 日。

<sup>99</sup> 《水竹居主人日記》(八)，頁 45，1929 年 5 月 11 日。

<sup>100</sup> 許雪姬，〈由《水竹居主人日記》看豐原慈濟宮的改建及張麗俊所扮演的角色〉，前引文，頁 2。

人生最低潮失落的時期，1918 年 7 月入獄，<sup>101</sup>1918 年 8 月出獄，<sup>102</sup>12 月 11 日又被關，<sup>103</sup>1919 年 5 月 11 日假釋，<sup>104</sup>1920 年 3 月 16 日才獲判無罪。張麗俊以收地租為主要經濟來源。日治時期張麗俊參與了各項地方產業的建設，和友人投資南昌製糖廠，最後失敗。<sup>105</sup>在慈濟宮的修築過程中，他經常要預支許多費用，所以他除了是修繕總理，也是慈濟宮的債主之一（附錄四：(二)-5）。

清末以來臺灣主要出口的貿易就以茶、糖、樟腦為主。日本政府透過關稅制度驅逐洋商資本，在殖民政府和財閥的支持下，引進日本資金投注於臺灣糖廠的建設與發展。1920 年中期後，蓬萊米的種植技術逐漸普及，成為出口地大宗，農民的收入也因此上升。關於這部份有許多學者針對日治時期的經濟架構做相關的研究。<sup>106</sup>即使日本殖民政府對臺灣的各種措施是為了殖民的利益，但不可否認臺灣經濟也在這段期間大幅成長。從國民所得成長率和儲蓄率來看，除了臺日經濟的整合外，穩定的經濟發展也使得人民的生活水準得以提升。<sup>107</sup>

日治初期在土地調查後，殖民政府確立了小租戶的土地所有權，利用公共投資突破農業生產的瓶頸，同時充分利用資金和自然資源，組織各種產業信用組合<sup>108</sup>以及水利組合，<sup>109</sup>來配合殖民政府的政策。從張麗俊自己所撰寫的履歷<sup>110</sup>可以

<sup>101</sup> 《水竹居主人日記》(五)，頁 201-202，1918 年 7 月 24 日。

<sup>102</sup> 《水竹居主人日記》(五)，頁 206，1918 年 8 月 19 日。

<sup>103</sup> 《水竹居主人日記》(五)，頁 219-220，1918 年 12 月 11 日。

<sup>104</sup> 《水竹居主人日記》(五)，頁 245，1919 年 5 月 11 日。

<sup>105</sup> 《水竹居主人日記》(三)，頁 368，1913 年 4 月 16 日。

<sup>106</sup> 殖民政府積極將農業商品化，以米和糖為主，利用農村的商品生產累積資本，也因為米糖關係體制造成外資和本地土地利益者的衝突。柯志明，《米糖相剋》(台北市：群學，2003)，頁 1-158。對於張麗俊在糖業方面的經營情形，學者何鳳嬌深入探討他失敗的原因。何鳳嬌，〈張麗俊的糖業經營—以南昌公司為例的討論〉，《水竹居主人日記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中縣清水鎮：中縣文化局，2005)，頁 219-248。

<sup>107</sup> 葉淑珍，〈日治時代臺灣經濟的發展：現代化及日本化的過程〉，前引書，頁 93-102。

<sup>108</sup> 對於日治時期，臺灣地方金融業與地方菁英的關係，學者王興安以「信用組合」為討論中心。明確指出日本殖民政府原意是為了整理金融機構，補助在台日人所需而引進組合制度，但是該制度也為臺灣各地的開發了另一個金融的活動空間，影響至今。王興安，《殖民地統治與地方菁英—以新竹、苗栗地區為中心(1895 年-1935 年)》，前引書，頁 107-154。

<sup>109</sup> 學者陳鴻圖在〈日治時期八寶圳的水利運作—以《水竹居主人日記》為中心的探討〉中根據《水竹居主人日記》史料，深入探討日治時期，八寶圳從私有化到公共化的過程，以及水利組織的實際運作情況。為了改良稻米品種，改良栽培技術，日本政府積極建設農田水利，普遍成立產業組合。陳鴻圖，〈日治時期八寶圳的水利運作—以《水竹居主人日記》為中心的探討〉，《水竹居主人日記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前引書，頁 191-217。

<sup>110</sup> 附件一：張麗俊昭和三年(1928)之前的履歷(一)、(二)。《水竹居主人日記》(十)，頁 323-324。

發現，他雖然是小地主卻積極參與各項公共事業活動。

從張麗俊參與的地方金融機構來看，組合役員多為當地有名望和資產的人，雖然他們經常受到日本官員的干涉，但是當地方權益以及民眾的生存問題面臨考驗的時候，這些組合除了提供資金建設地方外，也有可能成為有力的反抗團體。

<sup>111</sup>張麗俊身為小地主，1930 年擔任豐原水利組合評議員，由於與自身權益相關，所以認真的監督水利組合的運作。由此可知，雖然殖民政府強硬的介入地方各建設事項，但是仍需要透過地方仕紳達到施行成效，也因此這些人得以周旋於地方政府和民眾之間。所以日本殖民政權與地方傳統仕紳之間，含混而充滿張力的互動關係是建構在這些社會脈絡的活動之上。

從上一節了解到日本政府的臺灣統治策略，以張麗俊在地方上的身分背景，理所當然的被選任葫蘆墩區下南坑第一保甲(1899~1918)，同時也是葫蘆墩區十九保聯合會議長(1912~1918)，當時文人對於保甲或區長等工作中所要處理的繁雜瑣事感到相當無奈。張麗俊擔任基層行政官員，依舊勉力而為，希望這是實現自身理想，服務鄉里的好機會。<sup>112</sup>但當他入獄後，興產組合的理事位置早被取代，但是慈濟宮修繕總理的位置卻沒有改選，使他感慨萬千。<sup>113</sup>

經過日本官方二十餘年統治後，社會經濟和生活逐漸安定，受新式教育的臺灣人陸續擔任社會上的要職，同時各種社會議題等也如雨後春筍般的出現。張麗俊任命豐原街協議委員(1926~1932)時，體認到這個職位沒有實質的權力，只要對殖民政府有意見者，任滿兩年就會遭到置換，<sup>114</sup>這是他長久以來周旋於日本官方的認知。<sup>115</sup>因此張麗俊自撰的履歷中，存在著 1915 年慈濟宮修繕總理的頭銜，唯有慈濟宮的修築對他而言，才具有實質的意義。<sup>116</sup>

<sup>111</sup> 洪秋芬，〈日治時期殖民政權與地方民間組織之關係探討—葫蘆墩興產信用組合個案研究〉，《水竹居主人日記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前引書，頁 123-158。

<sup>112</sup> 許雪姬，〈林獻堂與櫟社〉，《兩岸發展史研究》第 2 期(2006 年 12 月)，頁 115-116。

<sup>113</sup> 《水竹居主人日記》(五)，頁 248，1919 年 6 月 13 日。

<sup>114</sup> 《水竹居主人日記》(七)，頁 94、95，1926 年 10 月 1 日、4 日。

<sup>115</sup> 《水竹居主人日記》(七)，頁 148，1927 年 1 月 29 日。

<sup>116</sup> 附件一：張麗俊昭和三年(1928)之前的履歷(一)、(二)。《水竹居主人日記》(七)，頁 323-324。

## 傳統文人張麗俊

日治時期傳統文人定期集會創作，透過漢詩文凝聚成為獨特群體，不少人在社會上位居名望要職，其舉止動見觀瞻。在史料不斷出土的情形下，日治時期傳統文人的研究已經累積了不少的成果，研究討論的範圍不再呈現反抗、傾斜極端的面向，轉而從許多個案研究入手，從社會階層、教育、文學等各方面探討傳統文人的政治認同，文學創作的新舊衝突。<sup>117</sup>

張麗俊身為日治時期地方仕紳，其參與社會事務的活動範圍侷限於豐原地區。但他積極參與各項活動，尤其是在傳統漢學方面，和各詩社的來往，彼此交流凝聚出傳統文化的品味，並擴展了自己的社會網絡。

張麗俊受傳統的漢學教育<sup>118</sup>的老師，以謝道隆最有名，早年在烏牛欄田心仔庄自宅開設「養閒軒」授徒，<sup>119</sup>與他的關係亦師亦友，常結伴出遊。<sup>120</sup>雖然謝道隆未加入櫟社，卻與櫟社成員時常往來，也因此張麗俊早期就和臺中地區的文人有所交流。1906年謝道隆位於大坑清水的小東山別墅落成時，林癡仙、傅錫祺、張麗俊等人即前往祝賀。<sup>121</sup>

日治時期櫟社是當時臺灣三大詩社之一，創始於1902年之前，原始成員是林癡仙、林幼春叔姪及賴紹堯。自清領時期從「東吟社」為始，其後陸續成立的詩社，目前所知至少十餘個。日治後數量倍增至少高達370個以上，幾乎能夠讀書識字的人，皆多少參與創作舊詩、吟詩等活動。<sup>122</sup>學者楊永彬指出，日治初期殖民政府，以漢詩文為手段安撫這些地方仕紳。<sup>123</sup>日治中期之後，隨著臺灣社會

<sup>117</sup> 李毓嵐，《世變與時變—日治時期臺灣傳統文人的肆應》（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博士論文，2007），頁1-9。

<sup>118</sup> 《水竹居主人日記》（五），頁242，1919年5月4日。

<sup>119</sup> 施懿琳、鍾美芳、楊翠，《台中縣文學發展史：田野調查報告書》（豐原市：臺中縣立文化中心，1993），頁155-160。

<sup>120</sup> 余美玲，〈從小東山詩存探析謝頌臣之生平與交遊—以櫟社詩人圈為例〉，《櫟社成立一百週年紀念學術論文集》（台南：國立臺灣文學館，2001），頁9。

<sup>121</sup> 《水竹居主人日記》（一），頁50，1906年4月21日。

<sup>122</sup> 黃美娥，〈日治時代臺灣詩社林立的社會考察〉，《臺灣風物》，47卷第三期，1997，頁44。同作者，〈重層現代性鏡像：日治時代臺灣傳統文人的文化視域與文學想像〉（臺北市：麥田出版，2004），頁146。

<sup>123</sup> 楊永彬，《臺灣紳商與早期日本殖民政府政權的關係—1895年~1905年》，前引書，頁148-176。

的現代化，人們對於休閒娛樂與生活美學日益講究，所以傳統詩社的通俗面向也日趨濃厚，經常配合各種慶典舉行。<sup>124</sup>

張麗俊 1907 年加入櫟社，<sup>125</sup>入社時間長達 34 年之久，期間該社舉辦的春、秋總會或週年紀念大會，他都積極的參與，無形中擴大自己的人脈和生活圈。雖然張麗俊詩作並不突出，但在豐原當地他的文學造詣儼然已有領導地位。以豐原吟社的組成和活動而言，張麗俊不但擔任指導，歷屆詩會也皆被推舉為詞宗，或是出題者。豐原吟社的成員和活動地點，在當地的菁英自宅或名勝古蹟舉行。其中三角仔呂大椿更發起沙鷗聯吟會，張麗俊和王淑潛參與了一次，但這個新興團體未得到當時其他地方傳統仕紳的認同。總之，在豐原地方上，無論是新舊團體間，張麗俊的確是肩負著振興當地文風的重要責任。<sup>126</sup>

在時代的衝擊下，張麗俊也感受到漢學的日益衰微，<sup>127</sup>但他仍然持續漢學講授工作。除了教學外，張麗俊的漢學書寫交流活動屬於籌唱的實用性質，文學造詣並不高，<sup>128</sup>但是他仍試圖將傳統詩歌引入百姓生活中，營造出豐原地區生活中的娛樂和文學美感。而張麗俊在參與詩社集會時，廣泛參觀臺灣各處的豪門宅第、園林、名勝和新式廠房及公共建設，必定對於各種新舊建築都頗有感觸，也間接的影響他對慈濟宮修築的要求。

<sup>124</sup> 黃美娥，《重層現代性鏡像：日治時代臺灣傳統文人的文化視域與文學想像》，前引書，頁 146-162。

<sup>125</sup> 《水竹居主人日記》（一），頁 254，1907 年 8 月 20 日。

<sup>126</sup> 對於豐原吟社的成員，李毓嵐從《水竹居主人日記》中整理出包含張麗俊在內的 25 人，分別是王淑潛、張疇五、吳水木、張慶雲、楊漢卿、張顏辨為十年前的舊成員；呂大椿、林維章、翁炳坤、何其福、張金蓮、張水柳、陳三乾、張竹林、張瑞麟、王翼漢、小輕舟、林慶在、蔡葦航、吳光良、陳賀、葉引昌、王君碩、郭經洲等人。李毓嵐，〈從《水竹居主人日記》看張麗俊的詩社活動〉，《水竹居主人日記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前引書，頁 293-319。

<sup>127</sup> 《水竹居主人日記》（七），頁 417，1928 年 9 月 8 日。

<sup>128</sup> 廖振富，〈日治時期臺灣傳統文人日常生活中的漢文書寫——以張麗俊《水竹居主人日記》為考察對象〉，《水竹居主人日記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前引書，頁 249-291。

## 張麗俊的生活樣貌

張麗俊雖然不排斥新時代所帶來的科技和思潮等，但卻是分層次性的接受。他對於新科技的便利感到驚奇，也樂於參觀各種新式機械廠房，對於機械帶來的動力，用「言語難以形容」來表示。<sup>129</sup>1914年舊曆年除夕電燈出現在豐原地區，張麗俊認為是葫蘆墩街日漸繁昌的科技象徵，<sup>130</sup>並且從他的詩作中可以理解到他略知電燈的原理，<sup>131</sup>也將電燈應用在廟會上，<sup>132</sup>但他的宅第卻是相隔了20年才開始使用。<sup>133</sup>除此之外，對於交通工具、留聲機、廣播、電話、眼鏡、望遠鏡等，他都有著濃厚的興趣。

如同當時傳統文人，張麗俊透過閱讀報章雜誌和外地旅遊的經驗，接觸了許多西洋文明，<sup>134</sup>對於現代化的事物如同搭乘火車一般，有新奇的感受。關心層面僅限於生活的便利，顯然他只停留於觀看階段，對於世界局勢的轉變以及新思想的洗滌，都不是他能力所及的範圍，如同電燈相隔20年才落實於自己住宅生活中，張麗俊對西洋文明的認知，是緩慢的也只僅限於生活的表層而已。

日治時期，旅遊逐漸成為大眾化的全民活動，也是休閒生活中的重要部分。<sup>135</sup>張麗俊也喜愛旅遊、看戲和參與廟會活動。除了臺灣各地的風景名勝外，1935年他參加「臺灣新聞社」招募的東京觀光團，旅遊23天。<sup>136</sup>他在臺灣各地旅遊時，特別留意觀察臺灣廟宇的建築結構，<sup>137</sup>以及廟宇慶典活動中的佈置和活動的形式。因此這些經驗直接影響張麗俊在慈濟宮修築過程中廟宇藝術的呈現，成為

<sup>129</sup> 《水竹居主人日記》(一)，頁136、202-203、224-225，1906年11月12日、1917年4月2日、5月28日。《水竹居主人日記》(五)，頁166，1918年4月3日。

<sup>130</sup> 《水竹居主人日記》(四)，頁6-7，1914年2月3日。

<sup>131</sup> 「電火：黑夜能教白晝同，人工巧更奪天工，微明氣管分兄弟，遠近傳繩別母公。月下觀光賽月，風前散影影當風，五行相剋翻相濟，一點紅開萬點紅。」《水竹居主人日記》(四)，頁232，1919年1月19日。

<sup>132</sup> 《水竹居主人日記》(四)，頁191，1915年6月1日。《水竹居主人日記》(五)，頁121，1917年12月4日。張麗俊，《水竹居主人日記》(六)，頁106、276，1923年10月23日；1924年10月29日。

<sup>133</sup> 《水竹居主人日記》(九)，頁383-384，1934年2月28日。

<sup>134</sup> 李毓嵐，《世變與時變—日治時期臺灣傳統文人的肆應》，前引書，頁175-223。

<sup>135</sup> 呂紹理，《水螺響起：日治時期臺灣社會的生活作息》，前引書，頁155-163。

<sup>136</sup> 《水竹居主人日記》(十)，頁，1935年4月1日至4月22日。

<sup>137</sup> 《水竹居主人日記》(五)，頁264，1919年12月15日。

自己堅定的審美標準。

筆者認為，張麗俊雖然在詩句裡以「老眼驚看新世界，灰心尤感舊山河」<sup>138</sup>感嘆自己身處在新舊文化交替的時代氛圍，所受到的衝擊和刺激。但是他在現實生活中，是非常積極有活力的參與廟宇修築，傾力將心中舊山河的壯麗雕塑在慈濟宮中，重新塑造廟宇成為傳統文化的象徵，將文學風雅融入建築中，確立和延續漢學的歷史記憶。



---

<sup>138</sup> 《水竹居主人日記》(七)，頁 263，1927 年 9 月 29 日。學者呂紹理的文章也引用了張麗俊詩句作為標題。呂紹理，〈老眼驚看新世界：從《水竹居主人日記》看張麗俊的生活節奏與休閒娛樂〉，前引書，頁 369-400。



### 第三章 豐原慈濟宮的修築條件

#### 第一節 日治時期豐原

日治中期豐原慈濟宮的修築過程中，經費、材料、贊助者等各項人事物的來源，都和豐原地區的發展息息相關。主導者張麗俊，是清代開墾中部地區的通事張達京後代，其家族在豐原地區有龐大的分支，是充沛的人脈資源。在地理位置上，豐原地區位於平野和山城的交界，除了交通發達，方便修繕會成員到處募款外，豐原也是臺灣當時木材營林業的集中市場之一。<sup>139</sup>東勢更是臺灣肖楠<sup>140</sup>最大產地，提供慈濟宮修築時的木料。值得注意的是，日治時期廟宇木料的使用，往往因為木材價格波動而改變選材，例如當櫟木價格太高時，替代的建材還有龍眼木，<sup>141</sup>當時龍眼木時常被當作柱頭使用。<sup>142</sup>

豐原地區的經濟情勢，時常左右著日治中期慈濟宮的修築，募集經費的狀況隨著當時地區產業的興衰而起伏不定。例如 1917 年製麻會社就捐獻慈濟宮一支龍柱，<sup>143</sup>後期 1933 年修築過程中羅安製紙會社捐獻了左片十二孝堵。<sup>144</sup>而慈濟宮主要的磚瓦材料則由附近煉瓦廠直接提供。<sup>145</sup>豐原地區以臺人爲主的信用組合，亦即 1922 年創立的豐原信用組合，更是慈濟宮經費不足時，主要資金流通的金

<sup>139</sup> 臺灣總督府中央研究所林業部，《中央研究所林業部報告》（臺北市：臺灣總督府中央研究所林業部，1927），頁 53。

<sup>140</sup> 肖楠俗稱黃肉木。臺灣總督府中央研究所林業部，《中央研究所林業部報告》，前引書，頁 31、54。

<sup>141</sup> 張麗俊等人一開始選擇的雞油木（櫟木）因為位於深山不便運出，而且價格的波動太大，所以張麗俊想以龍眼木來代替之，最後因為陳紅九和林員的糾紛，慈濟宮的 10 個櫟木瓜筒變成陳紅九寄附。《水竹居主人日記》（五），頁 98、100，1917 年 10 月 13 日、16 日。

<sup>142</sup> 龍眼木質地細密堅固，具有相當的承載作用。臺灣總督府中央研究所林業部，《中央研究所林業部報告》，前引書，頁 94。

<sup>143</sup> 《水竹居主人日記》（五），頁 108，1917 年 11 月 1 日。

<sup>144</sup> 《水竹居主人日記》（九），頁 217。1933 年 3 月 3 日。

<sup>145</sup> 《水竹居主人日記》（五），頁 102-103，1917 年 10 月 23 日、24 日。

庫。

豐原慈濟宮的沿革除了就文獻史料來敘述豐原慈濟宮的歷史外，廟宇空間的每個細節，都可以追溯到時空變遷的痕跡。這些變化和豐原地區的地理、交通和經濟產業有關，提供我們進一步分析張麗俊選擇豐原慈濟宮作為修築對象的原因。慈濟宮在豐原街上是建廟歷史最悠久的古廟宇，除了其歷史價值符合古蹟修復的資格外，廟宇的地理位置以及宗教信仰的特色更是<sup>146</sup>與當時的社會文化以及政治情勢密切相關。且張麗俊在地方上的影響力，也符合豐原地區的公共空間網絡，從各個層面檢視豐原慈濟宮的發展脈絡，才能掌握張麗俊選擇豐原慈濟宮作為修築的對象的意義。

### 豐原地區的發展

豐原街位於舊大甲溪沖積扇的扇頂，東側為臺地基盤層，東以新社河階群為界，南則以廍仔溪與霧峰山地為鄰，全域南北長約十二公里，東西寬約四至十公里不等，平均高度在 200 至 300 公尺間，境內以東南邊的頭崁山(859 公尺)最高。由於有大小坑流切行，像北坑、上南坑、鑷子坑、大坑、廍仔坑等，因而地形有丘陵化的改變。<sup>147</sup>清代臺灣中部在墾荒與聚落發展過程中，民變與械鬥除了破壞社會經濟外，也促成鄉鎮間的整合。1786 年林爽文之亂，揀東上堡北庄神岡及牛罵頭的粵人移居南坑庄、葫蘆墩及東勢角等地。嘉慶十四年(1809)漳泉械鬥，客家人移居東勢角及苗栗等地。1844 年與 1853 年兩次械鬥，原居葫蘆墩、南坑庄、鑷仔坑口(今豐原市)、茄荳角(今潭子鄉)、軍功寮(今臺中北屯)等地泉州人，移往北庄神岡(今神岡鄉)等地方。<sup>148</sup>

清代街市發展主要是墾拓社會物資交換與流通所需，在臺灣中部除了海岸線

<sup>146</sup> 媽祖信仰對於修繕廟宇的經費募集比較容易，1927 年社皮林慶連管理林姓聖母會，張麗俊和林玉堂、李進旺去找他，希望他將聖母會的結算全部支付慈濟宮當做修繕金。《水竹居主人日記》(七)，頁 182-183、190，1927 年 4 月 10 日、24 日。

<sup>147</sup> 賴志彰撰稿；台中縣立文化中心編，《大甲河流域聚落與民居》(臺中縣豐原市：中縣文化，1998)，頁 1-19。

<sup>148</sup> 陳庚金監修；林世珍，陳光華，鄭榮松主修；張勝彥總編輯《臺中縣志卷首》，第一冊，(臺中縣：臺中縣政府，1989)，頁 122-123。

的市街如大甲街、清水街(牛罵頭)等因為海港而開發較早外，豐原(葫蘆墩)位於平野與丘陵的交界，有利於開發豐富水源。清雍正年間，開墾通事張達京開始積極地和熟蕃交涉，以割地換水的方式開發水圳(葫蘆墩圳上埤東汴幹流)。水圳的開發帶動農業發展，物產豐饒，市街的發展更加活絡，以慈濟宮為中心分佈的五個土地公廟的位置，可以推測出當時市街的規模。<sup>149</sup>現今慈濟宮前的中正路在清嘉慶年間(1796-1820)大致位置等同於「葫蘆墩街」，是連接東西向的主要市街，東邊通往石岡仔、東勢角、新社，西邊往西聯絡大甲，往南連接東大墩。整條市街以葫蘆墩橋為界，分大街東段的「頂街」(橋以東道街役場前)，西段的「下街」(橋以西到法院前)。由橫街的南北向轉接葫蘆墩橋往東到慈濟宮，呈倒 L 型的市街型態 (圖 8)。<sup>150</sup>

#### 日治時期豐原街

日治時期豐原街北端距離臺中市約 12.77 公里，鐵路長 16.4 公里。豐原郡的中央位置是郡役所的所在地，也是張麗俊在修築過程中拜訪街長討論修繕事宜的官廳地(圖 9)。豐原地區的北方是以大甲溪和內埔相隔，大甲溪從東邊的烏石坑山脈中央開始到東勢郡石岡庄以南交會成小溪流，到潭子庄往西與大社三角子相接。豐原地區的面積東西 8 公里，南北 6.22 公里，總面積有 48 平方公里。極東為上南坑，極西為社皮，極南為烏牛欄，極北為大湳 (圖 10) <sup>151</sup>。明治 34 年(1901)設全臺 20 廳，廳下設支廳，臺中廳下有東勢角、葫蘆墩、塗葛堀、社口、牛罵頭五支廳(圖 11)。明治 35 年(1902)上南坑、翁仔社區、葫蘆墩區、社口區、三角仔區等五區合併為葫蘆墩、社口兩區。大正九年(1920)市區改正方案制定後，葫蘆墩區改為豐原街，<sup>152</sup>因此日記中地名隨著時間街區改制，而一再改變(圖 12)。

豐原街的市區改正分為三期，都影響著慈濟宮的修繕空間，第一期，大正八

<sup>149</sup> 許雪姬計畫主持；賴志彰撰稿，《臺中縣街市發展：豐原、大甲、內埔、大里》(豐原市：臺中縣立文化中心，1997)，頁 8-32。

<sup>150</sup> 賴志彰撰稿；台中縣立文化中心編，《大甲河流域聚落與民居》，前引書，19-27。

<sup>151</sup> 豐原公學校編，《豐原鄉土誌》，前引書，頁 69-70。

<sup>152</sup> 《水竹居主人日記》(五)，頁 304，1920 年 9 月 1 日。

年(1919)，將大街、橫街以及站前路的路面拓寬，大街由原來的四~六尺擴大為九尺及污水溝的加大；第二期，昭和十年(1935)4月21日的墩仔腳大地震，災後重建過程中，針對危險家屋改正，並指定建築線以及車站廣場的重新計畫，如此完成東西四條以及南北四條的格子街。沿大街的房屋，其店鋪面寬4.8公尺，進深則有50-80公尺，為細長型的街屋(圖3)。第三期，昭和十二年(1937)五年計畫的都市計畫令因為戰爭的關係而中斷，可能因此日本政府才沒有強制拆除慈濟宮。

在地理位置上，豐原處於內山線(東勢、石岡、新勢)的出口，有北臺中的廣大腹地，擁有大量勞動人口，加上豐沛的水源，奠定早期發展輕工業的基礎。當時設立的工廠有製材、食品加工、製紙、鐵工廠，還有精米廠等，其中以豐原市街的臺灣製麻株式會社工廠的規模最大。<sup>153</sup>振豐煉瓦工廠位在東勢子，道路交通便利，地下水充足，而且原料豐富。豐原營林所更提供大家主要素材，製材工廠有協榮、大和、木材會社、協發、豐泰、今井等。<sup>154</sup>因為輕工業和商業的發展都需要資金，所以地方性的金融機構也在豐原發展開來，地方人士發起以臺人為主的信用組合。豐原地區除了彰化銀行支店，還有富春信託株式會社，以及成立於大正三年(1914)12月的葫蘆墩興產信用組合，大正十一年(1922)改稱豐原信用組合。豐原信用組合理事有陳振通、張麗俊、黃珍、廖盛祥，監事則有鄭添喜與方玉榮。

豐原地區除了農產豐饒，工商業也很熱絡，不但交通便利，還有穩定的經濟結構。所以當慈濟宮修繕時，能夠運用當地的資源，或交通網路，加上足夠的資金和人力，才能夠支撐起漫長的修築過程所需的材料及費用。

<sup>153</sup> 臺灣製麻株式會社於明治三十八年8月設立，主要的股東有安田善次郎、山口誠太郎、坂東素魯哉、彰銀董事吳汝祥、霧峰林獻堂、林階堂。許雪姬計畫主持；賴志彰撰稿，《臺中縣街市發展：豐原、大甲、內埔、大里》，前引書，頁14-21。

<sup>154</sup> 分為圓木、割材、柚角、盤木、梘角、枕木、腕木、板類、小割類、從外島來的福州杉、北海道的沿海松、美國來的樺木。而豐原營林所的樹種和價錢如下，扁柏一立方米，45圓；紅檜則38圓，其他如黑油杉35圓等。豐原公學校編，《豐原鄉土誌》，前引書，頁160-162。

## 第二節 豐原慈濟宮的歷史與空間

### 歷史沿革

臺灣寺廟歷史，經常和神明靈驗的程度成為互相參照的指標。日治時期位於豐原街上的慈濟宮，是街上歷史最悠久的媽祖廟。<sup>155</sup>清代以來，豐原慈濟宮就位於熱鬧的市街上，日治時期更是豐原地方媽祖信仰的中心。對當地民眾來說，慈濟宮是具有歷史價值的古廟宇和市民生活的公共場域。鐵路開通後，三大媽祖廟的陸續修築創造大量的進香人潮，位於鐵道上的慈濟宮也成為迎神賽會往來的中繼站(圖 13~14)。

日治時期豐原地區媽祖信仰盛行，在全臺灣寺廟數及主神調查表中(分為州廳及市郡)，臺中州以天上聖母主神的寺廟共 81 座是僅次於臺南州的 117 座，其中豐原郡和大甲郡主祀天上聖母的寺廟 13 座並列最高。<sup>156</sup>日治時期的葫蘆墩街在文獻記載下有多座廟宇，主祀天上聖母的寺廟就有 4 座，<sup>157</sup>現存 3 座。<sup>158</sup>因為豐原的水利開發和農業發達而使得天上聖母的信仰蛻變為具有「萬能女神」的新社會角色。豐原慈濟宮因歷史因素以及地理位置使其成為當地信仰中心。

昭和六年(1931)的《豐原鄉土誌》記載，稱慈濟宮創建於嘉慶十年(1805)。<sup>159</sup>而《寺廟臺帳》所記載的創建時間則為嘉慶 11 年(1806)。<sup>160</sup>一間寺廟始建的時間點，往往很難考證的出來，因為這牽涉到廟宇的定義為何？是一包香火，抑或一間茅草屋？況且現今佇立的廟宇已經經過多次大大小小的改建，除了碑銘和文

<sup>155</sup> 在此所列的九間廟宇：慈濟宮、聖王廟、廣和宮、地藏王廟、慈興宮、南興宮、南濟宮、太子爺廟、廣福宮，主祀媽祖的慈濟宮歷史最悠久。豐原公學校，《豐原鄉土誌》，前引書，頁 54-61。

<sup>156</sup> 增田福太郎著，黃有興譯，《臺灣宗教信仰》，前引書，頁 109-117。

<sup>157</sup> 「慈濟宮、慈興宮、南濟宮、廣福宮」豐原公學校編，《豐原鄉土誌》，前引書，頁 54-61。

<sup>158</sup> 以《豐原鄉土誌》、〈臺灣省寺廟教堂調查表〉和《豐原市志》的主神和寺廟沿革，除慈濟宮外，現存的媽祖廟有，位於豐原市東涌里三豐路 664 號的「慈興宮」，和豐原市北陽里南陽路 160 號的「廣福宮」。豐原公學校，《豐原鄉土誌》，前引書，頁 54-61。劉枝萬，〈臺灣省寺廟教堂調查表〉，《臺灣文獻》，第二期，11 卷，1960 年 6 月 27 日，頁 132-133。陳炎正編，《豐原市志》(豐原：豐原市公所，1986)，頁 446-449。

<sup>159</sup> 豐原公學校編，《豐原鄉土誌》，前引書，頁 54。

<sup>160</sup> 《寺廟台帳》，001004~001007，台中州豐原郡，慈濟宮。

獻記載外，時間足跡往往停留在建築物的每個構件中。豐原慈濟宮的創建時間，學者據現存文獻以及文物清楚的鋪陳其沿革，證明嘉慶年間就有慈濟宮的存在。但是確切建廟時間無法得知，仍需要進一步的研究。<sup>161</sup>

從《寺廟臺帳》的記載可以得知，豐原慈濟宮曾於 1853 年(咸豐 3 年)被燒毀。《豐原鄉土誌》記載 1864 年(同治 3 年)林珠增築。1879 年(光緒 5 年)林振芳集資改築並且增加後殿以及兩廂。1912 年，林慶連擔任總理時有過一次修築紀錄。接著就是張麗俊所主導的 1917 年至 1936 年的修築，之後當然也經過各類大大小小的修築過程，至今廟貌依然在改變中。<sup>162</sup>

### 日治時期慈濟宮空間樣貌

一棟建築物的修築是動態的過程，日治時期的豐原慈濟宮二十年間 (1917 年~1936 年)<sup>163</sup> 緩慢的蛻變，並沒有消失在歷史的軌跡裡，而是被修繕總理張麗俊記載於他自己的《水竹居主人日記》中。因此筆者根據日記的記載，抽絲剝繭，將慈濟宮的修築樣貌整理出來，這段變動的過程在下面章節會有詳細的討論。

1927 年慈濟宮寄附金延期申請書，因為沒有詳盡的正面、側面以及斷面圖，所以臺中州主任不肯批准這份文件。<sup>164</sup>對張麗俊而言，這是日本官方政府的刻意刁難，畢竟地方廟宇的修築和重新建廟不一樣，所以並非一定需要建築繪圖和篙尺。因此 1917 年至 1936 年豐原慈濟宮的修築，沒有精確的建築測繪圖，目前只能依靠日記形式，將文字轉換成圖案呈現建築修復紀錄。慈濟宮修築的工序很複雜，工序的進行牽涉到材料、工匠、經費甚至是氣候。無論是木工、石工、土水或油漆的工程，在 20 年的修築中，總是交錯的進行，只能順著日記記載的修築時間順序仔細地爬梳，本文整理後將這段修築過程分為兩個階段，6 張圖示的進

<sup>161</sup> 許雪姬，〈由《水竹居主人日記》看豐原慈濟宮的改建及張麗俊所扮演的角色〉，前引文，頁 9-10。

<sup>162</sup> 豐原慈濟宮管理委員會，《豐原慈濟宮沿革誌》(台中：豐原慈濟宮管理委員會，2006)，頁 60-61。

<sup>163</sup> 爲了圖示的清晰，以下圖示的年份均用西元年份表示。

<sup>164</sup> 《水竹居主人日記》(七)，頁 210，1927 年 6 月 3 日。

行，才能清楚的將這個蛻變的工程完整的呈現。(附錄一：圖 2-8)

這些平面圖是以現今慈濟宮的空間佈局為基礎 (圖 15~16)，配合日記所記載二十年的修築紀錄，不斷的回溯，依序整理出當時修築狀態。昭和二十五年(1936)完工的豐原慈濟宮(附錄一：圖 1)，是三殿、兩軒亭、兩護厝的建築結構。三殿分別是三川殿、聖母殿(日記中的中宮殿)以及觀音殿。兩軒亭分別為漢壽亭以及稻香殿，各自都設有拜亭。兩護厝的實際隔間數目並不清楚，但大正六年(1917)所提及修築的部份，除了上述的三殿、兩軒亭，還有「...祿位廳、開山廳，以及圖書府、翰墨林並待客所、休憩所、藏置所、炊事場等大小計 33 間牆壁，西護厝六間已經完成...」，<sup>165</sup>因此推斷東西護厝可能各自有 6 個隔間。

### 眾神的位置

基本上，臺灣民間信仰雖然眾神雲集，但是主祀神的變動不大，尤其神像本身和建築結構相連時，神祇和建築就成為互相依屬的狀態。但是其他可以移動的神祇，和廟宇建築本身並沒有很直接的關連性，隨著時間的改變和環境需求，而有各式各樣的組合與變化。以豐原慈濟宮為例，在日治時期張麗俊主導的修築開始動工之前，顯然的只有大殿和觀音殿，各自安置主祀的天上聖母，以及觀音菩薩等，這些舊有的神像在 1917 年開始動工後，被安置在東廊。<sup>166</sup>所以筆者推測，1917 年興工之前，慈濟宮只有在三殿供奉神祇，東西兩護厝被作為其他用途。而稻香殿、漢壽亭是在張麗俊主導下陸續增築的部份。由此可知，當廟宇擴建修築的同時，其空間不僅僅是眾人角力的場所，眾神的配置也會重新組合與布局。

臺灣民間廟宇原本是為了供奉神祇，而神祇的更迭和廟宇的建築格局息息相關，所以必須仔細的爬梳《水竹居主人日記》、《寺廟臺帳》的記載，配合修築空間的順序，找尋日治時期豐原慈濟宮的眾神位置，以及隱藏其背後的權力結構。

在《水竹居主人日記》的記載中，1917 年至 1936 年間塑神匠師陳俊樑共雕

<sup>165</sup> 《水竹居主人日記》(六)，頁 228，1924 年 7 月 14 日。

<sup>166</sup> 《水竹居主人日記》(五)，頁 91，1917 年 9 月 24 日。

塑了 45 尊神像，雕塑的神祇依據 1936 年的慈濟宮的平面圖(附錄一：圖 1)來看，大殿：天上聖母、太子元帥、宮娥女，後殿：觀音、善才良女、左右十八羅漢、山神土地、木造觀音配韋馱護法，小港供奉城隍土地，中堂：三官大帝。稻香殿：五穀神農大帝、隨身監。漢壽亭：關聖伏魔大帝，關平、周倉。其中重複雕塑的神像有觀音、天上聖母，以及被東勢角請去的十八羅漢之一的山神土地等。而後來又雕塑了太子爺、地藏王。<sup>167</sup>太子爺、地藏王雕塑好時，東西護厝尚未開始建造，之後也沒有這些神祇位置的記載，所以在這份圖示中將這些神社放置於後殿觀音殿的區域。

依據昭和年間的臺中州豐原郡《寺廟臺帳》的紀錄，慈濟宮主祀是天上聖母，有四尊木像，從祀有千里眼、順風耳和牽馬爺，配祀有觀音菩薩、註生娘娘、關帝君、釋迦佛、三界公、太陽太陰星君、韋馱爺、良女、關平、周倉、婆母者四尊、太子爺和土地公，都是木像的形態。相較於《水竹居主人日記》的記載，多了牽馬爺、註生娘娘、釋迦佛、三界公、太陽太陰星君、婆母者四尊，目前無法判斷這些神祇或許原本自清代以來就留存於慈濟宮中，或是在 1936 年完工後，陸續被收納進來的，需要更多史料進一步研究。

現今的豐原慈濟宮內(圖 16)，相同的大殿有主祀神天上聖母，後殿有觀音菩薩、釋迦佛、十八羅漢等眾神像，漢壽亭中的關聖帝君，以及稻香殿的神農大帝。但是東西兩護厝中的文昌帝君殿、華陀仙師殿等都是 1936 年完工後陸續增築改建的，而後殿延伸至兩護厝的廳廊，分別設置三山國王殿和註生娘娘殿，也是後來增築。在修築過程中，張麗俊延請塑神匠師塑造新的神像，如同廟宇本身重新整修般，這些神祇本身除了宗教象徵外，還代表著背後所支持的團體。這個部分在下面章節會有詳細的討論。

#### 日治時期豐原慈濟宮的空間置換

<sup>167</sup> 《水竹居主人日記》(六)，頁 11-12、85-86，288，1922 年 3 月 11、12 日；1923 年 9 月 7 日、9 日，12 月 4 日。



現今的豐原慈濟宮依然有管理委員會的存在，已經有學者研究豐原慈濟宮的管理制度，討論其背後各個勢力試圖介入使用這個公共空間所產生的角力現象。<sup>168</sup>日治時期新舊制度中，雙管理人問題始終存在著，使得張麗俊主導的修築過程中遭遇許多困難，加上日本殖民官員的介入，慈濟宮的空間使用權一直都有著許多的爭議。

日治初期，豐原慈濟宮經常被挪用做其他用途，在張麗俊開始修築之前，觀音殿以及東廊的空間被官方作為豐原公學校的教室和教員宿舍。<sup>169</sup>之後每當修築告一段落，出現完整的空間，日本政府就試圖挪作他用。例如在修繕過程中，臺中的支廳長向廖西東要求，借慈濟宮的右護厝作為巡查臨時宿舍，最後被張麗俊否決。<sup>170</sup>爾後，到了 1924 年張麗俊前往慈濟宮，發現役場命令工人打掃觀音殿的護厝三間要當做幼稚園的教室。<sup>171</sup>1920 年又因為彰化銀行分行的建築用地，侵入慈濟宮的廟埕，在張麗俊的周旋下，以地易地，可是又遇到地主趁機抬高價格，到最後還是用金錢解決。<sup>172</sup>

修築一間廟宇，空間的置換並不是單方面的，豐原慈濟宮在修築中，也時常侵入旁邊的建地。1925 年因為張麗俊希望慈濟宮的格局是四方形，因此疊造東南方的磚牆就侵入學校的地界，張麗俊請大澤街長前往視察，街長向張麗俊要求要找土地管理人借地證書才能施行。<sup>173</sup>

當慈濟宮修繕將近完工，日本政府當局卻在未告知的情況下，擅自拆除慈濟宮的庭園，張麗俊氣憤的在日記中寫著，自己耗費多少的精神和資本<sup>174</sup>來修繕這

<sup>168</sup> 許雪姬，〈由《水竹居主人日記》看豐原慈濟宮的改建及張麗俊所扮演的角色〉，前引文，頁 7-40。洪秋芬，〈日治時期殖民政府和地方宗教信仰中心關係之探討—豐原慈濟宮個案研究〉，《思與言》42，2004.6，頁 19-41。

<sup>169</sup> 《水竹居主人日記》(五)，頁 86、88、90，1917 年 9 月 11 日、9 月 14 日、9 月 22 日。

<sup>170</sup> 《水竹居主人日記》(五)，頁 165-166，1918 年 3 月 29 日。

<sup>171</sup> 張麗俊馬上去詢問街長奧清次，並表明這間廟是街庄共同修繕，不但歷經種種困難且尚未修復完工，也沒經過修繕役員會議。街長表明只是藉由慈濟宮的場地申請幼稚園協議會的補助金，暫借此廟不會妨礙修繕工事。《水竹居主人日記》(六)，頁 289，1924 年 12 月 7 日。

<sup>172</sup> 《水竹居主人日記》(五)，頁 289-290、295、296，1920 年 5 月 24 日，7 月 9 日，7 月 13 日。

<sup>173</sup> 《水竹居主人日記》(六)，頁 387、391、396，1925 年 8 月 14 日、21 日；9 月 8 日。

<sup>174</sup> 修造石門、鳥居、磚垣以及噴水池約花費 3、4 千圓。《水竹居主人日記》(九)，頁 394，1934 年 3 月 23 日。

間廟宇。<sup>175</sup>在他的奔走串聯下，豐原街上興起一番議論，<sup>176</sup>1935 年岩下街長試圖藉市街改正移走慈濟宮，或拆毀稻香殿和西護厝，成為導火線引起眾憤，最後修繕成員召開了修繕會議討論，決議要訴諸法律。<sup>177</sup>

豐原慈濟宮的空間和歷史、眾神、人與時代社會背景的改變密切相連。而臺灣各地的廟宇也不斷的變動，所以討論其空間時，必須結合歷史文化、空間環境等因素，才能多元且精確的掌握變化過程的意義。

### 第三節 張麗俊主導者的角色

「投艱任重省吾身，慈濟宮修竣戊辰，拙本南村遺逸老，廬山面目守仍真。」<sup>178</sup>在昭和三年(1928 年)，也就是張麗俊認為慈濟宮修繕完工的戊辰年，他在豐原的寫真館，照了兩張自己的照片，並且都題了詩句在上面，其中一張由後代保存(圖 17)，<sup>179</sup>另一張是爲了要掛在慈濟宮而準備的，<sup>180</sup>不過現今這張照片已遺軼。

日治時期張麗俊修築慈濟宮，源自於清末以來臺灣地方仕紳參與地方建設的傳統。可是他非常明白當時所謂的「傳統」，包含漢學正逐漸消逝。1928 年，一位仰慕漢學傳統的北港青年，到豐原拜訪張麗俊時，他說到：「本地方中流以上者愈謀利，中流以下者謀生計，所以漢文學之衰頹亦時勢使然也。」<sup>181</sup>所以，當張麗俊擔任慈濟宮修繕總理時，想必他一定清楚的了解如何從政治、經濟或其他社會利益來衡量包裝豐原慈濟宮的修繕與保存其價值。

<sup>175</sup> 因為原本的女子學校要建築公會堂以及公所的緣故而拆除。《水竹居主人日記》(九)，頁 387，1934 年 3 月 7 日。

<sup>176</sup> 《水竹居主人日記》(九)，頁 393，1934 年 3 月 20 日。

<sup>177</sup> 《水竹居主人日記》(九)，頁 404，1934 年 4 月 10 日。

<sup>178</sup> 《水竹居主人日記》(七)，頁 405，1928 年 8 月 11 日。

<sup>179</sup> 《水竹居主人日記》(七)，頁 389，1928 年 7 月 11 日。

<sup>180</sup> 《水竹居主人日記》(八)，頁 54，1929 年 6 月 14 日。

<sup>181</sup> 《水竹居主人日記》(七)，頁 417，1928 年 9 月 7 日。

## 從修繕團隊到管理委員會

豐原地區的保甲與殷紳們組成豐原慈濟宮修繕團隊，張麗俊被選任為修繕總理，其原因在於本身是中介者的角色。在新的殖民政權體制裡，張麗俊在地方組織中僅是保甲，相較於前後任的區長廖乾三<sup>182</sup>與廖西東的位階，他的職務並不是地方權力角逐的核心，所以可以周旋於新興的地方階層勢力和傳統地方仕紳之間。

也因為張麗俊本身的權力來源不是單一，<sup>183</sup>而在修繕過程中他所遭遇到的困難，往往是必須協調人事方面的衝突與慈濟宮土地的侵占問題。如他所主持的修繕會議經常討論的議題，就是廟宇和土地的管理問題所衍生的事端。尤其是修築過程中，張麗俊並非官方認可的管理者，所以慈濟宮的空間時常會被各方侵占，這也導致於之後他急於成立管理委員會的原因。

最後五人管理委員會的成立，背後象徵著各方勢力的再次統合，當慈濟宮遇到拆遷的問題時，原本修繕會的成員和管理委員會的成員凝聚在一起，形成輿論的力量，在張麗俊也沒把握的情況下，成功的保留修繕完成的慈濟宮。

## 修繕委員會的成立

豐原慈濟宮的修繕是在殖民政府的同意下所舉行，在大正四年(1915)3 月份正式向役場提出申請案。<sup>184</sup>大正五年(1916) 11 月正式成立其修繕委員會，選舉張麗俊為正總理，廖乾三為副總理，方玉榮、英嬰為庶務，林慶連為會計，林榮炎、王敦為工事監督，餘保甲為評議員和負責募集修築款項。<sup>185</sup>1917 年 1 月底

<sup>182</sup> 大正十年(1921 年)因為寄附金無法如期募集，所以慈濟宮修繕必須申請延期時，當修繕委員都已經蓋章後，轉任社口區長的廖乾三卻不肯蓋印章，直到張麗俊親自和他談，他才肯蓋印，此時他的說法是如果參與了慈濟宮的修繕，會招惹到麻煩。由此可見，當廖乾三不再是葫蘆墩區的區長時，他就無心於慈濟宮的修繕事務，也因為他無法確切掌握修繕情形，才會不肯捺印。《水竹居主人日記》(五)，頁 444-445，1921 年 12 月 12 日、18 日。《水竹居主人日記》(六)，頁 135，1924 年 1 月 10 日。

<sup>183</sup> 許雪姬，〈由《水竹居主人日記》看豐原慈濟宮的改建及張麗俊所扮演的角色〉，前引文，頁 7-9。(未刊稿)

<sup>184</sup> 《水竹居主人日記》(四)，頁 177，1915 年 3 月 20 日。

<sup>185</sup> 《水竹居主人日記》(四)，頁 403，1916 年 11 月 21 日。

舉行了一次修繕委員會成員的選舉，<sup>186</sup>5月份又特別開修繕會臨時會議，加入新區長廖西東為顧問，工事監督者由廖盛祥擔任。<sup>187</sup>

學者洪秋芬針對慈濟宮的修繕各個成員，就是參與會議的仕紳，是否具有保甲的身分，分析出來自1917年以來慈濟宮的修繕會成員，是由保甲及非保甲這兩部分所組成，並且也對照《南部臺灣紳士錄·臺中廳》整理出慈濟宮修繕委員的職稱以及經歷。而在漫長的修築過程中，這些慈濟宮修繕會議中的評議員，逐漸的由保甲所取代。保甲的身分，方便修繕會以行政區域為劃分，進行募款的工作，由各保甲或其代理人前往各庄各保募集捐款。<sup>188</sup>

這些修繕會成員並非全部參與慈濟宮的實際修築，1925年張麗俊撰寫的〈慈濟宮修繕會略記〉，就提及「...役員三十四人...幸役員中二三贊襄其事...」(圖1-2)，所以依據日記中所記載，實際參與慈濟宮修築的成員，有修繕委員會的書記林慶通，還有工事監督林榮炎等人。

### 廟宇管理人與土地管理人

清末到日治初期慈濟宮的廟宇管理人是黃火珠，即和尚釋善緣。大正八年(1919年)十月一日社寺廟宇俱歸街庄長管理，因此葫蘆墩區長廖西東成為慈濟宮的管理人。<sup>189</sup>除了廟宇管理人外，還有土地管理人的問題。清末至慈濟宮修繕期間，慈濟宮的土地管理者是陳英杰，他手中握有慈濟宮的土地證明書。法令上可以申請慈濟宮土地的各項措施，並且藉此向佔據慈濟宮前埕的攤販收取稅金，或向警察課申請許可蓋鐵皮屋，甚至陳英杰之子(陳茂坤兄弟)也參與修繕完工後

<sup>186</sup> 「...公選正總理一名係我，附〔副〕總理一名係廖乾三，評議員十一名係林〔柏〕璿、廖鏡堂、陳德全、陳振通、廖盛祥、鄭育、蔡仰煌、歐春波、方玉榮、廖桶、李阿貴，庶務係二名英嬰、方玉榮，會計係二名係林飽莖、林慶連，事務設計及工事監督者三名林榮炎、王敦、宋六，寄附金募集常任者廖鏡堂、林榮炎、林慶連，寄附募集從事者出願人一同，書記一名張清漣。…」《水竹居主人日記》(五)，頁6，1917年1月30日。

<sup>187</sup> 《水竹居主人日記》(五)，頁43，1917年5月17日。

<sup>188</sup> 洪秋芬，〈日治時期殖民政府和地方宗教信仰中心關係之探討—豐原慈濟宮個案研究〉，前引文，頁1-41。

<sup>189</sup> 《水竹居主人日記》(五)，頁365-366，1921年5月28日；6月3日。

慈濟宮管理人的選舉。<sup>190</sup>

因此張麗俊雖然是慈濟宮修繕會總理，但實際上整個修繕會的成員從建築物到土地都沒有實質的管理權，這也是慈濟宮修繕遲遲無法完工的原因之一。間接的影響到修築款項的募集，因為豐原街上的人認為修繕會在慈濟宮修築期間，並沒有解決廟埕被佔用，以及陳英杰收取租金的問題。所以當修築完工後，張麗俊和修繕會成員才會積極的爭取官方認可的管理證明書。

### 管理委員會的成立

1930 年 7 月 2 日的豐原街街民會議中，張麗俊提到為什麼要急著選定管理人，原因就是修繕金額負債太多，極度需要收取廟埕商家的稅金。<sup>191</sup>到了 1935 年在時局的演變下，管理人選定的原因改變，成為抵制日本殖民政府當局拆除慈濟宮的手段。其中複雜的演變情形，除了參考日記的記載外，還有家屬所保留的幾份開會紀錄可供對照，將整個過程詳細的呈現出來。

1929 年因為慈濟宮落成式的問題，張麗俊被大家質問左片二十四孝堵未完工，以及修繕會明細不明等事項，<sup>192</sup>最後在互相協調下決定，先選舉決定慈濟宮事務的起草委員，成員有張麗俊、黃茂盛、鄭添喜、廖西東、廖進平、游昇平六人，<sup>193</sup>接著討論後續處理的廟務。這個事件代表廟宇背後的人事產生了一次變動的過程。<sup>194</sup>

1929 年 8 月 14 日的慈濟宮信徒總會，選定張麗俊作為管理人(附錄二：1-1~1-4)，之後卻因為岩下街長沒有參加，所以會議所決定的管理人官方認可文件遲遲沒有發放下來。<sup>195</sup>對這些地方仕紳來說，官方認可的文件只具有形式意義，在同年的 8 月 30 日，他們自己開了集合修繕會和管理會兩部份主要成員的會議，

<sup>190</sup> 《水竹居主人日記》(七)，頁 303、350-351。1928 年 1 月 19 日、20 日；4 月 24 日。

<sup>191</sup> 《水竹居主人日記》(八)，頁 237，1930 年 7 月 2 日。

<sup>192</sup> 《水竹居主人日記》(八)，頁 55，1929 年 6 月 5 日。

<sup>193</sup> 《水竹居主人日記》(八)，頁 25、69、81，1929 年 3 月 31 日；7 月 7 日；8 月 4 日。

<sup>194</sup> 現今還保留當時的開會通知兩張，〈附錄七、八〉。《水竹居主人日記》(十)，頁 330-331。

<sup>195</sup> 《水竹居主人日記》(八)，頁 85-86、88、97、100，1929 年 8 月 14 日、20 日；9 月 16 日、24 日。現今還保留當時的開會通知兩張，〈附錄九、十〉。《水竹居主人日記》(十)，頁 332-333。

決定了廟務的事項 (附錄二：2-1~2-4)。

當張麗俊頻頻前往役場詢問管理人證明文件的進行情形時，陳茂坤(即陳英杰之子，慈濟宮的土地管理人)早先一步向地方政府申請慈濟宮管理人登記證明書。雖然尚未通過，<sup>196</sup>也足以讓張麗俊著急地轉而尋求他法，他諮詢代書事務所，試圖將慈濟宮管理的形式轉換為登記證明的文書。不過，直到 1935 年地方政府仍然對修繕會所提出的登記證明書名稱有意見，甚至要求張麗俊收集所有信徒總代的印章 (圖 18)。<sup>197</sup>

接著岩下街長託辭是臺中州社寺課的要求，除了豐原郡，東勢郡也在慈濟宮的信仰範圍，因此張麗俊必須再次集會捺印，當 1930 年 5 月 17 日張麗俊開信徒總代會議(圖 19)，岩下街長「不敢」出席，最後的結果顯然是街長故意刁難，其實和臺中州社寺課無關。<sup>198</sup>1931 年 1 月 27 日，岩下街長終於回應張麗俊，要求在管理證明書通過前，必須先將修繕明細整理清楚。<sup>199</sup>其實是日本街長試圖接管慈濟宮，因為慈濟宮修築的負債太多而卻步，甚至要求張麗俊解決完債務後，再將慈濟宮讓給日本街長。<sup>200</sup>1935 年岩下街長試圖拆除豐原慈濟宮西護厝和稻香殿，張麗俊更不可能將管理慈濟宮的職務讓給他。於是張麗俊到豐原街上找了其他的地方殷紳商量，希望集眾人意見保留慈濟宮，又和前區長廖西東會談，請他出面管理慈濟宮。

1935 年最後決定慈濟宮的管理人爲五人，分別是張麗俊、鄭松筠、廖西東、陳章、廖進平。<sup>201</sup>同年 9 月 11 日有一場熱烈的會議，當天 651 個座位不但坐滿，

<sup>196</sup> 《水竹居主人日記》(八)，頁 102，1929 年 10 月 10 日。

<sup>197</sup> 《水竹居主人日記》(八)，頁 116、127、198-199、200-201、202、204。1929 年 11 月 4 日、22 日。1930 年 4 月 7 日、11 日、12 日、16 日。《水竹居主人日記》(十)，頁 131、135、139，1935 年 11 月 10 日、19 日、25 日。

<sup>198</sup> 岩下街長刁難慈濟宮的後果，就是大家凝聚意見質問他，所要求慈濟宮的信徒代表的根據為何？是以信徒爲基準？還是以區域來看？《水竹居主人日記》(八)，頁 206、208、209、211、218、237-238、241。1930 年 4 月 23 日、28 日、29 日；5 月 3 日、17 日；7 月 2 日、5 日、15 日、16 日。

<sup>199</sup> 《水竹居主人日記》(八)，頁 322，1931 年 1 月 17 日。

<sup>200</sup> 《水竹居主人日記》(九)，頁 206、222、288、306、324。1933 年 2 月 6 日、3 月 14 日；9 月 5 日；10 月 15 日；11 月 16 日。

<sup>201</sup> 《水竹居主人日記》(十)，頁 103、104、105-106，1935 年 9 月 6 日、7 日、8 日。

站的人也很多。有發言權的代表分別為殖民政府當局，以及慈濟宮信徒，主要訴求是要日本官方承認代表慈濟宮的五個管理人，及反對岩下街長改築或拆毀慈濟宮。<sup>202</sup>開會完後，雖然沒有官方證明文件，張麗俊等五人儼然已經自我認定為管理人，並在慈濟宮修築事務所。這五個人中實際處理廟務的，主要還是張麗俊，鄭松筠及廖西東，除了討論日本殖民政府的拆除問題外，就是開信徒總會收集 200 人的印章，最後管理人書類在 1936 年 6 月 11 日發放下來，12 日慈濟宮的西護厝和稻香殿也確定不會拆除。<sup>203</sup>

#### 第四節 修築經費：日治時期慈濟宮修繕會的帳目

自 1917 年慈濟宮修繕以來，修繕會的帳目如同混亂的流水帳，<sup>204</sup>最後即使將帳目公開，募集款項仍不理想，因為這些帳目存在太多問題。<sup>205</sup>這也是修繕委員會無法取信於民眾，募集不到足夠修繕金額的原因。

1931 年慈濟宮修繕即將到一段落，日本殖民政府當局需要慈濟宮的修繕明細，才肯給予官方證明時，張麗俊以及書記林慶通各自整理了收支的明細各種款項的紀錄時，才發現落差相當大，<sup>206</sup>之後張麗俊請另一位修繕成員鄭添喜幫他和

<sup>202</sup> 豐原街郡役所的官員代表有，宗藤郡守、野村庶務課長、澤谷警部、川原巡查部長及彰銀支店長、製麻會社及特務等。代表慈濟宮的信徒有佐藤先生和鄭松筠律師。《水竹居主人日記》(十)，頁 105-106，1935 年 9 月 11 日。

<sup>203</sup> 《水竹居主人日記》(十)，頁 109、109-110、111、113、114、115、118、135、139、140、152、162、167-168、222-223、229、230，1935 年 9 月 17 日、18 日、23 日、28 日、10 月 2 日、3 日、7 日、12 日；11 月 25 日、27 日；12 月 23 日、1936 年 1 月 17 日、26 日；6 月 12 日；7 月 3 日。

<sup>204</sup> 1920 年就被要求公開收支，但並不明確，所以羅安建議將收支明細公開化，這樣比較能夠勸募到寄附金。《水竹居主人日記》(五)，頁 3-7-309、315、316-317，319-329，1920 年 9 月 12 日、21 日；10 月 15 日、21 日、26 日；11 月 24 日。在豐原信用組合的會議上將慈濟宮修繕費用積欠 4,200 餘圓提出討論，大家都認為要將收支明細報告才有辦法收齊。《水竹居主人日記》(七)，頁 142-143，1927 年 1 月 13 日、14 日。

<sup>205</sup> 1923 年，在修繕役員大會就公開一次，筆者推測這份資料是下面章節所提及的《日治時期帳冊》之一，〈1916 年到 1923 年九月末的收支明細〉(附錄)。《水竹居主人日記》(六)，頁 102、105-106、110-117，1923 年 10 月 15 日、22 日、29 日；11 月 1 日、3 日、4 日、6 日、7 日、11 日、12 日、14 日、15 日、16 日、19 日、20 日。甚至出現要將修繕費用加到街庄費用的提議，最後沒有通過。《水竹居主人日記》(七)，頁 145，1927 年 1 月 20 日。

<sup>206</sup> 張麗俊自己在修繕期間所支出的金額有 2000 圓，但林慶通的明細表卻只有 1700 圓。《水竹居

林慶通的明細仔細的比對，發現收支、寄附以及石料部的金額都不符合，<sup>207</sup>張麗俊甚至懷疑他校對的結果，<sup>208</sup>即使他們反覆校對，筆者推測最後帳目還是沒辦法清楚。<sup>209</sup>

由於上述的情況，本文暫不討論精確的修築費用，重要的是慈濟宮修繕經費的明細背後，龐雜的金額以及項目所代表的意義。因為以數字呈現無法看出時間和人事物的變化，所以筆者將這些文獻的數字，以比例圖的方式作分析和研究。本文在帳目方面使用三份文獻資料，包含了《日治時期的帳冊》、昭和年間的《豐原鄉土誌》以及《水竹居主人日記》的記載。這些文獻以互相參照比對的方式呈現，包含了修繕會向日本官方申請的金額，以及日治時期的帳目明細等，配合日記的記載來討論這些帳目中隱藏的複雜意涵。

#### 日治時期的帳目

日治時期的帳冊最重要的價值是，分析歸納出日治時期廟宇修築經費的來源與支出，並層層的剝開修築經費中所牽涉的社會意涵。日本殖民政府雖然對臺灣的廟宇做了許多調查，但是民間廟宇的複雜度，非官方組織可以主導運作。

目前豐原慈濟宮留存下來的帳冊有四份，分為兩種形式，一種是以蘇州碼表示的明細，<sup>210</sup>另一種則是以阿拉伯數字來表示的明細(附錄四)。顯示了慈濟宮的帳目不只一種記帳方式，而是各自作業。以蘇州碼表示的明細，分別是大正十三年(1924)和十五年(1926)的收支情形，表中紀錄的各項金額的總數並無法和所記載的收支、支出等相符(附錄三)。這份資料裡，支出的項目可以簡單的分為工匠和材料的費用。收入的部分除了有豐原七保、殷商等，還透露出贊助者在支付廟宇修築時，有一部分是可以指定贊助金所支付的廟宇構件。

---

主人日記》(八)，頁 375、376。1931 年 5 月 22 日、25 日。

<sup>207</sup> 《水竹居主人日記》(八)，頁 393、394。1931 年 7 月 6 日、8 日。

<sup>208</sup> 張麗俊拿大正七年到九年 (1918 年至 1920 年) 的每日帳簿交給鄭添喜校對。《水竹居主人日記》(八)，頁 394、396、400。1931 年 7 月、12 日、19 日、18 日。

<sup>209</sup> 《水竹居主人日記》(八)，頁 401、402。1931 年 7 月、20、22 日。

<sup>210</sup> 附件十一：大正十三年(1924)慈濟宮修繕會收支表(一)、(二)、大正十五年(1926)慈濟宮修繕會收支表(三)。《水竹居主人日記》(十)，頁 334-335。



慈濟宮修繕帳目明細，以阿拉伯數字表示共有兩份，比較以蘇州碼登記的帳目明細內容更完整。這兩份帳目時間不同，一份是 1916 年到 1923 年九月末，另一份是 1916 年到 1931 年 5 月 15 日。兩份帳冊都以收支、支付、負債和財產四部分作區分，詳細記載個別的細目，在記事和結尾處另外註明未交代的款項。兩份帳目在時間上，重疊於 1916 年到 1922 年，一直延續到 1923 年到 1931 年 5 月 15 日。(附錄四)

因此筆者將兩份帳目整理歸納成〈1916~1931 年 5 月 15 日豐原街慈濟宮修繕帳冊〉(附錄五)。<sup>211</sup>特別要提出來的是，帳冊中出現「寄附金」和「贊助金」的差別，筆者推測「寄附金」的募集限於日本殖民政府規定的範圍和額度，而「贊助金」則沒有限制。<sup>212</sup>

### 殖民政府的干涉

殖民政府在慈濟宮的修築期間，經常要求察看相關的帳冊明細。可是當修繕會募款金額不足，張麗俊希望日本殖民當局幫忙向日本人勸募時，地方政府首長卻置之不理。<sup>213</sup>實際上民間廟宇修築並不是官方能夠實質掌控的地域。<sup>214</sup>因為廟宇修築背後牽涉到的社會層級過於龐雜，影響的因素和範圍太廣，缺乏中心的主導權。即使修繕會的成員是由保甲所組成，但修築過程並不是只有修繕會的保甲，而是各方面的人事都要協調配合。

在修繕過程中，張麗俊時常要應付日本官員的干涉，以查看修繕簿書的格式內容為名刁難，並且表示臺中州社寺課的官員可能會來查閱，故而這些修繕委員

<sup>211</sup> 以下這份資料簡稱《日治時期的帳冊》。

<sup>212</sup> 推測的依據是《水竹居主人日記》在記載募集款項時，包括「區域外贊助金」項目，但是 1916~1931 年間並沒有提及「區域外寄附金」。《水竹居主人日記》(五)，頁 185-186，1918 年 5 月 24 日。

<sup>213</sup> 在三川殿和正殿的彩繪部分，雖然張麗俊和劉沛然訂立了油漆的價錢和日期，但事實上修繕會沒有錢可以支付，所以張麗俊找大澤街長商量，希望他能向製麻會社以及輕鐵會社商量寄附金，但是顯然的大澤嘉十郎街長只是敷衍他而已。之後又委託大澤街長對內地人勸誘寄附金。《水竹居主人日記》(六)，頁 338、346，1925 年 4 月 14 日、30 日。

<sup>214</sup> 張麗俊找大澤街長，要以他之名開修繕大會，大澤街長在開會時表明，自己只空有管理之名，實際處理廟務的是張麗俊。《水竹居主人日記》(七)，頁 124，1926 年 11 月 30 日。

除了募集款項外，還要和政府官員周旋。<sup>215</sup>1925 年臺中州社寺課主任佐伯氏果真到豐原郡役所檢查慈濟宮修繕會的收支簿。<sup>216</sup>1927 年慈濟宮寄附金許可要求延期，因為資料不全被阻，林慶通向張麗俊說明此項申請現在變成警察課的事情，所以相關資料需要其許可，<sup>217</sup>筆者推測最重要的原因，其實是當時農民組合運動牽連到慈濟宮的緣故（圖 20）。<sup>218</sup>

### 官方申請的紀錄

1915 年修繕委員會成立，開始募集寄附金，參與人除了日本官員外，還包括了保甲以及殷商等五十餘人。預估修繕費用為 4500 圓，募款區域則是支廳管內五區<sup>219</sup>加上石岡，但是埧雅、潭仔墘、石崗三區多不臨席，擬定之後向日本總督府提出申請許可，<sup>220</sup>申請後隔年就開始進行募款。<sup>221</sup>

慈濟宮修繕募集區域和金額的比例，依據《日治時期的帳冊》（附錄五：（二）），實際區域超出官方所認可的豐原郡，包括了東勢郡、大屯郡，甚至是新竹州的大湖郡。同樣的，1923 年的日記也記載著，張麗俊藉著街長奧清次的名義召集保甲前往上述各地募款。<sup>222</sup>日記內容和帳冊的百分比，都透露出慈濟宮要在豐原之外的地方募款，是很困難的事情，<sup>223</sup>由此可見廟宇的影響力還是有地域性的限制。

因為修築過程中，工匠的金額和物價不斷的上漲，所以陸續添加申請的款項，三次總額共兩萬四千圓，<sup>224</sup>而且不斷的延期。<sup>225</sup>1927 年 9 月 12 日由方玉榮所提

<sup>215</sup> 《水竹居主人日記》（五），頁 392、394、396、398、399、404、405、456，1921 年 7 月 29 日、31 日；8 月 1 日、4 日、10 日、15 日、27 日、28 日；1922 年 1 月 17 日。

<sup>216</sup> 《水竹居主人日記》（六），頁 393、418，1925 年 8 月 27 日、28 日；11 月 14 日。

<sup>217</sup> 《水竹居主人日記》（七），頁 233，1927 年 7 月 31 日。

<sup>218</sup> 《水竹居主人日記》（七），頁 175-176，1927 年 3 月 22 日。

<sup>219</sup> 支廳管內五區為豐原、潭子、大雅、神岡、內埔。

<sup>220</sup> 《水竹居主人日記》（四），頁 178、184，1915 年 4 月 23 日；5 月 9 日。

<sup>221</sup> 《水竹居主人日記》（四），頁 384，1916 年 9 月 24 日。

<sup>222</sup> 分別是東勢郡一部、大屯郡一部、內埔區一部。《水竹居主人日記》（六），頁 24-25、46-47，1923 年 4 月 11 日；5 月 20 日。

<sup>223</sup> 《水竹居主人日記》（六），頁 49-50、53，1923 年 5 月 29 日，6 月 11 日。

<sup>224</sup> 第一次申請募集金額為 4,500 圓。張麗俊，《水竹居主人日記》（四），頁 178，1915 年 4 月 23 日。第二次申請募集金額為 3,500 圓。張麗俊，《水竹居主人日記》（五），頁 178，1918 年 5 月

出的第四次申請募集款項 3000 圓，當場被其他保甲質疑修繕會的帳目不清楚，有款項被佔用的問題。<sup>226</sup>日記中所記載的款項，對照《日治時期的帳冊》(附錄五：(一))，除了第三次申請金額被拆解為各 8000 圓，最後一次提議申請的 3000 圓也已經通過正在募集中，只是尚未得到官方認可，加上這筆金額修築款項，募集的總額為 27000 圓。

昭和年間的《豐原鄉土誌》中所記載，由張麗俊等三十四位於大正六年(1917 年)開始十幾年間的修築費用共有 4 萬餘圓，<sup>227</sup>和《日治時期的帳冊》支出金額相符(附錄(五)：(五)-2)。若僅以文獻記載的 4 萬餘圓，作為修築慈濟宮的支出費用，修繕會向日本殖民政府申請的金額 27000 圓，僅佔不到 4 分之 3 修築支出費用。殖民政府申請核准的慈濟宮募款區域和金額，對照《日治時期的帳冊》的明細(附錄(五))，就能了解其中的角力情形，官方僅是名義上，實質上並無法直接控管臺灣民間廟宇的事務。

### 帳目背後的秘密：1916 年~1931 年募集情形

日治時期慈濟宮的修築過程中，修繕費用一直以來就是很大的問題，張麗俊更是為了籌措修繕的錢，動員修繕委員，地方保甲、人脈資源，甚至自己貼錢來補這個填不滿的缺口。這個問題必須深入研究《日治時期的帳冊》(附錄五)和《水竹居主人日記》才能逐一探究其真正的原因。而《日治時期的帳冊》有幾個部份無法從數字的羅列來分析其中的變化，還必須轉換作〈比例圖(一)〉(附錄六)，<sup>228</sup>才能夠解釋清楚其中的差異與變化。

第一項〈直條圖〉(附錄六：一)是代表 1916~1931 年 5 月 15 日修繕款項種類的比例。以募集、收入金額和其他物品價值來表示，可以發現募集和收入的比

---

24 日，頁 185-186。第三次申請募集金額為 16,000 圓。《水竹居主人日記》(五)，1920 年 9 月 2 日，頁 304。

<sup>225</sup> 《水竹居主人日記》(七)，頁 169，1927 年 3 月 10 日。

<sup>226</sup> 《水竹居主人日記》(七)，頁 253，1927 年 9 月 12 日。

<sup>227</sup> 豐原公學校編，《豐原鄉土誌》，前引書，頁 55。

<sup>228</sup> 《日治時期的帳冊》的比例圖表以下簡稱〈比例圖〉。

例相等，<sup>229</sup>寄附金和贊助金幾乎各佔一半。除了募集金額之外，信眾也可以寄附神像或是木材、石料或其他廟宇修築中需要的成品，這些物品的價值幾乎等同於修繕現金的一半。

第二項的〈折線圖〉(附錄六：二)，<sup>230</sup>是整理自《日治時期的帳冊》(附錄五：(三))，以三種曲線表示每個年份募集、收入和尚未收齊的金額。<sup>231</sup>〈折線圖〉中 1916~1931 年 5 月 15 日間，募集、收入和尚未收齊的金額一直都存在著落差，也不斷的改變。特別要注意的是，寄附金的募集自 1916 年起 1928 年截止，贊助金額則募集到 1931 年。而尚未收齊的金額並不是到 1931 年就截止，而是到 1936 年修繕完工後都尚未收齊修繕經費，所以本文對〈折線圖〉分析的年份是從 1916 年到 1928 年止。

將〈折線圖〉和《水竹居主人日記》對照著理解，才能將這些數字背後的社會意義彰顯出來。在漫長的修繕過程中，張麗俊時常要面對募款困難的問題，一開始在庄內募款的情況就不是很理想。<sup>232</sup>而對於葫蘆墩街之外的地方，張麗俊和其他人採取的方式，是先到當地的仕紳或區長處拜託，請區內的各保甲協助募集。<sup>233</sup>除了保甲負責募款外，另外透過祭祀公會<sup>234</sup>及舉辦餐會等。<sup>235</sup>對照〈折線圖〉中 1916 年開始的募款情形就不高不低，到了 1920 年募集、收入的款項全部下滑。除此之外，因為地方性的廟宇修築，代表著地方上的經濟狀況，對豐原慈濟宮而言，當豐原地區的稻米歉收，商業不興盛時，要再募集款項來修築廟宇更為困難。

236

張麗俊等人從寄附金募集的金額，來判定地方的繁榮與否。<sup>237</sup>〈折線圖〉中，

<sup>229</sup> 顯然這份資料是有所誤差的，因為從日記的記載可以得知，日治時期慈濟宮修築的募款狀況一直都很不理想，所以這份資料可能是為了交付日本官員而特別計算的結果。

<sup>230</sup> 以下簡稱〈折線圖〉。

<sup>231</sup> 這個金額包含了贊助金和寄附金。

<sup>232</sup> 和張麗俊一起募集寄附金有廖鏡堂、林榮炎和林慶連，《水竹居主人日記》(五)，頁 82，1917 年 8 月 30 日。

<sup>233</sup> 《水竹居主人日記》(五)，頁 213，1918 年 11 月 15 日。

<sup>234</sup> 《水竹居主人日記》(五)，頁 126，1917 年 12 月 14 日。

<sup>235</sup> 《水竹居主人日記》(五)，頁 267，1920 年 1 月 2 日。

<sup>236</sup> 《水竹居主人日記》(五)，頁 302-303，1920 年 8 月 25 日。

<sup>237</sup> 《水竹居主人日記》(五)，頁 347，1921 年 4 月 10 日。

1921 年募集的款項和未收入的款項都是最高的。這代表募集情形看來似乎很熱絡，實際上慈濟宮並沒有收到多少錢，因為大家都在募集餐會上題捐後，不見得認真支付題捐的金額。<sup>238</sup>1921 年之後三種曲線都急速下滑，1922 年募集的款項更是創新低。筆者推測其中原因是修繕會成員林榮炎以及林玉堂侵佔公款的事情，導致大家不信任修繕會。<sup>239</sup>〈折線圖〉中 1923 年募集情形逐漸回升，原因是 1923 年 10 月 24 日三殿的工程結束，慈濟宮在觀音殿舉行了盛大的神像陞座儀式，得到大家的讚美，<sup>240</sup>張麗俊趁著人氣向銀行借錢，<sup>241</sup>也再次召集保甲募集寄附金。

242

〈折線圖〉中實際收入的最高峰是 1926 年，而從 1923 年收入部份就逐漸攀升。張麗俊和修繕會員除了積極募款外，<sup>243</sup>也積極的對外借款。<sup>244</sup>現今還保留著日治時期慈濟宮修繕會向私人借款 1000 圓的借據（附錄七：〈1925 年林成借款〉），<sup>245</sup>5 年後歸還的金額是本金的 86%。而修繕會向豐原信用組合的借款 900 圓，不但不用歸還本金，<sup>246</sup>僅收受的利息也只有約本金的 10%，91 圓。<sup>247</sup>1926 年之後募集、收入逐漸下滑，1928 年的募集和未收齊金額的落差依舊很大。募款成果不佳，仍舊是修繕會帳冊不清、用人不當的原因。<sup>248</sup>即使如此，慈濟宮的

<sup>238</sup> 《水竹居主人日記》(五)，頁 315-316、380，1920 年 1 月 2 日；1921 年 7 月 2 日。《水竹居主人日記》(八)，頁 285，1930 年 10 月 22 日。

<sup>239</sup> 《水竹居主人日記》(六)，頁 68-69、83-84，1923 年 7 月 22 日、9 月 2 日。

<sup>240</sup> 《水竹居主人日記》(六)，頁 106，1923 年 10 月 23 日。

<sup>241</sup> 以林慶連的名義向興產信用組合借的 9 百圓，讓作保的林匏荖以及其他的人頗為憂心。《水竹居主人日記》(六)，頁 95，1923 年 9 月 28 日。

<sup>242</sup> 張麗俊請街長奧清次召開修繕役員大會，為慈濟宮自大正六年(1917)修繕至今大正十二年(1923)的收支簿背書，而且言明豐原慈濟宮要修繕完成，還需要募集 8 千圓，其中 4 千圓要在豐原九保內募集完成。《水竹居主人日記》(六)，頁 102、105-106、110-117，1923 年 10 月 15 日、22 日、29 日；11 月 1 日、3 日、4 日、6 日、7 日、11 日、12 日、14 日、15 日、16 日、19 日、20 日。

<sup>243</sup> 張麗俊只要有機會參與豐原街上在慈濟宮的筵席，都會藉機募集寄附金。《水竹居主人日記》(七)，頁 75，1926 年 8 月 8 日。

<sup>244</sup> 《水竹居主人日記》(六)，頁 351-352、355，1925 年 5 月 19 日、27 日、28 日。

<sup>245</sup> 張麗俊原本是要向別人借款還林成的錢，最後還是只能自己賠。《水竹居主人日記》(八)，頁 143、245、247、250，1929 年 12 月 30 日；1930 年 7 月 27 日；8 月 2 日、11 日。

<sup>246</sup> 《水竹居主人日記》(六)，頁 355，1925 年 5 月 27 日、28 日。

<sup>247</sup> 《水竹居主人日記》(六)，頁 370，1925 年 7 月 2 日；8 月 24 日。

<sup>248</sup> 1927 年豐原街開保正會議，張麗俊代表修繕會要求各保正募集款項時，被如此指責。《水竹居主人日記》(七)，頁 253，1927 年 9 月 12 日、29 日。

修繕依舊持續的進行，這代表著慈濟宮背後仍有其他金錢支助。

### 慈濟宮修繕會的收入、支出與負債

慈濟宮修繕會的收入與支出以圓餅圖(附錄六：三、四)來呈現，各自整理自《日治時期的帳冊》(附錄：(四)、(五))。收入與支出項目相同的是，都分為兩個階段，1916年~1923年9月末，以及1916~1931年5月15日的收入。區分兩段時間的原因是1916年~1923年9月末，代表慈濟宮修築的第一個階段，三殿修築告一個段落。<sup>249</sup>對於工料金的比例，可以分析出慈濟宮修繕工序的前後變化，這部份在下面會另闢章節討論。

#### 收入

慈濟宮修繕會的收入部份，依時間分為兩個圓餅圖(附錄六：三)表示，整理自《日治時期的帳冊》(附錄：(四))。兩份圖表各自代表著1916年~1923年9月末的收入，<sup>250</sup>以及1916年~1931年5月15日的收入。<sup>251</sup>圖表內容收入的來源有贊助金、寄附金、木料販賣的收入、儲金利息及其他，而且寄附金一直都佔慈濟宮修繕收入的一半。然而不同的地方在於，1916年~1923年9月末(附錄六：三-1)中多了木料寄附、修繕會成員46人的捐款，<sup>252</sup>以及五穀王會的贊助。

1916年~1923年9月末，慈濟宮修繕會這段時間的收入中，除了基本的寄附金和贊助金之外，其他的部份佔了25%(附錄六：三-1)。在《日治時期的帳冊》的表格裡，其他部分的金額來源，主要是向銀行的借款以及物品的賒帳金(附錄五：(四))。除此之外，還有修繕會向烏牛欄五穀王會的林慶連募集了3000圓的寄附金，<sup>253</sup>佔了6%。1916年~1931年5月15日(附錄六：三-2)，贊助金的比例

<sup>249</sup> 和上述〈折線圖〉提到在1923年10月23日在觀音殿舉辦的神像陞座式的意義相同，作為三殿修築完工的一個象徵性儀式。以下簡稱爲慈濟宮修繕第一階段。

<sup>250</sup> 以下簡稱圓餅圖(一)。

<sup>251</sup> 以下簡稱圓餅圖(二)。

<sup>252</sup> 除了陳振通外的46人。

<sup>253</sup> 張麗俊和林慶通到烏牛欄找林祚溪，說明其父所管理的五穀王會，捐了3千圓給慈濟宮修繕

提高到 25%，這部份代表著在官方許可的範圍以及方式，寄附金的收入並不理想，不需要官方認可的贊助金比例因而提高。

### 支出與負債

慈濟宮修繕會的支出部份，比例圖(一)分爲 6 個圓餅圖表示(附錄六：四-1~6)，整理自《日治時期的帳冊》(附錄五：(五))。這份圖表因爲缺少了石工料金，背後的原因，討論到慈濟宮修繕的材料，和工匠的轉變的時候會詳細說明。

從〈折線圖〉(附錄六：二)中收入與募集金額的落差，就能夠推測出慈濟宮在 1916 年到 1931 年間一直都是處於負債的情況。<sup>254</sup>慈濟宮第一階段的修繕工程結束，負債的金額高達 8981 圓，到了 1931 年負債的額度爲 7 千餘圓，還是處於負債的情形 (附錄五：(六))。張麗俊面對龐大的負債，不僅是工匠的工金，還包括了積欠各商行的材料費，<sup>255</sup>以及修繕成員預支的寄附金。<sup>256</sup>所以他在慈濟宮修繕的後期不但到處籌錢，也將慈濟宮修好的護室空間租給商賈當做倉庫。<sup>257</sup>這種情形再次的呼應前面所提及的狀況，張麗俊急著選定慈濟宮的管理人，就是要解決龐大的債務問題。

---

西護厝的穀王殿，已經拿出 1 千 8 百圓出來，卻被林榮炎和林玉堂侵占，如今要再繼續修繕，只能將剩餘的 1 千 2 百圓交由林慶通直接付給匠師。《水竹居主人日記》(六)，頁 83-84，1923 年 9 月 2 日。

<sup>254</sup> 林慶通結算慈濟宮修繕費用，欠他人的錢共 4,000 餘圓，而他人欠修繕會共 2,000 餘圓。《水竹居主人日記》(七)，頁 117，1926 年 11 月 15 日。

<sup>255</sup> 廖伍向張麗俊催收工錢的情形，窘迫到最後兩人相對無言。除此之外，張麗俊也忙著籌錢支付修繕會長久以來積欠各商行的材料費。《水竹居主人日記》(八)，頁 328，1931 年 2 月 14 日。

<sup>256</sup> 《水竹居主人日記》(八)，頁 97、114、115、116-117、130、134、186、186-187，1929 年 9 月 15 日；10 月 20 日；11 月 1 日、3 日、5 日、30 日；12 月 10 日；1930 年 3 月 24 日、25 日。

<sup>257</sup> 張麗俊甚至將慈濟宮修好的護厝租給商賈，也開始對長年佔用慈濟宮空間的林慶財收取 1929 到 1931 年的稅金 100 圓、以及向棉布公司陳石練收取稅金 40 圓。《水竹居主人日記》(八)，頁 90、98、100、105、319-320，327，1929 年 8 月 25 日；9 月 18 日、24 日；10 月 8 日；1931 年 1 月 21 日；2 月 10 日。





## 第四章 小建築大設計：1917 年~1936 年張麗俊的主導過程

1917 年~1936 年慈濟宮的修築過程，張麗俊主導的部份是在組織匠師、選擇建築樣式和材料、統整修繕成員的意見等。這段過程並非僅僅是建築架構拆解重組，而是從人到物彼此協調配合而成。這段期間慈濟宮修築工序的進行，是配合著建築物具體的空間做增減的動作，臺灣廟宇建築的傳統樣式，以及空間架構是有廣義的延續性，所以本文依據日記內容，配合平面圖才能夠推測出 1936 年完工後的樣貌(附錄一：圖 1)。

慈濟宮 20 年間進行的修築工序，可以簡單的分為立體空間和平面的裝飾兩部分來討論。這兩部分同樣的牽涉到木匠、石匠、土木匠師和彩繪的合作。立體的部分主要是進行建築構件的拆卸、材料裁切以及重新組合的工作，這些工作的前置作業包括了材料的準備、工匠的選擇，以及廟宇空間規矩尺度的決定等。在此將舖磚、彩繪的工序也放入立體空間的部分，因為立體的空間不僅僅是立面，地面以及木料的維護也是其中一部分，雖然不是會立即影響到整棟建築結構的穩定，但卻也是不可或缺的工序。

日治時期豐原慈濟宮修築過程，平面裝飾的工序最為耗費時間和金錢。例如大殿小木作進行到大殿前的一字亭時，已經花去一個多月的時間尚未完成，在此筆者推測張麗俊對於施工的速度頗有微詞，所以木匠特別說明，刻花的後置修飾工作需要花的工時是雕鑿的三倍。<sup>258</sup>石作部份更是整個工事拖延的主要原因，這部份在下面章節會有詳細的討論。

---

<sup>258</sup> 《水竹居主人日記》(五)，頁 165，1918 年 3 月 28 日。

## 第一節 緩慢的蛻變：豐原慈濟宮的修築工序(一)

廟宇修築中木石磚瓦等材料，其徑寸長短都要因應廟宇的高下深闊，彼此配合。日記中文字化的建築修復紀錄，太過於複雜瑣碎，無法在此詳述。慈濟宮修築過程的磚瓦、木料和工匠在 20 年的日月中，彼此交疊，甚至是互相牽連。所以必須將日記中的文字敘述轉換，變成詳細的圖示 (附錄一：圖 3~8)，每張圖仔細分析，才能逐一的呈現出 1917 年至 1936 年間建築物變化的軌跡。

這段變化過程開始於大正六年(1917)9 月 24 日，張麗俊和土匠廖伍所主持的興工破土儀式，<sup>259</sup>到昭和二十五年(1936)6 月 12 日，張麗俊確定慈濟宮可以永久保存為止。<sup>260</sup>根據日記中開始施工到完工的時間點來編排順序，20 年間分別以 6 份平面圖依時間脈絡來呈現(附錄一：圖 3~8)，

### 慈濟宮修築總工序

慈濟宮開始修築後，張麗俊幾乎每天都到慈濟宮巡視，<sup>261</sup>因此紀錄下將近 20 年的修築工序。首先，這些文獻資料可以依時序配合空間的分佈圖來顯示為兩個階段，呈現慈濟宮 20 年的總工序〈慈濟宮修築工序總圖〉(附錄一：圖 2)。

第一個階段修築，從 1917 年 9 月 24 日興工破土開始，到 1923 年 10 月 24 日觀音殿的神像陞座儀式為止。首先是大殿的修築，接著依序是三川殿、觀音殿，總共進行約 6 年之久。第二階段從 1923 年 11 月 27 日東護厝開始、到 1936 年 6 月 12 日張麗俊確認慈濟宮可以永久保存為止。施工的空間依序是東護厝、漢壽亭、稻香殿、西護厝、四周的磚垣、正殿過水廊的八卦門及石堵，到稻香殿、西護厝外市街改正範圍的界定，總共約 13 餘年。

<sup>259</sup> 《水竹居主人日記》(五)，頁 91，1917 年 9 月 24 日。在慈濟宮興工破土之前，張麗俊等人遵循著傳統的民俗信仰，請風水師訂定日期。〈附件五：修慈濟宮日課〉、〈附件六：修慈濟宮擇日紀錄〉，《水竹居主人日記》(十)，頁 328-329。

<sup>260</sup> 《水竹居主人日記》(十)，頁 222-223，1936 年 6 月 12 日。

<sup>261</sup> 《水竹居主人日記》(五)，頁 108-119，1917 年 11 月份。

每個部分的修築都是從大木作的工序開始，拆解下舊的木造架構後，檢視需要替換和更改的部分，同時石料的雕造也開始進行，當新舊木料都裁切完成時，和石柱一起搭建起來，葺上屋瓦，這些工序基本上是由工匠團隊的頭手帶領進行，等到這個工序告一段落後，才是修手和其他小工的細部作業，木匠部份包括雕飾花草、文字，而土匠也開始堆疊屋脊的剪黏、泥塑等。

當立體空間架構好，最後的工序就是土水匠鋪地上的磚頭和廟宇彩繪，<sup>262</sup>這部分和立體空間搭建的順序不太相同。鋪磚的空間順序，是從稻香殿、漢壽亭的地面開始，接著依序為八卦門廊、三川殿、正殿前天井、拜亭、大殿、前埕。

張麗俊在修築過程中，必定是考量到慈濟宮信眾參拜的動線。慈濟宮中每個空間具有開放和流通性，因此人和神的關係是密切且接近的。當稻香殿、漢壽亭開始鋪地磚時，信徒可以經由八卦門廊外向內參拜，之後八卦門廊在鋪磚時，信徒則可以從正殿員光門通往東西護厝。而慈濟宮的彩繪施工的順序，從觀音殿開始，依序是東西護厝、漢壽亭和稻香殿。至於三川殿和大殿，以及過水廊則是同時由兩位匠師一起進行。這部分在下面章節會進行細部討論。

## 1917 年~1936 年緩慢蛻變

### 第一階段：大殿→三川殿→觀音殿

#### 大殿（附錄一：圖 3~5）

大殿的大木作是最早動工的部份，匠師團隊是由陳應彬帶領的同業 7 人，<sup>263</sup>總工程從 1917 年 9 月 25 日拆卸開始，到 1918 年 2 月 7 日重新組合為止，耗費的時間約 4 個多月，共 409 工，327 圓 20 錢。<sup>264</sup>大木作完成後，就是小木作雕花和修飾的工序，這部分匠師是以小木作匠師邱都父子為主，大殿小木作共花費 107 工，141 圓 60 錢，花費將近 4 個月的時間，從 1918 年 2 月 9 日開始從一字

<sup>262</sup> 日記中提及油漆匠師，就是現代的傳統彩繪匠師。

<sup>263</sup> 《水竹居主人日記》(五)，頁 125，1917 年 12 月 12 日。

<sup>264</sup> 一工 80 錢，409 工等於 327 圓 20 錢。《水竹居主人日記》(五)，頁 145，1918 年 2 月 8 日。

亭的花材雕琢，至同年的 5 月 13 日匠師賴老外要開始刻拜亭為止，才將大殿的小木作完成。<sup>265</sup>

在木作進行的同時，石作和土水匠的工作也開始動工。大殿石作的部份，估計約進行四個多月的時間，從 1917 年 10 月 24 日石料運到慈濟宮後，到 1918 年 3 月 19 日石匠蔣稍和土水匠廖伍一起將林慶生寄附的龍柱立起。<sup>266</sup>而石料備齊後，石匠頭手蔣稍開工一個多月，隨即前往臺北。<sup>267</sup>因此筆者推測石匠頭手僅打粗胚，其他修飾細節的部份就交給其他人，包括描繪龍柱上的鱗爪。<sup>268</sup>張麗俊格外注重文字的書寫，所以石獅和龍柱的姓名書寫是由張麗俊執筆，再請石匠蔣稍鐫上，從日記的記載光是書寫和刻上姓名就花了四天的時間。<sup>269</sup>

#### 1917 年~1918 年大殿木作、土水的工序（附錄一：圖 4~5）

土水匠的工程受到天氣的影響，遇到雨天只能在廟裡堆疊屋脊上的剪黏和泥塑，題材以花木禽獸為主，等到天氣晴朗就開始修築，所以大殿和拜殿的中脊，<sup>270</sup>約略花費兩個多月的時間。

大殿工程中，大木和小木詳細的修築狀況，難能可貴的被日記紀錄下來，我們可以從中了解日治時期修築時施工的過程。依〈大殿工序斷面圖〉(一)、(二)(附錄一：圖 4~5)大木作的部份，首先匠師先拆除大殿的屋蓋，檢查木料的狀況，同時廟方<sup>271</sup>確認楹樑的部分完好，但是桷則全部朽壞，瓜筒也有損壞，同時也損壞了一支大載、大通、大柱、木瓜、花柴等，<sup>272</sup>在拆卸的過程中，發現木料多為白蟻蛀蝕，甚至聖母座以及中殿軒後壁柱都朽壞不堪用，此時木匠將拆卸後尚完

<sup>265</sup> 《水竹居主人日記》(五)，頁 182，1918 年 5 月 10 日。

<sup>266</sup> 《水竹居主人日記》(五)，頁 103、162，1917 年 10 月 24 日；1918 年 3 月 19 日。

<sup>267</sup> 《水竹居主人日記》(五)，頁 120、162，12 月 2 日。

<sup>268</sup> 《水竹居主人日記》(五)，頁 158，1918 年 3 月 6 日。

<sup>269</sup> 《水竹居主人日記》(五)，頁 159、161-162，1918 年 3 月 8 日、15 日、16 日、17 日、18 日。

<sup>270</sup> 《水竹居主人日記》(五)，頁 165、190，1918 年 3 月 28 日；6 月 5 日。

<sup>271</sup> 在此指稱廟方，指的是日治時期張麗俊組織的修繕管理委員會。

<sup>272</sup> 因材料及文獻資料不足，在此筆者暫時推測為瓜筒。

好的木料，挪作別的構件使用，如將前拜亭的大柱移作中宮左右之中樑，<sup>273</sup>因為朽壞的木料比預估的多，所以張麗俊才需要四處走訪，找尋可用的木料。

小木作的工作，也就是刻花，所記載的實際部位和名稱，依據現存慈濟宮的樣貌，難以精確考證。筆者認為大殿結構中，束木以及員光下從一字亭之花柴到拜亭的通、垂，雕飾的題材為戲曲故事，出自唐代小說故事中的「李世民困鎖陽城」、「蘇寶同敗鎖陽城」以及《三國演義》中的「孔明獻西城」。而花鳥的題材，有「金雞茶、牡丹鳳」，以金雞和茶花的搭配，對比鳳凰和牡丹花。<sup>274</sup>而這些題材目前的位置，筆者只能大致推測[A]的位置在一字亭，<sup>275</sup>就是林慶生寄附的龍柱上方木結構，刻花為「孔明獻西城」、「蘇寶同拜鎖陽城」(附錄一：圖 5)，[B]為「金雞茶、牡丹鳳」(附錄一：圖 4)，[C]則是「李世民困鎖陽城」、「孔明獻西城」(附錄一：圖 4)，文字部分，則是 16 字的時令呈現。

### 三川殿 (附錄一：圖 3~8)

1917 年~1936 年間三川殿的建築工事持續進行。首先開始動工是 1918 年 6 月 8 日，陳應彬建議三川簷口升高<sup>276</sup>開始，直到 1933 年 9 月 14 日，石匠蘇清水置入三川殿左片的二十四孝堵<sup>277</sup>完成為止。三川殿因為石匠拖延工序，以及左片石堵無人寄附施作金額的緣故而延長工事，整整耗費 15 年 3 個多月的工程時間，時間冗長且過程複雜，所以本文最後在討論石雕的部份。

三川殿修築工序橫跨兩階段，第一個階段為步口廊的木作、正立面的牆垛以及水車堵。這部份從 1918 年 6 月 8 日陳應彬建議三川簷口升高開始，到 1923 年 10 月 24 日觀音殿神像陞座式為止，共耗費 5 年 4 個多月的時間。

<sup>273</sup> 《水竹居主人日記》(五)，頁 91、125、135、137、138，1917 年 9 月 25 日；12 月 13 日；1918 年 1 月 10 日、16 日、17 日。

<sup>274</sup> 《水竹居主人日記》(五)，頁 145、158、165、182，1918 年 2 月 9 日；3 月 6 日、28 日；5 月 10 日。

<sup>275</sup> 根據日記中提及林慶生石龍柱所立的位置稱一字亭，筆者推測為大殿拜亭的空間。《水竹居主人日記》(五)，頁 162，1918 年 3 月 19 日。

<sup>276</sup> 《水竹居主人日記》(五)，頁 191，1918 年 6 月 8 日。

<sup>277</sup> 《水竹居主人日記》(九)，頁 291，1933 年 9 月 14 日。

1918 年到 1920 年張麗俊官司纏身，所以工程進行狀況沒有詳細的記載，到 1920 年 3 月 16 日張麗俊獲判無罪<sup>278</sup>後，日記中才陸續提及三川殿的工事。比照大殿的施工順序來推測，工程的進行順序相同的是大木作→小木作，石作和土水匠在木作工序進行期間也同時各自進行。1920 年修繕會議上，決議將三川、水車堵交付土水匠廖伍包工，價錢為 370 圓。<sup>279</sup> 土水匠廖伍在市區改正的工事結束後，隨即到慈濟宮拜訪張麗俊，開始水車堵的工作，水車堵人物是先在庫的工地燒煉而成，再裝置上去。<sup>280</sup>(附錄一：圖 3)

慈濟宮的修築過程，三川殿的石雕因為匠師以及募款不足的緣故，成為修築時間拖延最久的部份，從 1917 年 10 月 24 日龍柱、石獅的石料運來，<sup>281</sup>到 1933 年 9 月 14 日石匠蘇清水置入三川殿左片的二十四孝堵為止，<sup>282</sup>花費將近 16 年時間才完成。

第一階段修築的工序，由石堵上的紀年己未年 (附錄十二：(一)、(三))，可以得知這批石雕完成的年份為 1919 年。張麗俊也在 1919 年的日記中提及慈濟宮的龍鳳柱、壁屏堵是劉產九、蔣稍雕造，<sup>283</sup>修飾的工作則延到 1921 年 12 月 11 日石匠加椎司才將三川殿石窗修琢完成。<sup>284</sup>另外一批匠師辛救<sup>285</sup>雕造的時間，是從 1921 年 8 月 13 日<sup>286</sup>到 1921 年的 12 月 23 日，<sup>287</sup>雕造的部份只有三川右片二十四孝堵，而且沒有內文，僅有柱聯字，<sup>288</sup>和鰲頭的八卦門窗的窗框、竹節窗以及觀音殿的人物柱。<sup>289</sup>

<sup>278</sup> 《水竹居主人日記》(五)，頁 277-278，1920 年 3 月 16 日。

<sup>279</sup> 《水竹居主人日記》(五)，頁 319，1920 年 3 月 24 日。

<sup>280</sup> 《水竹居主人日記》(五)，頁 390，393，1921 年 7 月 22 日、30 日。

<sup>281</sup> 《水竹居主人日記》(五)，頁 103，1917 年 10 月 24 日。

<sup>282</sup> 《水竹居主人日記》(九)，頁 291，1933 年 9 月 14 日。

<sup>283</sup> 《水竹居主人日記》(五)，頁 252-253，1919 年 9 月 18 日。

<sup>284</sup> 《水竹居主人日記》(五)，頁 320-323，1920 年 11 月 29 日；12 月 9 日、11 日。

<sup>285</sup> 這部份在討論工匠時會有詳細的說明。

<sup>286</sup> 《水竹居主人日記》(五)，頁 406、426，1921 年 8 月 30 日；9 月 15 日。

<sup>287</sup> 《水竹居主人日記》(五)，頁 428、447，1921 年 10 月 28 日；12 月 23 日。

<sup>288</sup> 《水竹居主人日記》(五)，頁 449，1921 年 12 月 27 日。

<sup>289</sup> 《水竹居主人日記》(五)，頁 264、295、327-328、349、351、352、370、375、390、399、400-405、405、406、412、413-414、416-418、420、422、426、430、433、434、435、436、437、439、440、441、447，1919 年 12 月 15 日；1920 年 7 月 12 日；1921 年 1 月 12 日；4 月 16 日、22 日、23 日、25 日；6 月 15、22 日；7 月 22 日；8 月 14 日、17 日-23 日、24 日、28 日；8 月 29、30

第二階段的修築，則從 1925 年 8 月 1 日豐原街琢瑞昌石店的匠師吳有來雕造十二孝堵碑文開始，到 1933 年 9 月 14 日石匠蘇清水置入三川殿左片的二十四孝堵為止。其間琢瑞昌石店修築、裝置了大殿過水廊的八卦門石堵，而八卦門窗以及右片石堵則是交付給石匠蔣梅水以及曾泮水繼續完成。<sup>290</sup>(附錄一：圖 7、8)

### 觀音殿 (附錄一：圖 3)

觀音殿的修築過程，從 1921 年 4 月 23 日石匠三人開始雕造柱石<sup>291</sup>開始，到觀音殿工程結束的時間點為 1923 年 10 月 24 日，慈濟宮盛大舉行眾神像的陞座儀式，<sup>292</sup>修築時間共費時約 2 年半的時間。顯然這個神像的陞座儀式具有宣告意味，代表慈濟宮修繕工程的一個里程碑，也就是建築主體，大殿、三川殿以及觀音殿的工程已經告一個段落。

觀音殿的工程從 1921 年 4 月 3 日由石匠頭手辛救、修手李宗海、蔣宗榮<sup>293</sup>等人雕造觀音殿石柱開始。而四點金柱的聯文則是石匠蔣未生刻造。<sup>294</sup>這部份沒有提到大木作的進行，但是當工程進行中有替換到立柱時，必定會動到屋頂的結構，因此觀音殿的工程應該是和三川殿的建築工事相疊，1921 年 12 月 29 日修手修飾人物柱是最後的結尾工作。

等到 1923 年觀音殿才又開始施工，從小木作開始，木匠連波修觀音殿舊有的神龕，<sup>295</sup>同時彩繪匠師陳茂雲也加入慈濟宮，從觀音殿開始施工，以包工料的方式記價錢為 200 圓，是同來競爭的陳清德 400 圓的一半。<sup>296</sup>因為在 1917 年動

---

日；9 月 8 日、12 日、13 日、17 日、19 日、21 日、26 日；10 月 3 日、10 日、23 日、28、29 日；11 月 2 日、3 日、11 日、14 日、16 日、19 日、21 日、23 日、29 日；12 月 1 日、3 日、6 日、22 日、23 日。

<sup>290</sup> 《水竹居主人日記》(六)，頁 384、386、423，1925 年 8 月 1 日、7 日；11 月 20 日。《水竹居主人日記》(七)，頁 64，1926 年 7 月 4 日。

<sup>291</sup> 《水竹居主人日記》(五)，頁 351，1921 年 4 月 23 日。

<sup>292</sup> 《水竹居主人日記》(六)，頁 106，1923 年 10 月 23 日。

<sup>293</sup> 《水竹居主人日記》(五)，頁 449、450，1921 年 12 月 27 日、29 日。

<sup>294</sup> 因為在這之前張麗俊在日記中記錄了觀音殿的四點金柱的聯文。因此筆者推測四垂亭的柱子就是四點金柱。《水竹居主人日記》(五)，頁 306、391-392，1920 年 9 月 8 日；1921 年 7 月 24 日-27 日。

<sup>295</sup> 《水竹居主人日記》(六)，頁 106，1923 年 8 月 16 日-18 日。

<sup>296</sup> 《水竹居主人日記》(六)，頁 77、80，1923 年 8 月 9 日、19 日。

工前，觀音殿被豐原公學校當做女子教室，所以牆壁有所損壞，張麗俊趕在神像陞座的儀式之前，請廖伍把牆補好，<sup>297</sup>等一切工事都告一段落後，隨即開始佈置 1923 年 10 月 24 日要舉辦的神像陞座儀式。

## 第二節 豐原慈濟宮的修築工序(二)(1923 年-1936 年)

當慈濟宮修築工事到一個段落後，張麗俊開修繕會議，由書記林慶通向當時街長報告，內容是慈濟宮的修築工事還有東西護厝要進行，<sup>298</sup>並且委託廖伍估計東西護厝的工料費用。據廖伍當時的估計，第二階段預估需要 12000 圓的工料費才可以進行，<sup>299</sup>在此不包含彩繪的費用 2000 圓，<sup>300</sup>和其他費用。

1923 年 11 月 21 日東護室開始施工之前，張麗俊在慈濟宮召開修繕會議，重新訂定匠師的價錢，將廖伍工金 1 圓 30 錢定下來，小工則 70 錢，木匠聘請連波，<sup>301</sup>從這裡對照 1917 年興工動土之前工匠的價錢，大木匠師陳應彬、蔣稍以及廖伍都是一工 80 錢比起來，顯然工匠的價錢在這六年多間調漲幅度頗高。

1923 年~1936 年的第二階段工程順序，東護厝以及漢壽亭的工事は相連的，而西護厝的工事は和稻香殿不可分割(附錄一：圖 6~8)。

**第二階段：東護厝、漢壽亭→稻香殿、西護厝→四周的磚垣→正殿過水廊的八卦門及石堵→稻香殿、西護厝外市街改正範圍的界定。(附錄一：圖 6~8)**

### 東護厝 (附錄一：圖 6~8)

<sup>297</sup> 《水竹居主人日記》(六)，頁 86，1923 年 9 月 8 日。

<sup>298</sup> 《水竹居主人日記》(六)，頁 24-25，1923 年 4 月 11 日。

<sup>299</sup> 廖伍估計工料金要 4000 圓，彩繪和其他項目要 8000 圓。《水竹居主人日記》(六)，頁 58-59。1923 年 6 月 19 日、22 日。

<sup>300</sup> 陳茂雲包造的兩廊彩繪費用為 600 圓，之後和劉沛然包造的彩繪費用為 1800 圓，總共 2400 圓。《水竹居主人日記》(六)，頁 331。1925 年 3 月 26 日。

<sup>301</sup> 《水竹居主人日記》(六)，頁 118，1923 年 11 月 21 日。



東護厝在觀音殿修造完成後，放置其中的神像就可以移回觀音殿。1923 年 11 月 27 日廖伍、媽稞司帶領的團隊從東片護室開始施工，到 1924 年 4 月 14 日土匠造東護厝的石砵為止，共花費了 4 個多月的時間。<sup>302</sup>這段期間張麗俊幾乎每天都到場巡視，東護厝拆卸下來的黃肉木料並無損害，但是舊桷都是用樟木料所以損害較多，瓦損害有三成，牆壁因為被當作學校教室穿空，所以要全部打掉當做臺基，重新再砌。<sup>303</sup>估計好欠缺的材料，張麗俊委請林榮炎到臺中去買杉料、鐵枝、玻璃等件。<sup>304</sup>

1924 年 1 月 3 日慈濟宮東護厝，炊飯場連絡六間屋瓦已經大致上完成。<sup>305</sup>當土匠要接著築造其他間護室時，木匠和土水的工程速度卻無法配合。例如當土水匠將牆壁門窗都砌好的時候，木匠的柱子尚未豎立，土匠柯蟬和數名小工只好停工，留下媽稞和兩名小工造東片護厝尾的磚壁。最後東護厝的土匠工錢結算，大工 250 工，小工 200 工。<sup>306</sup>在修繕經費不足以支付工錢的情況下，張麗俊只好到處籌備寄附金支付土水匠廖伍以及木匠連波。<sup>307</sup>

### 漢壽亭（附錄一：圖 6-8）

1924 年 2 月 2 日漢壽亭以及開山殿的載柱由木匠和土水匠一起搭建，<sup>308</sup>直到 11 月 7 日慈濟宮舉辦中元節活動前都還在鋪磚，<sup>309</sup>所以漢壽亭建造了將近 10 個多月的時間。拜亭是這次修築中重新建造的，從 1924 年 2 月 12 日到 27 日，<sup>310</sup>廳廊的拜亭大木作就花費了半個月的時間。而在這段大木作工程進行時，張麗俊和木匠連波商量想將帝君殿前的木柱換成石柱。<sup>311</sup>當木匠豎立石柱駕木載時，土

<sup>302</sup> 《水竹居主人日記》(六)，頁 184，1924 年 4 月 14 日。

<sup>303</sup> 《水竹居主人日記》(六)，頁 120，1923 年 11 月 27 日、30 日。

<sup>304</sup> 《水竹居主人日記》(六)，頁 122，1923 年 12 月 7 日。

<sup>305</sup> 《水竹居主人日記》(六)，頁 132，1924 年 1 月 3 日。

<sup>306</sup> 《水竹居主人日記》(六)，頁 138、139、142，1924 年 1 月 20 日、23 日、28 日。

<sup>307</sup> 共 220 圓，其中 150 圓是給連波和木材行材料費。《水竹居主人日記》(六)，頁 143、144，1924 年 1 月 31 日；2 月 1 日；2 月 4 日。

<sup>308</sup> 《水竹居主人日記》(六)，頁 143、144，1924 年 2 月 2 日；2 月 3 日。

<sup>309</sup> 《水竹居主人日記》(六)，頁 278、280。1924 年 11 月 1 日、2 日、7 日。

<sup>310</sup> 《水竹居主人日記》(六)，頁 149、155，1924 年 2 月 12 日、27 日。

<sup>311</sup> 《水竹居主人日記》(六)，頁 151-152，1924 年 2 月 19 日。

匠同時也在造脊。<sup>312</sup>其實在這之前，「漢壽亭」以及「稻香殿」的名稱並未出現，筆者推測直到 1930 年 9 月廖伍造八卦門上的卷書匾時，「漢壽亭」、「稻香殿」的名稱才確立。<sup>313</sup>

#### 西護厝、稻香殿（附錄一：圖 6~8）

西護厝在 1924 年 3 月 17 日開始拆卸後，到 7 月 14 日建造好六個隔間為止，<sup>314</sup>施工了將近 4 個月。西護厝原有的舊木料不但小而且多損壞，因此張麗俊和木匠連波等人到羅安的製材會社，買八仙山的檜木 520 餘材，準備要建造五穀王殿和拜亭以及祿位廳的短棟。施工期間木匠連波和林慶泉有所爭執，因為林慶泉找他的女婿來合做西片護厝的窗子而停工。<sup>315</sup>

稻香殿的建造早有預期的，1923 年 9 月 2 日張麗俊就已經到烏牛欄庄找管理五穀王會的林慶金，向他籌措興建五穀王殿的經費 3000 圓。<sup>316</sup>等到開始動工時，卻發現修繕會成員對於興建五穀王殿表現很冷淡，不過工事還是繼續進行。<sup>317</sup>1924 年 5 月 11 日土匠定稻香殿及其拜亭的柱礫，之後木匠鄭平、廖萬豎立木柱和石柱，架好楹桷，等待土匠葺瓦造脊<sup>318</sup>、油漆和鋪磚等，大致施工完成的時間是在 1924 年 11 月 7 日，慈濟宮舉辦中元節活動前後，總共約進行 4 個多月。

稻香殿以及漢壽亭的小木作部份，張麗俊找張相益到慈濟宮商量，討論鑿插角草花柴 18 塊，工金需要 48 圓。張麗俊希望以 40 圓鑿成，8 圓當作寄附金，從 1924 年 5 月 2 日開始到 8 月 6 日結束，約花了三個多月的時間。<sup>319</sup>除此之外張麗俊找了林慶泉、林慶通、林榮炎等商量，想將稻香殿神農皇帝、漢壽亭關聖

<sup>312</sup> 《水竹居主人日記》(六)，頁 153、155，1924 年 2 月 25 日、27 日。

<sup>313</sup> 《水竹居主人日記》(八)，頁 267、274，1930 年 9 月 14 日、23 日。

<sup>314</sup> 《水竹居主人日記》(六)，頁 228，1924 年 7 月 14 日。

<sup>315</sup> 《水竹居主人日記》(六)，頁 172、173、175，1924 年 3 月 17 日、19 日、24 日。

<sup>316</sup> 《水竹居主人日記》(六)，頁 83-84。1923 年 9 月 2 日。

<sup>317</sup> 《水竹居主人日記》(六)，頁 158。1924 年 3 月 6 日。

<sup>318</sup> 《水竹居主人日記》(六)，頁 198、199、203，1924 年 5 月 11 日、5 月 15 日、5 月 24 日。

<sup>319</sup> 《水竹居主人日記》(六)，頁 194、214、221、239，1924 年 5 月 2 日；6 月 16 日；7 月 3 日，8 月 6 日。

帝君中案桌、木裙桌也一起做成，而且張麗俊親自雕刻這些案桌的腳字。<sup>320</sup>

東西護厝、稻香殿以及漢壽亭的工事代表著另一個段落，和觀音殿的完工相同的，也舉行了神農大帝和關聖帝君的鎮座儀式。<sup>321</sup>這些儀式的舉行和修築工序有著直接的關係，這部分在下面章節再詳細說明

### 完工前其他工序

當三殿、東西兩護厝的建築體都大致完成後，從〈慈濟宮修築工序總圖〉(附錄一：圖 2)可知，還有許多工程陸續在進行，包括了鋪磚、彩繪、四周磚垣、後庭、八卦門石堵、左片十二孝堵、管理人事務所等。這種階段性的劃分中，有些工序是連續或交錯重疊的，所以其中的細節不能簡單的一概而論，還是必須仔細的爬梳檢視。

### 鋪磚、彩繪 (附錄一：圖 6-8)

以彩繪、鋪磚的工序來說，第二階段的東西護厝、稻香殿、漢壽亭的工程裡，包含鋪磚和彩繪。而第一階段三殿的工程中，只有觀音殿有彩繪的工序。第三階段的彩繪則包括了正殿和三川殿以及東西護厝第二次彩繪。<sup>322</sup>

1925 年 3 月，由陳茂雲牽線找來石岡庄的劉沛然，和張麗俊商量要彩繪慈濟宮正殿以及三川殿，定工料金 1,800 圓。<sup>323</sup>原本工匠的分工方式是以片來計算，但在張麗俊的堅持下，陳茂雲負責中宮連拜亭，劉沛然負責三川配兩廊(包括門神以及左宮監、右宮女)，1800 圓工料金均分。<sup>324</sup>

三川殿、正殿、兩廊鋪設的是土匠自製的英灰六角形磚，而前埕鋪設的是英灰石板。當林慶通想將三川殿的拜石改成白磁磚的時候，張麗俊極力反對，因為

<sup>320</sup> 《水竹居主人日記》(六)，頁 265、267，1924 年 10 月 5 日、12 日、15 日。

<sup>321</sup> 《水竹居主人日記》(六)，頁 277，1924 年 10 月 31 日。

<sup>322</sup> 《水竹居主人日記》(七)，頁 273、282，1927 年 10 月 23 日；11 月 14 日。

<sup>323</sup> 《水竹居主人日記》(六)，頁 330-331。1925 年 3 月 25 日、26 日、27 日。

<sup>324</sup> 《水竹居主人日記》(六)，頁 349、361-362、406、407、411。1925 年 5 月 9 日；6 月 9 日、10 日、11 日；10 月 11 日，16 日、24 日。

他認為白磁磚不甚雅觀，之後後殿、中殿的地磚、天井和石矸也都陸續完成。<sup>325</sup>土水匠除了鋪磚之外，1925 年和 1926 年間廖伍築造了由林慶泉寄附的金爐<sup>326</sup>和字紙亭。<sup>327</sup>在彩繪施工的同時爲了通風和光線的明亮，土水匠廖伍特地前來開中宮的天窗和殿後壁窗。<sup>328</sup>

#### 四周磚垣、後庭（附錄一：圖 3、7~8）

四周磚垣的築造，意味著慈濟宮的地界範圍，所以在修築過程中，經常和四周的建築物或土地發生問題以及衝突。1925 年建築東、西兩片磚垣時，張麗俊帶著次子張世藩<sup>329</sup>測量牆界，因爲慈濟宮的四周如果要築造方型磚牆，必須侵入學校宿舍建地約長 3、4 尺，寬 0.3 尺，同時也必須向土地管理人陳英杰借土地證明書。<sup>330</sup>同年 9 月 14 日，又遇到松本廁所阻礙慈濟宮東北磚壁的修築。時間拖到 1928 年 3 月 26 日查明，土地幾經轉換後成吳齒科所有。<sup>331</sup>二十年的修築期間，這種土地的轉讓時常發生，在雙方周旋交涉的過程中，不但工程延誤，修繕委員會也時常要籌備大筆金額作爲交涉費用。

1934 年 3 月 7 日慈濟宮的後庭在沒有告知修繕會的情形下，被岩下街長<sup>332</sup>拆除，引起一片譁然，直到 1935 年 3 月 4 日修繕委員會才開會決定，強迫街長至少要將磚垣以及廁所重新建造歸還。<sup>333</sup>由此可知 1925 年 10 月 10 日張麗俊設計的慈濟宮後庭已經不存在，<sup>334</sup>當時他設計好噴水池和假山後，把圖樣交與土匠造

<sup>325</sup> 《水竹居主人日記》(七)，頁 66-76，1926 年 7 月 10 日、14 日、17 日、20 日、27 日、30 日；8 月 1 日、3 日、12 日。前埕英灰石板是 1928 年製作的。《水竹居主人日記》(七)，頁 329、351，1928 年 3 月 11 日；4 月 25 日。

<sup>326</sup> 《水竹居主人日記》(六)，頁 349，1925 年 5 月 10 日。

<sup>327</sup> 《水竹居主人日記》(六)，頁 438、451，1926 年 1 月 5 日；2 月 8 日。

<sup>328</sup> 《水竹居主人日記》(六)，頁 363，1925 年 6 月 13 日。

<sup>329</sup> 次子張世藩是當時臺北州立臺北工業學校土木科畢業，後任職當時的市役所。《水竹居主人日記》(四)，頁 317，1916 年 4 月 3 日。《水竹居主人日記》(六)，頁 156，1924 年 2 月 29 日。

<sup>330</sup> 《水竹居主人日記》(六)，頁 387-388，1925 年 8 月 14 日。

<sup>331</sup> 《水竹居主人日記》(六)，頁 397-398，1925 年 9 月 14 日。《水竹居主人日記》(七)，頁 338，1928 年 3 月 26 日。

<sup>332</sup> 1929 年 2 月上任爲豐原街長。

<sup>333</sup> 《水竹居主人日記》(十)，頁 18，1935 年 3 月 4 日。

<sup>334</sup> 《水竹居主人日記》(六)，頁 406，1925 年 10 月 10 日。

築，同時和當時的大澤街長<sup>335</sup>商量牽引噴水池的水道，甚至裝飾噴水池造景的石頭還特地到水源地去開採，<sup>336</sup>自己親自到後庭種植蘭、桂。當他發現土匠豎立石柱時的深度，是依照書記林慶通的意見時非常憤怒，土匠只好把石塊挖出，重新照張麗俊的指示豎立。<sup>337</sup>最後園枋的橫樑是用鐵猴，也就是起重機架起，鐵門扉由鐵工廠敬獻。<sup>338</sup>

### 八卦門邊石堵、三川壁左片十二孝堵（附錄一：圖 7~8）

#### 八卦門邊石堵（附錄一：圖 7）

1925 年 12 月 25 日張麗俊向豐原街上的管詹留石店，訂定八卦門邊石堵的花樣和價錢 340 圓，到 1926 年 7 月 1 日由石匠和土水匠一起裝入牆壁裡為止。八卦門邊石堵，耗費不到一年的時間，是因為材料和匠師就在豐原街上。而且這段期間張麗俊時常到石店視察書寫於石堵上的文字。由日記可知，八卦門邊石堵的文字是由石匠吳有來雕造，花樣則是詹漢雕造。<sup>339</sup>除了石堵，八卦門上還裝飾著泥塑書卷以及白磁磚。<sup>340</sup>

#### 三川左片的十二孝堵及管理人事務室（附錄一：圖 8）

1933 年 3 月 3 日，豐原羅安的製紙會社表示願意寄附三川左片的十二孝堵，張麗俊交付給林玉堂，最後以 550 圓的價錢和石匠蔣梅水交涉雕造而成。6 月 21 日記載著張麗俊和林玉堂去視察石匠施工狀態，10 月 10 日就石雕裝入三川壁上，

<sup>335</sup> 任職時間：大正 14 年(1925)年~昭和 4 年(1929)2 月。

<sup>336</sup> 《水竹居主人日記》(七)，頁 77、82、83、88，1926 年 8 月 19 日、20 日、28 日、30 日；9 月 4 日、7 日。

<sup>337</sup> 《水竹居主人日記》(七)，頁 386，1928 年 7 月 4 日。

<sup>338</sup> 《水竹居主人日記》(七)，頁 386，1928 年 7 月 4 日；7 月 17 日。

<sup>339</sup> 《水竹居主人日記》(六)，頁 389、391、400、401、402、422、435，1925 年 8 月 17 日、20 日；9 月 24 日、26、30 日；11 月 18 日；12 月 25 日。《水竹居主人日記》(七)，頁 30、41、61、61-62、62、63、64、115，1926 年 4 月 10 日 5 月 11 日；6 月 24 日、25 日、28 日；7 月 1 日、5 日；11 月 11 日。

<sup>340</sup> 1930 年 9 月 14 日到 23 日，土水匠廖伍共花了將近十天的時間，貼好八卦門上的白磁磚堵以及造卷書匾。《水竹居主人日記》(八)，頁 267，1930 年 9 月 14 日。

<sup>341</sup>總共花了不到半年的時間。左片石堵的樣式和右片的十二孝堵相同，張麗俊認為石匠的技術相差不遠可是價錢卻少了 250 圓。三川殿二十四孝堵的價錢，共耗費約 1590 圓。<sup>342</sup>

### 修繕完工（附錄一：圖 1）

大正 6 年(1917)9 月 24 日，張麗俊和土水匠廖伍所主持的慈濟宮興工破土儀式，之後就展開長達 20 年漫長的修築工作，慈濟宮完工的時間點有許多說法，雖然張麗俊題字在自己照片上所寫的完工時間為昭和 3 年(1928 年)，而日記的記載中，的確也在同一年提及要和豐原郡役所一起舉行修繕落成式，但是在各方條件都不能配合下，實際的落成儀式拖延至昭和 25 年(1936)年舉行。<sup>343</sup>對張麗俊來說，慈濟宮修繕落成式已經不再那麼重要，真正重要的事情在於慈濟宮修繕費用的募集，以及日後廟宇的管理問題。<sup>344</sup>

實際上慈濟宮完工的時間點，應該是昭和 25 年(1936)的 6 月 12 日。在前一年(1935)日本殖民政府因為市街改正，<sup>345</sup>原本打算將其西護厝以及稻香殿拆除，甚至是整個建築物移到別處重建。<sup>346</sup>張麗俊在這一年找來土水匠張傳，改建東護厝的一間隔間當慈濟宮管理人的事務所，作為五位管理人討論事務的地方。<sup>347</sup>並且四處奔走，集眾人之力，試圖阻止街長拆遷慈濟宮。

1936 年 6 月 12 日當天，豐原郡役所的測量人員，在張麗俊託人催促下，終於來到慈濟宮西片的市街，將市街改正的界線確立，不會傷及慈濟宮的西護厝以

<sup>341</sup> 《水竹居主人日記》(九)，頁 217、263-264、276、277、284、291、303-304。1933 年 3 月 3 日；6 月 21 日；7 月 31 日；8 月 3 日、5 日、21 日；9 月 14 日；10 月 10 日。

<sup>342</sup> 辛救打造右片十二孝堵的 780 圓。《水竹居主人日記》(五)，頁 401-403，1921 年 8 月 23 日。管詹留石店收尾的 130 圓《水竹居主人日記》(六)，頁 384，1925 年 7 月 31 日。將右片嵌入三川殿牆上的 130 圓工費，以及右片十二孝堵由蔣梅水、曾泮水包工雕造的 550 圓。《水竹居主人日記》(七)，頁 64，1926 年 7 月 5 日。

<sup>343</sup> 《水竹居主人日記》(十)，頁 158-159，1936 年 1 月 9 日；1 月 10 日。

<sup>344</sup> 《水竹居主人日記》(八)，頁 48-49，1929 年 5 月 23 日。

<sup>345</sup> 葫蘆墩第一次市街改正在大正八年(1919)，以上街、下街為中心，第二期市街改正以橫町為中心，在大正十二年(1923 年)實行。這次是第三次市街改正。

<sup>346</sup> 《水竹居主人日記》(十)，頁 65-66，1935 年 6 月 14 日。

<sup>347</sup> 《水竹居主人日記》(十)，頁 114，1935 年 10 月 2 日。

及稻香殿。對張麗俊來說，連他自己都意想不到，慈濟宮可以永久保存，而且管理人的官方認可文件也申請通過。<sup>348</sup>

### 第三節 匠師團隊與材料的在地化

日治時期豐原慈濟宮的修築，探討營造團隊和材料的轉變，首先是在地化趨勢，其次更重要的是日治時期營造技術的發展，才是轉變的主要因素。慈濟宮修築團隊和材料轉變的情形很複雜，存在著許多變因，可是筆者認為從現存的文獻以及慈濟宮的建築物本身，還是可以計算出木作、石作、土水以及油漆的工料金的比例，進而討論日治時期傳統匠師在廟宇修築中位階的變化。

如上述 1917 年~1935 年慈濟宮的修築過程分為兩個階段，在此要討論的是第一階段工程，和總工序的工料金的變化。而討論〈工料金比例圖〉(附錄八)之前，必須先解釋一下這些數據背後的意涵。首先，圓餅圖的比例是根據文獻<sup>349</sup>整理出來資料<sup>350</sup>(附錄八：(一))。原本的帳冊支出中，並沒有石作的工料金，彩繪部份也有問題，所以這兩部份是筆者依據文獻和圖像推測估計出來的價錢。<sup>351</sup>

日治豐原慈濟宮修築耗費二十年的原因，來自於工料金不斷的上漲，以致於募集金額不足以支付工匠的價錢。而實際上這些金額是否都用來支付工料金？這些工料金的價格的上漲代表的意義，以及工匠之間進行工程的順序和位階有了哪

<sup>348</sup> 《水竹居主人日記》(十)，頁 222-223，1936 年 6 月 12 日。

<sup>349</sup> 以《水竹居主人日記》、《日治時期帳冊》，以及〈三川殿步口廊石雕分佈圖〉(附錄十二)、〈十二孝堵右片〉(附錄十一：(一))作為資料。

<sup>350</sup> 圓餅圖中的資料，是來自〈比例圖〉(一)第四項、支出部分，改變的部分是小工的工錢，平均分配於木作和土水的工料金之中。而土水的材料部分是石版、石灰、磚瓦、沙土、磁土和顏料的總和(附錄六：四-1~6)。另外，〈比例圖〉(一)四-3 的圓餅圖中，原本資料的磚瓦價格不清楚，所以這部份有所缺漏(附錄六：四-3)。

<sup>351</sup> 筆者推測的依據是〈原始資料圖片〉(附錄四：(一)-2)的價錢「石琢品及其他木細工物 14330 圓」以及《水竹居主人日記》記載的石工料金額，和〈十二孝堵右片〉(附錄十)中辛救的契約書中的比例，推算出〈三川殿步口廊石雕分佈圖〉(附錄十一)的石雕價錢。而彩繪則是根據《水竹居主人日記》記載的價錢加上原本帳冊支出的作為總額。《水竹居主人日記》(六)，頁 80、331，1923 年 8 月 16 日；1925 年 3 月 26 日、27 日。

些變化等，都可以從〈工料金比例圖〉(附錄八)的變化開始，逐一的解開這段修築背後的歷史。

### 匠師團隊的在地化

《營造法式》或《清代營造則例》裡，都詳細的記載著中國建築發展已久的法度和規則。這些中國傳統建築的資料保留了許多的重要概念，但是我們可以想見在中國各地，尤其是民間的寺廟不一定依照官方所規定的格局建造。況且以民間匠師的傳承方式，在長久的歷史發展中已經形成各種流派，彼此影響又各自發展。修建臺灣寺廟的傳統匠師，早期都是從中國福建一帶渡海來臺。廟宇的修繕常常經年累月，所以有些匠師，如廖伍就在臺灣當地定居並成立了自己的工坊。學者李乾朗很有遠見地保留下傳統民間匠師的珍貴訪談紀錄，也陸續的發表許多相關的研究，然而有關臺灣寺廟匠師團隊的整體脈絡尚待更多資料，進一步有系統的釐清。

豐原慈濟宮修築的工匠團隊，在這二十年的修築過程中來去自如，幸而經由爬梳日記資料，除了呈現出工匠團隊的協調與融合外，更可以從施工過程中，檢視工匠團隊的變化和社會脈絡的關係。尤其是慈濟宮的修築匠師團隊的改變，和修築過程的兩個階段時間點相符，所以同樣分為兩階段來討論，第一階段張麗俊刻意追求當時三大媽祖廟的修築，延聘如前所述的唐山師傅。到了第二階段的修築，木匠、石匠以及彩繪匠師都出現新變化，尤其土水匠廖伍儼然轉變為工匠團隊的主導者。

〈工料金比例圖〉(附錄八：(一)-2)，代表著 1916 年~1937 年豐原慈濟宮修築的各項工料金比例。可見日治中期豐原慈濟宮的修築，花費在土水方面的工料金最高，佔了 40%，其次是石作、木作，工料金花費最少的是彩繪。這個比例突顯了日治中期，土水匠在廟宇修築中地位的提升，筆者推測這個情形，必然是



和殖民政府在臺灣興築了大量的公共建設有關。<sup>352</sup>殖民政府除了官廳建築外，也針對臺灣的市街做了多次的改正。因而臺灣的民宅也大量的翻新重修，其中仿效了當時官廳建築的各種營造技術和裝飾紋樣。<sup>353</sup>

### 土水匠廖伍<sup>354</sup>

張麗俊主導慈濟宮的修築，但並非專業的建築師，所以許多建築細節必須徵求匠師的意見。<sup>355</sup>土水匠廖伍就是張麗俊重要的建築顧問，<sup>356</sup>他不但參與慈濟宮興工破土的儀式<sup>357</sup>，也協調各類匠師之間的運作，<sup>358</sup>以及肩負起修築期間的工程狀況，<sup>359</sup>甚至是被積欠最多工錢的匠師。<sup>360</sup>當時廖伍定居在豐原地區，成為中部重要的建築土水匠，地緣關係就是其中重要的因素。

廖伍的工匠團隊，<sup>361</sup>從屋脊、水車堵的剪黏泥塑的塑造、塹牆造壁、<sup>362</sup>砌窗疊磚、<sup>363</sup>以及貼地磚等都全部包辦，而且定磙立柱也不再是石匠的專長，<sup>364</sup>速度又比其他工匠都還迅速。<sup>365</sup>廖伍在慈濟宮修築過程的重要位置，在第二階段的修

<sup>352</sup> 葉乃齊，《臺灣傳統營造技術的變遷初探：清代至日本殖民時期》（臺北市：國立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博士論文，2002），頁 107-181。

<sup>353</sup> 沈祉杏，《日治時期臺灣住宅發展 1895—1945》（台北：田園城市，2002），頁 7-23。

<sup>354</sup> 廖伍來自泉州府安溪縣，姓名出現在寺廟帳冊中以及霧峰林家墓園的石柱上。據李乾朗先生的推測，台中地區的民居、台中大里吳鸞祈墓園、霧峰林家的景薰樓等都出自廖伍之手。李乾朗，《臺灣傳統建築匠藝八輯》，前引書，頁 125-132。

<sup>355</sup> 張麗俊也試圖和這些匠師們維持友好關係，常邀請大家到家中吃飯。《水竹居主人日記》（五），頁 161、208、306。1918 年 3 月 13 日；1920 年 1 月 9 日；9 月 11 日。

<sup>356</sup> 廖伍和張麗俊會一起討論建築形式。《水竹居主人日記》（六），頁 192，1924 年 4 月 28 日。

<sup>357</sup> 動工之前還偕同張麗俊等人到慈濟宮巡視，這次的巡視必定是討論要改築的地方。《水竹居主人日記》（五），頁 90，1917 年 9 月 22 日。

<sup>358</sup> 因之前辛救和修手蔣未生、蔣得定不合，廖伍顯然的想要居中周旋，所以邀石匠辛救、蔣未生和蔣得定到家裡晚餐。《水竹居主人日記》（五），頁 408，1921 年 9 月 1 日。

<sup>359</sup> 豐原慈濟宮修築期間遇到颱風或下雨，除了張麗俊會特地到廟裡巡視外，廖伍也必須到慈濟宮檢視他所修的中宮殿的土水磚瓦漏水的地方。《水竹居主人日記》（六），頁 203、218，1924 年 5 月 24 日；6 月 27 日。

<sup>360</sup> 《水竹居主人日記》（五），頁 458-459，1922 年 1 月 24 日、25 日、26 日。《水竹居主人日記》（六），頁 61、62、64、65、68-69，1923 年 7 月 1 日、3 日、5 日、13 日、22 日。

<sup>361</sup> 《水竹居主人日記》出現的土水匠師有：媽糶司、柯蟬、蔡文端、鄭波、尤欽亮、廖慶、廖萬、詹德性、張傳。

<sup>362</sup> 《水竹居主人日記》（六），頁 86，1923 年 9 月 8 日。

<sup>363</sup> 《水竹居主人日記》（六），頁 120，1923 年 11 月 27 日、30 日。

<sup>364</sup> 五穀帝王殿的柱磙是土匠定的，木匠鄭平、廖萬豎立木柱和石柱。《水竹居主人日記》（六），頁 198、199，1924 年 5 月 11 日、5 月 15 日。

<sup>365</sup> 木匠和土水的工程速度無法配合，當土水匠將牆壁門窗都砌好的時候，木匠的柱子尚未豎立，

築逐漸凸顯出來，不但設計並估價了東西護厝、稻香殿和漢壽亭的工程，<sup>366</sup>他的工金甚至上漲到 1 圓 30 錢，<sup>367</sup>證明他有設計整體建築的實力。

由於日治時期臺灣的洗石子工法已經很盛行，許多本地匠師都參加過日本殖民政府公共建設下游工程，熟悉泥塑洗石、開模洗石的工法。<sup>368</sup>廖伍的工作團隊之所以逐漸取代其他匠師的地位，來自於他本身除了精於傳統土水、泥塑和剪黏的技法，也會泥塑洗石、開模洗石的工法。<sup>369</sup>所以筆者推測，1936 年慈濟宮的東護厝的石矸、<sup>370</sup>千里眼和順風耳的臺座、<sup>371</sup>字紙亭、<sup>372</sup>金爐<sup>373</sup>和六角地磚等都是使用洗石子工法完成。<sup>374</sup>

日治時期土水匠在廟宇修築過程中，逐漸取代木匠、石匠的地位。因為修築過程中，不見得需要動到大木作。而且日治時期各地寺廟競相築造，知名的木匠和石匠不容易聘請，在施工材料便宜、速度較快的情況下，許多石料構件都可以洗石子的工法呈現。

### 第一階段修築匠師團隊

第一階段的修築匠師，是張麗俊等人觀摩過南北港朝天宮等廟宇，討論過後決定的，匠師群為土水匠廖伍、木匠陳應彬、石匠蔣稍。<sup>375</sup>木匠陳應彬以及土水

---

土匠柯蟬和數名小工只好停工，留媽嫗和兩名小工造東片護厝尾的磚壁，之後結算媽嫗工金為大工 250 工，小工 200 工，工金共 205 元。《水竹居主人日記》(六)，頁 138、139、142，1924 年 1 月 20 日、23 日、28 日。

<sup>366</sup> 大正十二年(1923 年)張麗俊就請土水匠廖伍設計東西護厝和五穀大帝廳，以及關聖帝君廳，並且估計工料金為 4 千圓，油漆和其他花費共 8 千圓就得以完竣。《水竹居主人日記》(六)，頁 58-59，1923 年 6 月 19 日、22 日。

<sup>367</sup> 《水竹居主人日記》(六)，頁 118，1923 年 11 月 21 日。

<sup>368</sup> 葉俊麟，《日治時期洗石子技術之研究》(桃園：中原大學建築所碩士論文，2000)，頁 26-101。

<sup>369</sup> 他也是參與霧峰林家萊園的建築、景薰樓的門樓的匠師之一，所以也很熟悉鋼筋混凝土的建築類型。葉乃齊，《臺灣傳統營造技術的變遷初探：清代至日本殖民時期》，前引書，頁 153。慈濟宮前埕英灰石板，土水匠尤欽亮、廖慶來合製，並鋪造石埕。

<sup>370</sup> 《水竹居主人日記》(六)，頁 184，1924 年 4 月 14 日。

<sup>371</sup> 《水竹居主人日記》(六)，頁 98，1923 年 10 月 7 日。

<sup>372</sup> 《水竹居主人日記》(六)，頁 438、451，1926 年 1 月 5 日；2 月 8 日。

<sup>373</sup> 《水竹居主人日記》(六)，頁 349，1925 年 5 月 10 日。

<sup>374</sup> 《水竹居主人日記》(七)，頁 329、338、340-345，1928 年 3 月 11 日、26 日、29 日；4 月 1 日、8 日-15 日；5 月 6 日。

<sup>375</sup> 《水竹居主人日記》(五)，頁 48-49，1917 年 6 月 1 日、2 日。

廖伍，俱定做工，每工工金 80 錢，包伙食在內。<sup>376</sup>在木作的部分，陳應彬在慈濟宮的修築中，只負責大殿和三川殿的木作裁製、組裝的工程。因為慈濟宮的大木作沒有太大的更動，所以大木匠師執掌尺度的權威僅發揮在三川殿的高度上，而且必須和修繕會成員討論才能進行，<sup>377</sup>實際木作上耗費最多工時的是雕鑿修飾的小木作，匠師群有邱都父子和賴老外。

第一階段的修築，顯然有兩批石匠團隊。首先是三川殿壁屏堵，是由蔣稍和劉產九作對場所雕琢。<sup>378</sup>接著，三川殿內的右片十二孝堵觀音殿龍鳳柱、竹節窗製作則委託以辛救為首的匠師團隊。<sup>379</sup>一開始張麗俊並沒打算大肆翻修慈濟宮，但是因為地方人士願意寄附的都是石料構件，而且張麗俊可能聽聞中港慈裕宮有蔣稍和辛救的對場作，便搭了第一班的火車前往視察，發覺慈裕宮的龍鳳柱、壁屏堵等都比慈濟宮的精巧。顯然地，在視察之後，張麗俊決定石雕委由辛救雕造。

意想不到的，因為辛救遲遲拖延而使工事沒辦法結束，他實際到慈濟宮工作只有兩次，1921 年 8 月 13 日到 1921 年 9 月 15 日，<sup>380</sup>第二次 1921 年 10 月 28 日到 1921 年的 12 月 23 日。<sup>381</sup>辛救實際上在慈濟宮雕造的時間並不長，應該都僅是擔任打粗胚的工作，其他修飾工作則是交給修手去處理。<sup>382</sup>因為匠師團隊的不同，所以修手蔣未生、蔣得定不肯配合辛救，張麗俊只好給他 20 圓到臺北重新聘用適合的修手陳車生和陳細昂。<sup>383</sup>觀音殿的十八羅漢人物柱，則換修手蔣榮

<sup>376</sup> 《水竹居主人日記》(五)，頁 66，1917 年 7 月 26 日。

<sup>377</sup> 《水竹居主人日記》(五)，頁 191，1918 年 6 月 8 日。

<sup>378</sup> 對場作的部分在下一章節會仔細作石雕藝術的比對。

<sup>379</sup> 《水竹居主人日記》(五)，頁 252-253，1919 年 9 月 18 日。

<sup>380</sup> 《水竹居主人日記》(五)，頁 264、295、327-328、349、351、352、370、375、390、399、400-405、405、406、412、413-414、426。1919 年 12 月 15 日；1920 年 7 月 12 日；1921 年 1 月 12 日、13 日；4 月 16 日、22 日、23 日、25 日；6 月 15、22 日；7 月 22 日；8 月 14 日、17 日-23 日、24 日、28 日；8 月 29、30 日；9 月 8 日、12 日、13 日、15 日。

<sup>381</sup> 《水竹居主人日記》(五)，頁 416-418、420、422、426、430、433、434、435、436、437、439、440、441、447，1921 年 9 月 17 日、19 日、21 日、26 日；10 月 3 日、10 日、23 日、28、29 日；11 月 2 日、3 日、11 日、14 日、16 日、19 日、21 日、23 日、29 日；12 月 1 日、3 日、6 日、22 日、23 日。

<sup>382</sup> 最後是修手李紅九留下來琢造十二孝堵的柱聯字。《水竹居主人日記》(五)，頁 449，1921 年 12 月 27 日。

<sup>383</sup> 《水竹居主人日記》(五)，頁 264、295、327-328、349、351、352、370、375、390、399、400-405。1919 年 12 月 15 日；1920 年 7 月 12 日；1921 年 1 月 12 日、13 日；4 月 16 日、22 日、23 日、25 日。6 月 15、22 日；7 月 22 日；8 月 14 日、17 日-23 日、24 日、28 日。

宗以及李金海來修飾。<sup>384</sup>辛救團隊雕造的石雕有三川殿右片二十四孝堵、竹節窗、觀音殿人物柱，而且工程尚未完成，也尚未裝入三川殿內。

## 第二階段修築的匠師團隊

土水匠廖伍工金調漲為 1 圓 30 錢，小工則 70 錢，木匠聘請連波。木匠連波出現在第一階段工程的收尾時候，當時他主要負責修補觀音殿的舊神龕，<sup>385</sup>第二階段開始動工後，他成為主要參與修築的木匠，搭建漢壽亭、稻香殿以及東西護厝的屋架，並且鑿造案棹、木裙棹。<sup>386</sup>其它鑿花的木匠有張相益<sup>387</sup>以及開炎司。<sup>388</sup>第二階段的彩繪是由陳茂雲牽線，介紹石岡庄的劉沛然。<sup>389</sup>

雖然第一階段修築中，木匠和土水匠是一樣的價格，但是論工時，則是土水匠的部份佔的比較重(附錄六：四-5)，第二階段動工時，土水匠廖伍的工金更被調高了 50 錢。若以工料金的比例來分析(附錄八：一-2)，也是土水匠的比例最高，石作和木作的比例相差不遠，最後才是彩繪的部份。而且在 1917 年到 1936 年慈濟宮的修築過程中，廖伍所帶領的土水匠團隊都沒有變動過。

第二階段的石雕部份也有兩批匠師，1921 年辛救北上後，顯然張麗俊數次前往尋找和發信給他也都沒有下文。<sup>390</sup>所以最後張麗俊將石雕，包括辛救未完成的部份，以及大殿過水廊的八卦門石堵、修繕紀念碑等都交給豐原街上的琢瑞昌石店負責，<sup>391</sup>石雕上的文字則由張麗俊、林慶通、王學潛等人書寫，<sup>392</sup>主要雕造

<sup>384</sup> 《水竹居主人日記》(五)，頁 449、450，1921 年 12 月 27 日、29 日。

<sup>385</sup> 《水竹居主人日記》(六)，頁 80，1923 年 8 月 16 日-18 日。

<sup>386</sup> 文字部分是張麗俊雕鑿。《水竹居主人日記》(六)，頁 265、267，1924 年 10 月 5 日、12 日、15 日。

<sup>387</sup> 五穀王殿、帝君殿的插角草花材 18 塊，和張麗俊相商鑿龕口七堵眉之花木。《水竹居主人日記》(六)，頁 194、214、239，1924 年 5 月 2 日，6 月 16 日，8 月 6 日。

<sup>388</sup> 文武殿之花工。《水竹居主人日記》(六)，頁 284，1924 年 11 月 19 日。

<sup>389</sup> 《水竹居主人日記》(六)，頁 330-331、349、361-362、406、407、411。1925 年 3 月 25 日、26 日、27 日；5 月 9 日；6 月 9 日、10 日、11 日；10 月 11 日，16 日、24 日。東西護室又油漆一次，陳明雲侵占了工金，向張麗俊要求再補油料和伙食。《水竹居主人日記》(七)，頁 273、282，1927 年 10 月 23 日；11 月 14 日。

<sup>390</sup> 《水竹居主人日記》(六)，頁 279-281、366。1924 年 11 月 6 日、11 月 8 日；1925 年 6 月 21 日。

<sup>391</sup> 林慶通和石匠傅枝約定，使得管詹留和傅枝競相雕造稻香殿、漢壽亭的八卦門邊石堵，張麗俊從中周旋的結果，只好先後付了傅枝 20 圓解決此事，因為張麗俊還是想用管詹留，並且和他

文字的匠師是吳有來，<sup>393</sup>雕刻八卦門邊的石堵花草的是詹漢。

## 建築材料的在地化

日治時期慈濟宮的修築，按照材料的種類區分工料處理，並不是完全採用點工的形式。<sup>394</sup>日治時期慈濟宮的修築，由廟方準備的材料占工金的一半，主要有木料、磚瓦、<sup>395</sup>石板、石灰、顏料和沙土（附錄六：四-3、4）。<sup>396</sup>由日記的修築紀錄，可以知道石作、彩繪、水車堵的部份是以包工料的方式處理。

慈濟宮第一階段修築的材料運用比例（附錄六：四-3），<sup>397</sup>以木料 91% 最高，石作寄附<sup>398</sup>只有 4%。廟宇修繕過程中都會有大量木料的需求，因為臺灣建築物木料的損害除了潮濕的氣候因素外，就是白蟻的問題。<sup>399</sup>當時日本殖民政府對臺灣山林有計畫的開採，八仙山就是其中之一。<sup>400</sup>慈濟宮的修繕會在準備木料時，就已經開始有圖利的事件，修繕會一開始準備的木料，被告知需從大甲溪裡選取八仙山水流木<sup>401</sup>4800 材，以每材<sup>402</sup>價金 10 錢，共 480 圓，向區長廖西東購買，

---

討論八卦門邊的樣式。《水竹居主人日記》（六），頁 389-391。1925 年 8 月 17 日、18 日、19 日、20 日。《水竹居主人日記》（七），頁 349，1928 年 4 月 17 日。

<sup>392</sup> 由張麗俊書寫寄附者，稻香殿的地方則讓林慶通以隸書撰寫慈濟宮修繕略記。《水竹居主人日記》（六），頁 400-403、422，1925 年 9 月 24 日、26 日、30 日；10 月 3 日；11 月 18 日。

<sup>393</sup> 匠師吳有來琢磨豐原慈濟宮十二孝堵的碑文，共 204 字，工料金 130 圓。《水竹居主人日記》（六），頁 383-386。1925 年 7 月 31 日；8 月 1 日、5 日、7 日。

<sup>394</sup> 筆者認為在書中所撰述的點工方式，有材料的限制，不能等同視之。點工就是廟方準備材料，由匠師施工。李乾朗，《臺灣傳統建築匠藝八輯》，前引書，頁 68。

<sup>395</sup> 張麗俊偕同林慶連以及林榮炎一起和磚瓦製造人鄭化、林森將磚瓦價格定下來。《水竹居主人日記》（五），頁 102-103，1917 年 10 月 23 日。

<sup>396</sup> 在此材料種類整理自（附錄五：（五）1、2），下面的章節會解釋由來。

<sup>397</sup> 磚瓦的部份，因為原始檔案（附錄四：（一）-4）不清楚的緣故，並不代表這段期間沒有磚瓦費用的支出。

<sup>398</sup> 石料大部分都是寄附，意指贊助者只是支付金錢，由匠師包工料將成品完成。

<sup>399</sup> 林仁政，《臺灣傳統建築木構材之天候劣化調查與分析》（臺中：國立中興大學森林學系博士論文，2003），頁 1-8。

<sup>400</sup> 內外經濟調查會編，〈官營山林斫伐事業〉，《拓殖總覽：拓務大臣松田源治閣下序統計圖表》（東京府：拓務大臣官房文書課，1930）。

<sup>401</sup> 在此水流木的確是八仙山砍伐後沖到大甲溪的木料，所以價錢上才能以 10 錢計算，當時八仙山的木材價錢，平均一材約五圓，是水流木價錢的 50 倍，而豐原營林所的黑油杉一材更是 75 圓。資料來自於〈圖表對照統計〉，《拓殖總覽：拓務大臣松田源治閣下序統計圖表》，前引書；《豐原鄉土誌》，前引書，頁 163。

<sup>402</sup> 日治時期材積計算有分為民間和政府機關，又有區分為台尺和公尺，而且樹種、立木和圓木等計算方式不同，本文無法確認日記中的計算方式為何。木材的材積計算方式一材等於 10 立方公尺。臺灣總督府林業試驗所，《臺灣總督府林業試驗所彙報》（臺北市：臺灣總督府林業試驗所，

而且剩餘的材料再以更高的價錢賣給林草。<sup>403</sup>

除了杉材外，張麗俊等人也購買了肖楠共 74 支 7 百餘材，桷料 7 百餘材。<sup>404</sup>所以筆者推測，慈濟宮修築第一階段主要替換的棟柱材料以肖楠木為主，瓜筒主要的材料是櫟木，俗稱雞油木，<sup>405</sup>也是日治時期臺灣中部地方仕紳愛用的建材之一。<sup>406</sup>由此可知，第一階段在三川、大殿以及觀音殿所使用的木料，主要有杉木、肖楠、櫟木和龍眼木。<sup>407</sup>第二階段要開始建造五穀王殿和拜亭，以及祿位廳短棟時，張麗俊和木匠連波等人，則是向羅安製材會社購買八仙山的檜木 520 餘材，<sup>408</sup>而其他材料則到臺中市區購買。<sup>409</sup>

由此可知，當時廟宇修築的材料來源大多以本地的木料為主，取得方式有向營林所、製材會社訂製、僅少數向私人購買，<sup>410</sup>在選擇的時候也不得不考慮到價格的問題，<sup>411</sup>而且經常在點交木料的時候，出現價格相差或數量不符合的情形。<sup>412</sup>除了木料，石料也是從臺灣山林裡開採而來，在慈濟宮修築過程中，辛救就曾經要求張麗俊等人負擔開採石料的費用。<sup>413</sup>

廟宇建築中傳統空間的具體表現是很難改變的，而且在張麗俊主導下的慈濟

---

1940)，頁 8-10。李守藩，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灣之製材〉，《臺灣之木材問題》（臺北市：臺灣銀行，1967），頁 65、84-85。

<sup>403</sup> 身為慈濟宮修繕顧問，同時也是葫蘆墩區長的廖西東，建議張麗俊慈濟宮修繕所需木料可由八仙山水流木中選取，而剩餘的杉材轉賣林草，價錢上多了三錢五厘。《水竹居主人日記》（五），頁 48、55、85、100、101、126，1917 年 5 月 31 日；6 月 19 日；9 月 8 日；10 月 18 日；12 月 15 日。

<sup>404</sup> 張麗俊和林慶扁搭乘當時的輕便車到土牛材木會社，再前往罩蘭役場，向區長詹潘昌問買此料，之後簽定採木料的約書 74 枝 2088 材，共 353 圓 73 錢。後又向劉萬點四寸角黃肉桷 43 本，7 百餘材，以及廖結定買黃肉木料 4 百餘材。《水竹居主人日記》（五），頁 91、92、95、96、112、113，1917 年 9 月 26 日、27 日；10 月 4、5 日；11 月 14 日、15 日。

<sup>405</sup> 由於林榮炎、陳紅九和林員的糾紛，慈濟宮的瓜筒變成陳紅九寄附，修繕會出的價錢只有 50 圓。《水竹居主人日記》（五），頁 98、100，1917 年 10 月 13 日、16 日。

<sup>406</sup> 臺灣總督府中央研究所林業部編，《中央研究所林業部報告》（臺北：臺灣總督府中央研究所林業部，1922），頁 92、105。

<sup>407</sup> 張麗俊後來拿樟枋三塊以及 10 圓 27 錢，向林錦、郭連買兩株龍眼樹。《水竹居主人日記》（五），頁 99，1917 年 10 月 15 日。

<sup>408</sup> 《水竹居主人日記》（六），頁 158，1924 年 3 月 7 日。

<sup>409</sup> 《水竹居主人日記》（六），頁 122，1923 年 12 月 7 日。

<sup>410</sup> 《水竹居主人日記》（五），頁 163、213，1918 年 3 月 22 日；11 月 16 日。

<sup>411</sup> 《水竹居主人日記》（五），頁 108、142，1917 年 11 月 2 日；1918 年 1 月 29 日。

<sup>412</sup> 《水竹居主人日記》（五），頁 112-114，1917 年 11 月 14 日-11 月 17 日。

<sup>413</sup> 《水竹居主人日記》（五），頁 327，1921 年 1 月 13 日。

宮，更是爲了要做傳統文化的表徵而修築，所以在第一階段的修築的工料金，主體建築的部份，木作還是佔了 70%，土水僅僅佔 14%（附錄八：(一)-1），同時在修築過程中表現的藝術形式還是以傳統的泥塑剪黏爲主。不過到了第二階段開始時，便抵擋不了日治時期洗石子工法和白磁磚的影響，<sup>414</sup>採用開模洗石來印製地磚，八卦門上貼了白磁磚。筆者推測這點應該來自於張麗俊對書記林慶通的妥協，白磁磚對張麗俊來說是「不甚雅觀」，他在修築過程中最憤怒的事情，就是書記林慶通令工匠將三川殿的拜石改成白磁磚。

建築材料以及匠師的地域性，代表著日治時期地方廟宇修築有一定的限制，這種情形除了修築經費的因素外，還代表著日治初期來台建廟的唐山匠師逐漸定居在臺灣各地，或就地發展自己的匠師團隊。如廖伍不但定居豐原，更成爲日治時期中部地區重要的土水匠師。除此之外，營造技術變遷所導致的土水材料價格的大眾化，以及施工的速度也是無法抗拒的時代因素。即使如此，由上述可知，張麗俊仍堅持三川、大殿、後殿主體架構的細節使用傳統樣式，但兩廊和前埕的六角英灰磚、八卦門上的白磁磚等新式材料，代表了張麗俊對當時的時代風氣，以及其他修築成員的妥協。

#### 第四節 再創傳統：豐原慈濟宮的建築藝術

日治時期的廟宇修築風潮盛行，從上述三大媽祖廟的修築開始，修築完工後的廟貌壯麗、市街繁榮的景況，讓臺灣各地其他廟宇也紛紛的跟進。豐原慈濟宮的修繕總理張麗俊在觀光旅遊途中，時常留心於臺灣各地廟宇的修築狀況。

<sup>415</sup>1931 年張麗俊搭乘火車前往桃園觀光時，參觀並打聽景福宮的修築情形，<sup>416</sup>他

<sup>414</sup> 葉乃齊，《臺灣傳統營造技術的變遷初探：清代至日本殖民時期》，前引書，頁 154-161。

<sup>415</sup> 張麗俊和張清漣到台北國興街找辛救訂定二十四孝堵，交給他石料金 70 圓之後，辛救帶他們去大龍峒保安宮和圓山的劍潭寺，兩處皆在動工修築，張麗俊形容保安宮廟貌巍峨高敞，工事華麗壯觀。《水竹居主人日記》（五），1919 年 12 月 15 日，頁 264。張麗俊到鹿港龍山寺，感嘆建

感嘆因為經濟情況不好，所以即使桃園景福宮已經耗費 6、7 萬圓修築，工事也僅完成三分之二，比起慈濟宮的修築情況更為艱難。

雖然張麗俊本身並非建築師，但是對於建築物的外觀、形式和技法等都很留心注意。如民居的部份，1916 年豐原街的市街改正擴三丈，大家紛紛修築自宅，他注意到這些民居幾乎都用灰磚修造。同年臺北總督府修造竣工儀式，和勸業共進會一起舉辦，張麗俊以豐原地區的保甲身分北上參加這個慶典，並且在日記裡仔細的記載著這次官方使用的建築經費和材料。<sup>417</sup>因此張麗俊面對慈濟宮的修築，是步步為營，踏實地了解參與修築的各個層面，才能夠修築完工。

### 豐原慈濟宮的空間結構

建築是技術、材料、空間等多元的因素構成，可以從形式、功能、意義等角度切入研究。建築複雜的語彙，在傳統民間廟宇中，通常以約定俗成的空間形式語言來定義，簡單的說就是以傳統的圖像符號區分個別空間的差異性，因此界定民間宗教的人神分界、位階和倫理尊卑等。

點、線、面是造型的基本元素，其中點是所有造型的基本起源，在建築的範疇內，空間中的立柱就是點的投射。<sup>418</sup>傳統建築中兩柱構成間，間的排列有尊卑

---

築物年久失修，有荒涼之感。又到鹿港天后宮進香，也去辜顯榮的洋樓遊玩。《水竹居主人日記》(六)，1924 年 4 月 20 日，頁 187。因為廖伍包造南瑤宮屋脊的土水細工，所以張麗俊跟他一起坐車，談論到李崇禮所主導的洋式宮殿，認為不是永久供神之貌。但是聖母會林全周倡導的四垂大殿，也因為磚壁上下層沒有疊好的關係，是一大缺點。《水竹居主人日記》(六)，1924 年 4 月 28 日，頁 192。張麗俊讚美萬華遊觀龍山寺，其高大、堅壯、華麗三絕，可謂曠全島有一無二，高大者何？規模之宏敞也，堅壯者何？磚石之營造也，華麗者何？雕琢之工巧也，土木丹青各盡其技，磚瓦木石各極其精，洵以言語形容者。《水竹居主人日記》(六)，1924 年 11 月 6 日，頁 280。

<sup>416</sup> 〈桃園協議修廟〉，《臺灣日日新報》，1923.6.26〔漢 6〕

<sup>417</sup> 民居的部份，張麗俊到張阿海家觀看重建屋宇。《水竹居主人日記》(四)，頁 317-318。1916 年 4 月 6 日。豐原街市街改正，擴三丈，大家紛紛改築自宅，用灰磚修造。《水竹居主人日記》(五)，頁 330，1921 年 2 月 7 日。公共建設的部份，如台北總督府的建築竣工和勸業共進會一起舉辦，張麗俊所屬下南坑保正，必須選出代表三人去參加，張麗俊首先指出建築費 250 萬圓，然後注意到建築的材料牆壁只用磚石，地蓋俱用英灰鐵片造就，接著討論建築功能基礎之鞏固、最後才開始論及建築的外貌規模之宏敞、形勢之高超、構造之精巧，是臺灣目前沒有蓋過的建築。《水竹居主人日記》(四)，頁 318、321-325，1916 年 4 月 8 日、16 日。

<sup>418</sup> Francis D. K. Ching, 楊明華譯，《建築：造型、空間與秩序》(臺北：茂榮圖書，1992)，頁 18-21。



的區隔，廟宇空間以神為中心點向外擴及，分為明間、次間、稍間和盡間。<sup>419</sup> 1936年完工慈濟宮的空間格局，對照現今的豐原慈濟宮，可以發覺空間的變動不大(附錄一：圖 1、圖 16)。<sup>420</sup> 立柱是建築的重要元素，廟宇修築過程必定會留下柱列更動的痕跡。慈濟宮的立柱排列，清楚地顯示空間結構的改變(附錄九)。目前三殿的立柱，依據柱身上面的題記，比對《水竹居主人日記》的記載，除了大殿四點金柱的年代無法判斷外(附錄九：(二)H、I)，其餘大致上都保留當時的樣貌。<sup>421</sup>

豐原慈濟宮的列柱形式具有清楚的空間位階，建築主體最重要的位置是三川殿正立面和正殿，所以各安排了一對龍柱。次位則是觀音殿，所以放置的是花鳥人物柱。除此之外，三川殿內的一對花鳥柱，代表著當地經濟的富裕。豐原慈濟宮內的楹聯柱林立，如同掛滿了書法對聯。這些楹聯柱中，圓柱所代表的空間位階高於方柱，所以三川殿、大殿和後殿的四點金柱就是圓柱，而過水廊和兩軒亭的立柱則以方柱呈現。

三川殿正立面的石堵樣式，筆者認為是固定的傳統母題，依照價錢的不同呈

<sup>419</sup> 李乾朗，《臺灣古建築圖解事典》(臺北：遠流出版，2004)，頁 61-62。

<sup>420</sup> 豐原慈濟宮現址為台中縣豐原市中正路 179 號。現今慈濟宮座北朝南，為三殿兩廂的格局。從正立面來看，三川殿的屋簷為歇山式，兩翼護龍的屋脊縮入，正殿是由中宮和拜殿相連接。中軸線上由前至後包括三川殿、正殿(媽祖殿)及後殿(觀音殿)，三殿之間以員光門互通。在正殿前丹墀左右，則是開了八卦洞門分別通往兩軒亭，奉祀關聖帝君的漢壽亭，和奉祀神農大帝的稻香亭；左右兩廂房除了供奉各神祇外，左廂房也設置了廟宇管理委員會的辦公室。後殿通過員光門延伸兩廳廊，這部份據筆者推測 1936 年完工的慈濟宮，尚未建造這部份，分別是三山國王殿以及註生娘娘殿，兩殿以八卦門洞敞開面對天井。

<sup>421</sup> 三川殿前步口廊正立面的一對龍柱 A，分別由豐原製麻會社，和慈濟宮修繕總理張麗俊，以及葫蘆墩區長廖乾三所捐贈，題記為戊午年，也就是大正七年(1918)。大殿一對由林慶生所捐贈的龍柱 F 的題記也是戊午年。因此大殿和三川殿前步口廊，是整棟建築物中最早開始動工的部分(附錄九：(二)A、F)。三川殿則是在大正八年(1919)動工。依據的是三川殿內的花鳥柱 C 的年代題記，即己未年，也就是大正八年(1919)，除此之外，還可以根據街名來判斷建築空間的年代，楹聯柱 B、前過水廊兩對方柱 D、E 是在大正八年(1919)搭建(附錄九：(二)B、D、E)。觀音殿的人物柱、楹聯柱雕造時間都是大正十一年(1922)(附錄九：M、N、O、P)。筆者推測，因為辛救在張麗俊催促下，才到慈濟宮將人物柱雕造完成，所以觀音殿的人物柱雕琢得相當粗糙，石雕稜角的修飾不夠圓潤，而且共同捐獻的人是鑣子坑林氏家族的慶字輩，有勉強集資出來捐獻的意味。之前已經提及 1924 年 10 月 24 日的觀音殿神像陞座儀式中，除了宣告慈濟宮修繕工程告一段落，更重要的是為了募集接下來的建築經費，楹聯柱的聯文清楚的說明這點：「我輩司修經年方造觀音殿，君曹寄附暇來遊媽祖宮。」現今漢壽亭和稻香殿的楹聯柱，部分是 1921 年張麗俊所撰寫的，分別是稻香殿：「位繼三皇治黎庶，功昭五帝活蒼生」、「南畝春深耕帝籍，西疇秋熟報神恩」、「在昔膏粱成玉粒，於今黍稷薦馨香」；漢壽亭：「豐原郡上供神聖，慈濟宮中祀帝君」。筆者認為這兩軒堂，也是在日治中期留存下來的空間結構，部分修改的痕跡，顯示在稻香殿拜殿方柱的方向，推測可能 1936 年後重修時錯置，畢竟整間慈濟宮的列柱聯文字都是對著信眾的方向，而不是對著列位諸神(附錄九：(一)、(三)1)。

現出雕刻技巧的華麗與簡樸。大門部份是大正八年(1919)完成，由蔣稍和劉產九所雕，具有對場作的意味(附錄十二：(一)~(三))。<sup>422</sup> 龍虎邊的門堵是爲了襯托和裝飾楹聯柱而存在。<sup>423</sup> 正殿兩邊的門豎，通常都以磚砌表示，但在慈濟宮仍然以石雕表現，<sup>424</sup>印證了張麗俊在日記中提到的，豐原街上的人只願意寄附石雕(附錄十二：(一)I~K)，筆者認爲豐原街上的人捐贈石雕成品，不但能夠在三川殿正立面確立本身實際視覺的貢獻，更是因爲石雕不易替換，能夠讓自己的名字流傳後世。如同龍虎對看堵一對封柱聯文：「建築丕基並東瀛發蹟，重修遠計其北港爭光」(附錄十二：(四)1-1、(五)1-2)，宣告著慈濟宮修築的野心。<sup>425</sup>

廟宇藝術簡單的分爲屋頂、牆面和地面，屋頂的架構是以木作、泥塑和彩繪爲主，牆面的表現有石雕、壁畫和水車堵的泥塑人物等，地面則是以磚石來呈現。<sup>426</sup>對於進入廟宇的人，或許眼前所注意到的是立面上的裝飾紋樣，而忽略腳下所踩的地面，事實上，鋪面的材料、質感以及形制尺寸等都影響到整體建築的呈現。對豐原慈濟宮而言也是如此，由前述可知，張麗俊在慈濟宮修築過程中，對選材

<sup>422</sup> 以柱列構成的間來區分，大門的壁堵由頂堵、身堵、腰堵、裙堵(附錄十二：(一)A~D)以及櫃檯腳成對構成。頂堵 A1、A2 以人物圖像拉開故事的序曲。重點在身堵的人物故事「封神榜」，B1、B2 以透雕、高浮雕的技巧呈現內枝外葉的人物圖像，並且以華麗的花草屈矩線框住。故事主題各以三組人馬，由上而下連貫成一氣，藉由旗幟、兵器的方向來指示故事發生的序列，顯然的 B1 的三組人物，因爲人物臉孔朝向觀眾，使得三段情節各有段落，戲劇張力較強。而 B2 因爲雕刻人物視線相對，而使得故事情景連貫性較強。在人物故事窗後，腰堵 C1、C2 的淺浮雕花鳥祥獸是個停頓，也提示著大門壁堵另一項重點，具祥瑞意義的麒麟堵，在技巧的表現上 D1 的獸首是面對著觀眾，D2 則是對著大門，相同於身堵的表現手法。

<sup>423</sup> 龍邊的頂堵 E1、E2 以人物，虎邊 H1、H2 則以虎像的高浮雕技巧呈現。龍邊的花杆堵以剔雕的技法呈現，E1、E2 古拙的寶相花插在帶座的直瓶中，瓶上還裝飾著雲紋、彩帶和蕉葉紋飾。虎邊的花杆堵則是荷花插在帶座直瓶，梅花插在帶座角瓶上。腰堵部份，龍邊 F1、F2 以魚蝦的陰刻表現，虎邊 G1、G2 則以雲馬表現，而裙堵兩邊都是陰刻蘭竹，但是題記「蘭爲王者之香、竹稱君子之節」則放在龍邊(附錄十二：(一)E~G)。

<sup>424</sup> 原本頂堵處成爲水車堵的起點，所以身堵和腰堵成爲圖像呈現的重點，身堵以高浮雕呈現人物故事，裙堵部分則以剔雕表現四蝠圓型壽紋，而且就算是 K1、K2 非正立面，也用淺陰刻的花草紋表現。

<sup>425</sup> 龍虎堵的腰堵都以簡單的花草紋表現。裙堵的部分有複雜的四蝠圍繞的「螭虎團爐」的紋樣，搭配著華麗的櫃檯腳(附錄十二：(四)B1、C1、(五)B2、C2)。而其他石雕藝術的布排同樣的以身堵爲主要表現主題，裙堵次之，腰堵通常是花草紋或「祈求」(附錄十二：(四))，「吉慶」(附錄十二：(五)D2)的圖樣。

<sup>426</sup> 雖然水車堵是帶狀的樣式，卻沒有發展出空間的流動感，而是以垛頭來區隔出每個段落。從三川殿外 A~B 垛頭的裝飾性，筆者推測廖伍必定是以開模灌漿的方式製作，才能有這麼細緻，且左右一致的花樣。豐原慈濟宮的水車堵中的泥塑彩繪人物，毀壞的情況很嚴重，在筆者這幾年來的田調過程中，發現水車堵的人物經常遭到置換，或重新上彩的情形，在本文僅能推斷出 G 的部份是描述媽祖的宗教故事(附錄十三)。

有自己的看法和堅持。

## 八卦門

空間構成人類活動的方式，面的設計界定了範圍，<sup>427</sup>而門的位置和設計形式，指引著空間動線的流動性。筆者推測日治時期的廟宇修築時，必定會考量到廟裡進香和遶境的人潮的流通問題。因此正殿以八卦門通往兩護厝的設計，是日治時期狹小廟宇的新興樣式，因為這個八卦門的設計也同樣出現在新港奉天宮，以及張麗俊稱讚過的中港慈裕宮(圖 22~23)，雖然位置和大小都相差不遠，但是慈濟宮的八卦門的裝飾性豐富許多(附錄十)。然而，北港朝天宮之所以沒有出現，除了因為建築團隊的不同外，朝天宮實際的佔地面積就大於新港奉天宮將近兩倍(圖 24~25)，所以有足夠的空間容納往來的人潮。

日治中期的豐原慈濟宮，建築規模上雖然不及南北港媽祖廟，<sup>428</sup>但同樣眾神雲集，是地方上的信仰中心。日治時期工商業逐漸興盛，人對神的需求更多樣化，因此張麗俊主導修築時，擴建了漢壽亭以及稻香殿。八卦門的設計代表著信徒的流通量，和文武殿在慈濟宮建築空間的位階。<sup>429</sup>除此之外，空間的設計也可以顯示出關聖帝君和神農大帝的地位，<sup>430</sup>僅次於天上聖母和觀音，不但祭典儀式在三殿之外獨自舉行，也在漢壽亭、稻香殿連接前過水廊的位置，特別設計出拜殿和水泥砵(圖 26、27)。稻香殿的增築是烏牛欄地區的五穀王會贊助，所以修築時地方人士並沒有熱烈的贊助，但是興建完工後，豐原郡的漢藥種商組合經常舉辦儀式，成為替代五穀王會的新團體，再次證明豐原慈濟宮的地域性。<sup>431</sup>

<sup>427</sup> Francis D. K. Ching，楊明華譯，《建築：造型、空間與秩序》，前引書，頁 34。

<sup>428</sup> 現今慈濟宮面積約 990 平方公尺，日治時期也有 859 平方公尺。北港朝天宮約 2100 平方公尺。新港奉天宮約 1130 平方公尺

<sup>429</sup> 漢壽亭、稻香殿簡稱文武殿，在前面章節討論修築工序時提及 1930 年造八卦門上書卷時才出現「漢壽亭」、「稻香殿」的名稱。

<sup>430</sup> 神農大帝和關聖帝君的鎮座儀式邀請了頒請郡守、課長、街長及役員、殷紳。《水竹居主人日記》(六)，頁 276-277，1924 年 10 月 30 日。

<sup>431</sup> 《水竹居主人日記》(八)，頁 55-56、221-222、383，1929 年 6 月 5 日；1930 年 5 月 24 日；1931 年 6 月 11 日。《水竹居主人日記》(九)，頁 83、248-249、428，1932 年 5 月 31 日；1933 年 5 月 20 日；1934 年 6 月 7 日；《水竹居主人日記》(九)，頁 112，1935 年 9 月 26 日。

由上述可知，寺廟藝術同時也要考慮現實需求，以及時代性的表現。因此即使是相同的傳統母題，在各種質材中都追求著突破性的表現方式，尤其在經濟富裕的年代，圖樣必然呈現出更豐富多元的樣貌。

### 再創傳統：二十四孝堵、八卦門邊石堵

張麗俊認為慈濟宮的雕琢華麗，雕飾的各種裝飾圖樣，只是為了給人遊玩觀賞，並不能對人產生教化的作用。所以他選擇了「二十四孝」的題材，以及將自己所主導的修築過程〈慈濟宮修繕略記〉四片(圖 1-1、1-2)(附錄十)「勒石書表」，期盼這些石堵能夠永遠的被保存在慈濟宮。

三川殿的二十四孝堵分左右兩片，樣式相同(附錄十一)。本文僅以右片十二孝堵的設計為主，來討論張麗俊的藝術品味(附錄十一：(一))。筆者認為圖文的設計者是張麗俊，匠師辛救則是配合張麗俊的要求提供石雕的範本圖樣。而張麗俊在意的是碑文的內容，至於左右片石堵雕刻，他認為樣式和工匠雕琢技巧相同，只是價錢上的落差。右片十二孝堵雕造期間，張麗俊即使在病中，還是親自書寫右片十二孝堵的聯文字模，並且還請王淑潛代他書寫碑文內容，結果等到他到慈濟宮視察時候，才發現他所書寫的並沒被採用，而且「...中堵文字亦打迨半...」，即便他認為庠生游玉麟撰寫的碑文「非詩非文」也已經無可奈何了！筆者猜測如果雕造工程尚未過半，他必定會要求工匠重新雕造，換成自己所寫的碑文。<sup>432</sup>

所以他所設計的左右兩石堵，中心點都落在「十二孝堵碑文」<sup>433</sup>(附錄十一：

<sup>432</sup> 《水竹居主人日記》(九)，頁 7276、277、284、291、303-304。7 月 31 日；8 月 3 日、5 日、21 日；9 月 14 日；10 月 10 日。

<sup>433</sup> 「終身美德蓋世倫常，三事無虧二人有慶，雞鳴問寢，世子端稱，燕喜登堂，僖公特頌是孝，人生慕重，我輩宜欽也。茲慈濟宮修繕，傳說窮工，魯班極巧，塗丹木石，刻畫增華，動植飛潛，堆粘逮偏，皆是供人遊觀，猶未令人起敬。爰將二十四孝子分佈十二孝形，彼夫順親養志，虞舜孝，並曾參負米牽車，仲由孝同閔損，他如重父輕兒，董郭之孝心獨苦，焚香扇枕丁黃之孝念殊深，豈徒乳姑供母、搯虎求魚，見孝行之可嘉也哉。今者其人既往，其名猶存，人子事親自當倣此，謹撰短篇，勒石聊表斯人不朽也。」《水竹居主人日記》(六)，頁 383-384，1925 年 7 月 31 日。「孝在人心，人心已〔已〕不古矣，孝關世道，世道至於今矣。人無分今古，孝豈別古今，世之能孝者多矣，此十二人而特稱孝子者，吾故因其名而核其實也，彼晨昏定省，安知非慕虛聲，湯藥親嘗，未必洵由至性，豈舞衣、哭笋，孝只尋常，懷桔、拾椹、孝誠小可，況恣蚊、聞雷、

(一)、(三)1-1) 上，還以一對花矸堵烘托出文章的重要性，腰堵(附錄十一：(一)、(三)1-2)裝飾著雕琢古樸圓潤的老鼠咬葡萄浮雕，裙堵則爲了凸顯碑文的莊嚴感，出現了通常在三川殿龍邊當作身堵的主題「九鯉化龍」(附錄十一：(一)、(三)1-3)。除了碑文，二十四孝也圖像化成人物故事放置於碑文左右，但仍然以一對楹聯題點主體(附錄十一：(一) B)：「三千世上惟忠與孝，十二人中非聖則賢」。而筆者對照左右的十二孝堵的圖像，發現圖像與碑文內容敘述的二十四孝順序全然不同，顯然是圖文分離的狀態。所以筆者認爲對張麗俊而言，兩旁各六組的十二孝堵故事圖，<sup>434</sup>其實是考量到不識字的大眾，和圖文搭配的裝飾性，顯示出張麗俊試圖將教化的影響擴及到一般民眾。

右片十二孝堵開頭是以書卷形式展開，兩側往中心是花草紋樣(附錄十一：(一) 3-1、3-2)、戲曲故事〈鐵弓弦〉、〈貂蟬弄董卓〉(附錄十一：(一) 2-1、2-2)。最特別的是，往往廟宇的石堵，捐獻者的名字通常銘刻在石堵的邊畔上，但是十二孝堵的捐獻者卻如同榜題般銘刻在碑文上：「下南坑，張麗俊、張文遠仝立」，裝飾著象徵君子節氣的蘭竹紋樣，並以三層屈規線框住，如同雅緻的牌匾，甚至出現模擬勳章的花草紋樣(附錄十一：(一) 1)，代表著地方仕紳標榜自己的功業事蹟，並不見得需要日本政府頒發的勳章，顯示出地方仕紳對新的政權另一種肆應的方式。楹聯柱 A：「懷我二人身先百行，宜他千古名掛三川」<sup>435</sup>更點出張麗俊將傳統的人倫孝道書表在三川殿，對他來說就是一項深具意義的創舉。

八卦門邊石堵〈慈濟宮修繕略記〉四片(圖 1-1、1-2)(附錄十)，同樣歷史的開端是從張麗俊的祖先，張達京開鑿葫蘆墩上下埤圳開始，結束於張麗俊的修繕，

---

孝更愚於棄官。尋母行傭滌溺孝何賢於鹿乳奉親也，此皆以小節而得大名也。夫孝，天之經地之義，就養無方，聖而帝，賢而王，明倫有道，非一端之末可冒百行之先，茲欲刻其形於石，因記其事於文，予爲之翻案亦感人心世道有今昔之殊耳。」《水竹居主人日記》(九)，頁 284-285，1933 年 8 月 21 日。

<sup>434</sup> 附錄十一：(一)4-1：曾母齧指心痛、楊香打虎救父、江革行傭供母、仲由爲親負米、黃香扇枕溫席、閔損單衣順母。4-2：大舜耕田、曾參採薪、丁蘭刻木、郭巨埋兒、董永賣身、唐氏乳姑。(三)4-1：湧泉躍鯉奉親、蔡順拾椹供母、庭堅滌穢事親、陸績懷橘遺親、王裒聞雷泣墓、壽昌棄官尋母。4-2：郊子鹿乳奉親、黔婁嘗糞憂心、吳猛恣蚊、王祥臥冰、孟宗哭竹生筍、老萊戲彩娛親。

<sup>435</sup> 《水竹居主人日記》(五)，頁 407-408，1921 年 8 月 31 日。

儼然具有繼往開來的意味。而且這四片石堵同樣的裝飾著花草紋飾，將捐獻者的名字放置在文字上如同榜題。石堵也裝置在因應人潮而出現的八卦門邊，讓過往的信徒能夠注意到慈濟宮和本地開發的歷史淵源，以及張麗俊希望自己傳承歷史文化的意圖，能夠如同前述的十二孝堵的楹聯文所書寫的名留千古。

慈濟宮對於張麗俊的宗教意味似乎只是附屬的作用，對他來說傳統儒家的教化更重要，所以當日本和尚暫住慈濟宮的事件就被修繕會婉拒。<sup>436</sup>修築完工後，慈濟宮還設置了財團法人管理，接受了殖民政府的要求，將役場圖書館移到慈濟宮西護厝，並且開修繕會時，還提議找專人管理書庫。<sup>437</sup>除了權力置換外，其次也是進一步去除民間宗教的成分，強調慈濟宮的神聖莊嚴性。

### 傳統仕紳的品味

日治時期張麗俊仍舊試圖維持「漢學」相關活動，加入櫟社，持續在豐原地區教授夜學，平日所接觸的書籍，也多為中國儒家經典和民間演義小說等。除此之外，「看戲」更是張麗俊平日重要的休閒活動。<sup>438</sup>因此根據他日記的記載，如上述十二孝堵的裝飾紋樣中的「呂布戲貂蟬」、「鐵弓弦」，大殿小木作的花材雕飾紋樣：「李世民困鎖陽城」、「蘇寶同敗鎖陽城」，以及《三國演義》：「孔明獻西城」，都表示出他熟悉的這些母題都來自於休閒生活中的戲曲故事。<sup>439</sup>所以即使沒有榜題，張麗俊也可以根據雕飾人物的特徵辨識出故事的來源出處，甚至有可能是他基於本身喜愛，而決定的題材內容。因此 1926 年到 1927 年期間，張麗俊預定在豐原慈濟宮的廟埕修築一座戲臺，可惜日本地方政府因為市街改正的緣故，而阻止修繕會動工建造。<sup>440</sup>

<sup>436</sup> 《水竹居主人日記》(七)，頁 29-39，1926 年 4 月 8 日。

<sup>437</sup> 《水竹居主人日記》(七)，頁 32，1926 年 4 月 14 日。

<sup>438</sup> 許書惠，《從《水竹居主人日記》看日治時期常民生活中的演藝活動》(臺北：台北藝術大學傳統藝術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頁 131。

<sup>439</sup> 呂紹理，〈老眼驚看新世界：從《水竹居主人日記》看張麗俊的生活節奏與休閒娛樂〉，前引書，頁 385-386。

<sup>440</sup> 100 個人，1 人 20 圓，共 2,000 圓的費用。照圖建築，由林永順、林萬丞、李進旺、張文武 4 人負責寄附金，預定 1927 年 1 月 8 日募集一半，剩餘金額 2 月 6 日到 16 日收清。《水竹居主人

張麗俊不但在豐原地區位居漢學的領導地位，書法造詣也很高。因此當外地的友人到豐原地區參觀，張麗俊儼然將慈濟宮當作是書法藝術的展示空間，帶著他們從三川殿、中宮、後殿、稻香殿、漢壽亭，觀賞自己寫的詩文、對聯和記事等。<sup>441</sup>豐原慈濟宮內的楹聯柱，有楷、隸、行、草各種字體。筆者認為張麗俊是有意義的佈排慈濟宮內的楹聯柱的字體和方向。從過水廊楹聯柱的方向來看，面向大門的字體一致為楷書(附錄九：D、E)，三川殿到大殿的字體則為楷書、隸書和篆書(附錄九：B、D、E、G、H、J)，以字體來呈現廟宇空間的古樸莊嚴性。到了後殿的過水廊，不但出現草書字體的楹聯柱(附錄九：L)，竹節窗上「觀松風」、「聽水月」(圖 28)如文人雅士般的題記，更暗示著空間性質的轉換。

張麗俊參與櫟社的活動中，經常到臺灣地方富紳的各大園林參觀，如霧峰萊園、吳子瑜的東山別墅、林耀亭務滋園<sup>442</sup>等，都讓他非常欽羨。所以張麗俊用心地在慈濟宮的觀音殿後面修築園亭，還親自設計假山的圖稿，也向街長要求設置噴水池的水道，從他在〈題慈濟宮園門〉中「...花木開三部，修造園池到十秋，繕治雖非關緊要，會教人士快心頭。」<sup>443</sup>的文字可以看出，當慈濟宮修築園林時，對他來說就如同文人雅士在修築自己的園林一般，可惜這部份不久也被殖民政府拆除。

---

日記》(七)，頁 136、141，1926 年 12 月 29 日；1927 年 1 月 10 日。

<sup>441</sup> 《水竹居主人日記》(八)，1930 年 6 月 18 日，頁 229。

<sup>442</sup> 張麗俊到萊園有所謂天上神仙府，人間富貴家的感受。《水竹居主人日記》(三)，1912 年 6 月 15 日，頁 221。張麗俊形容吳子瑜的東山別墅如石崇金谷，並紀錄工程耗費七年，費金近三十六萬圓。他到林耀亭務滋園，則感覺像是王子安登滕王閣《水竹居主人日記》(七)，頁 280、440，450-451，1927 年 11 月 9 日、19 日；1928 年 10 月 22 日。《水竹居主人日記》(八)，頁 364，1931 年 4 月 27 日。

<sup>443</sup> 「豐功偉烈著湄洲，原在長江大海遊，慈雨仁風調與順，濟川登岸楫和舟。宮栽花木開三部，修造園池到十秋，繕治雖非關緊要，會教人士快心頭。」《水竹居主人日記》(七)，頁 222，1927 年 6 月 30 日。





## 第五章 結論：臺灣地方文化意識的形塑

一間廟宇要修築成功，必須具備許多條件，包含了主導者與主祀神的影響力，廟宇本身的交通位置、地方經濟情況、修築經費的募集，和材料、匠師的來源等。日治中期豐原慈濟宮修築工序的情形，代表著地域型廟宇在廟宇修築風潮中的追求與限制。豐原慈濟宮雖然沒有能夠媲美三大媽祖廟的規模與財力，可是卻追求著同樣華麗的樣貌，導致匠師無法配合，募集經費也無法支撐龐大的開銷，而張麗俊更竭盡心力周旋於各方勢力。

本文從豐原慈濟宮修築的空間結構，分析廟宇藝術中約定俗成的象徵語彙，如傳統吉祥紋飾等題材的佈排，討論因為時代以及現實的因素而產生的細微變化，如八卦門以及各種材質的應用。在豐原慈濟宮主體建築空間中，區分出張麗俊主導下象徵傳統仕紳品味的符號，突顯出日治中期張麗俊「再創」出來的廟宇藝術。

日治時期正值文化變遷、新舊交替之際，顯然張麗俊認為慈濟宮的修築可以對抗「歐風亞雨」<sup>444</sup>，保存逐漸消逝的傳統文化。而傳統文化的內容，不僅僅是延續著清末以來地方仕紳的生活品味，而是經過他個人的詮釋以及時代因素而「再創」出來的廟宇藝術，因此慈濟宮必定會修築出傳統的樣式，而不是如同彰化南瑤宮洋式的宮殿。<sup>445</sup>

張麗俊「再創傳統」的部份，包含了歷史、教化的價值，他認為慈濟宮的歷史價值意義，並不是溯源自中國五千年漢文化的歷史，而是和豐原地區開發史以及自己的祖先緊密相連，顯示出日治時期地方仕紳所認知的歷史文化具有強烈的地方性質。

<sup>444</sup> 日治中期，張麗俊以「歐風亞雨」形容豐原地區逐漸現代化的風氣。這個名詞出現在現存漢壽亭八卦石堵旁，1925年張麗俊撰寫的〈慈濟宮修繕略記〉，還有1929年張麗俊要召開會議舉辦修繕落成時的〈慈濟宮修繕落成陳情宣傳書〉。《水竹居主人日記》(八)，頁45，1929年5月11日。

<sup>445</sup> 《水竹居主人日記》(六)，頁250，1924年4月28日。除了洋式的廟宇，張麗俊也認為，吳鸞旂洋式的墓園奇形異體。《水竹居主人日記》(七)，頁100，1926年10月15日、16日。

廟宇藝術中彩繪部分經常不定期的重新繪製，只有石材因為價錢和搬動不易的緣故，較容易被保留下來。中國傳統文化中倫理道德的教化題材非常豐富，二十四孝雖然是臺灣廟宇藝術常見的題材，但是除了北埔慈天宮（圖 29）和桃園龍潭三坑子的永福宮（圖 30）各有一對二十四孝石柱<sup>446</sup>外，其他廟宇通常是以彩繪的形式呈現。筆者認為日治時期的臺灣移民已經在地化，這些仕紳都是地方上大家族的成員，因此孝道成為家庭倫理中重要的核心思想，進而建立起臺灣傳統的社會秩序。所以張麗俊才會選擇了「二十四孝」，並且特別以文圖相輔的石堵樣式，裝置在人來人往的三川殿後步口廊的牆壁上。

然而廟宇屬於公共空間，有一定的公眾性和社會性。所以張麗俊主導石堵文字的題材和藝術形式，廣義的被包裝在約定俗成的傳統空間中，如石堵和楹聯上的文字圖案以及建築材料的運用等，能夠被大眾所理解進而接受。但是如「園林造景」、「戲臺」等，僅屬於廟宇的附屬空間構造，一般民眾並不會太在意這類型空間是否存在。尤其是「園林」突顯出張麗俊主導的個人品味的空間，當被殖民政府拆除時，並沒有引起太大的公眾反應。

張麗俊了解廟宇修築的公眾性，所以他衡量宗教、經濟或其他社會局勢後，點明慈濟宮的修築價值來凝聚群眾的向心力。<sup>447</sup>廟宇空間的文化活動，貼近常民的生活經驗與歷史記憶的部份。在漫長修築的過程中，不斷累積其他廟宇的成功經驗，修改、豐富新的藝術圖像，更凝聚人們對地方的文化認同，和對過去歷史的共同記憶。張麗俊屬於常民生活中的一份子，深刻了解一般民眾。他知道自己所認知的人文歷史要進一步轉化為具體、永恆而容易被接受的藝術圖像，才能夠發揮最大的影響力。

臺灣的地方認同意識在大正時期逐漸地建構起來，雖然是配合鐵路建設和社

<sup>446</sup> 北埔慈天宮二十四孝柱上銘記的年代為同治甲戌年(1874)。桃園龍潭三坑子的永福宮則是日治時期拆遷到現址，二十四孝楹聯石柱的年代為大正十三年(1914)。

<sup>447</sup> 張麗俊的認知來自於〈葫蘆墩修繕會敘〉。《水竹居主人日記》(五)，頁 9-10，1917 年 2 月 5 日。其他對外募款的書信內容。《水竹居主人日記》(六)，頁 15-16，1923 年 3 月 21 日。發布的公告、甚至聯柱內容。《水竹居主人日記》(六)，頁 250，1924 年 9 月 9 日。《水竹居主人日記》(八)，頁 45，1929 年 5 月 11 日。

會經濟發達的因素，全臺各地興起修築媽祖廟的風氣，但是在此過程進一步衍生出來對於修復地方性古蹟的思考模式，更成爲一種對地域性產生深度認同的過程。臺灣寺廟等公共建築無論在空間結構的實質面，或象徵性的符號表徵，都有足夠的材料，解釋客觀的時空概念改變時，社會文化再產生的物質現象。張麗俊身爲慈濟宮的修繕總理，爲了修築這間媽祖廟，投注大量的精神和心血，並非僅是爲了個人獲得神明的庇祐或從中獲利。而是他認爲慈濟宮的修築，可以凝聚地方民眾對傳統文化的認同感，將傳統漢學素養與儒家價值觀融入廟宇藝術，對一般大眾發揮潛移默化的功效。這種地方文化的認同感，是來自於臺灣民間文化的傳承，經由張麗俊主導慈濟宮的修築過程，凝聚了豐原地方民眾對於自己歷史文化的認知。同樣地，日治時期臺灣各地的廟宇修築，也在新舊交替的時代氛圍中，形塑出地方的文化意識。





## 圖版來源

### 第一章

圖 1-1 慈濟宮修繕略記：左片林慶通書。《豐原慈濟宮沿革誌》，臺中：豐原慈濟宮管理委員會，1986，頁 12。

圖 1-2 慈濟宮修繕略記：右片張麗俊書。《豐原慈濟宮沿革誌》，臺中：豐原慈濟宮管理委員會，1986，頁 13。

圖 2-1 嘉慶六年(1801) 豐原慈濟宮香爐。《豐原慈濟宮沿革誌》，臺中：豐原慈濟宮管理委員會，1986，頁 15。

圖 2-2 嘉慶甲戌年(1814)豐原慈濟宮案桌題字。《豐原慈濟宮沿革誌》，臺中：豐原慈濟宮管理委員會，1986，頁 18。

### 第二章

圖 3 1935 年豐原街市區改正計畫平面圖局部。黃武達編著，《日治時期臺灣都市發展地圖集》，2-35，臺北市：南天書局，2006。

圖 4 1936 年林慶通書楹聯掛匾，筆者自攝。

圖 5 1936 年林慶通撰寫的碑記，位於鑣子口的土地公廟《金陵祠》，筆者自攝。

圖 6 大正二年(1913)，佐久間左馬太贈匾及寄附金之收據。蔡相輝，《北港朝天宮志》，雲林縣北港鎮：北港朝天宮，1995，頁 211-3。

圖 7 大正六年(1917) 新港奉天宮落成式照片。《新港奉天宮志》，嘉義縣：新港奉天宮董事會，頁 62。

### 第三章

- 圖 8 豐原市區古今對照圖：1904/2008。臺灣歷史博物館 黃清琦先生提供。
- 圖 9 豐原郡勢要覽局部。《豐原郡勢要覽》，豐原郡：豐原街役場，1935。
- 圖 10 筆者參照《豐原鄉土誌》繪製。豐原公學校編，《豐原鄉土誌》，臺中州：豐原郡，1931，頁 176。
- 圖 11 1901 年葫蘆墩支廳街庄圖。楊惠仙編著，《神岡：筱雲呂玉慶堂典藏古文書集》，南投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07，頁 9。
- 圖 12 日治初期(1901 年~1909 年)臺中廳行政劃分圖。楊惠仙編著，《神岡：筱雲呂玉慶堂典藏古文書集》，南投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07，頁 8。
- 圖 13 1930 年日治時期臺灣鐵道路線圖；日治時期豐原站鐵路戳章。臺灣總督府交通局編，〈1930 年日治時期臺灣鐵道路線圖〉，《臺灣鐵道旅行案内》，臺北：臺灣總督府交通局鐵道部，1930。臺灣總督府交通局鐵道部，〈日治時期豐原驛鐵路戳章〉，臺北：臺灣總督府交通局鐵道部，1938，頁 58。
- 圖 14 豐原郡交通圖，筆者參照《豐原鄉土誌》繪製。豐原公學校編，《豐原鄉土誌》，臺中州：豐原郡，1931，頁 177。
- 圖 15 豐原慈濟宮，2007.1 涂寬裕攝。
- 圖 16 2007 年慈濟宮空間示意圖，筆者自繪。
- 圖 17 1928 年張麗俊肖像，感謝張正魁先生提供。
- 圖 18 1930 年慈濟宮管理人選任，信徒總代捺印書，感謝家屬張正魁先生提供。
- 圖 19 1930 年 5 月 17 日豐原慈濟宮管理人選定信徒總代會決議錄，感謝家屬張正魁先生提供。
- 圖 20 1927 年 3 月 22 日布施辰治(1880~1953 年)，因為二林事件到臺灣來，此照片是他到慈濟宮演講的盛況，筆者自攝，翻拍自臺北大學〈簡吉與日據時代農民組合特展〉，2010.5。

#### 第四章

圖 21 豐原慈濟宮正立面，2007.1 涂寬裕攝。

圖 22 新港奉天宮，大殿過水廊八卦門，筆者自攝。

圖 23 中港慈裕宮，大殿過水廊八卦門，筆者自攝。

圖 24 近代的北港朝天宮平面。李乾朗，《北港朝天宮建築與裝飾藝術》，  
雲林縣：北港朝天宮，1993，頁 37。

圖 25 新港奉天宮平面配置圖。李政隆主持，《嘉義縣第三級古蹟新港奉  
天宮研究及修護計畫》，嘉義縣：嘉義縣政府，1994，頁 83。

圖 26 漢壽亭拜殿水泥砵，筆者自攝。

圖 27 稻香殿拜殿水泥砵，筆者自攝。

圖 28 後殿過水廊竹節窗。《豐原慈濟宮沿革誌》，臺中：豐原慈濟宮管理委員  
會，1986。

#### 第五章

圖 29 北埔慈天宮同治甲戌年(1874)二十四孝石柱，筆者自攝。

圖 30 桃園縣龍潭鄉三坑子永福宮日治時期二十四孝楹聯柱，感謝學長張侯霖  
提供田調照片。





## 圖版

### 第一章

圖 1-1 慈濟宮修繕略記：左片林慶通書。



圖 1-2 慈濟宮修繕略記：右片張麗俊書。



圖 2-1 嘉慶六年(1801) 豐原慈濟宮香爐。



圖 2-2 嘉慶甲戌年(1814)豐原慈濟宮案桌題字。



## 第二章

圖 3 1935 年豐原街市區改正計畫平面圖局部。



圖 4 1936 年林慶通書楹聯掛匾。





圖 5 1936 年林慶通撰寫的碑記，位於鑣子口的土地公廟「金陵祠」。



圖 6 大正二年(1913)，日本總督佐久間左馬太贈匾及寄附金之收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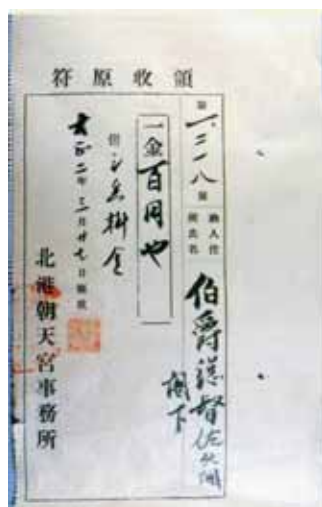


圖 7 大正六年(1917 年)，新港奉天宮落成式照片。



### 第三章

圖 8 豐原市區古今對照圖：1904/200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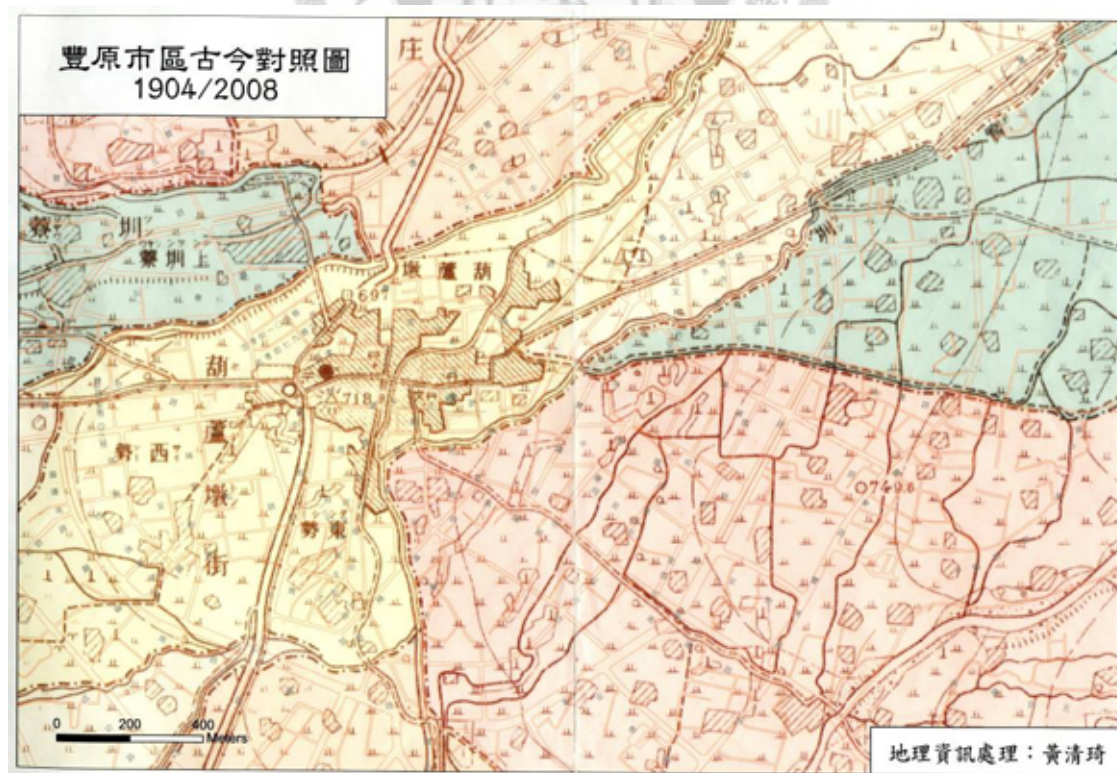


圖 9 1935 年豐原郡勢要覽部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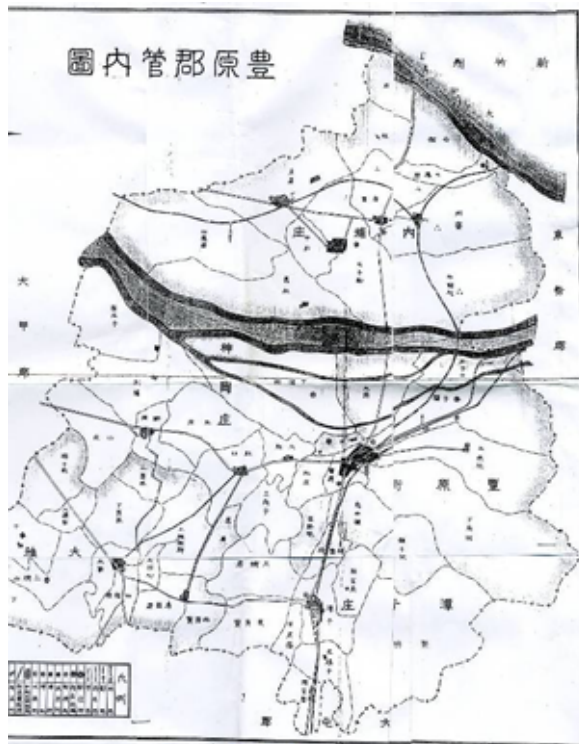


圖 10 昭和年間豐原地區的交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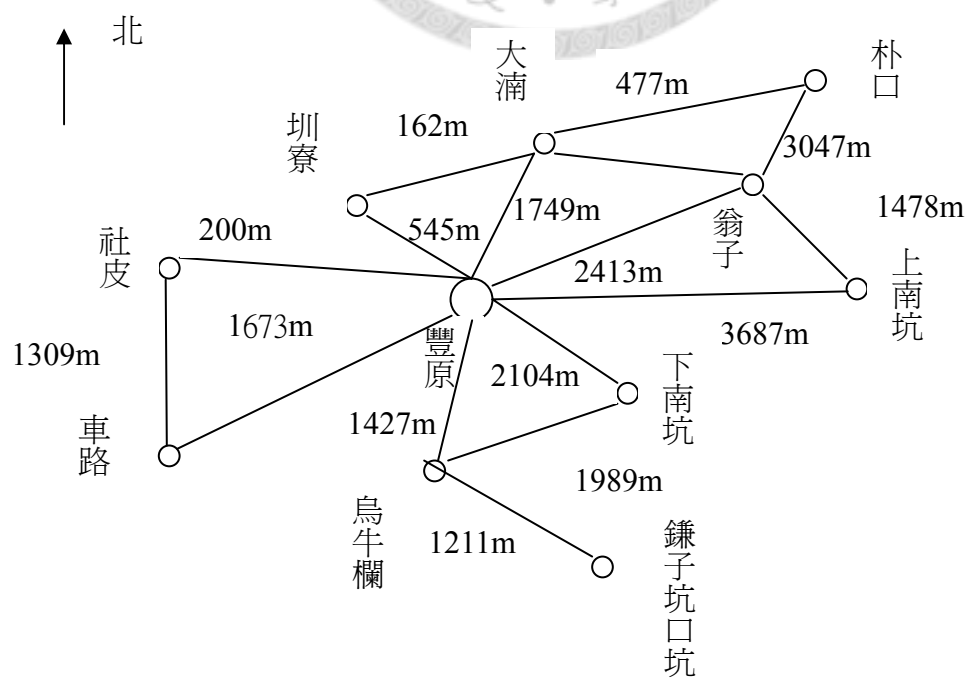




圖 11 1901 年葫蘆墩支廳街庄圖。



圖 12 日治初期(1901 年~1909 年)臺中廳行政劃分圖。



圖 13 1930 年日治時期臺灣鐵道路線圖；日治時期豐原站鐵路戳章。





圖 14 豐原郡交通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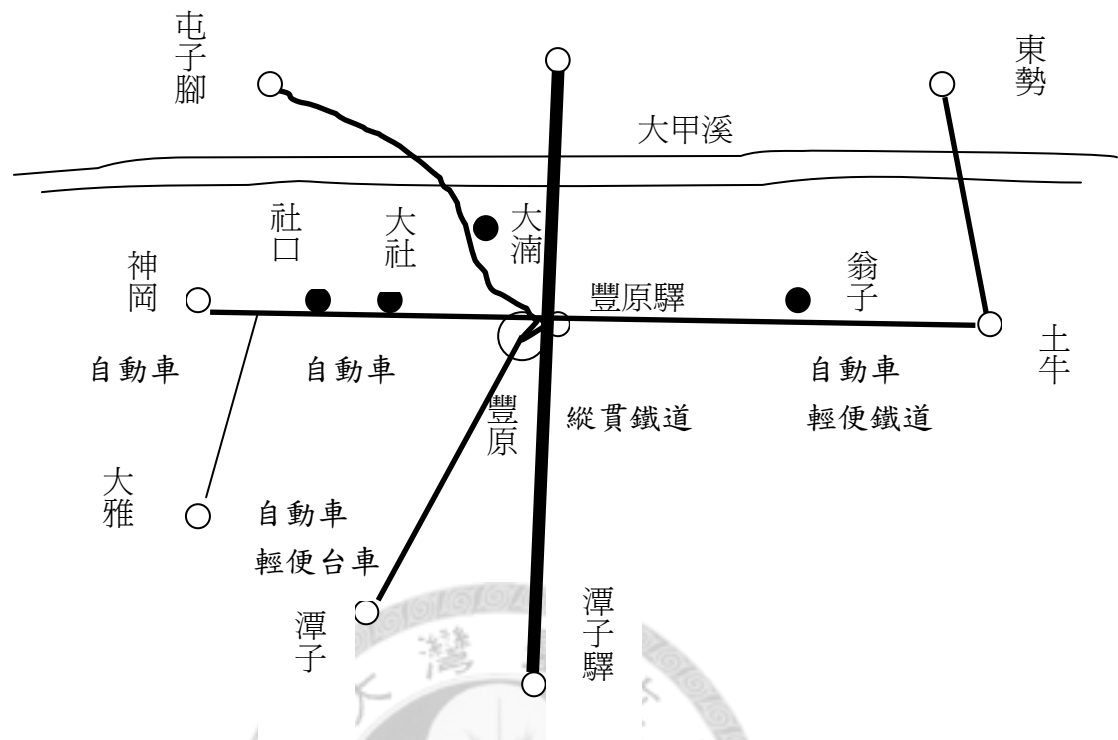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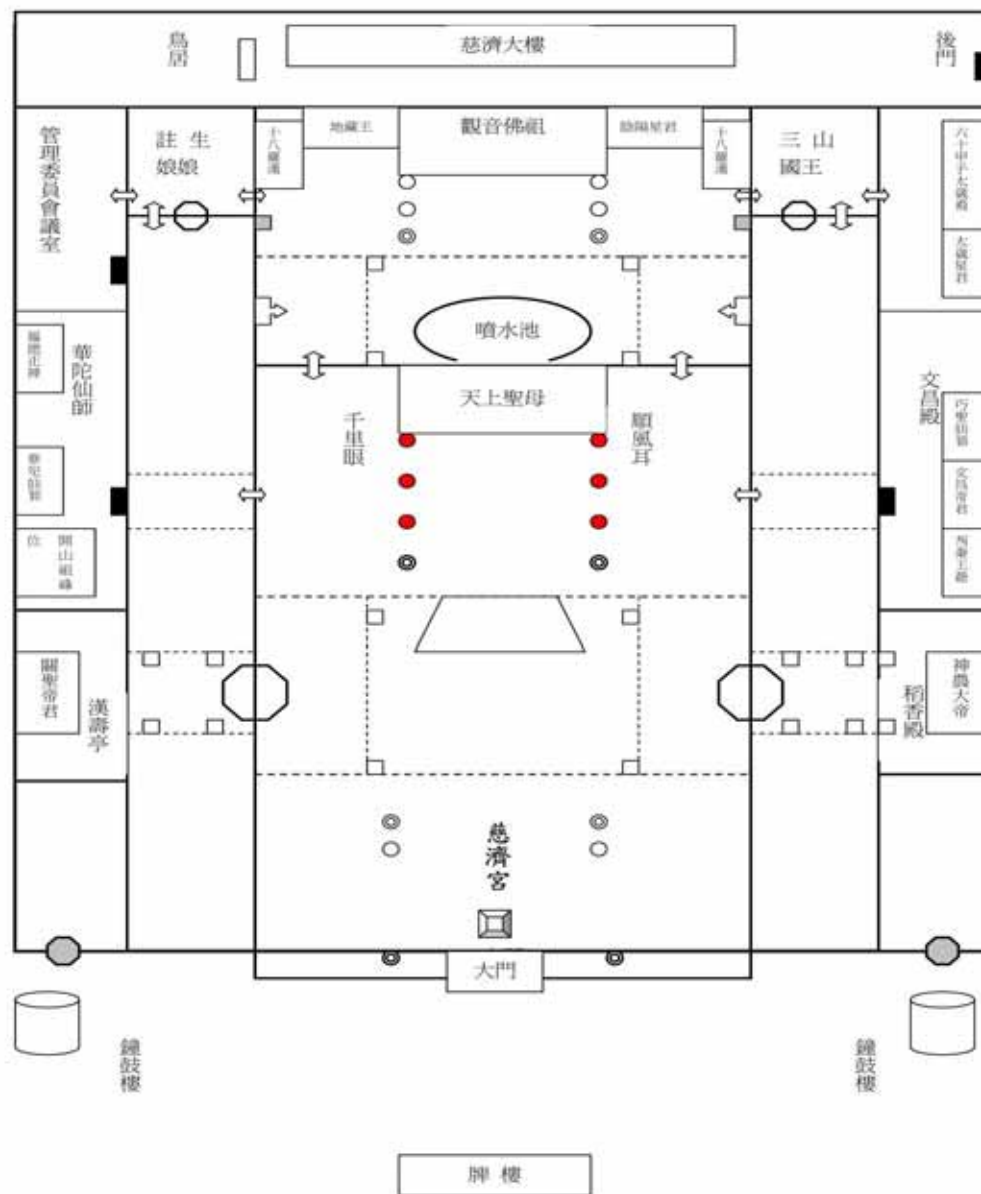


圖 15 豐原慈濟宮，涂寬裕攝 2007.1。



圖 16 2007 年慈濟宮空間示意圖，筆者自繪。



圖例標誌

							
八卦窗	八卦門	門枋	牆壁	間	四方柱	圓柱	龍鳳柱、花鳥柱

圖 17 1928 年張麗俊肖像，感謝張正魁先生提供。



圖 18 1930 年豐原慈濟宮管理人選定信徒總代會捺印書，感謝家屬張正魁先生提供。



圖 19 1930 年 5 月 17 日豐原慈濟宮管理人選定信徒總代會會議紀錄，感謝家屬張正魁先生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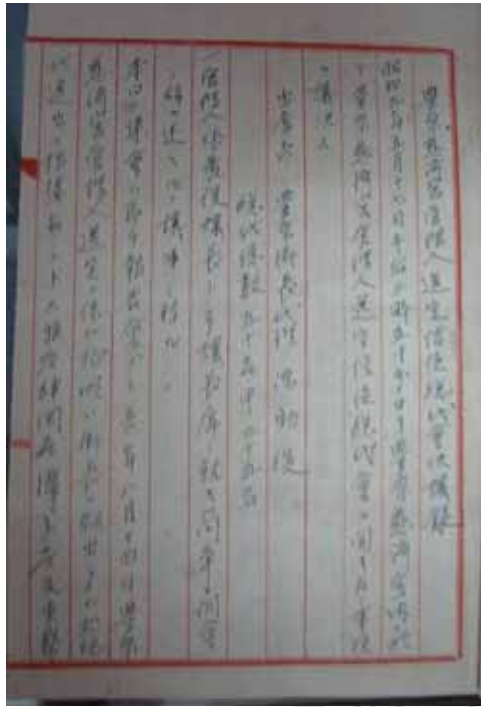


圖 20 1927 年 3 月 22 日布施辰治(1880~1953 年)，因為二林事件到臺灣來當辯護律師，此照片是他到慈濟宮演講的盛況。





#### 第四章

圖 21 豐原慈濟宮立面，涂寬裕攝 2007.1。



圖 22 新港奉天宮，大殿過水廊八卦門。



圖 23 中港慈裕宮，大殿過水廊八卦門。



圖 24 近代的北港朝天宮平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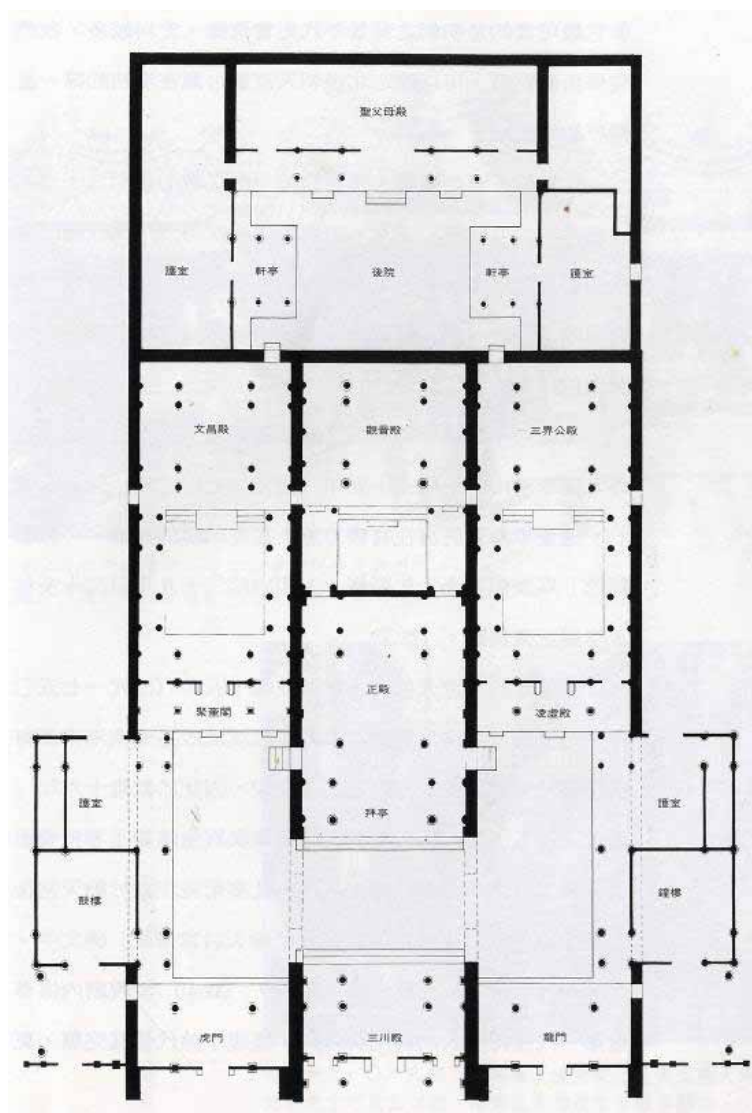


圖 25 新港奉天宮平面配置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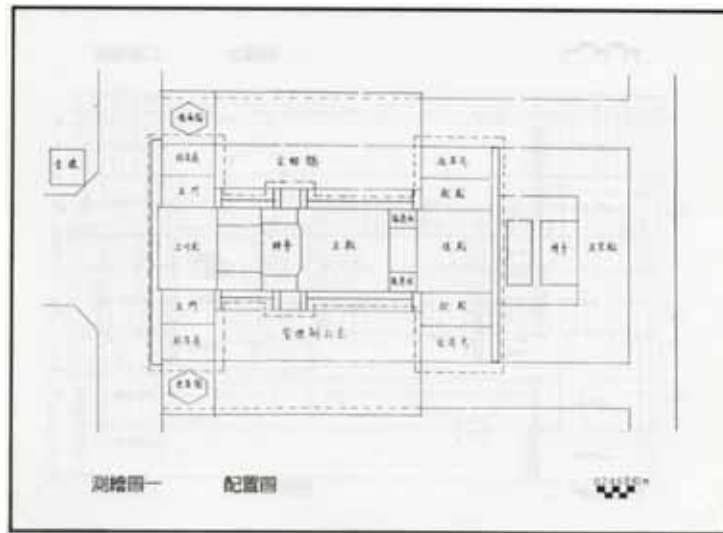


圖 26 漢壽亭拜殿水泥砵。



圖 27 稻香殿拜殿水泥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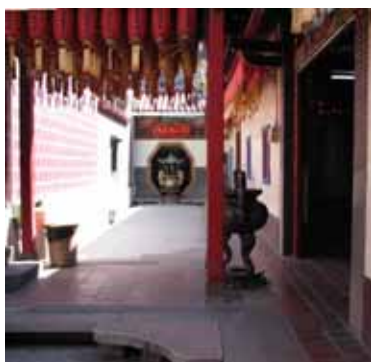




圖 28 後殿過水廊竹節窗。



## 第五章

圖 29 北埔慈天宮同治甲戌年(1874)二十四孝石柱，筆者自攝。



圖 30 桃園縣龍潭鄉三坑子永福宮日治時期二十四孝楹聯柱，感謝學長張侯霖提供田調照片。





## 參考書目

### 日記

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李毓嵐解讀，《水竹居主人日記》一~十，臺北市：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0~2004。

### 廟誌

朝天宮管理委員會編，《北港朝天宮簡介》，雲林縣：朝天宮管理委員會，1967。

廖漢臣審訂，《北港朝天宮志》，雲林縣：朝天宮管理委員會，1968。

《豐原慈濟宮廟誌》，臺中縣：豐原實際公管理委員會，1986。

蔡相輝編著，《北港朝天宮志》，雲林縣北港鎮：北港朝天宮，1989。

林德政主修；李安邦，鄭朗雲協修；馬進銘監修，《新港奉天宮志》，嘉義縣：新港奉天宮董事會，1993。

蔡相輝編著，《北港朝天宮志》，雲林縣北港鎮：北港朝天宮，1995。

《豐原慈濟宮沿革誌》，臺中縣：豐原實際公管理委員會，2006。

### 臺中、豐原地區相關文獻及研究

臺灣總督府中央研究所林業部，《中央研究所林業部報告》，臺北市：臺灣總督府中央研究所林業部，1927。

豐原公學校編，《豐原鄉土誌》，臺中州：豐原郡，1931。

《豐原郡勢要覽》，豐原郡：豐原街役場，1935。

《豐原郡勢要覽》，豐原郡：豐原街役場，1935。

臺中州編，《臺中州宗教關係調查》，臺中縣，1939。

臺中州編，《臺中州宗教關係調查》，臺中縣，1942。

臺中州編，〈臺中州豐原郡・慈濟宮〉，《臺中州寺廟臺帳》，001004~001007。日

治時期手寫填報資料影印本，昭和年間。

陳炎正主編，《豐原市志》，臺中縣豐原市：豐原市公所，1986。

《臺中縣志卷首》，第一冊，臺中縣：臺中縣政府，1989。

施懿琳、鍾美芳、楊翠，《臺中縣文學發展史：田野調查報告書》，豐原市：臺中縣立文化中心，1993。

《中縣口述歷史》，臺中縣立文化中心編，v.1-3，臺中縣：臺中縣立文化中心，1992-1997。

許雪姬等，《臺中縣建築發展（民宅篇）》，臺中縣：臺中縣立文化中心，1992年。

篠原正巳，《臺中：日本統治時代の記録》，東京都：臺灣區域發展研究院臺灣文化研究所，1996。

呂順安主編，《臺中市地名沿革》，南投市：省文獻會出版，1996。

王正雄，施金柱主編，《墩仔腳大地震老照片特集》，豐原市：中縣文化，1996。

許雪姬計畫主持；賴志彰撰稿，《臺中縣街市發展：豐原、大甲、內埔、大里》，豐原市：臺中縣立文化中心，1997。

賴志彰撰稿；臺中縣立文化中心編，《大甲溪流域聚落與民居》，臺中縣豐原市：中縣文化，1998。

劉麗華；溫振華編，《中縣文獻：臺中縣客家族群專輯》，臺中縣：臺中縣文化局，2001。

陳炎正，〈張達京與葫蘆墩圳開發〉，《臺中縣開發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中縣：臺中縣文化局，2003，頁147-168。

臺中縣文化局編，《水竹居主人日記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中縣：臺中縣文化局，2005。

黃武達編著，《日治時期臺灣都市發展地圖集》，臺北市：南天，2006。

楊惠仙，《神岡：筱雲呂玉慶堂典藏古文書集》，南投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07。

何培齊文字編撰；國家圖書館閱覽組編，《日治時期的臺中》，臺北市：國家圖書館，2009。

## 宗教、人類學相關文獻及研究

- 丸井圭治郎編，《臺灣宗教調查報告書第一卷》，臺北：臺灣總督府，1919。
- 李獻璋，《媽祖信仰の研究》，東京：泰山文物社，1979。
- 林美容，《彰化媽祖的信仰圈》，臺北市：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1990。
- 宮本延人，《日本統治時代臺灣における寺廟整理問題》，奈良：天理教道友社，1988。
- 陳玲蓉，《日據時期神道統制下的臺灣宗教政策》，臺北：自立晚報社文化出版社，1992。
- 蔡錦堂，《日本帝國主義下臺灣の宗教政策》，東京都：同成社，1994。
- 瞿海源，《臺灣宗教變遷的社會政治分析》，臺北市：桂冠，1997。
- 林美容，〈臺灣民俗宗教文化的社會圖像〉，《何謂臺灣？近代臺灣美術與文化認同》，臺北市：雄獅美術，1997，頁 56-68。
- 石萬壽，《臺灣的媽祖信仰》，臺北市：臺原出版社，2000。
- 林美容，《鄉土史與村庄史——人類學者看地方》，臺北市：臺原出版社，2000。
- 增田福太郎原著；黃有興譯，《臺灣宗教信仰》，臺北市：東大，2005。
- 蔡相輝，《媽祖信仰研究》，臺北市：秀威資訊科技出版，紅螞蟻經銷，2006。
- 張珣；葉春榮合編，《臺灣本土宗教研究：結構與變異》，臺北市：南天，2006。

## 臺灣廟宇相關文獻及研究

- 林衡道，《臺灣寺廟大全》，臺北市：青文出版社，1974。
- 劉文三，〈廟宇藝術—石雕〉，《臺灣宗教藝術》，臺北市：雄獅圖書，1978。
- 李乾朗，《臺灣的寺廟》，臺中市：省府新聞處，1986。
- 《臺灣傳統建築匠藝》二輯~九輯，臺北：燕樓古建築出版社，1999-2006。
- 《廟宇建築》，臺北：北屋出版社，1983。
- 《傳統建築入門》，文化資產叢書 5，臺北市：行政院文建會，1984。

《傳統營造匠師派別之調查研究》，臺北市：行政院文建會委託中華民國文化資產維護學會研究，1988。

《北港朝天宮建築與裝飾藝術》，雲林縣：北港朝天宮，1993。

《臺灣古建築圖解事典》，臺北市：遠流，2003。

《臺灣寺廟建築大師：陳應彬傳》，臺北市：燕樓古建築，2005。

王正雄總編輯，《台中縣寺廟大觀》，豐原市：臺中縣立文化中心，1989。

陳炎正編，《臺中縣寺廟大觀》，臺中縣豐原市：臺中縣立文化中心，1989。

何培夫，《臺灣地區現存碑碣圖誌·臺中縣市、花蓮縣篇》，臺北市：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1997。

《傳統藝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市：國立傳統藝術中心籌備處，1998。

國立藝術學院傳統藝術研究所暨研究中心執行製作，《傳統藝術研討會論文集：民間藝術-生態與脈絡》，臺北市：國立傳藝中心籌備處，1999。

王見川；李世偉合著，《臺灣媽祖廟閱覽》，臺北縣蘆洲市：博揚文化，2000。

王見川；李世偉，《臺灣的寺廟與齋堂》，臺北縣蘆洲市：博揚文化，2004。

洪淑苓；劉元立責任編輯，《南投傳統藝術研討會論文集》，宜蘭縣五結鄉：國立傳統藝術中心，2005。

劉淑音，《惠安峰前蔣氏石匠在臺作品八卦竹節窗之研究》，臺北市：文史哲，2006。

康銘錫，《臺灣古建築裝飾圖鑑》，臺北市：貓頭鷹出版，2007。

徐壽編，《臺灣全臺寺院齋堂名蹟寶鑑》，臺北縣蘆洲市：博揚文化，2009。

## 建築相關文獻及研究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淡水廳築城案卷》，臺北市：臺灣銀行，1963。

千千岩助太郎，《臺灣高砂族の住家》，臺北市：南天，1960。

李乾朗，《臺灣建築史》，臺北市：北屋，1979。

梁思成，《新訂清式營造則例及算例》，臺北市：明文，1985。

建築史與理論研究室，孫全文主持；王銘鴻研究，《中國建築空間與形式之符號意義》，臺北市：明文，1987。

林會承，《臺灣傳統建築手冊—形式與作法》，臺北市：藝術家出版社，1990。

黃世孟編譯，《臺灣都市計畫講習錄》，臺北市：胡氏，1992。

藤島亥治郎著；詹慧玲編校，《臺灣的建築》，臺北市：臺原出版，1993。

夏鑄九；王志弘編譯，《空間的文化形式與社會理論讀本》，臺北市：明文書局，1993。

李乾朗，《臺灣近代建築：起源與早期之發展 1860-1945》，臺北市：雄獅，1996。

樓慶西，《中國傳統建築裝飾》，臺北市：南天，1998。

傅朝卿，《日治時期臺灣建築 1895-1945》，臺北市：大地地理，1999。

王世襄，《清代匠作則例彙編》，北京：北京古籍，2002。

沈祉杏，《日治時期臺灣住宅發展 1895—1945》，臺北市：田園城市，2002。

張十慶，《中日古代建築大木技術的源流與變遷》，天津市：天津大學出版社，2004。

田中大作，《臺灣島建築之研究》，臺北市：國立臺北科技大學，2005。

藤森照信著，黃俊銘譯，《日本近代建築》，臺北市：五南，2008。

## 建築調查報告

閻亞寧，《古蹟磚石構材製作與應用之調查研究》，臺北市：行政院文建會委託，1989。

李政隆建築師事務所，《嘉義縣新港奉天宮研究及修護計劃》，臺南縣：臺南縣政府，1994。

李乾朗；閻亞寧；徐裕健，《清末民初福建大木匠師所持營造資料重刊及研究》，臺北市：內政部，1996。

孫全文計畫主持，《翁仔社「萬選居暨葫蘆墩圳入水口週邊歷史建築」調查研究》，臺中縣：臺中縣文化局，2003。

## 歷史研究

戴炎輝，《清代臺灣之鄉治》，臺北市：聯經，1979。

林衡道，《臺灣勝蹟探訪冊》第五輯，臺灣省臺中文獻委員會編印，1980。

關山情主編，《臺灣古蹟全集》，臺北：戶外生活，1980。

興南新聞社編，《臺灣人士鑑》，東京都：湘南堂，1986。

吳文星，《日據時期臺灣社會領導階層之研究》，臺北市：正中，1992。

張炎憲；陳美蓉編，《臺灣史與臺灣史料》，臺北市：自立晚報出版，1993。

王世慶，《清代臺灣社會經濟》，臺灣研究叢刊，臺北市：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4。

張炎憲；陳美蓉；黎中光編，《臺灣史與臺灣史料》，臺北市：吳三連臺灣史料基金會出版，1995。

周宗賢主編，《臺灣史國際學術研討會社會，經濟與墾拓論文集》，臺北市：淡江大學歷史學系，1995。

矢內原忠雄，《帝國主義下の臺灣》，臺北市：南天書局，1997。

王銘銘；王斯福主編，《鄉土社會的秩序、公正與權威》，北京市：中國法政大學，1997。

呂紹理，《水螺響起：日據時期臺灣社會的生活作息》，臺北市：遠流出版公司，1998。

林衡道，《臺灣史蹟源流》，臺北市：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文字影音出版品展售中心發行，1999。

許雪姬，〈日治時期霧峰林家的產業經營初探〉，《臺灣商業傳統論文集》，中央研究院臺史所籌備處主辦，1999年5月，頁297-356。

遠流臺灣館編著，《臺灣史小事典》，臺北：遠流出版公司，2000。

趙世瑜，《狂歡與日常：明清以來的廟會與民間社會》，北京市：三聯書店出版社，2002。

柯志明，《米糖相剋》，臺北市：群學，2003。

卓克華，《從寺廟發現歷史》，臺北市：揚智文化，2003。

蔡龍保，《推動時代的巨輪：日治中期的臺灣國有鐵路 1910-1936》，臺北市：臺灣古籍，2004。

呂紹理，《展示臺灣：權力、空間與殖民統治的形象表述》，臺北市：麥田出版，2005。

張子文，郭啓傳，林偉洲撰文；國家圖書館特藏組編輯，《臺灣歷史人物小傳：明清暨日據時期》，臺北市：國家圖書館出版，2006。

呂理政主編，《早期臺灣歷史文獻研究書目》，臺北市：南天，2006。

王美雪執行編輯，《日記與臺灣史研究：林獻堂先生逝世 50 週年紀念論文集》V.1、2，臺北市：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08。

蔡龍保，《殖民統治之基礎工程：日治時期臺灣道路事業之研究 1895-1945》，臺北市：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發行，2008。

張仲禮，《中國紳士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 其他

臺灣總督府交通局編，《臺灣鐵道旅行案内》，臺北：臺灣總督府交通局鐵道部，1930。

尹建中等編，《民間技藝術人材生命史研究》，第六年度中國民間傳統技藝與藝能調查研究，教育部委託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系研究，1988。

林經甫；劉還月，《變遷中的臺閩戲曲與文化》，臺北：臺原，1990。

邱坤良，《日治時期臺灣戲劇之研究》，臺北：自立晚報，1992。

林瑞雄，《中國傳統施工工具及施作方法之調查研究》，行政院文建會委託，1992。

王式能編，《惠安石雕》，福建：福建省出版總社，1993。

吳捷秋，《梨園戲藝術史論》，臺北市：施合鄭民俗文化基金會，1994。

黃美娥，《重層現代性鏡像：日治時代臺灣傳統文人的文化視域與文學想像》，臺北市：麥田出版，2004。

葉淑珍，〈日治時代臺灣經濟的發展：現代化及日本化的過程〉，《「臺灣歷史經濟發展研討會」論文集》，臺中縣霧峰鄉：臺灣省諮議會，2004，頁 93-102。

## 碩博士論文

葉乃齊，《臺灣傳統營造技術的變遷初探：清代至日本殖民時期》，臺北市：國立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博士論文，2002。

李毓嵐，《世變與時變—日治時期臺灣傳統文人的肆應》，臺北市：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博士論文，2007。

蔡淵絜，《清代臺灣的社會領導階層》，臺北市：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70。

姚村雄，《臺灣廟宇石雕裝飾藝術之研究》，臺北市：臺灣師範大學美術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1。

魏容華，《日據時代臺中市都市發展之研究》，臺北市：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1。

白勝喜，《中國古代禮制空間的象徵意義》，臺北市：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碩士論文，1994。

曾月吟，《日據時期朝天宮與北港地區之發展》，嘉義：中正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5。

李昶夏，《北港朝天宮宗教藝術之探討：以建築裝飾為例》，臺北市：中國文化大學藝術研究所碩士論文，1995。

梁靜萍，《日據時期臺灣「建築文化資產」保存活動發展之歷史過程》，中壢市：中原大學建築研究所碩士論文，1996。

楊永彬，《臺灣紳商與早期日本殖民政權的關係：1895-1905 年》，臺北市：臺灣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6。

黃士娟，《日治時期臺灣宗教政策下之神社建築》，中壢市：中原大學建築研究所碩士論文，1997。



王興安，《殖民地統治與地方菁英——以新竹、苗栗地區為中心 1895 年-1935 年》，臺北市：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9。

王興安，《殖民地統治與地方菁英——以新竹、苗栗為中心》，臺北市：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9。

莊耀棋，《在臺惠安峰前村蔣氏打石匠師群之研究》，臺北市：國立藝術學院傳統藝術研究所碩士論文，2000。

廖芳佳，《傳統大木匠師許漢珍廟宇作品之研究》，臺南市：成功大學建築研究所碩士論文，2000。

葉俊麟，《日治時期洗石子技術之研究》，中壢市：中原大學建築碩士論文，2000。

林麗雯，《從三峽祖師廟中學院背景作品談李梅樹主導之意義》，中壢市：中央大學藝術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1。

石淑棻，《臺灣廟宇敘事性雕繪題材分析——以桃竹苗地區廟宇為例》，中壢市：中央大學藝術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2。

劉淑音，《臺灣傳統建築吉祥裝飾：集瑞構圖的表現與運用》，臺北縣：臺北大學民俗藝術研究所碩士論文，2003。

趙俊祥，《臺灣古蹟的歷史形成過程-以清代志書「古蹟」為探討》，中壢市：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3。

康家誠，《豐原地區無祀孤魂崇拜研究》，臺南市：臺南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2004。

鄭碧英，《臺灣傳統寺廟宗祠供桌之研究》，中壢市：中原大學建築研究所，2004。

薛建蓉，《清代臺灣士紳角色扮演及在地意識研究：以竹塹文人鄭用錫與林占梅為探討對象》，臺南市：成功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5。

廖玉珍，《傳統大木匠師陳便廟宇作品之研究》，臺南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2006。

劉安琪，《廟宇戲臺空間之研究：以桃園縣為例》，雲林縣：雲林科技大學空間設計系碩士論文，2006。

許雅婷，《臺南市廟宇類古蹟石雕作品之研究》，臺南市：成功大學建築研究所歷史保存組碩士論文，2006。

吳昱瑩，《日治時期台灣建築會研究》，臺北市：國立台北藝術大學文化資源學院建築與古蹟保存研究所碩士論文，2006。

陳翠慧，《運用 3D 雷射掃描技術探討臺灣日治時期祠廟建築疊斗式木構架之尺寸計畫》，臺南市：成功大學建築研究所碩士論文，2007。

賴恆毅，《張麗俊水竹居主人日記文學作品研究》，臺北市：臺北教育大學碩士論文，2007。

許書惠，《從《水竹居主人日記》看日治時期常民社會生活中的演藝活動》，臺北市：國立台北藝術大學文化資源學院傳統藝術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

## 報紙、期刊

《臺灣日日新報》

《臺灣鐵道案内》，臺北：臺灣總督府鐵道部，1930。

劉枝萬編，〈臺灣省寺廟教堂名稱、主神、地址調查表〉，《臺灣文獻》11：2，頁 37-236，1960。

劉枝萬，〈清代臺灣之寺廟一〉，《臺北文獻》4 期，1963 年 6 月，頁 101-120。

王世慶，〈民間信仰在不同祖籍移民的鄉村之歷史〉，《臺灣文獻》23：3，1972，頁 1-38。

余光弘，〈臺灣地區民間宗教的發展—寺廟調查資料之分析〉，《民族學研究所集刊》53，1982，頁 67-105。

橫森久美，〈臺灣における神社—皇民化政策との関連において〉，《臺灣近代史研究》第四號，東京都：綠蔭書房，1982，頁 187-221。

林美容，〈彰化媽祖的信仰圈〉，《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68，1990 年 6 月，頁 41-104。

洪秋芬，〈日據初期臺灣的保甲制度 1895~1903〉，《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第 21 期，1992 年 6 月，頁 439-471。

黃美娥，〈日治時代臺灣詩社林立的社會考察〉，《臺灣風物》43：8，1997 年 9 月，頁 43-88。

許雪姬，〈張麗俊先生〈水竹居主人日記〉的史料價值〉，《中縣文獻》6，1998 年 1 月，頁 1-34。

陳美玲，《鹿港彩繪司郭氏家族研究》，《視覺藝術》2：999，1999 年 5 月，頁 71-119。

許雪姬，〈有關臺中縣立文化中心出版品的一些看法〉，《中縣文獻》9，2002 年 10 月，頁 7-30。

許雪姬，〈由〈水竹居主人日記〉看豐原慈濟宮的改建及張麗俊所扮演的角色〉《地方文獻學術研討會議論文》，2002，頁 9-10。（未刊稿）

謝宗榮，〈臺灣寺廟建築的空間觀念〉，《臺灣工藝》，2002 年 10 月，頁 73-85。

洪秋芬，〈日治時期殖民政府和地方宗教信仰中心關係之探討—豐原慈濟宮個案研究〉，《思與言》42，2004 年 6 月，頁 1-41。

許雪姬，〈林獻堂與櫟社〉，《兩岸發展史研究》，2006 年 12 月。

陸方龍，〈試論日治時期來台福州班的劇種問題〉，《民俗曲藝》151，2006 年 3 月，頁 145-184。

柯孟潔，〈台中市新樂軒與何厝關係之研究〉，《民俗曲藝》152，2006 年 6 月，頁 221-251。

舒奎翰，〈神聖與凡俗的交錯：臺中市東、西區土地公廟的研究〉，《民俗曲藝》152，2006 年 6 月，頁 85-137。

許俊雅，〈回顧與前瞻：近二十年來臺灣古典文學研究述評〉，《漢學研究通訊》25：4，2006 年 11 月，頁 33-46。

梅慧玉，〈社會記憶的書寫與實踐：一個地方版廟誌的產生〉，《民俗曲藝》154，2006 年 12 月，頁 77-131。

余淑娟，〈戲曲贊助與街戲的變遷：以新加坡韭菜芭城隍慶典為例〉，《民俗曲藝》155，2007 年 3 月，頁 227-264。

顏娟英，〈日治時期寺廟建築的新舊衝突—1917 年彰化南瑤宮改築事件〉，《美術史研究期刊》第 22 期，2007，頁 191-266。

陳芳妹，〈物質文化與族群識別關係問題—以鄞山寺八卦文鐵香爐為例〉，《美術史研究集刊》22 期，2007 年 3 月，頁 89-190。

謝世英，〈妥協的現代性：日治時期臺灣傳統廟宇彩繪師潘春源〉，《藝術學研究》第三期，2008 年 5 月，頁 120-160。

林鶴宜，〈文學與文化：臺灣傳統戲曲的文本研究(專輯 II)〉，《民俗曲藝》160，2008 年 6 月，頁 1-4。



## 附錄目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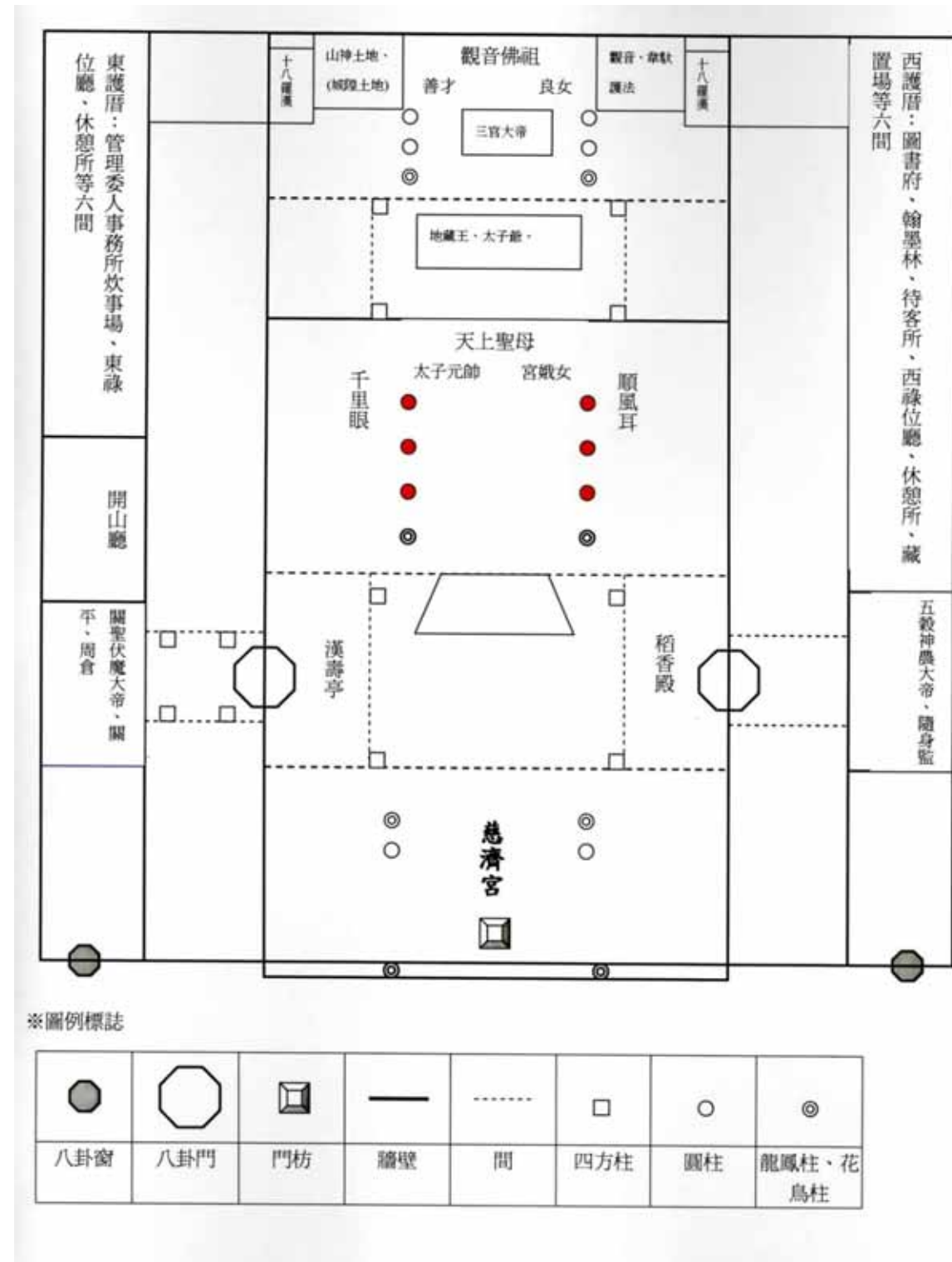
附錄 一：1917 年~1936 年豐原慈濟宮修築紀錄 .....	125
附錄 二：1929 年-1930 年的會議通知及相關紀錄 (感謝家屬張正魁先生提供) .....	133
附錄 三：大正十三、十五年慈濟宮修繕會收支明細(以蘇州碼表示).....	137
附錄 四：1923~1930 年慈濟宮修繕收支明細原始資料 .....	139
附錄 五：1916~1931 年 5 月 15 日豐原街慈濟宮修繕帳冊 .....	150
附錄 六：比例圖(一)〈1916~1931 年 5 月 15 日豐原街慈濟宮修繕帳冊〉 .....	155
附錄 七：1925 年林成借款 .....	160
附錄 八：工料金比例圖 .....	161
附錄 九：豐原慈濟宮立柱 .....	164
附錄 十：豐原慈濟宮八卦門石堵 .....	174
附錄 十一：二十四孝堵 (圖片來源：筆者自繪、田調照片).....	182
附錄 十二：三川殿步口廊石雕分布圖 (筆者自繪、田調照片).....	188
附錄 十三：水車堵(圖片來源：筆者自繪、田調照片).....	192



## 附錄 一：1917 年~1936 年豐原慈濟宮修築紀錄

圖 1 慈濟宮平面圖(1936 年版)

坪數：259坪9合7勺(台中州豐原郡《寺廟臺帳》)，約是859平方公尺



第一階段：1917.9.24~1923.10.24(約 6 年)。  
圖 2〈慈濟宮修築工序總圖〉： 第二階段：1923.11.27~1936.6.12(約 13 年)。



※**數字**：按時間編排修築順序。(圖 2~圖 6)



**其他：**

**3-2** 八角人物窗：1921.11.11~1926.7.5。

**1.鋪磚順序：**1924.11 月 1~1928.4.25(稻香殿、漢壽亭→八角門兩廊→三川殿→正殿前天井→拜亭→大殿→前埕磚)。

**2.油漆順序：**1925.4.23~10.24。觀音殿(1923 年 10 月 24 日神像陞座儀式前就完成)→東西護厝→漢壽亭→稻香殿→三川殿配兩廊(劉沛然)，大殿連拜亭(陳茂雲)。

**3.完工** 1936.6.12。原本因為市街改正要拆除西護厝和稻香殿，在張麗俊的奔走下，派人來測量定界，才得以保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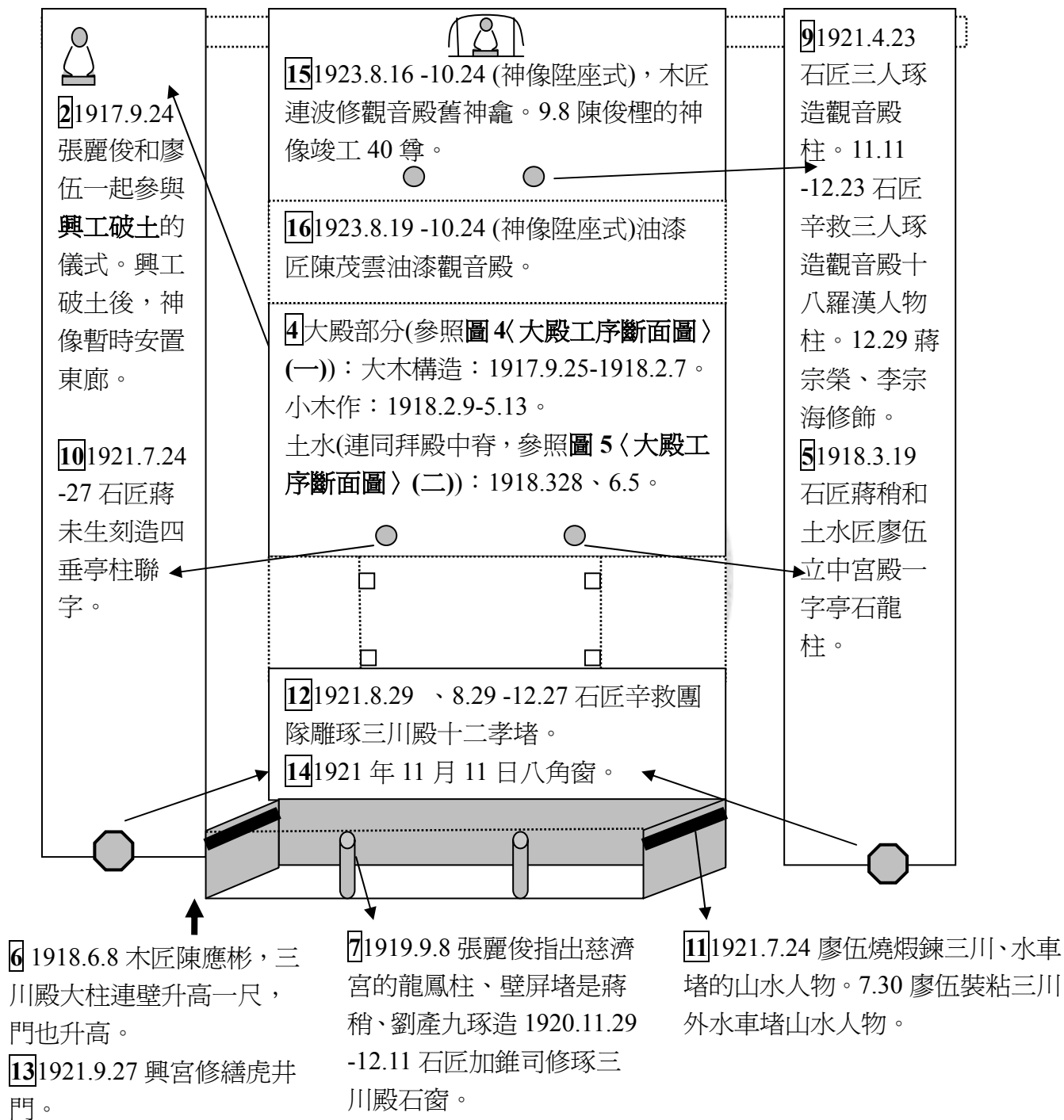


圖 3：慈濟宮修築細節 (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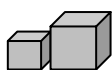
第一階段：11917.9.24~161923.10.24。

(約 6 年，以三川殿、大殿和觀音殿修繕為主)

11917.9.14 後殿為豐原公學校女子教室，因慈濟宮修築而遷至別處。



31917.10.24 龍柱、石獅的石料運來。



81920.5.24 慈濟宮的廟埕的兩筆被重複賣給彰化銀行，最後慈濟宮修繕會買其他地向彰銀換取。

圖 4 〈大殿工序斷面圖〉(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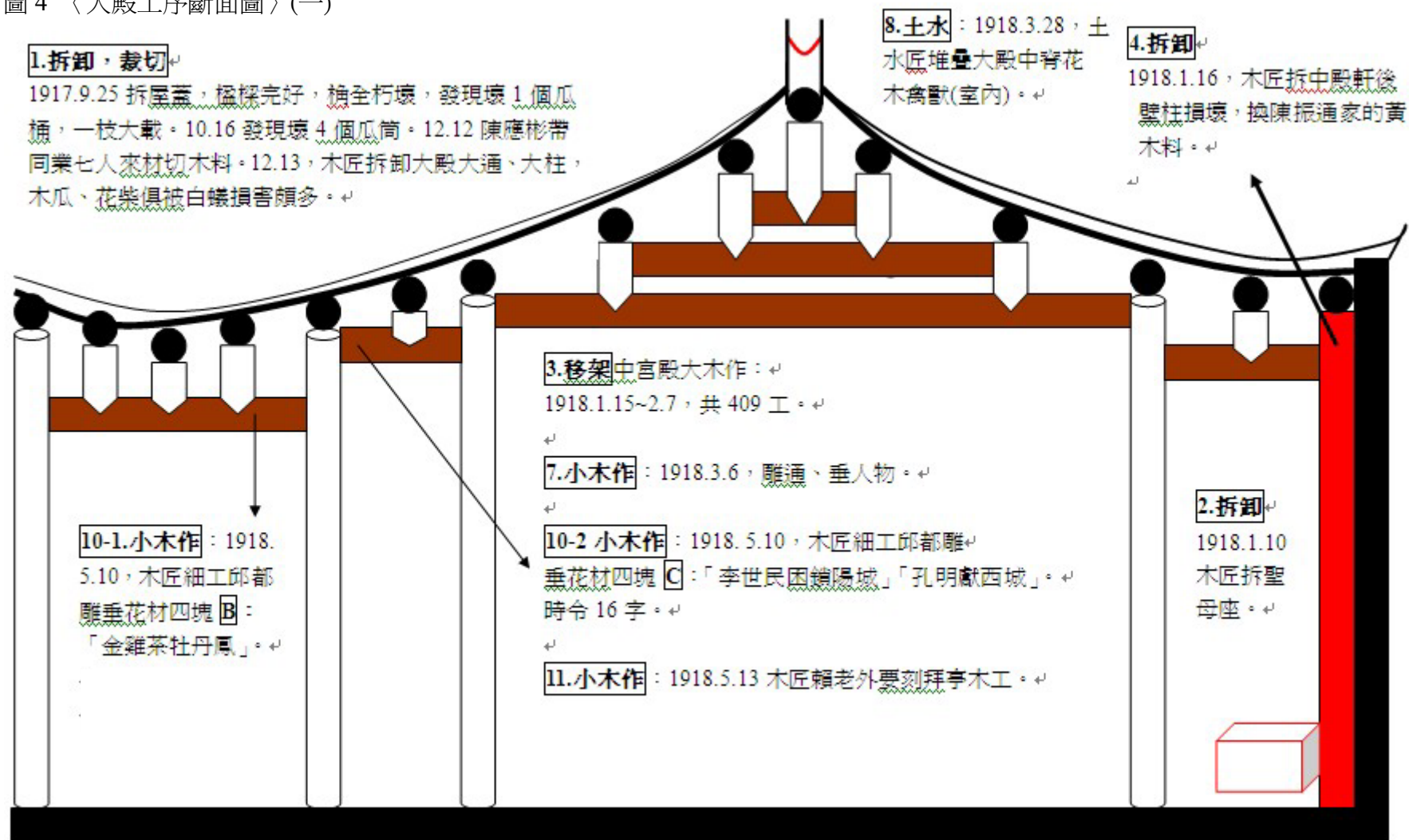


圖 5 〈大殿工序斷面圖〉(二)：拜殿部分



圖 6：慈濟宮修築細節(二)

第二階段：1923.11.27~1936.6.12(約 13 年，以東西兩廊為主)。

此圖為 **17**1923.11.27~**29**1925.4.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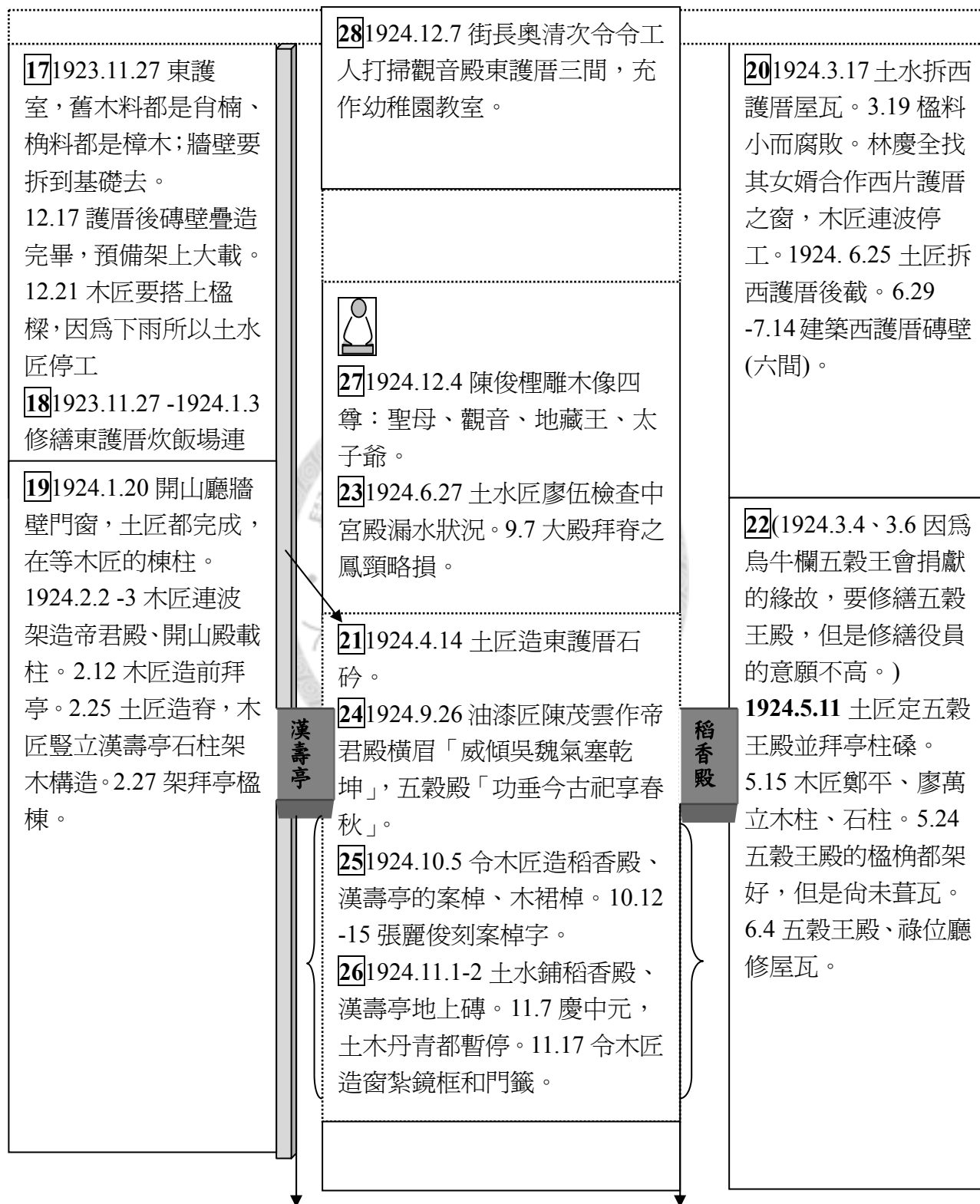


圖 7：慈濟宮修築工序細節(三)

第二階段：1923.11.27~1936.6.12(約 13 年，以東西兩廊和彩繪為主)。

此圖為 **30**1925.5.9~**46**1926.7.5。

**31**1925.6.11 張麗俊分工，劉沛然負責三川配兩廊，陳茂雲負責中宮連拜亭。

**35**1925.8.14、8.18 東西兩片磚牆會侵入豐原女子學校敷地三、四尺，要向管理人陳英杰借地證書，張麗俊命張世藩將牆界測量好。確定好是兩丈七尺，寬三尺五寸。

**36**1925.8.27 張麗俊在家書慈濟宮修繕略記。9.24 9.-30，張麗俊到琢瑞昌石店書八角門石堵字。9.26 張麗俊到琢瑞昌石店監視林慶通隸書慈濟宮修繕略記。11.18 琢瑞昌石店詹漢琢造八角門邊石堵。→ **44**八角石堵裝入慈濟宮牆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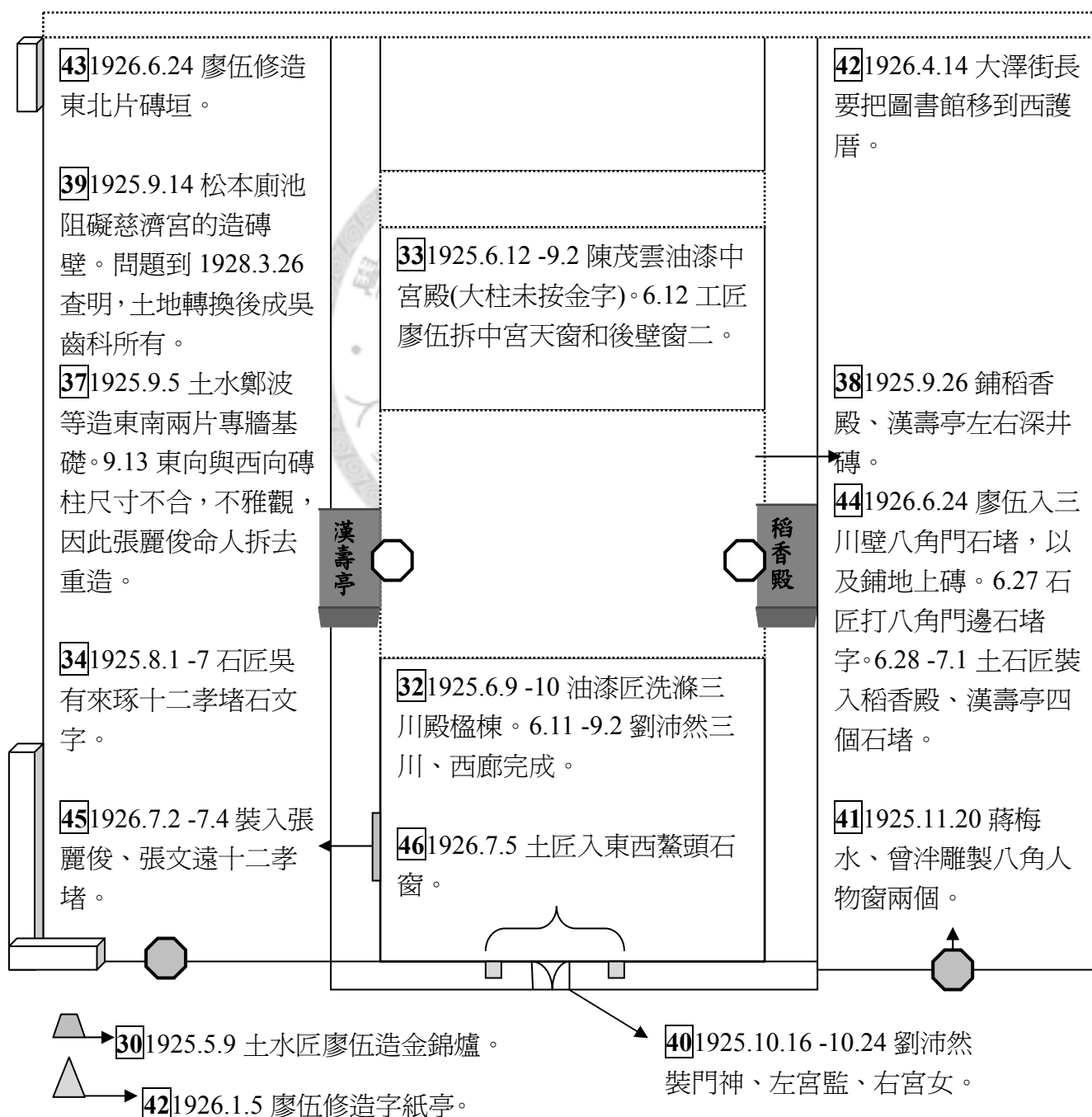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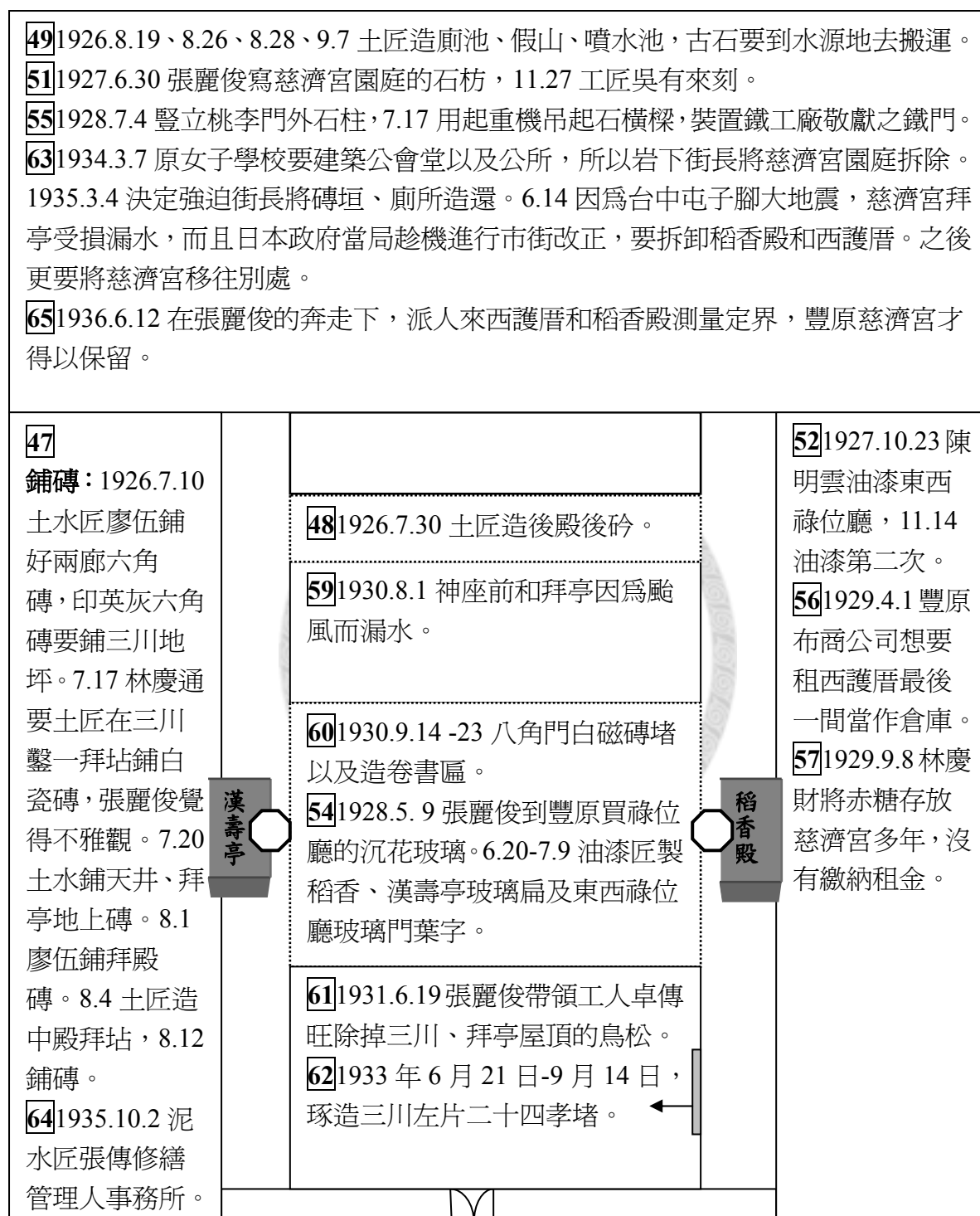


圖 8：慈濟宮修築工序細節(四)

第二階段：1923.11.27~1936.6.12(約 13 年)。此圖為 [47]1926.7.10~[65]1936.6.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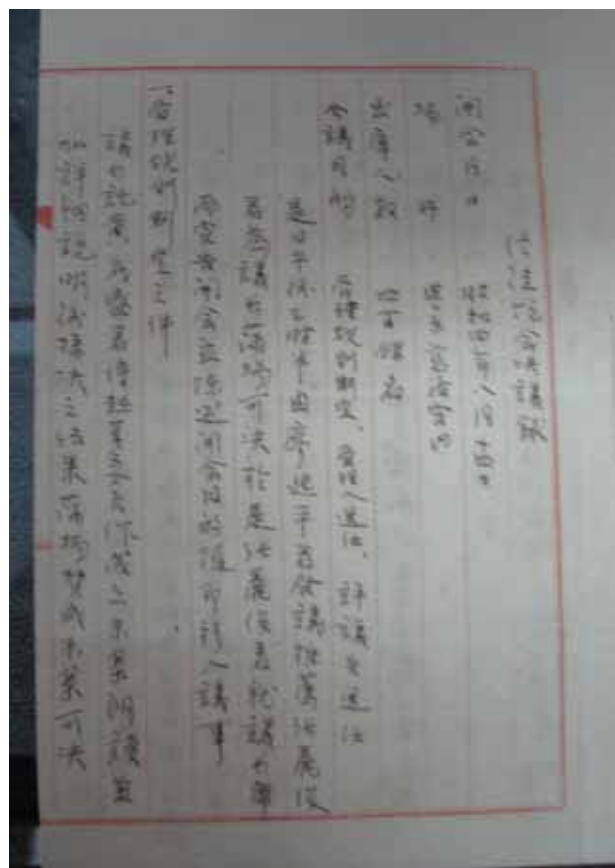
[53]1928.3.11 尤欽亮、廖慶製英灰石板，4.25 詹德性鋪前埕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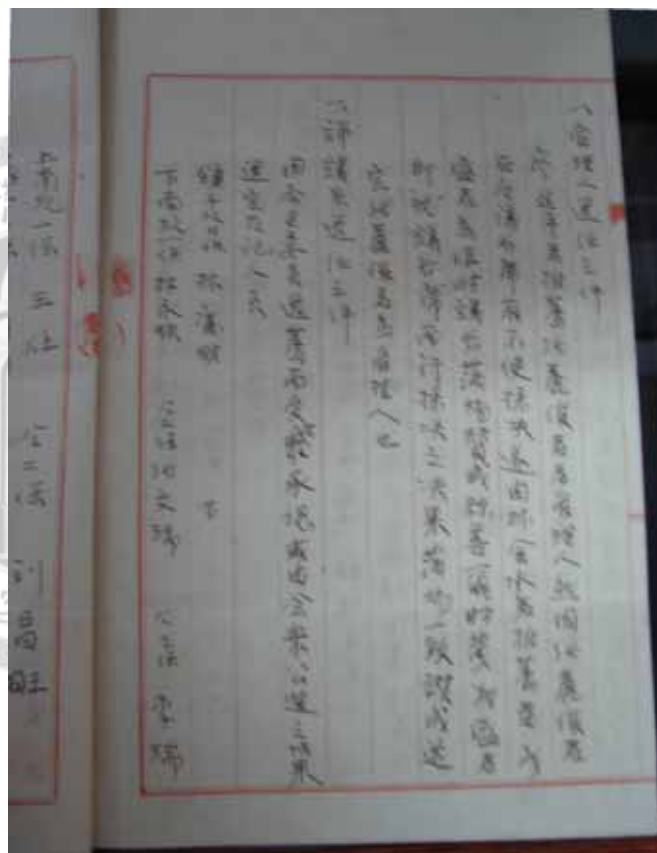
[50]1926.8.26 張麗俊書慈濟宮門標大字。

附錄 二： 1929 年-1930 年的會議通知及相關紀錄 (感謝家屬張正魁先生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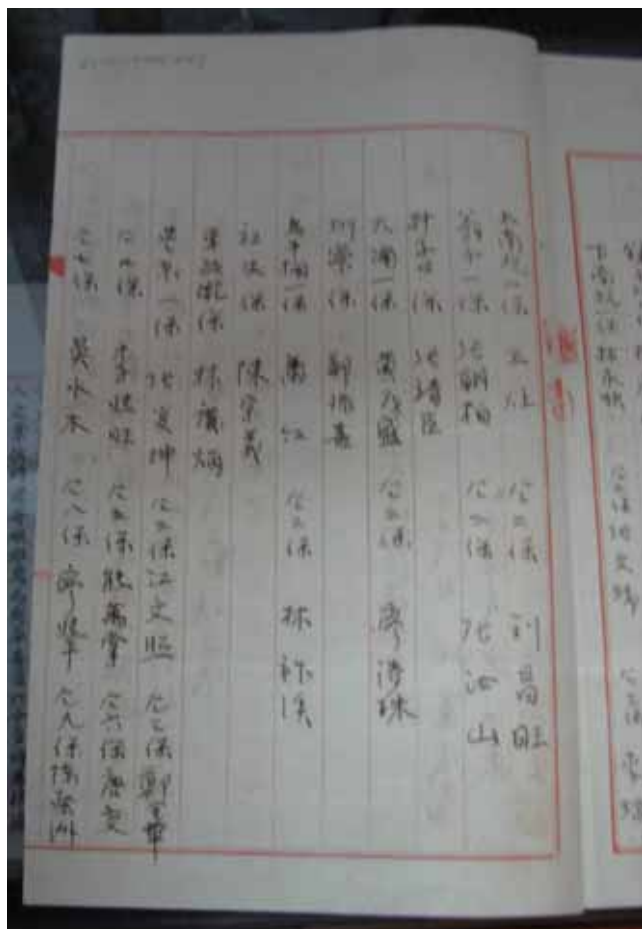
1-1：1929 年 8 月 14 日〈信徒總會決議錄〉(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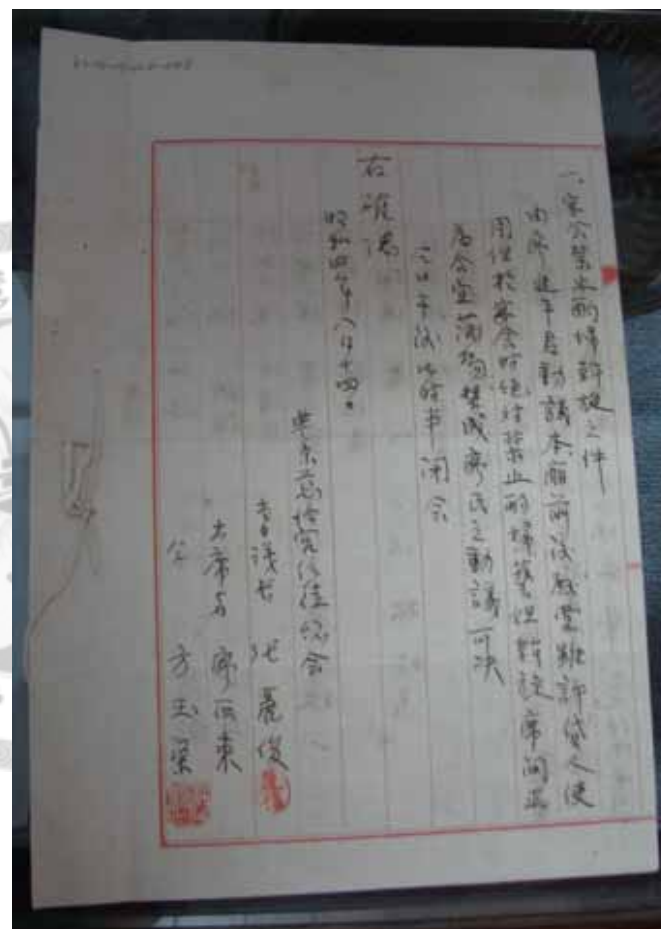
1-2：1929 年 8 月 14 日〈信徒總會決議錄〉(二)



1-3：1929年8月14日〈信徒總會決議錄〉(三)



1-4：1929年8月14日〈信徒總會決議錄〉(四)







2-3：1929 年 8 月 30 日修繕會會議紀錄(三)



2-4：1929 年 8 月 30 日修繕會會議紀錄註解

圖 2-1~2-3〈會議紀錄〉（《水竹居主人日記》(八)，頁 91-92，1930 年 8 月 30 日)

(一)議長：李進旺

(二)廟內外使用費用，依據黃茂盛的建議，每間一個月定三圓以上，私宴者每一席二角，加用炊事場者，每一回二圓，廟外行商要收多少租金，由管理人斟酌決定。

(三)廟內外事務處理由管理者自行決定。

(四)廟祝指定為永福，廟務凡事亦照舊，只有初一十五時要對商人要求香油錢。

(五)管理人手續證明書，改日要捺印。

附錄 三：大正十三、十五年慈濟宮修繕會收支明細(以蘇州碼表示)

原始資料來源：「附件十一：大正十三年(1924)慈濟宮修繕會收支表(一)、(二)、大正十五年(1926)慈濟宮修繕會收支表(三)」，《水竹居主人日記》(十)，頁 334-335。

(一) 大正十三年(1924 年)慈濟宮修繕會收支明細

收入：571.5 圓

支出：591.94 圓

餘：29.56 圓

(1) 收入細目

收入	人名	林獻堂	朱滿堂	林榮泰	張光月	豐原七保	林江生 (福神代 金)	林施甜	林古	湧泉	林添
	金額(圓)	50	20	20	10	560	125	50	40	130	50

陳金貴	莊添	林紅毛	魏銀	廖桶	施梁柱	陳振德	林有山	廖盛祥	林瑞德	補收廖文 煥	計
40	20	20	20	20	140	20	30	50	10	140	1565

(2)支出細目

支出	人名	魏銀	林慶通	陳茂雲	足赤(280片)	鐵釘	管詹留	呂天倫(石灰)	樹手	廖伍	陳銀參(小工)
	金額(圓)	50	35	440	40	10	40	544	20	95	130

連波	義和(木料)	林倉(運沙)	林天送(小工)	陳猷(木料)	小計
190	50	100	20	170	1934

(二) 大正十五年(1926)慈濟宮修繕會收支明細

收入：205 圓

支出：265 圓

(一) 收入細目

收入	人名	劉朝和(石堵金)	文端賠枋棚	紀慶石堵金)	游添木	小計
	金額	20	10	80	10	120

(二)支出細目

支出	人名	廖伍	劉沛然	小計
	金額(圓)	150	105	255

附錄 四：1923~1930 年慈濟宮修繕收支明細原始資料

(筆者自攝，感謝家屬張正魁先生提供。2010.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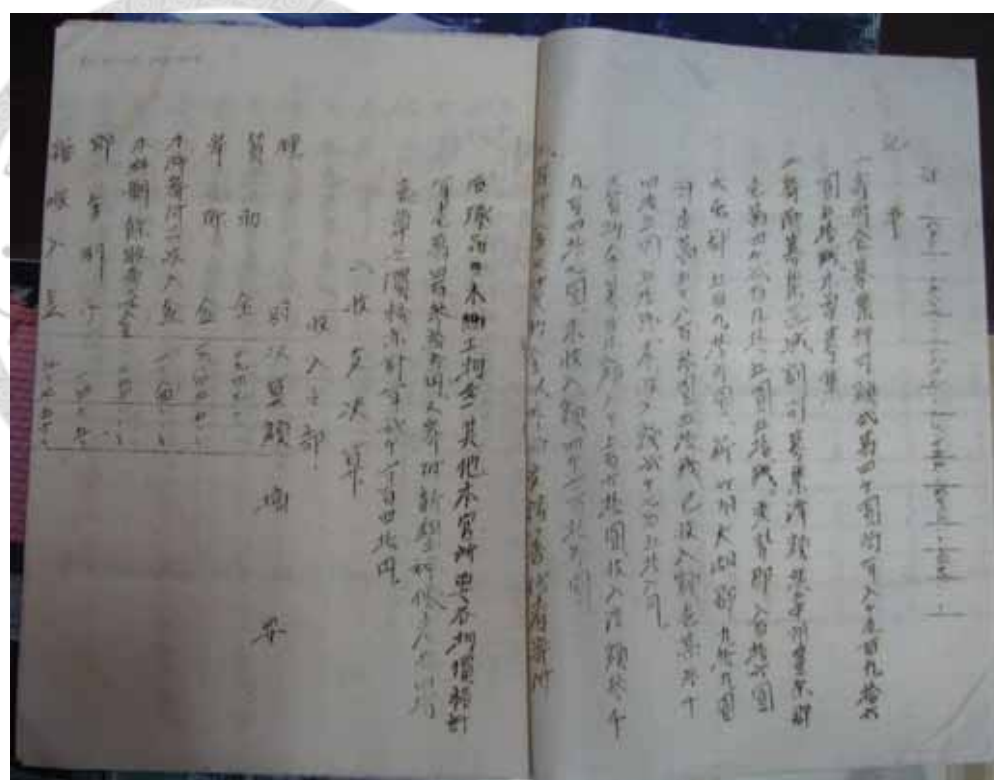
(一)〈1916 年~1923 年九月末 慈濟宮修繕寄附金及贊助金收支決算表〉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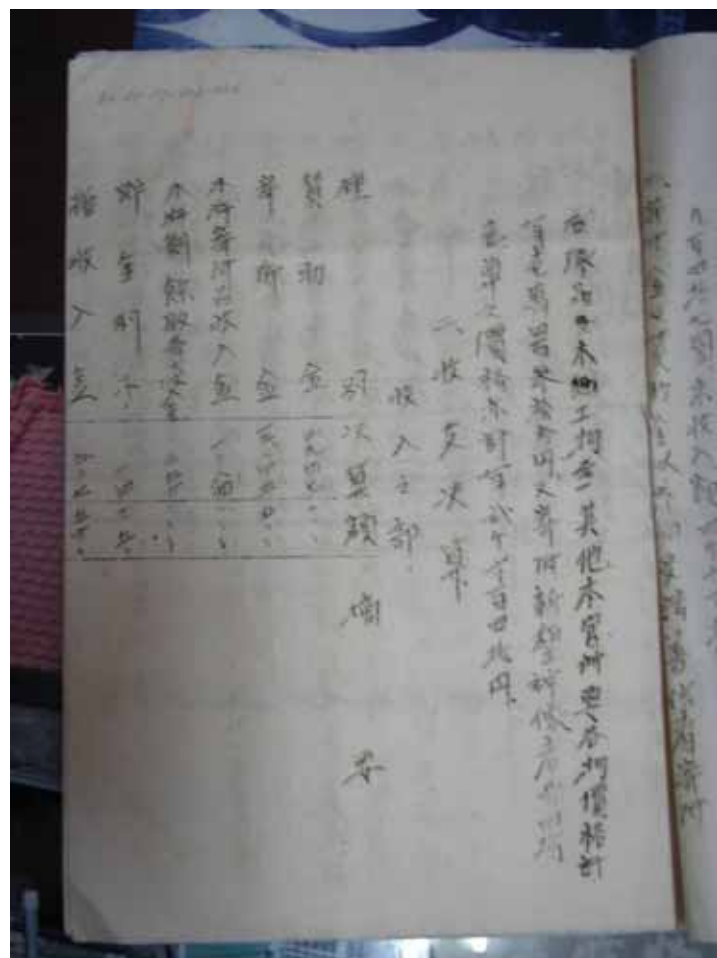
Handwritten ledger page 1, showing financial records with multiple columns and rows of text. The text is written in traditional Chinese characters.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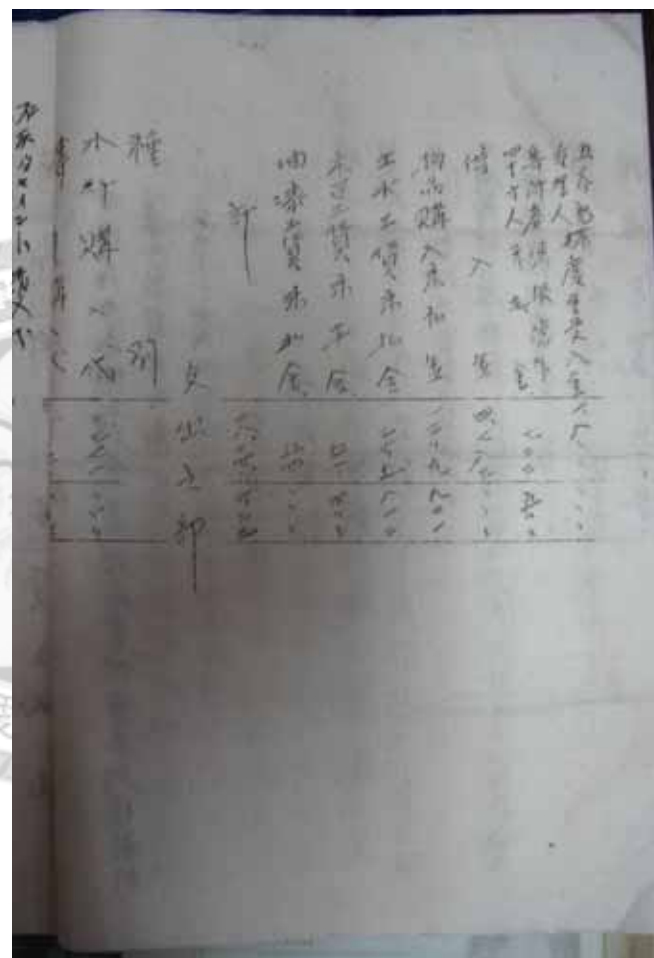


Handwritten ledger page 2, showing financial records with multiple columns and rows of text. The text is written in traditional Chinese characters.

3.



4.



5.

[illegible]

6.

相子達	銀	廿五	廿五
諸	雜	四	四
石柯	新	一	一
神像	年	一	一
木所	新	一	一
油漆	工	一	一
三	新	一	一
現	金	一	一
計		一	一
共	員	一	一
債	與	一	一
財	產	一	一
額	比	一	一
較		一	一

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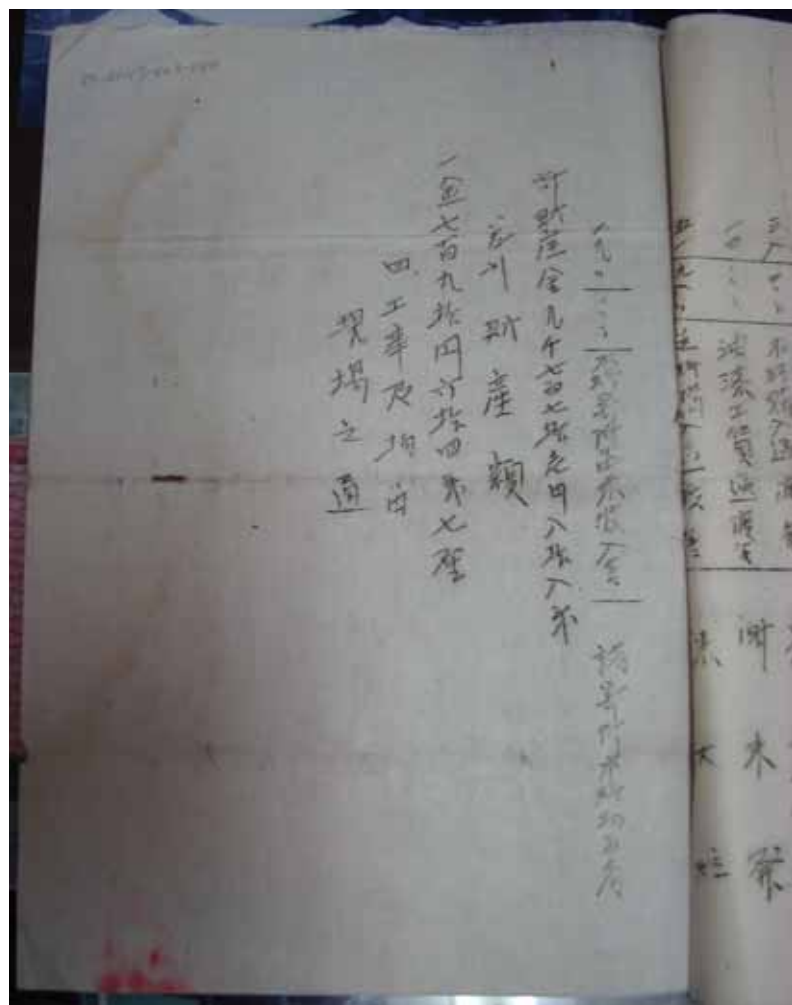
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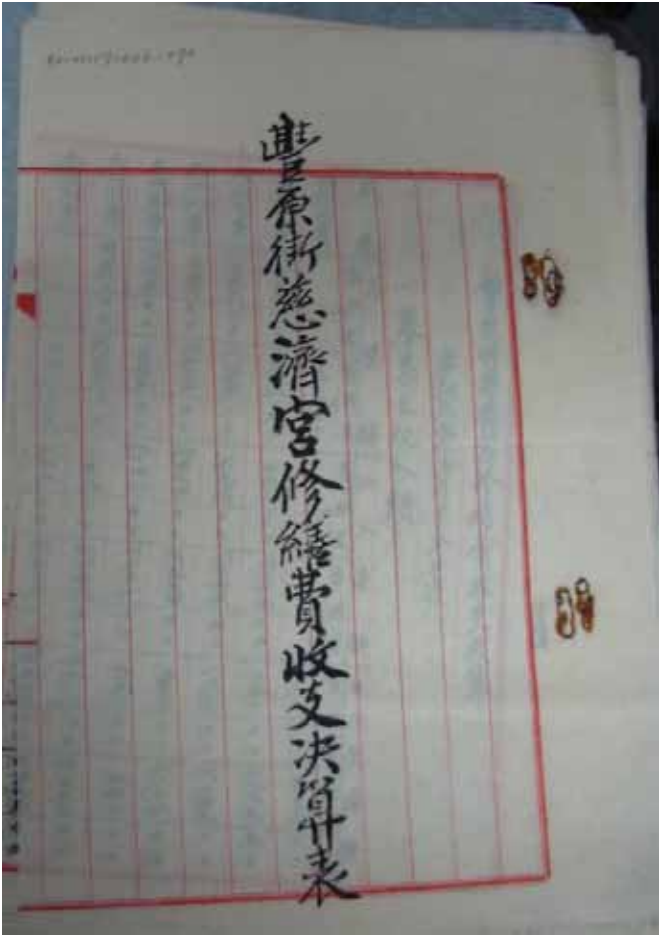


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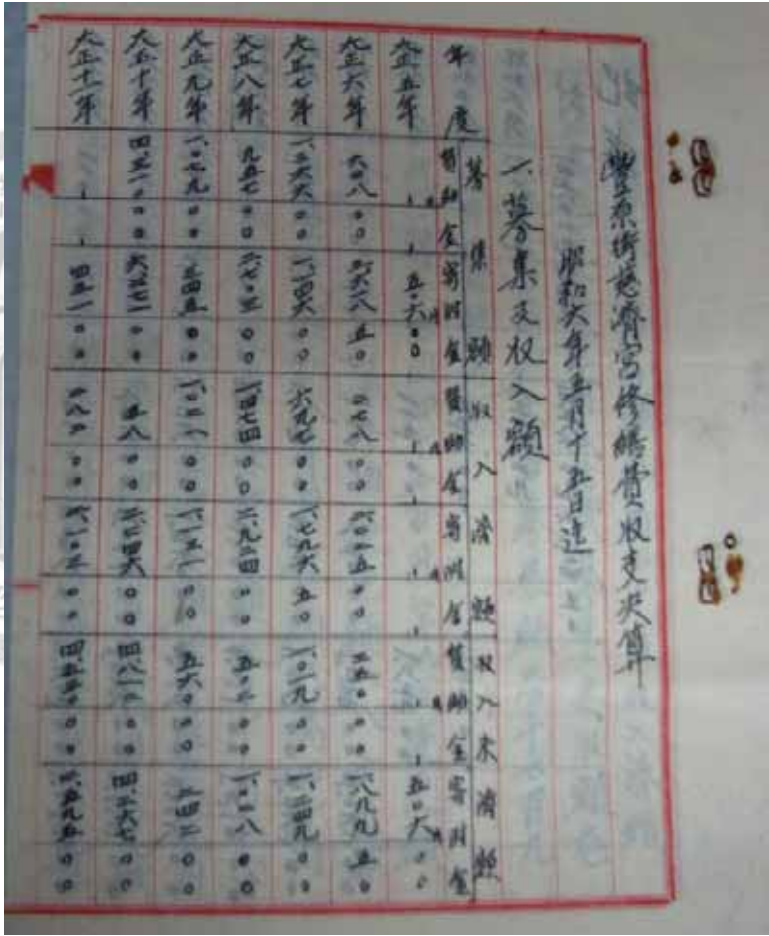
(二) 〈1916 年~1931 年 5 月 15 日豐原街慈濟宮修繕費收支決算表〉

1.



豐原街慈濟宮修繕費收支決算表

2.



年 度	修繕費收入	修繕費支出	修繕費結存
大正五年	...	...	...
大正六年	...	...	...
大正七年	...	...	...
大正八年	...	...	...
大正九年	...	...	...
大正十年	...	...	...
大正十一年	...	...	...





6.

[illegible]



7.

[illegible]

附錄 五：1916~1931 年 5 月 15 日豐原街慈濟宮修繕帳冊

(一) 1916 年~1931 年 5 月 15 日豐原街慈濟宮修繕許可、實際募集費用

1. 寄附金募集許可費用：27000 圓

次數	第一回	第二回	第三回	第四回	小計	第五回	總計
金額	4500 圓	3500 圓	8000 圓	8000 圓	24000 圓	3000 圓	27000 圓

第五回	
已收	未收
1585 圓	1165 圓

2. 1916 年~1931 年 5 月 15 日豐原街慈濟宮修繕寄附金、贊助金募集

募集金額		收入金額		其他物品價值	
贊助金	寄附金	贊助金	寄附金	石雕、木作品等	41 尊神像
14582 圓 29 錢	24941 圓 50 錢(2289 圓 50 錢?)	14582 圓 29 錢	21874 圓 50 錢	10433 圓	2640 圓

(二) 1916 年~1923 年九月末 慈濟宮修繕金額募集區域：15,803 圓

區域	台中州豐原郡	東勢郡	大屯郡	新竹州大湖郡	計	已收入	未收入
募集金額	14,295 圓 50 錢	816 圓	593 圓	99 圓	15,803 圓	13,045 圓 50 錢	2,758 圓
比例(約)	100%	5.5%	4%	0.7%			



(三)〈1916 年~1931 年 5 月 15 日豐原街慈濟宮修繕費募集情形〉以年代區分(單位/圓)

時間	募集金額			收入金額			尚未收齊金額		
	贊助金	寄附金	小計	贊助金	寄附金	小計	贊助金	寄附金	小計
大正五年		506.00	<b>560.00</b>	0.00	0.00	<b>0.00</b>	0.00	506.00	<b>506.00</b>
大正六年	628.00	3618.50	<b>4246.50</b>	278.00	2225.00	<b>2503.00</b>	250.00	1899.50	<b>2149.50</b>
大正七年	1366.00	1148.00	<b>2514.00</b>	697.00	1796.50	<b>2439.50</b>	1019.00	1249.00	<b>2268.00</b>
大正八年	957.00	2703.00	<b>3660.00</b>	1474.00	2924.00	<b>4398.00</b>	502.00	1028.00	<b>1530.00</b>
大正九年	1079.00	345.00	<b>1424.00</b>	1021.00	1131	<b>2152.00</b>	560.00	242.00	<b>802.00</b>
大正十年	4310.00	6271.00	<b>10581.00</b>	58.00	2246.00	<b>2304.00</b>	4812.00	4267.00	<b>9079.00</b>
大正十一年	0.00	431.00	<b>431.00</b>	282.00	2103.00	<b>2384.00</b>	4530.00	2595.00	<b>7125.00</b>
大正十二年九月末	220.00	783.00	<b>1003.00</b>	137.00	650.00	<b>787.00</b>	4613.00	2758.00	<b>7365.00</b>
總計	8560.00	15805.50	<b>24365.00</b>	3947.00	17045.50	<b>約 13992.00</b>	46177.00	2758.00	<b>48858.00</b>
大正十二年	220.00	850.00	<b>1070.00</b>	141.00	2048.00	<b>2189.00</b>	4609.00	1297.00	<b>5906.00</b>
大正十三年	1500.00	2852.00	<b>4352.00</b>	843.00	2022.00	<b>2865.00</b>	5266.00	2217.50	<b>7483.50</b>
大正十四年	843.00	2269.00	<b>3112.00</b>	1276.00	2460.50	<b>3736.50</b>	5033.00	2026.00	<b>7059.00</b>
大正十五年(昭和元年)	1452.00	200.00	<b>1652.00</b>	4474.00	312.00	<b>4786.00</b>	2011.00	1914.00	<b>3925.00</b>
昭和二年	554.00	2200.00	<b>2554.00</b>	1164.00	747.00	<b>1911.00</b>	1261.00	3367.00	<b>4628.00</b>
昭和三年	850.00	550.00	<b>1400.00</b>	137.00	850.00	<b>987.00</b>	1974.00	3067.00	<b>5041.00</b>
昭和四年	0.00	0.00	<b>0.00</b>	115.00	0.00	<b>115.00</b>	1859.00	0.00	<b>1859.00</b>
昭和五年末	0.00	0.00	<b>0.00</b>	556.00	0.00	<b>556.00</b>	1305.00	0.00	<b>1305.00</b>
昭和六年	1023.29	0.00	<b>1023.29</b>	2326.29	0.00	<b>2326.29</b>	0.00	0.00	<b>0.00</b>

大正五年~昭和六年總計	14582.29	24941.50		14582.29	21874.50				
-------------	----------	----------	--	----------	----------	--	--	--	--

(四) 收入

1. 1916 年~1923 年九月末慈濟宮修繕收入(單位/圓)：28246.633 圓

種類	贊助金	寄附金	木料寄附	木料販賣收入	儲金利息	五穀王會收入金	修築會四十六人寄附(陳振德除外)
金額	2947.000	15045.500	1284.000	356.000	14.650	1800.000	722.500

雜收	借貸金	物品賒帳金額	土水匠未支付工金	木匠未支付工金	油漆匠未支付工	總計
507.560	4783.000	1309.921	365.812	56.400	54.000	28246.633

2. 1916 年~1931 年 5 月 15 日慈濟宮修繕收入(單位/圓)：40129 圓 79 錢

種類	贊助金	寄附金	製品寄附收入	木料販賣收入	儲金利息	其他收入	寄附金先收	總計
價格(圓)	14582.290	21874.500	1876.000	2640	14.650	751.760	674.500	40129.790

(五) 支出

1. 1916 年~1923 年九月末慈濟宮修繕支出(單位/圓)：28246.630 圓

材料	木料	磚瓦	石灰	磁料及色料	石板	沙土	石料寄附品	東勢角物產會社木料過渡金	油漆工資過渡金	色料購入過渡金	總計
金額	37771.020	不詳	480.000	1178.400	209.365	187.080	1571.700	28.200	14.000	51.080	41489.845

工金	木匠	土水	油漆	小工	總計
金額	3946.950	5183.150	200.000	3049.230	12379.33

其他	旅費	薪資	搬運費	新琮奐商號	寶藏奐商號	新順發商號	雜費	神像寄附金貸款	現金	總計
金額	148.070	1093.000	454.500	251.146	430.632	15.610	4113.922	205.000	16.703	6876.583

2. 1916 年~1931 年 5 月 15 日慈濟宮修繕支出(單位/圓)：42870 圓 788(43234 錢 8 厘)

材料	木料	磚瓦	石灰	石板	顏料	沙土	總計
金額	4966.101	3117.108	1245.26	510.965	1244.530	621.480	11705.372

工金	木匠	土水	油漆	小工	總計
金額	3377.050	7119.200	28.200	3800.820	14325.725

其他	旅費	薪資	搬運費	神像雕塑費	其他物品	寄附金損失	總計
金額	222.010	1094	491.550	360	815.467	38.220	3021.247

(六) 負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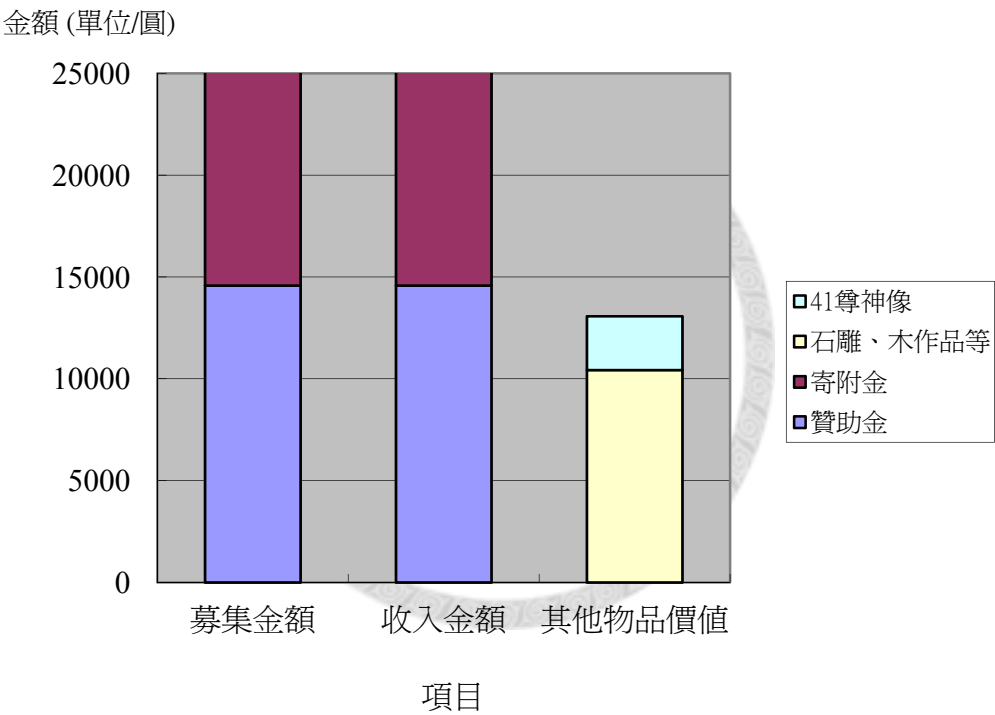
1. 1916 年~1923 年九月末慈濟宮修繕負債金額(單位/圓)：約 8981 圓
2. 1916 年~1931 年 5 月 15 日豐原街慈濟宮負債金額(單位/圓)：(7894 圓)

(七) 財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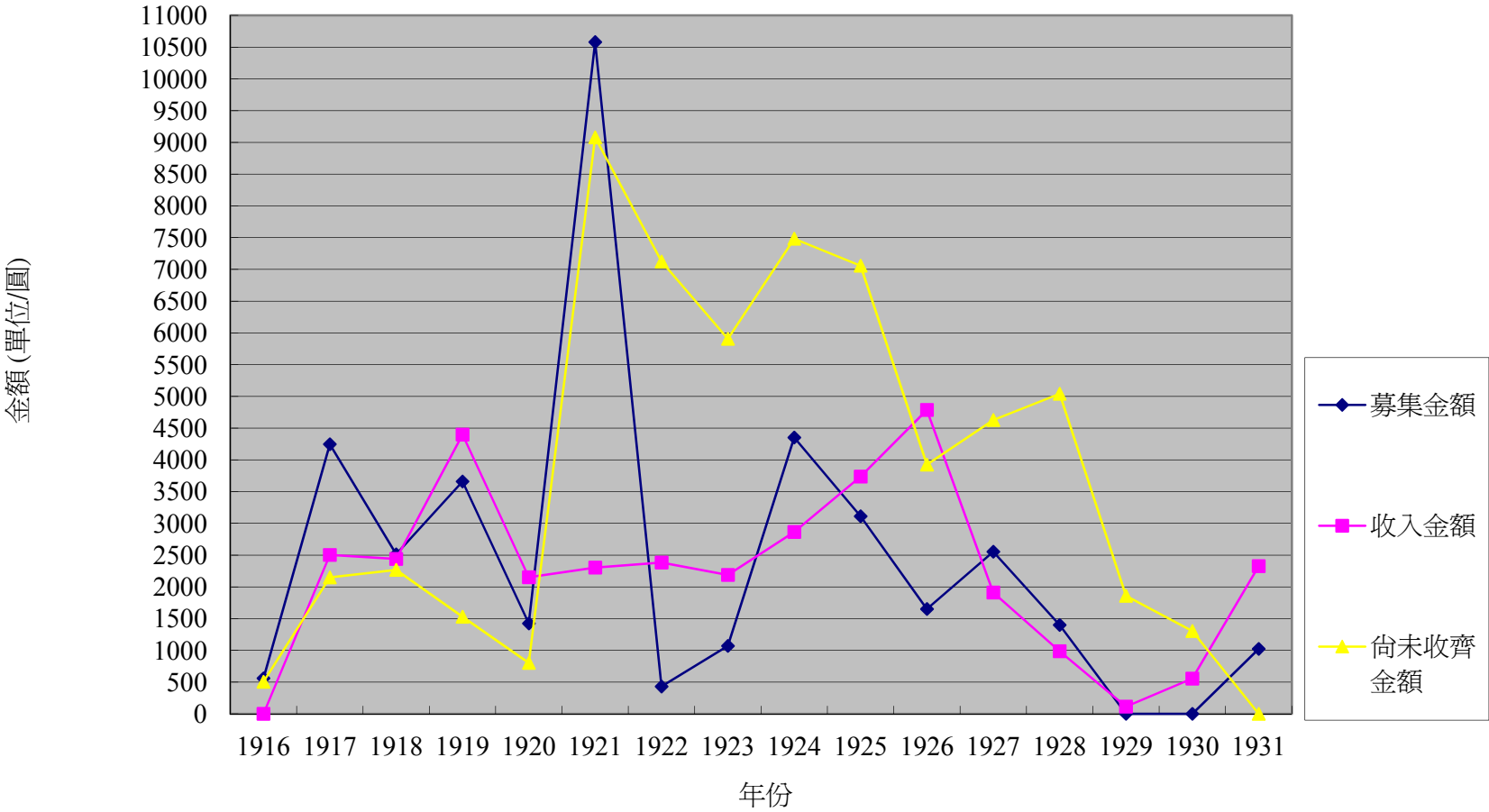
1. 1916 年~1923 年九月末慈濟宮財產金額(單位/圓)：約 9770 圓
2. 1916 年~1931 年 5 月 15 日豐原街慈濟宮財產金額(單位/圓)：131 圓 56

附錄 六：比例圖(一)〈1916~1931 年 5 月 15 日豐原街慈濟宮修繕帳冊〉

一、1916 年~1931 年 5 月 15 日豐原街慈濟宮修繕金額募集項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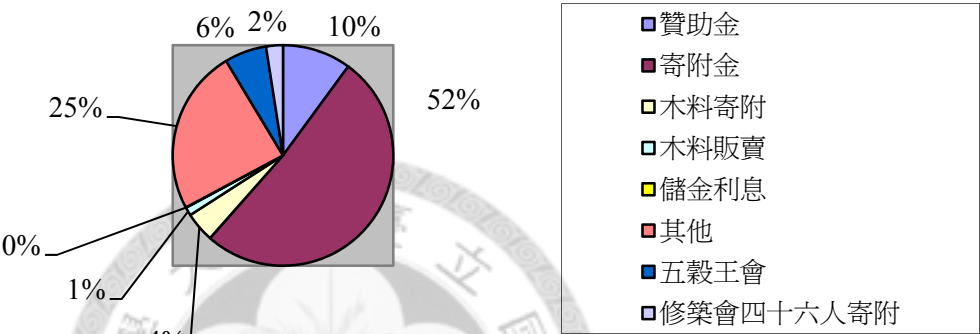


二、〈1916 年~1931 年 5 月 15 日豐原街慈濟宮年度修繕費募集情形〉（單位/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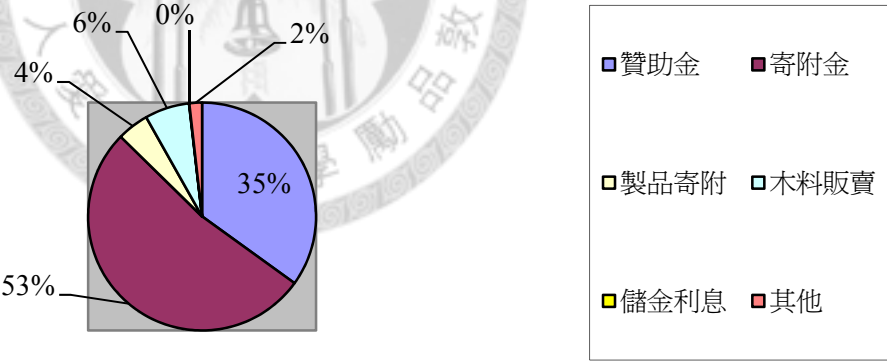


三、收入比例圖

1. 1916年~1923年9月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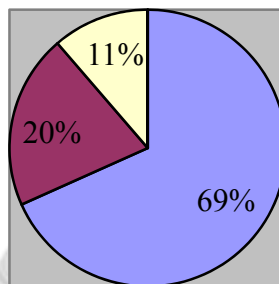


2. 1916年~1931年5月15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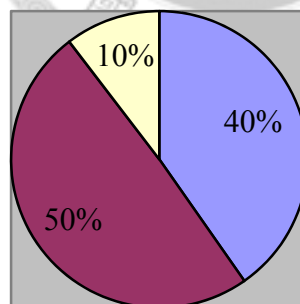
#### 四、支出比例圖

1. 1916年~1923年9月



■ 材料  
■ 工金  
■ 其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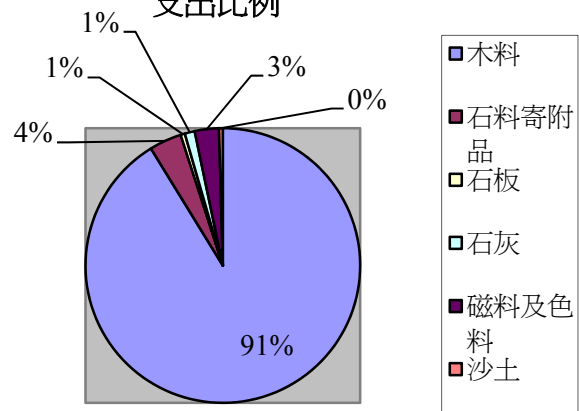
2. 1916年~1931年5月15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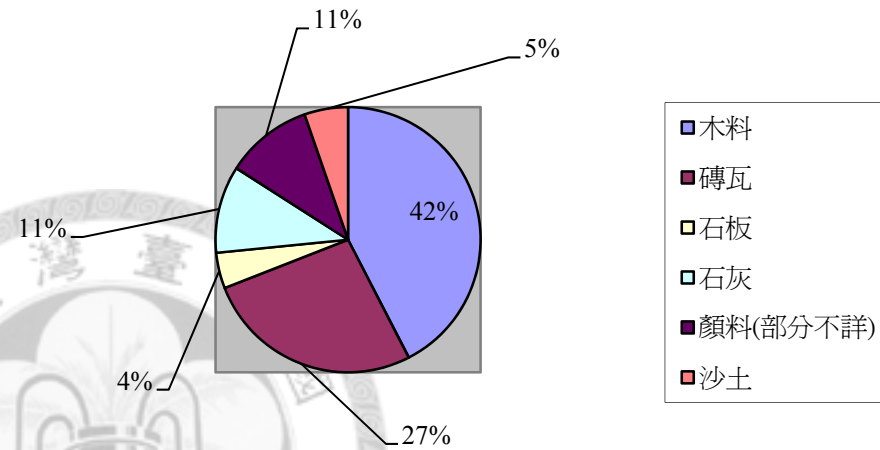
■ 材料  
■ 工金  
■ 其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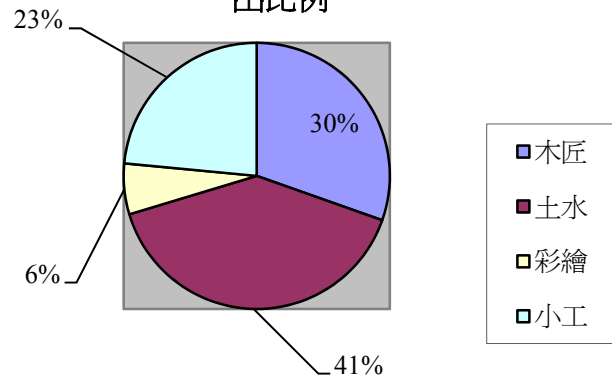
3. 材料部分：1916~1923年9月材料支出比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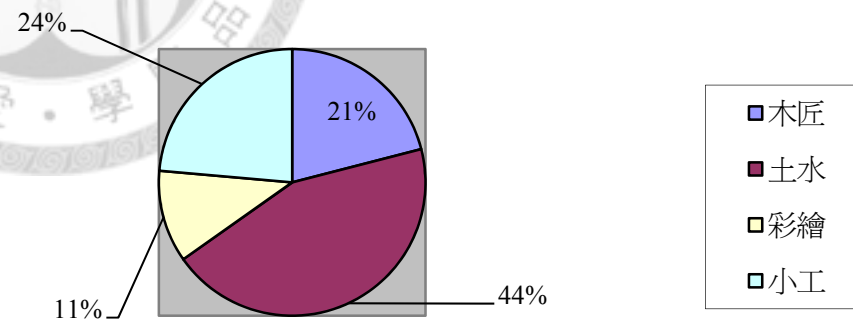
4. 材料部分：1916~1931年5月15日材料支出比例



5. 工匠部分：1916~1922年9月材料支出比例



6. 工匠部分：1916~1931年5月15日材料支出比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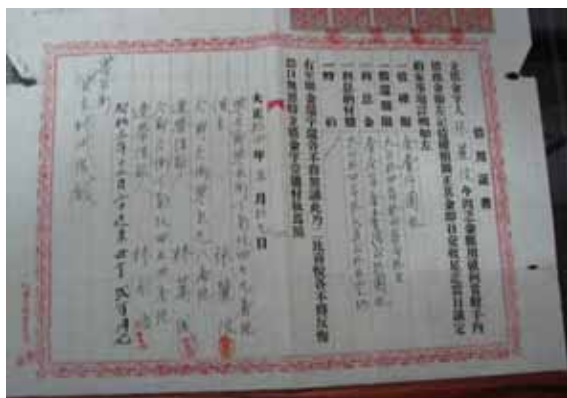
## 附錄 七：1925 年林成借款

(一) 1925 年金額：一千圓

(二) 1930 年本金利息：金八百六十圓

(三) 原始資料(筆者自攝，感謝家屬張正魁先生提供，2010.4)

1.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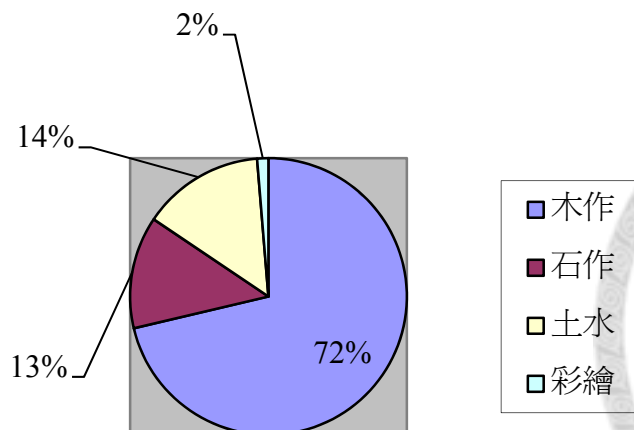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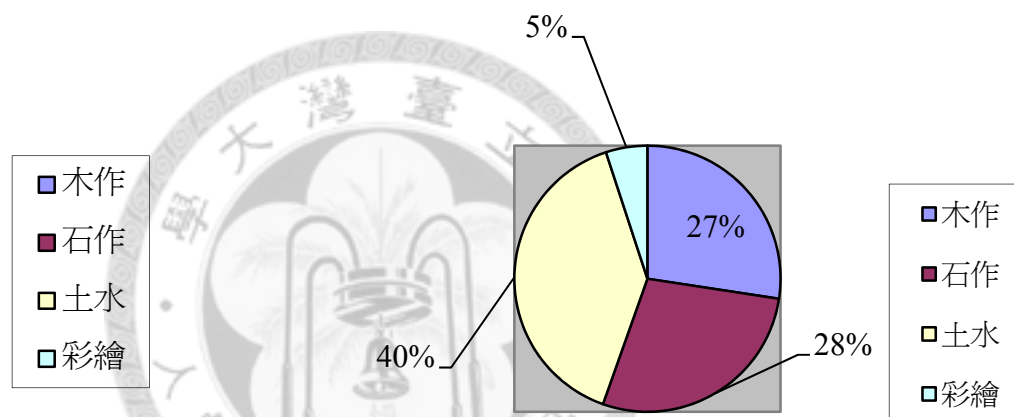
## 附錄 八：工料金比例圖

### (一) 工料金比例圖

1. 1916~1922年9月工料金比例



2. 1916~1931年5月15日工料金比例



(二) 石作總工序價錢總計：約 4075 圓。總工序加上第一階段預估的 6000 圓，則慈濟工的石作工料金約一萬圓。

(三) 石作第一階段 1917~1923 年價錢：約 1952 圓。

(四) 按照以下工料的價錢，筆者估計三川殿花鳥柱、後殿龍柱、竹節窗、三川殿壁屏堵共約 6000 圓。所以加上日記所記載的第一階段石工金約 8000 圓。

(五)《水竹居主人日記》(五)~(六) 石匠工料金

時間	1917 年	1920 年	1921 年				
	7 月 26 日	11 月 29 日-12 月 11 日	8 月 18 日-8 月 23 日	8 月 24 日	8 月 28 日-12 月 6 日	12 月 22 日	12 月 23 日
匠師	蔣稍	加錐司	辛救	辛救	修手陳車生、陳細昂	辛救	辛救
價錢	960 圓	22 圓	780 圓(630 圓)	20 圓	50 圓	100 圓	20 圓
構件	龍柱、石獅	三 川 屏 人 物 窗、花矸堵修琢	張麗俊、張文遠 12 孝堵	到台北僱用 修手		十二孝堵	十二孝堵
備註	龍 柱 一 對 660 圓，石獅 220 圓， 紅儀車錢 60 圓		石材搬運費 297 圓加琢造工金 908 圓，共 905 圓，張麗俊殺 價 700 圓，辛救開出 780 圓。	辛救與蔣得 生、蔣未生 不合			
日 記 頁數	(五)，頁 66	(五)，頁 323	(五)，頁 400-403。	(五)，頁 404-405。	(五)，頁 441	(五)，頁 447	(五)，頁 44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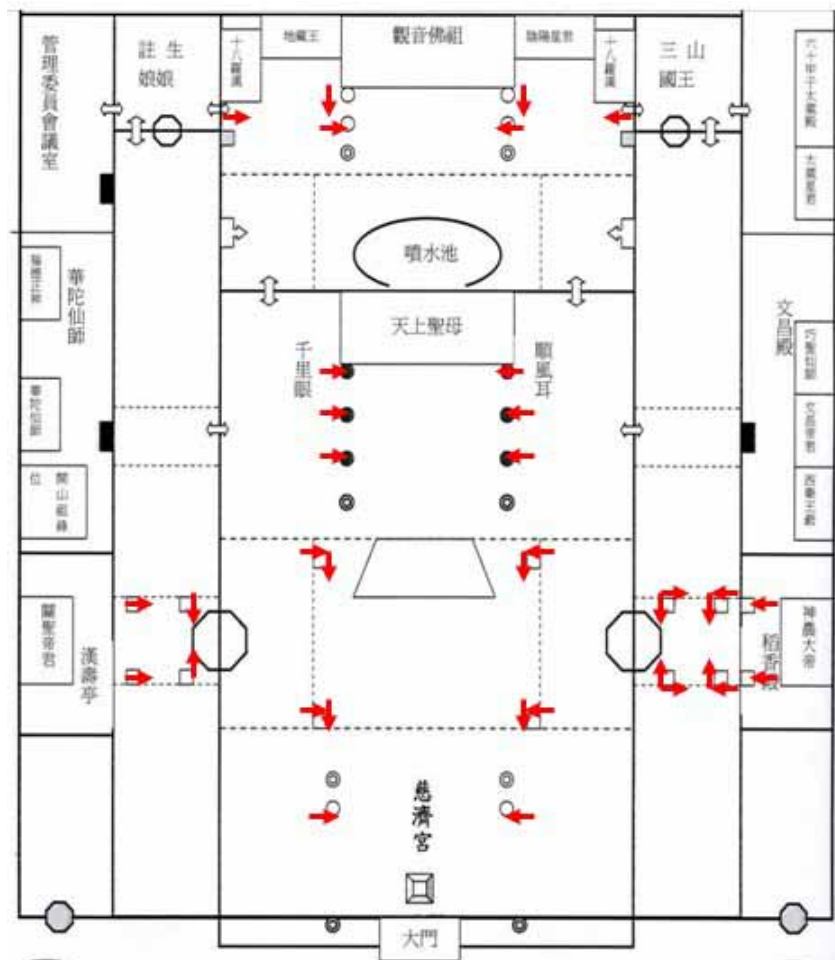
時間	1925 年						1926 年			1929 年		1933 年
	7 月 31 日	8 月 17 日、19 日	8 月 17 日	11 月 20 日	11 月 28 日	12 月 25 日	7 月 5 日	7 月 5 日	11 月 11 日	3 月 15 日	4 月 3 日	6 月 21 日、9 月 24 日
匠師	本 街管 詹 留	石匠傅 枝(林慶 通找)	本街管詹 留	蔣梅水、 曾泮水	蔣梅水	琢瑞昌打 石店	本街管詹留	本 街 管 詹留	吳有來(管詹留)	管詹留	管詹留	蔣梅水 (蘇清水)

價錢	130 圓	20 圓	340 圓	200 圓	40 圓/8 工	80 圓	130 圓	340 圓	180 圓	13 圓	100 圓	550 圓
構件	十二孝 堵完工		訂立稻香 殿、漢壽 亭八角門 邊石堵	八角人物 窗兩個	八角窗 粗胚	八角門石 堵	入十二孝堵 修正金	八 角 門 傍 東 西 四 堵 打 石 金	八角門畔石堵字	修繕紀 念碑	修繕紀 念碑	三川左 片二十 四孝堵
備註				只有工金					張麗俊決定陳朝和、王 世霖、熊源清、管立火 四名合一堵，紀慶、高 坤二名合一堵，林景 洲、林有山、林萬山三 名合一堵。餘一堵無 人，將清漣六兄弟書名 寄附之。	高六尺 五寸， 寬三尺 二寸	五寸 10 字，二 寸 250 字	羅安的 製紙會 社寄附
日 記 頁數	(六) ，頁 384	(六)，頁 389、391	(六)，頁 389	(六)，頁 423	(六)，頁 426	(六)，頁 435	(七)，頁 64	(七)，頁 64	(七)，頁 115	(八)，頁 16	(八)，頁 26	(九)，頁 263-26 4 ； 291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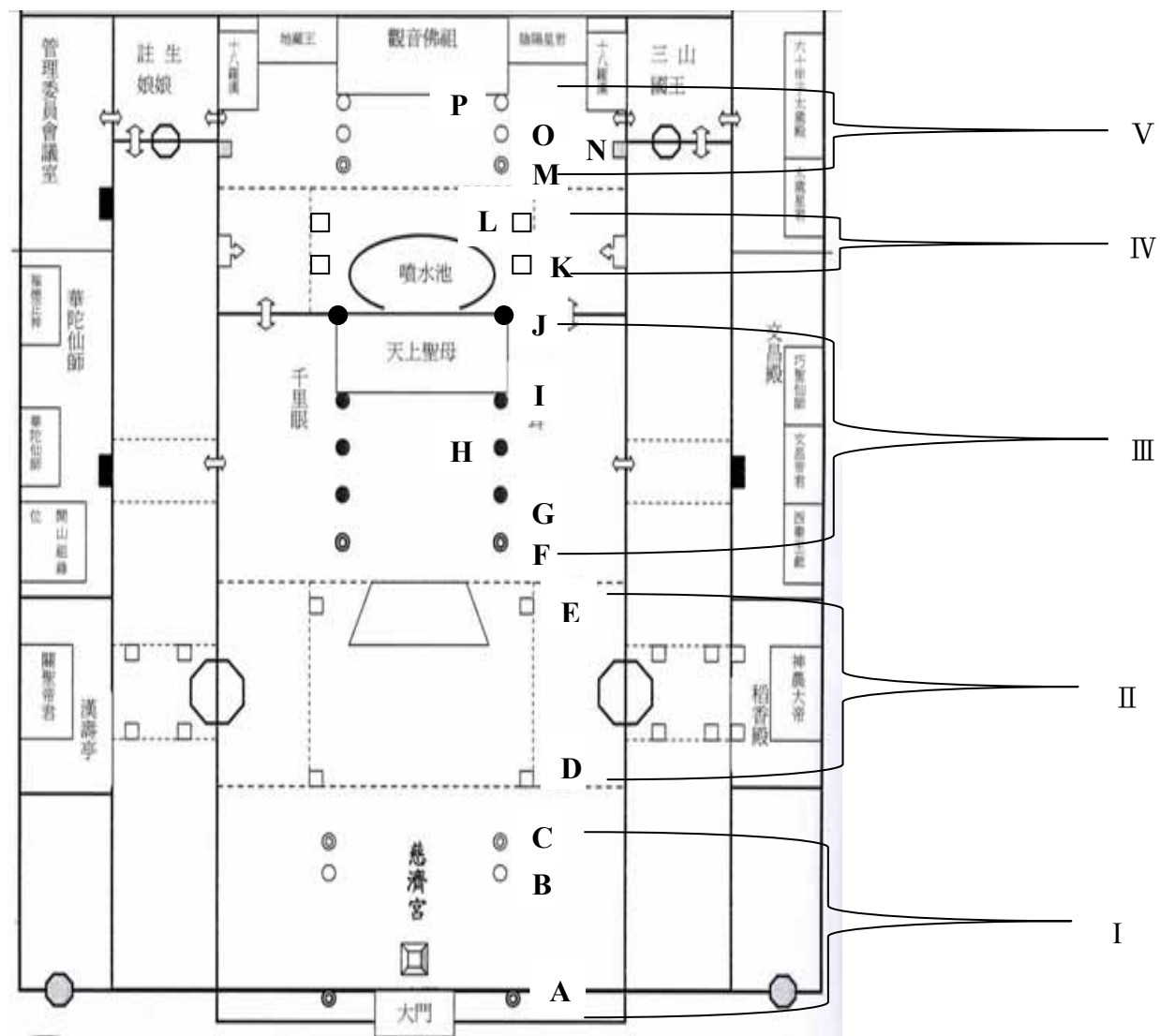
附錄 九：豐原慈濟宮立柱

(圖片來源：筆者自繪、田調照片)

(一) 楹聯柱方向示意圖



### (二) 三殿五組立柱分布示圖



# I 三川殿

A 三川前歩口廊龍柱



B 三川殿楹聯柱



C 三川殿花鳥柱



己未年：大正8年  
(1919)



II 前過水廊方柱

D



E



### III 大殿

F 大殿龍柱



G 付點柱



H 正殿四點金柱



I 正殿四點金柱



J 付點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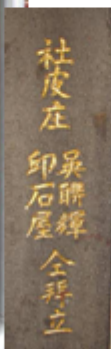


#### IV 後過水廊方柱

K：豐屋部家縣慧日

L

原高□下覆慈雲



#### V 觀音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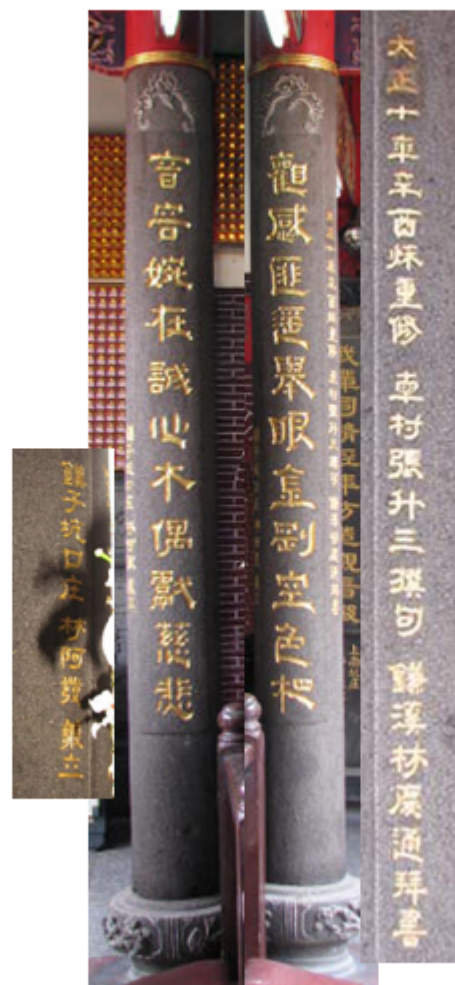
M 人物柱



M 觀音殿附壁柱



O



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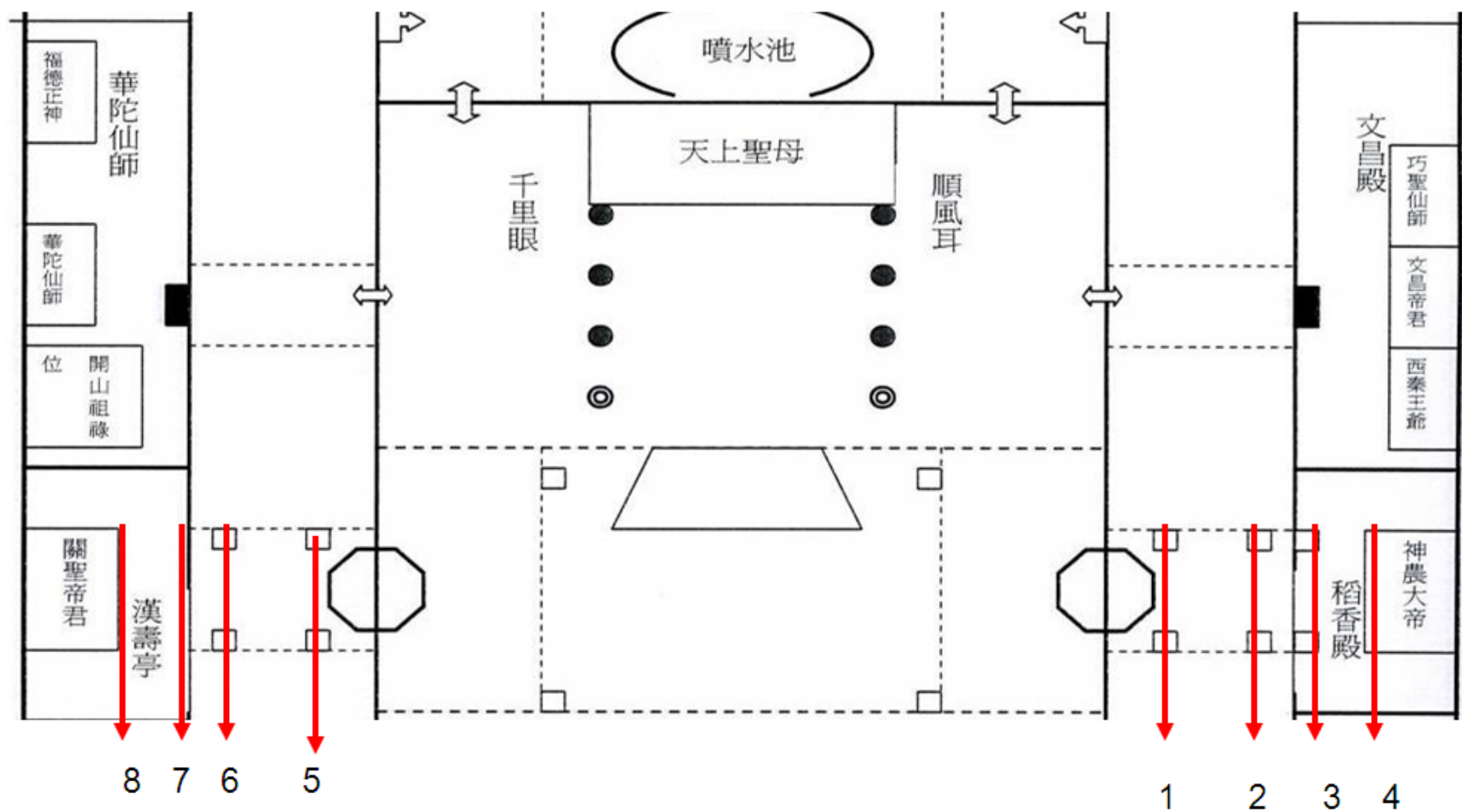


觀音殿四點金柱：

O：觀執經書朗誦西  
天安樂國 音傳鐘鼓  
欣聞東土富春鄉

P：觀感匪遙舉眼金  
剛空色相 音容婉在  
誠心木偶獻慈悲  
(1920年9月8日，  
《水竹居主人日記》  
(五)，頁306)

(三) 稻香殿、漢壽亭兩組立柱分布示意圖





# 稻香殿

1 拜殿方柱



2



3 封柱



石柱聯文贅字。

張麗俊原文：

「南畝春深耕帝籍，  
西疇秋熟報神恩」

「在昔膏梁成玉粒，  
於今黍稷薦馨香」

《水竹居主人日記》  
(五)，頁390，1921  
年7月22日。

4



漢壽亭

5 拜殿方柱



6



7 封柱



8



附錄 十： 豐原慈濟宮八卦門石堵

圖 1 稻香殿八卦門邊石堵分布圖（筆者自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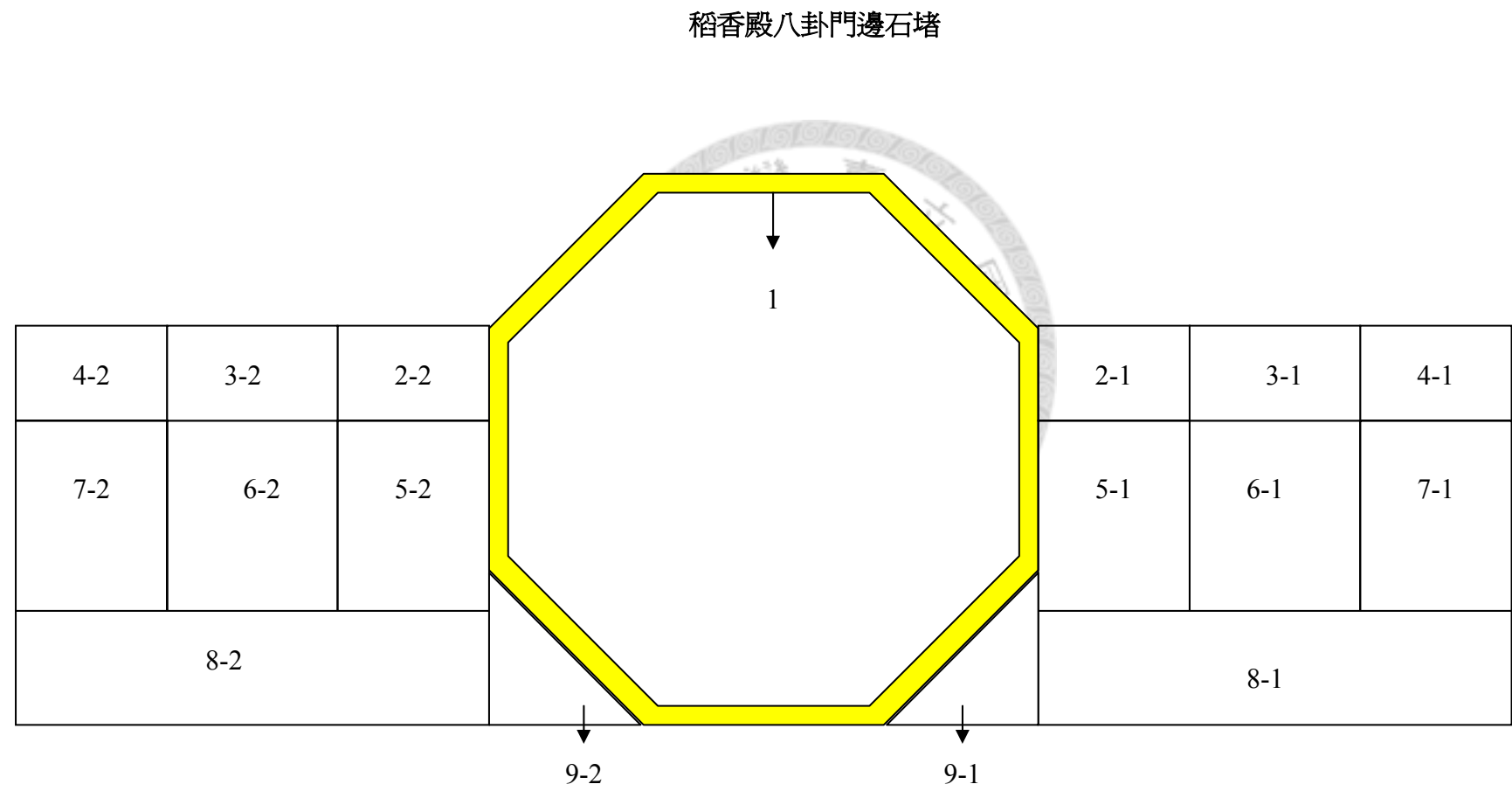




圖 2 稻香殿八卦門(2007.1 涂寬裕攝)



圖3 稻香殿右片石堵(《豐原慈濟宮廟誌》，頁12，1986)



圖 4 稻香殿左片石堵(《豐原慈濟宮廟誌》，頁 12，198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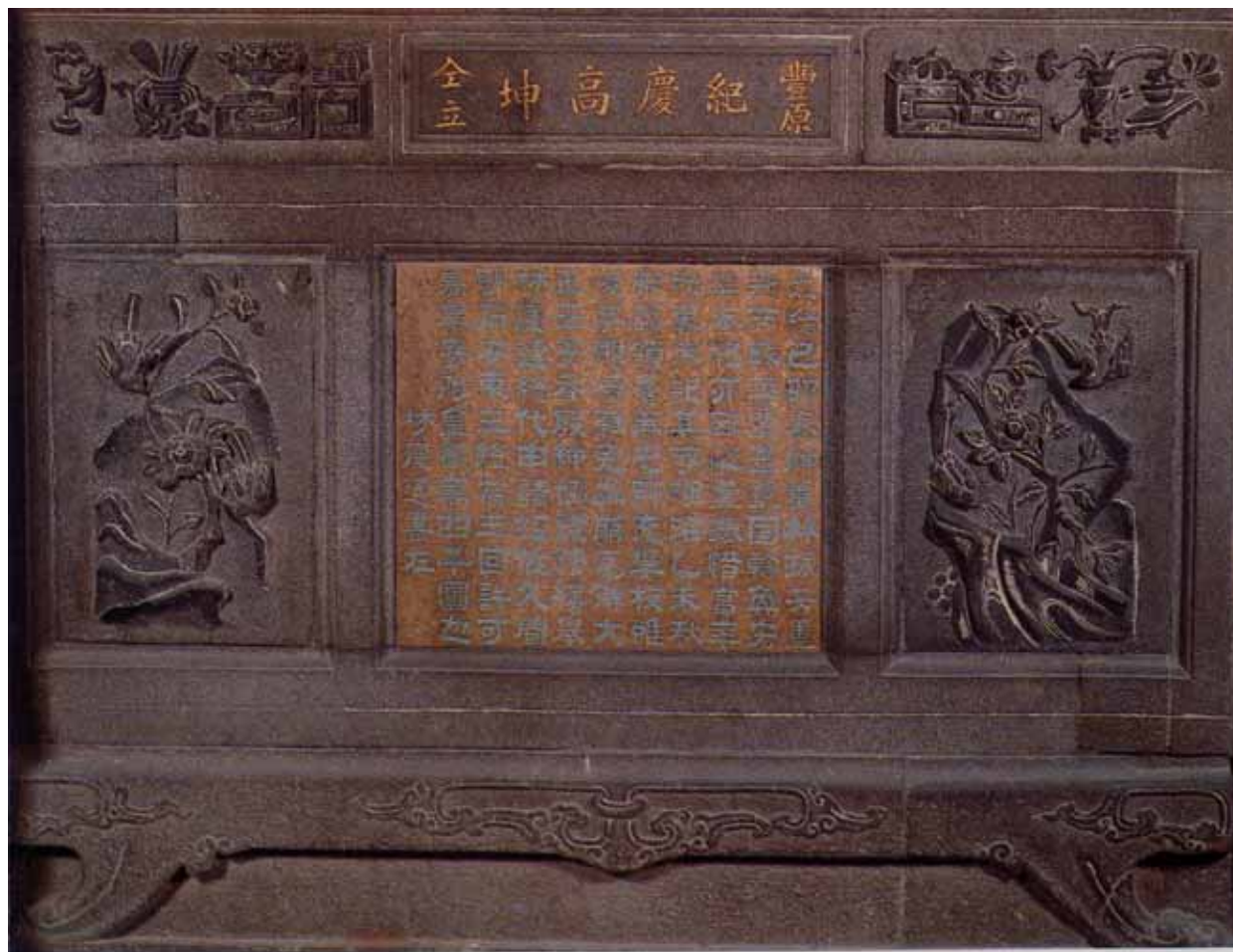


圖 5 漢壽亭八卦門邊石堵分布圖(筆者自繪)

漢壽亭八卦門邊石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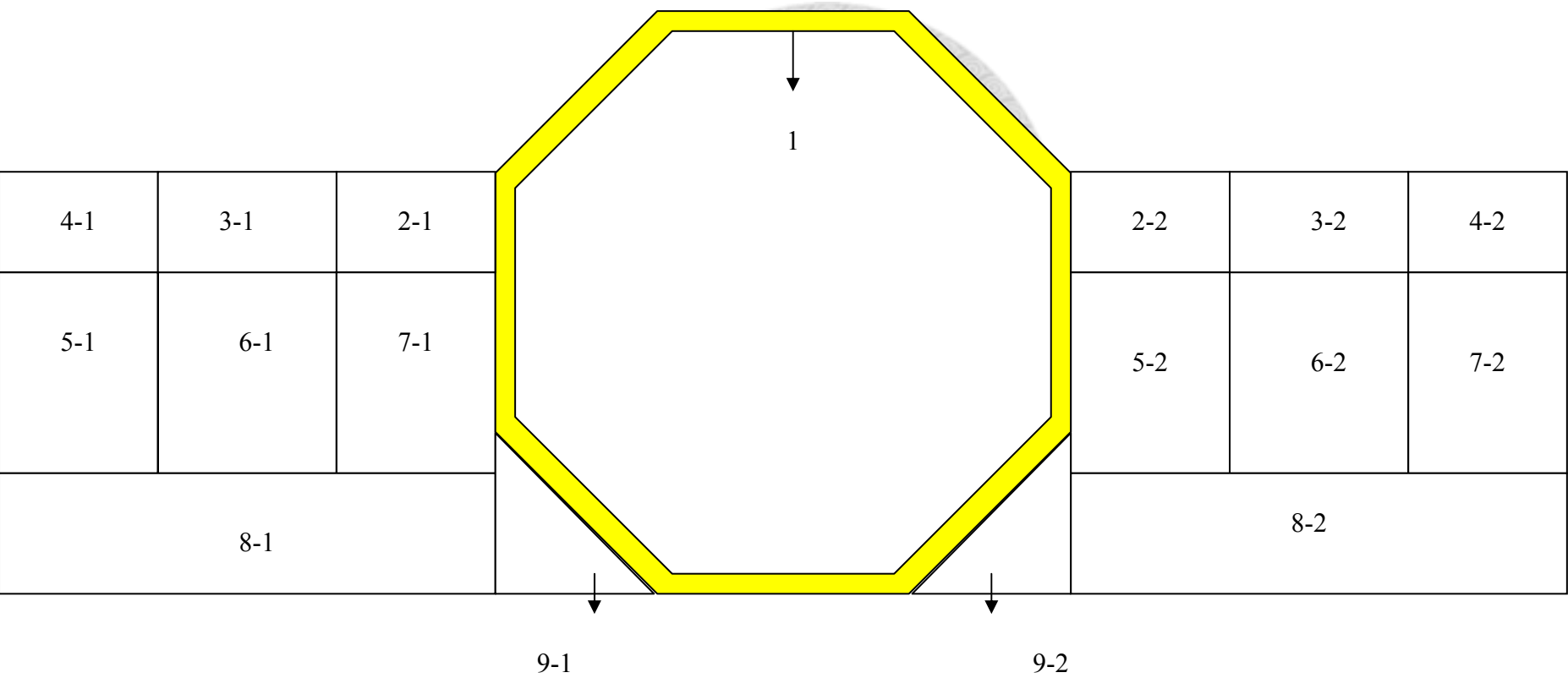




圖 6 漢壽亭八卦門全景 (2007.1 涂寬裕攝)



圖 7 漢壽亭右片石堵(《豐原慈濟宮廟誌》，頁 12，198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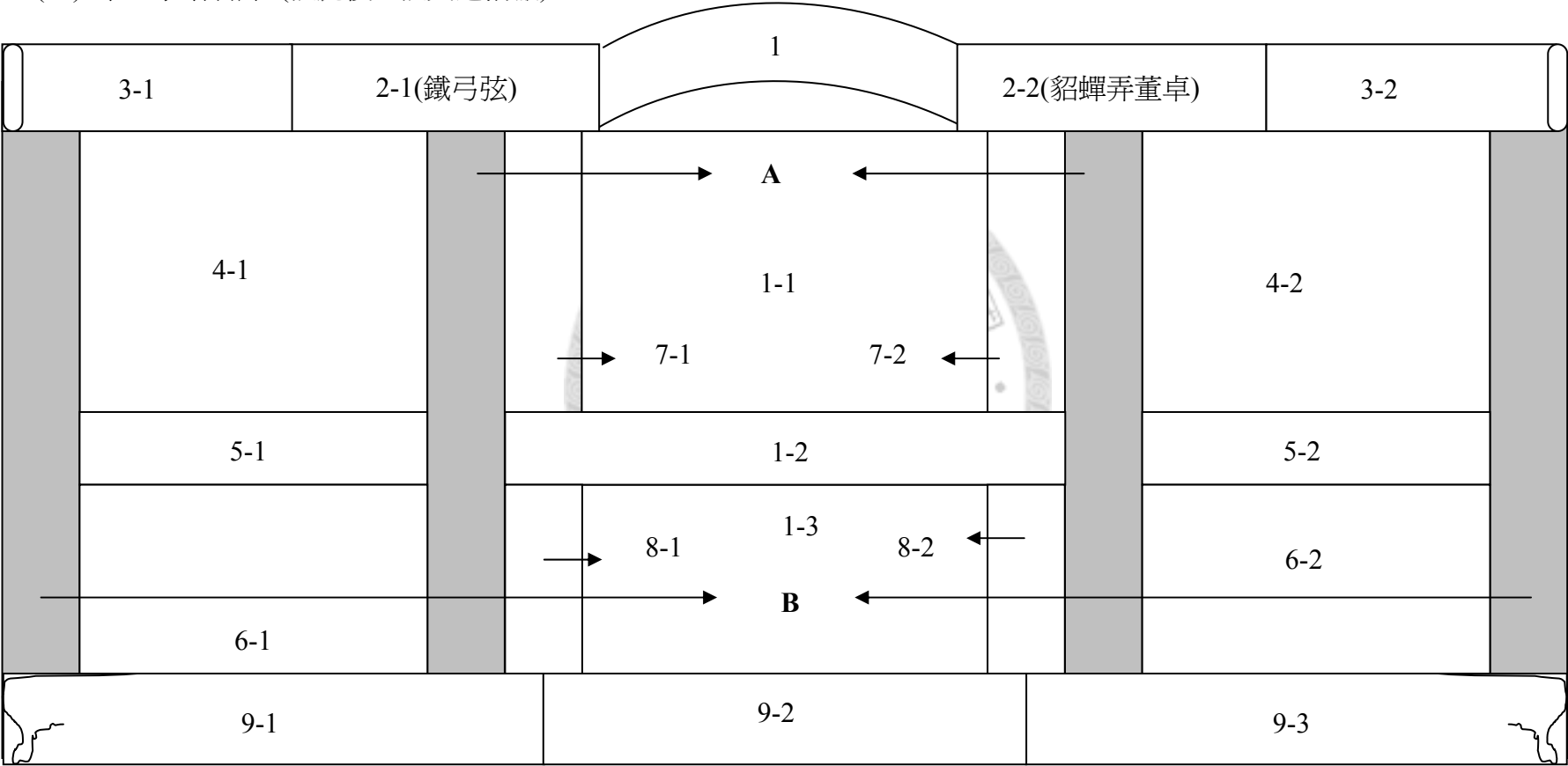
圖 8 漢壽亭左片石堵(《豐原慈濟宮廟誌》，頁 12，1986)



附錄 十一：二十四孝堵（圖片來源：筆者自繪、田調照片）

（一）十二孝堵右片（張麗俊、張文遠捐獻）

1.





2. 圖片



(二) 十二孝堵設計書 (張麗俊、張文遠捐獻；辛救琢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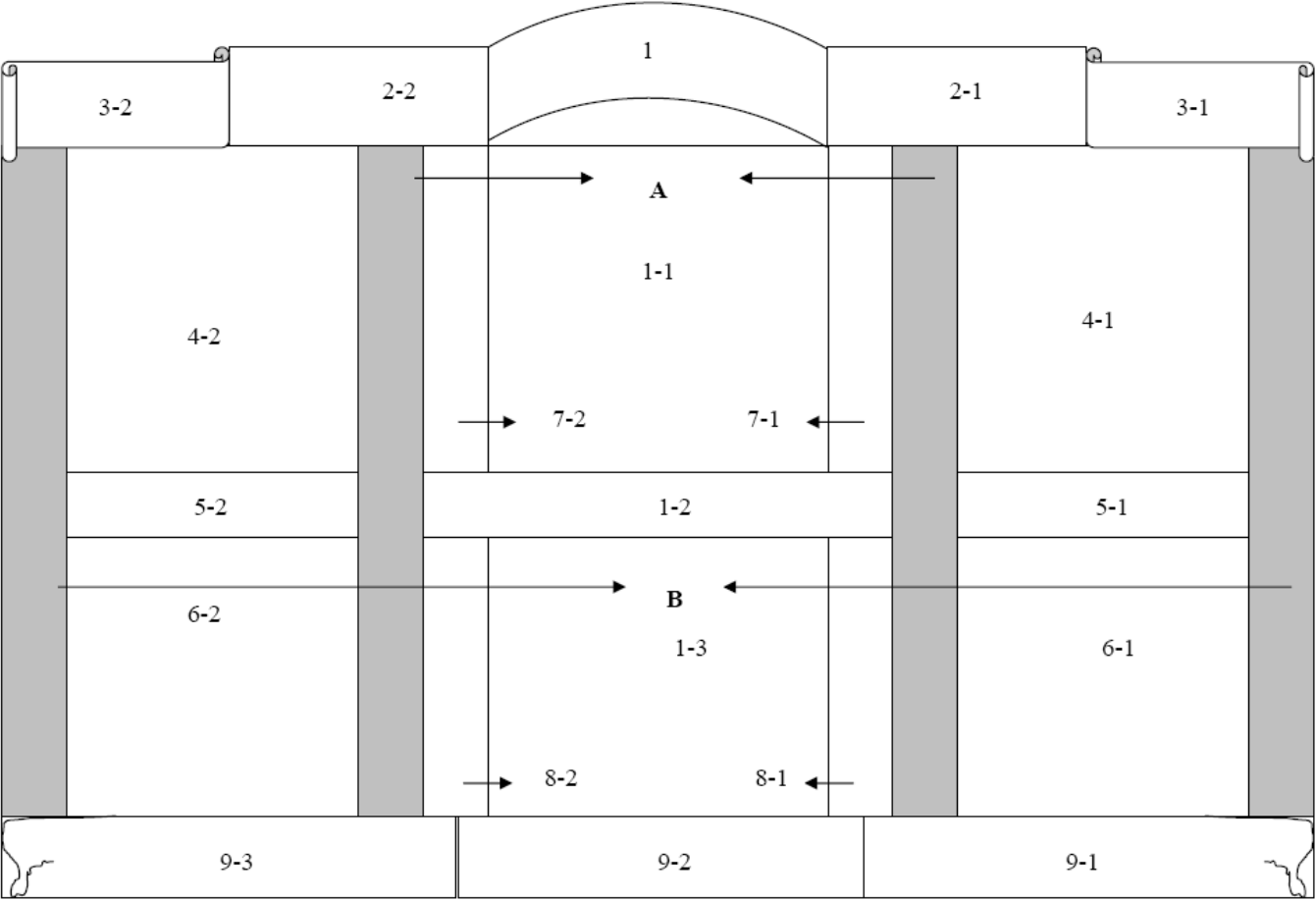
《水竹居主人日記》(五)，1921 年 8 月 23 日，頁 401-403。

設計書

十二孝堵雕製種目	位置	雕製時間	塊數	平直 金額	雕製 金額	修飾 金額	合計金 額(圓)	備註(《水竹居主人 日記》(五)，頁)
中下裙堵磚九鯉化龍	1-3	1921 年 9 月 8 日，9 月 19 日 (修飾)	一	3	8	14	25	412，416
中上堵水磨鐫孝文寸字	1-1	1925 年 8 月 1 日-7 日，石匠 吳有來琢磨(204 字)	一	15			15	(六)，頁 384
中上卷書堵兩邊打人物	1	1921 年 10 月 10 日快要完成	一	8	16	20	40	422
中橫腰堵浮磚雕製花鳥	1-2	1921 年 9 月 8 日	一	25	6	15	20	412
中花斡堵兩邊打屈矩線	7-1，7-2	1921 年 10 月 10 日快要完成	二	9	6	14	24	422
十二孝堵打孝子配山水景	4-1、4-2	1921 年 9 月 12 日，10 月 28 日-11 月 3 日，12 月 6 日(修 飾)	二	7	53	100	160	413，428，430，441
十二孝上橫腰打浮弄人物	2-1，2-2	1921 年 8 月 30 日，8 月 29 日，9 月 17 日-19 日(修飾)	二		14	26	40	405-408，416
十二孝下橫腰打浮磚花鳥	5-1、5-2	1921 年 10 月 10 日快要完成	二	3	6	10	20	422
十二孝下裙堵打浮磚山水獸	6-1、6-2	1921 年 10 月 10 日快要完成	二	5	16	17	30	422
中下裙堵打浮磚花鳥	8-1、8-2	1921 年 9 月 8 日，9 月 19 日 (修飾)	二	3	3	4	10	412，416
下腳座打獅頭	9-1、9-2、	1921 年 10 月 10 日快要完成	三	24			24	422

	9-3							
(畔桂首白菜斗)	無相關圖像	無相關紀錄	(四)	(4)	(16)	(24)	(40)	無相關紀錄
中畔柱花邊打浮字	A	1921年8月31日，12月25日張麗俊撰書。1921年12月27日石匠李紅九琢磨。	二	20			20	407-408，448，449
邊畔柱伏竹匡打沈字	B	1921年8月31日，12月25日張麗俊撰書。1921年12月27日石匠李紅九琢磨。	二	16			16	407-408，448，449
合計				142	144	240	484	
中書字水磨要水轉腳石材			一				30	
前記十二孝堵石材大小共			二十七				200	
前記石材運搬工資							30	
畫墨水並監造完結工資							36	
統計							780	

(三)十二孝堵左片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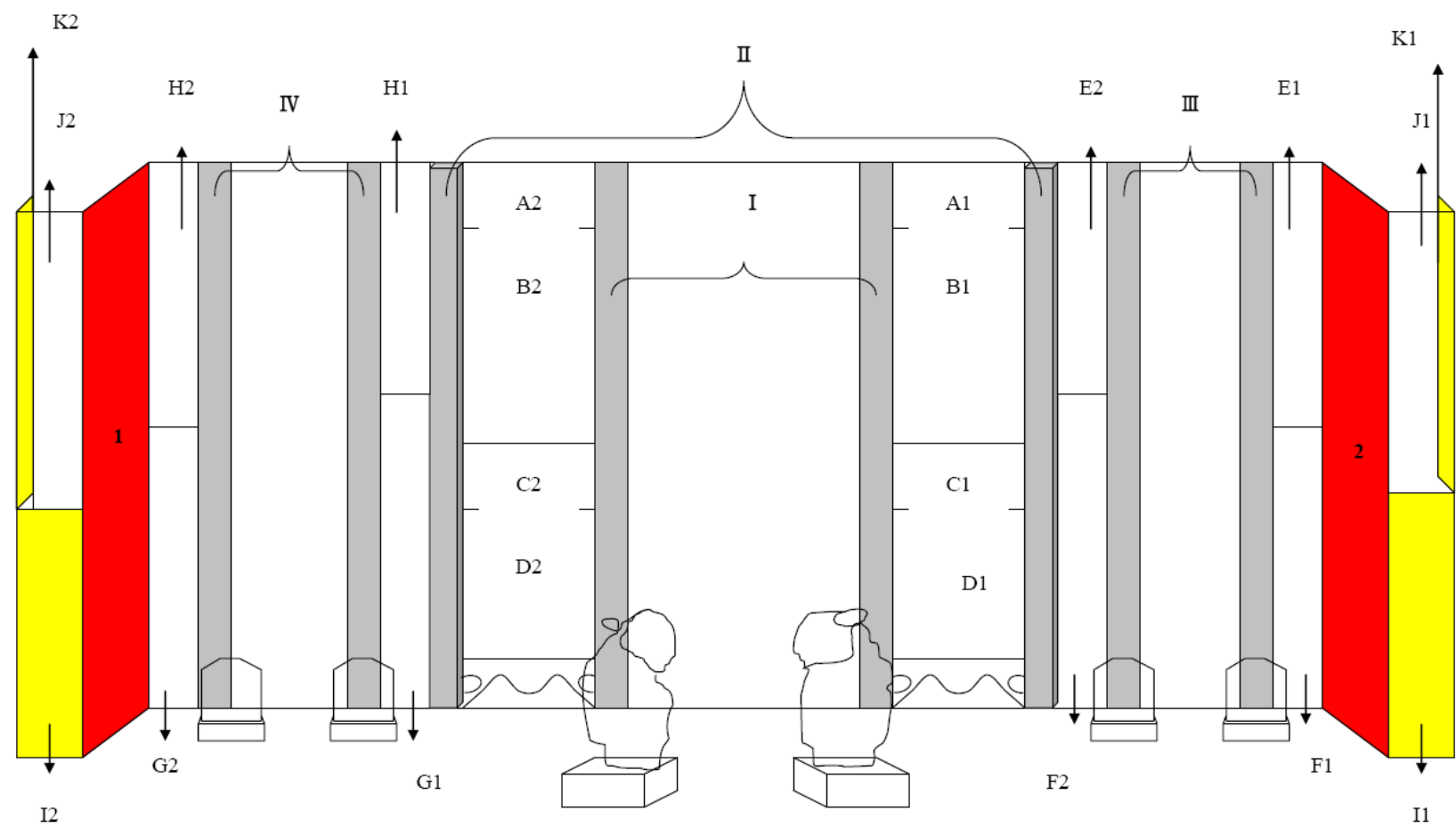


2. 圖片



附錄 十二： 三川殿步口廊石雕分布圖（筆者自繪、田調照片）

(一) 線描示意圖





(二) 石作：42 塊，楹聯柱四對 8 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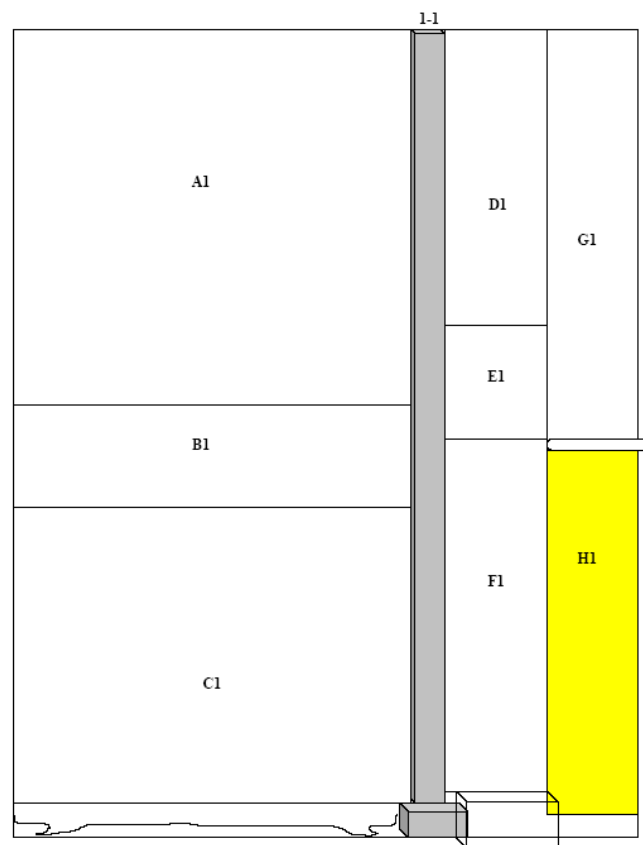
\

(三)全景



#### (四) 三川殿龍邊石堵

1. 線描圖



2. 全景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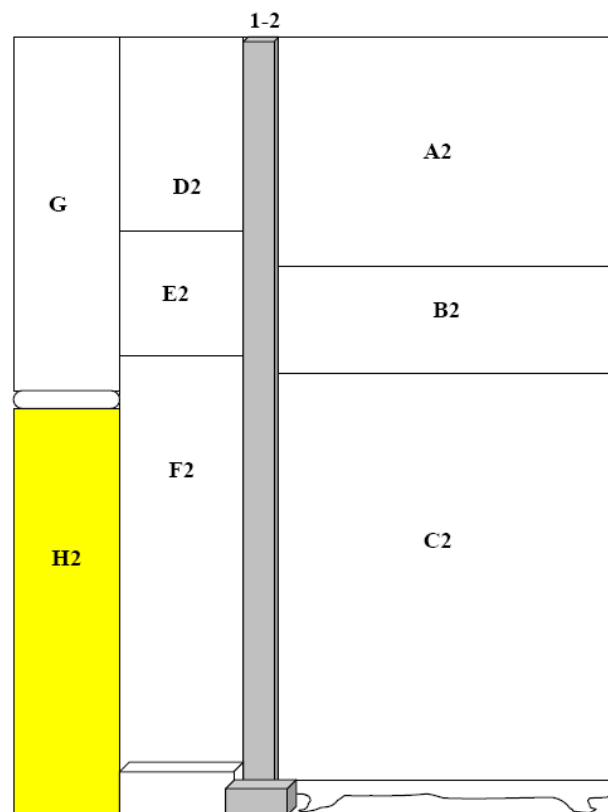
3. 全景 2





(五) 三川殿虎邊石堵

1. 線描圖



2. 全景 1



3. 全景 2



附錄 十三：水車堵(圖片來源：筆者自繪、田調照片)

圖 1 空間示意圖



三川殿

三川殿二十四孝堵

八卦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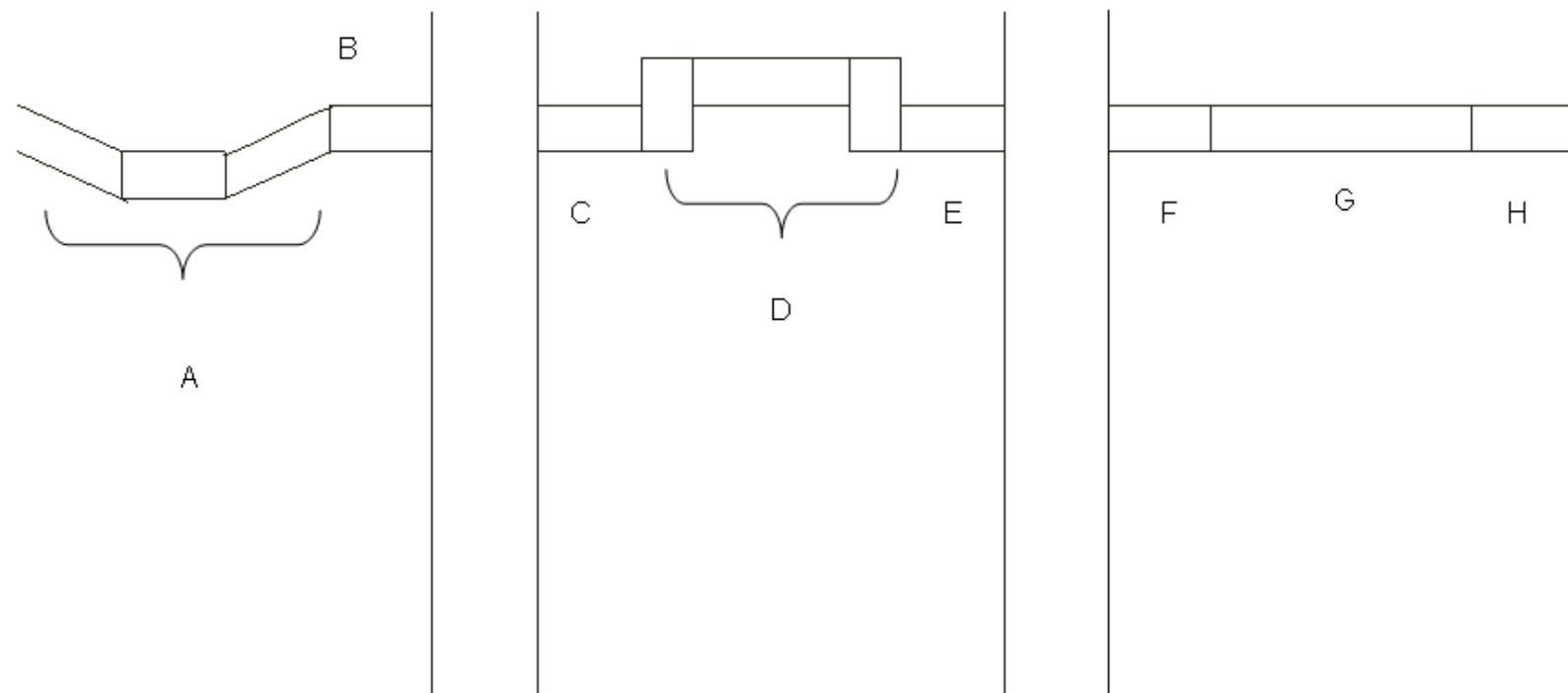


圖 2 三川殿右片水車堵 A→H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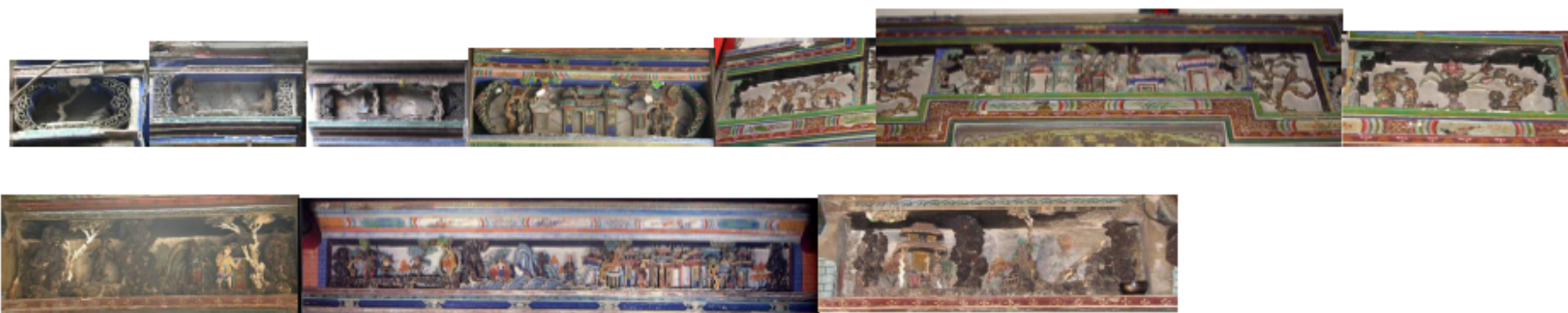


圖 3 三川殿左片水車堵 A→H

